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35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十胜石

——《魔兽世界》同人

重磅出击

最终幻想 X III

传奇篇章自此开始

茧与下界之间的战争

但丁神曲

《神曲》的另类解读

令人热血沸腾的地狱之旅

◆官方小说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三位猎人的首次联手出击

出人意料的狩猎结果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两大种族的未来即将被确定

电脑报
电子音像出版社
CEAP ELECTRONIC & AUDIOVISUAL PRESS



长假综合症

英文名为Post—holiday Syndrome，指的是长假过后，许多重回工作岗位的人们会出现以下症状：在节后的两三天内，上班的工作效率很低，久久不能进入状态，心情烦躁、精力难以集中、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甚至身心乏力，并有头疼、疲劳、胃口不佳、失眠、瞌睡等种种不适，有的甚至还伴有抑郁、失落、焦躁不安等不良情绪反应，这就是所谓的“长假综合症”。

以上资料来源于网络百科。

春节长假过完了，各位读者朋友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大家吃了多少美食，通关了几款游戏，熬了几个通宵？快来对比一下上面罗列出的诸多症状吧，看看自己是不是正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下。特别是那些仍然处于休假期间的学生朋友们，你们更应该注意调节自己的身心状态，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学期。

说说我自己吧，虽然基本上做到了珍惜生命、远离电脑，不过每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眠了，导致每天的作息时间极其不规律……结果在节后上班时真的出现了注意力难以集中，精神萎靡不振的症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听上去有些滑稽的病症。

当然，至于调节身心的方式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段，夜蓝在此郑重地向各位读者推荐一种最为快捷，最为有效，也是最为方便的办法，那就是——认真阅读《游小说》！（抱着脑袋光速逃—_—|||）

啊，对了在跑之前还要说一句，下期就是《游小说》第36辑，三周年啦！提前撒花庆祝！

各位有什么意见或者感想的话，快点来信告诉我们吧！

……夜蓝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35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画师：榎宫祐
封面设计：翟中阳

游小说主编：夜　蓝
责任编辑：高培林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10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0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10年2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308-2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卷首语 ---- 001
■特企 ---- 003
■重磅出击
最终幻想 X Ⅲ （上）---- 016



但丁神曲 ---- 073



■时光回廊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 ----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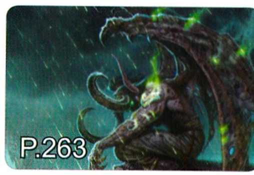
■官方小说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 150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 200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41
■同人馆
十胜石——《魔兽世界》同人 ---- 263



■游人故事 ---- 276
■游戏议会 ---- 286
■神魔乱舞 ---- 290
■名人堂 ---- 294
■名场面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多拉〇梦　编/夜蓝

2009年电视游戏界不权威回顾

不知不觉中——这个词好像经常用到——总而言之，2009年已经悄无声息地溜过去了。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年里，我们送走了一些带给我们回忆的人，也等来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东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下，似乎能保持"欣欣向荣"态势的，也就只有娱乐业了吧，看看《阿凡达》卷走的N亿美元，相信大家可以看出，一个能满足民众幻想的舞台是多么重要。

那么，在2009年里，游戏界又有哪些东西让我们念念不忘呢？

主机篇

我们很高兴，在2009年里并没有什么新的竞争者来对现有的主机市场进行干扰，现在依然暧昧不清的主机大战已经够我们烦的了，并不是每个款爷都有钱全机种制霸的！——哦，你说什么，PSPgo发售了？是的，没错，有这个东西，但是你也该知道这款



长得很像国产山寨“MP4”的机器销量怎么样，如果它长得像MP3，或者MP5——我是说德国产的那款冲锋枪——可能吸引的眼球会更多一些，至于现在，它的待遇不会比SEGA当年推出的那些掌机好多少。

由于PSPgo的不争气，目前掌机方面的胜负可以说已经分出来了，面对NDS上亿的销量，PSP家族只能含泪躲在角落，固守自己的阵地。还好对PSP玩家来说，这不止是一台游戏机，当你觉得“PSP上的游戏不如NDS好玩”的时候，至少可以用它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还可以用它和索尼的其他设备连接一下，总的来说，只要不把它当做一台纯粹的掌上游戏机，PSP依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家用机方面就稍微要麻烦一点。我们的眼球继续在三款主力机型中徘徊：PS3看上去只能在日本横冲直撞，Xbox360则专吃欧美，至于Wii就比较阴险一点，到处都能看到它蹦跶，反正体感游戏不需要懂太多文字。

但是就在我们犹豫要朝哪边递出钞票时，有各种各样太多的东西在干扰我们的思路，比如说Wii会不会不符合传统玩家要求，运动类游戏太多？比如说Xbox360很多游戏都有繁体中文版看上去很方便，但大门叔叔会不会哪天突然又发动网络横扫盗版的战役？比如说PS3虽然还没有盗版，但FF13的中文版马上要出了要不要考虑一下……

当然，我们这些烦恼是不能让那些主机厂商稍微动一下眉毛的，三大主机迄今为止没有在中国大陆正式推出，原因当然只有两个，一是盗版，二是价格——其实归结起来是同一个。因此对于大佬们来说，中国大陆玩家只是视野之外的“可开发市场”，是充满诱惑又充满毒气的潘多拉行星，上面住满了野蛮的纳威人，什么时候开采那还得再议。

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期待主机大神们以完全姿态降临，但大神们要么只是短暂逗留（比如PS2行货版），要么只肯以不完全姿态现身（比如打死不出家用机的神游公司），玩家里倒是多了不少日文高手。

我们还在观望，我们还在犹豫，我们手里的钱即使甩出去，也无法成为大神们的信仰之力。喂喂，中国可是阿凡达海外第一大票房市场啊，美国第一大债主啊，都2010年了，再有两年就世界末日了，你们打算无视我们到几时啊？

厂商篇

2009年对各大厂商来说实在是一个忧郁的年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势下，没有谁的心情是轻松的，主机厂商们面对下滑的业绩一筹莫展，最后只能用降价促销的办法来宣布“我们的营业额上升了！”，可赚了多少钱呢？我们看任天堂，09年第三季度的营收下降28%，这大家都理解，世道不好嘛，可同期利润下降58%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索尼亦然，在宣布“我们时隔一年终于再次盈利！”的时候，也是加上“虽然消费电子产品部门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个前提，微软更不用说，大门叔叔已经习惯每年

CAPCOM®

往游戏部门丢上吨的美金了……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大家都在撑。

第三方厂商们则不得不面对一条道走到黑还是抛弃礼义廉耻的选择，好在资本家不是殉道者，他们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纷纷向道德说再见，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能捞多少是多少”的行列中去。

是的，我说的就是跨平台游戏。跨平台发展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但自己打自己嘴巴就不对了，明明之前信誓旦旦宣布“XX大作将由某主机独占！”的新闻，却在之后突然说“我们觉得出在某某主机上也不错”，搞得玩家们从喜剧到悲剧再到闹剧，就差投诉他们欺骗感情了。

要说欺骗感情最出名的一个，自然是CAPCOM，当年三上真司跟SEGA的大川功烧黄纸斩鸡头搞得那叫一个热血：“大哥我跟你说，我看不起那些主机！生化危机我只给你们！”大川功感动的劲儿还没过去呢，CAPCOM看到销量不咋地，马上把脸一抹：“我只答应维罗妮卡给你出啊，别的可没说！”结果维罗妮卡发售还不到一年，卡社又宣布要出“维罗妮卡完全版”，而且是DC和PS2一起出！把大川老头儿气的哟……维罗妮卡完全版发售日是2001年3月22日，大川功逝世是2001年3月16日，我觉着他就是被CAPCOM气死的……后来CAPCOM还有脸再把维罗妮卡出了一次NGC版，可见其脸皮之厚，心肠之黑。

之所以要提这么一段往事，就是提醒大家，江湖道义的门早就被踹烂了，现在看到原本宣布独占的游戏突然跨平台，或者原本在一个主机上出得好好的游戏突然换东家，千万别激动，这不是当年DQ宣布出在PS上就能把索尼感动得眼含热泪手指苍穹的时代了，他就算把心掏给你看，你还得怀疑一下这是不是克隆的。

鉴于这个现状，有些改变也就可以做好心理准备了。相信玩家们对2008年E3上，SquareEnix社长和田洋一朝微软Don Mattrick那销魂的一拍肩还记忆犹新，FF13就是被这一下拍得跨了平台。而大概是被微软给SE垫钱付违约金时的王霸之气所折服，小岛秀夫也在2009年E3里坏笑着上去拍了一次，拍得Don Mattrick笑容满面，拍得索尼的在场官员们脸色继续铁青一片，估计肚子里有一大堆话没骂出去：“你这个XX，不是说只有PS系主机才能实现梦想吗，不是说做完MGS4就回老家结婚吗，结果你丫是要跟微软结婚对吧？！”

小岛君只是回眸一笑：“不要急嘛，你们也可以成为我的翅膀嘛……”

在这方面，今年倒是CAPCOM意外地忠贞了一把，《怪物猎人3》自从宣布由Wii独占后，就有无数人猜他会什么时候推出《怪物猎人3·PSP携带版》，但直到目前为止卡社还咬紧牙关没有松嘴，这让很多人都觉得2012要提前来了……想想也是，怪物猎人

3目前"只"在百万上下徘徊（其实也不错了），卡社居然能眼看着当年《怪物猎人2携带版》的三百多万销量而能忍住不下手，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然，总的说来2009年笑得最欢的是任天堂，不但NDS系列在3月便突破一亿销量，其主机上的游戏也让他们大有面子，家用游戏销量方面，除了第一位的《现代战争2》没法超过，前五位中的四位都被他包了，掌机上更是有《DQIX》撑腰啥都不怕，只看排名的话，恍然间你会觉得任天堂一统江湖的时代又要来了，不管是索尼还是微软都只能苟延残喘，马上就要关门破产了……

问题在于，全球都不景气下的"优异表现"只能算矮子里拔将军，因此任天堂只能说是比其他两家做得更好，要想就此干掉索尼和微软不大现实，须知索尼和微软不管游戏部门怎么丢人，顶多算是家里出了个不孝子，棍子打一打，再多给他派两个家丁撑腰，反正家族人丁兴旺，游戏不行我还有家电，有软件，有电影，等等等等。可任天堂不行，游戏部门要出了问题那可咋办，总不能回去卖纸牌吧（KONAMI倒是可以这么干，反正他们卖游戏王之类的卡牌也有不少心得了）？所以说人要有压力才能有进步，明明无路可退还不思进取的，那是中国男足。

越来越高的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刁的玩家口味，越来越低迷的市场……不知道201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怎样的场景呢？

游戏篇

说起2009年的游戏可真不能算少，大作也是颇出了几个，如果没有它们撑着，2009年能萧条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即使如此，我们从销量榜上也可以看出，现在的游戏市场已经不是纯"玩家"的地盘了，不然为什么全球销量前五名里有四个是"体育度假村"、"Fit puls"之类的东西（顺便一说，这四个都是Wii上面的）？

好了，抛开这些跑跑跳跳的玩意吧，我们是玩家，我们是宅，我们关注的是游戏的玩法而不是装模作样以为自己拿着Wii的手柄就能变运动健将了——如此催眠自己之后，你可以继续往下看了。接下来要看的是在2009年曾吸引眼球的一些游戏，如果没有你喜欢的，欢迎写信骂我——但我是不会告诉你们地址的。

哦对了，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

在2009年全球游戏销量排行榜上，《现代战争2》是前五名中惟一一个和任天堂没关系的游戏，而这款游戏也以突破一千万套的销量拿下了2009年的销量冠军，第一天他们就卖出去700万套，到2010年1月，它的营收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请注意，这款游戏是2009年11月发售的。

通过《现代战争2》的销售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当年被日本游戏带起来的一批中国玩家（这批玩家现在大部分都跨入"老鸟"行列），连同日本玩家一起，

现在都不是时代的主流了！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爽快的FPS，第一人称的射击，网络连线与战友们配合作战，体验战场的紧张感觉，而不是端杯茶坐在电视机面前，调查宝箱，合成道具，反复读进度开分支，等隐藏要素……但很显然，日本玩家还沉迷在“自己”的游戏里面，让我们注意这个数字：《现代战争2》在美国的销量是882万，英国是280万，日本呢？23.7万！那个小数点我没打错！

当然，如果只说Xbox360版的话，《现代战争2》是“只有”400多万套没错，PS3版更是只有“区区”190万，可也总比在日本排行榜找不到它强吧！

2009年在娱乐业确实有很多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被称为“除了帅哥美女外啥都没有”的《暮光之城2》居然可以连夺北美地区2009年首周票房第一、史上首日票房开画第一、史上单日票房第一、史上最快达到1亿票房的电影四项桂冠，让人觉得美国人也已经疯了（还好年底阿凡达抢了几顶帽子回来）；比如号称要开50场演唱会的迈克尔·杰克逊在第一场演唱会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突然被上帝带走了；比如魔兽在中国的审批权居然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的……

但是同志们，已经很久没有关于游戏的正面报道出现在CCTV的新闻里了，看到《现代战争2》居然能被CCTV新闻频道以超过2分钟的篇幅进行正面描述，难道你当时没有感觉到一丝兴奋吗？



生化危机5

相信还有很多玩家对生化危机的印象停留在“调查→往前走→举枪打”的画面，但事实上，CAPCOM自从把主角们从那个该死的浣熊市救出来以后，就已经打从心眼里觉得这个模式太讨厌了：“角色都不能跳！”

不得不承认，CAPCOM在某些时候魄力还是很大的，虽然《生化危机4》不可避免地赶走了一大批老用户，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把《生化危机5》做成了一个更加优

秀的——射击游戏。广阔的场景，紧张的节奏，联网对战，猛一看说不定你以为自己在玩《使命召唤》。

如果说改变系统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CAPCOM在剧情方面好像就有点走火入魔，直逼这部游戏的电影版三部曲。首先让玩家意外的是克里斯的搭档居然换人，还出现了吉尔的墓碑，这让很多人都没法接受，毕竟曾和玩家一起并肩战斗的主角们是生化危机系列最大魅力之一，一起逃出浣熊市的同伴那么多，既有巴瑞这种一直在背景里出场的，也有卡洛斯或比利这种用过一次就丢的，当然还有里昂这种艳福齐天的（艾达·王还没搞定就拐骗总统的女儿，然后顺便在“恶化”里勾搭女特种兵安吉拉，相信照此发展再吃掉克莱尔也指日可待），突然就弄死一个人气颇高的妹子算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等玩家平复心情，接受了这个残酷现实，玩到游戏的时候发觉CAPCOM做得更狠——相信大部分的玩家宁可接受吉尔已经死亡的结局，也不能接受她竟然被威斯克改造控制吧！生化的主角果然已经出得太多，开始定点清除了？

这时候就显出CAPCOM当年果断改换游戏类型的英明之处了，虽然《生化危机5》在日本国内销量平平，两个主机版本加起来才60来万，但欧美玩家却爱死了这个“FPS游戏”，2009年3月，Xbox360版的《生化危机5》在北美发售，创造了当月93万套的记录，这可是自MGS4之后日本游戏第一次夺得北美月销量冠军！

时至今日，《生化危机5》的全球销量已经突破500万。这只说明一件事：“老玩家”们，做好准备吧，以后可就不止《生化危机》改得你认不出了……





勇者斗恶龙IX

自从“《DQ》系列”正传登陆PS平台以来，批判其不知进取不会创新的声音就一直没停过，别人都能把脸上毛孔做出来了你的史莱姆还是2D的！或许是听腻了这种喋喋不休，SE干脆把事情做绝——《DQIX》公布将由NDS独占的时候，大家走路都得留点神，因为地上掉的眼镜碎片太多了，稍不注意就能被玻璃渣扎了脚。

必须承认，《DQIX》颠覆了很多人的印象，设置主角外貌，触摸屏，联机游戏，这些都是以往的DQ所没有的，显然是SE这次也没底，为了避免玩家恶评而做出了一些讨好的改变，换在往常，估计他们都不带理的，老子就在价值四五万日元的主机上做嘟嘟嘟嘟的音效，有种你来咬我啊！

发售前期，关于《DQIX》的争论达到了顶点，甚至日本经济新闻都特意报道了这款游戏的发售情况，而“这样的DQ还算不算DQ”的讨论，在《DQIX》的玩家中确实也成为了话题，有反对者认为大家热衷于组队探宝已经完全背离了游戏的本质，而赞同者自不必说，不是“DQ出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自己已经探宝探疯了……

面对“《DQ》系列”少有的质疑声潮，SE面不改色，只是将质疑者们拖过来，用三天两百万套的销量来来回回抽他们的耳光，每一万套抽一个。时至今日，《DQIX》已经把当初的反对派来来回回抽了400多次，自己的手都要抽肿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只觉得当初让DQ正传登陆掌机的决定高瞻远瞩，神机妙算，英明无比，本来嘛，国民级游戏就该出在销量最高的主机上！你看现在的销量已经超过《DQVIII》的同期水准，可见公司高层是多么有眼力，有水准，有品味……诸如此类。

不过我觉得，《DQIX》的火爆除了证明游戏本身品质之外，只另外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老FANS真的不在乎DQ出在什么机种上，也不在乎重点是什么，只要你出

我就买。要知道，让一个在电视机前蹲惯了的死宅下定决心走出房门，面带傻笑拿着NDS找人连机，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DQ》却轻松地做到了。照此推论，想必《DQIX》就算出在SFC上，销量也不会低于200万的吧？

最终幻想XIII

《FF13》这次的成绩不算好，目前听说还没过200万，即使考虑到他们2009年12月才发售的这个现实，这种销量依然是很难接受的，要知道剧情被阉割得不成人形的《FF12》都只用两个星期就跳到了230万，你让当年厚着脸皮玩拍肩游戏的和田社长情何以堪？

但是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游戏，我们只能觉得SE纯属活该，把FF折腾到这个地步也不容易。取消升级就算了，支线剧情也没了，甚至连能用的召唤兽都降到系列最少，玩家只能一路闷头冲到底，或许这可以理解为制作者想要玩家投入到游戏"本身"中去？不过指望系统能让玩家从头研究到底纯属痴心妄想，更何况这次很多改动并不是为了玩家舒服。游戏到后期千篇一律的阵型调整，队长被KO就game over的设定，都让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在一页页刷屏。

也许有人还寄望于剧情，但是《FF12》开了个坏头，那剧情被割得跟什么似的，还好系统和各种隐藏要素有点意思，于是大家把这游戏当做一个网游来玩倒也乐趣多多，反正隐藏要素满地都是，咱先耗个80小时再说！可惜就是这种心态给了SE误导：原来这样的剧情玩家还是买账嘛！于是《FF13》的剧情又悲剧了——倒不是说它的剧情多烂，只不过日本人多少年没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剧情，这次也不例外，顶多算是不过不失，可也吸引不了人，于是导致玩家在战斗系统发泄完精力后抬头又找不到新的刺激点，咋办呢，刷屏骂娘呗……



站在道义制高点骂人的感觉真爽，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攻击，9000多日元的游戏怎么能没有优点（虽然亚马逊开始预约后迅速垮到了7000多），更何况《FF13》销

量不高除了本身原因之外，PS3的销量也拖了后腿，以至于游戏发售后索尼的人心情极好，与SE形成鲜明对比："FF硬是要得，这个星期PS3都多卖出去几十万台！"

说句实话，自从SE合并之后，FF就是悲剧的代名词，其处境好像两大美女斗法，突然美女甲变成了美女乙的后妈，美女乙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好在后妈至少还明白，不能把继女搞死了，也就是说不管游戏本身品质怎么样，外面的包装至少得足够唬人，玩家对感官的需求可是永无止境。这一点从《阿凡达》身上也可以得到验证，你说阿凡达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剧情么？没有！但大家都被潘多拉星的毒气迷晕了……所以，即使是再挑剔的人也必须承认，《FF13》的画面可谓是目前为止次世代中最华丽的，别管那什么方块手，我们还没进入脑后插管子的时代呢，《FF13》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次重申我说的是且仅限于画面。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打算号召大家一起来黑SE的时候，一道惊雷传来：《FF13》要出中文版了！官方的！这太有面子了，不管SE是因为想多销点库存还是打算开发一下中文市场，既然好不容易轮到一次，我们还是不能太失礼，老板，给我来张五块的……啥，只有PS3版？你们的人性去了哪里……

心跳回忆4



之所以提到这部作品，实在是因为当年玩游戏时刻骨铭心的回忆。在那个恋爱游戏的蛮荒时代，KONAMI依靠心跳的牌子俘获了无数纯情少男，直到现在还有人对藤崎诗织和阳之下光念念不忘。但正统续作自从2001年出了3代之后就渺无音讯，倒是《心跳回忆Girl' side》这种奇怪的物品不时跳出来吓人，现如今估计是KONAMI看到《LOVE PLUS》卖得太好，心想着再有什么能出来捞一把，结果在仓库里发现还有个叫《心跳回忆》的东西，一想好像是挺久没拿出来过了，就试试吧！

作为GALGAME的资深元老，《心跳4》是有资格摆谱的，所以我们在游戏里看不到其他GALGAME里常见的主动卖萌露肉，更别提偷看女孩子内裤，能有次去海边看妹子穿泳装就得偷笑了；除此之外，《心跳4》还毫不留情地给玩家设置各种障碍，继续保持"我家的妹子都难追"的清高态势，其折腾程度比当年诗织她们放炸弹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青梅竹马还能玩黑化（谐音"大黑暗子"的妹子，你见过么），甚至在游戏里藏了好几个隐藏角色……

你当玩家有空陪你？！有这时间跟几个2D妹子折腾不如去讨好现实中的女孩子啊！这就是现实，现在的玩家早就不是任你摆弄的等级了，《心跳1》和《心跳2》咱先不说，被称为"系列历史销量最差"的《心跳3》也有至少20万套的销量，可是在现如

今，《心跳4》还要“发扬系列传统”无疑是找错了方向，再加上GALGAME行业的一贯不景气，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心跳回忆4》销量过5万没有！

呜呼，如果再次失败的话，以后要看到《心跳回忆》出新作的机会就真不大了，莫非我们又要送别一位老朋友？



LOVE PLUS

和《心跳回忆4》待遇截然相反的，是同样由KONAMI推出的恋爱游戏《LOVE PLUS》，这个中译名为《爱相随》的NDS游戏就像其名所述，提供给了玩家一个和2D对象朝夕相处的机会，结果游戏发售后，玩家的反应连开发商自己都没想到。

为了给女主角买圣诞蛋糕，蛋糕店前排起彻夜的长龙；在发售前作为宣传品散发的女主角情书，雅虎拍卖上被炒到75000日元一封，声优签名的卡片更是卖出了280000日元；“LOVE PLUS”成为Google关键词上升榜第四位；无数关于“那家伙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都抱着游戏机傻笑！”的女性投诉……这些场景上次出现是因为什么游戏，已经没人记得了吧？

这款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让无数死宅不能自拔？是里面的女孩子会红着脸喊出你的名字，还是可以用触摸屏“亲自”接触？抑或是随时随地开机就能看到实时时间里的恋人？告白成功后不会游戏结束，而是可以继续过甜蜜的恋人生活？……或许都有。反正当有人走火入魔远赴关岛，与游戏中一个女性角色正式登记结婚的消息传开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真实起来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笔者深恐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至今不敢尝试这款游戏，所以还是给大家看看2ch里关于它的一些评论吧——

A：“我爷爷也预约了……”

B：“终于可以和现实世界诀别了！”

C：“日本要完蛋的预感。”

D：“虽然26年没见…终于要把女朋友介绍给父母了！”

E：“小心你爹选的女朋友也是她…”

F：“22岁就能介绍她给家人认识，我是人生的赢家！”

G：“你确实是人生的赢家，不过因为爸妈会哭，所以请事先准备好手绢。”

H：“我预约了3份，不过其中一份是我爸的，父子联机泡女友这种事要是让老妈知道，家庭会解体么……”

目前《LOVE PLUS》的销量约为20万套左右，已经达到近年来日本恋爱类游戏的最高峰，可以预见的是KONAMI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商机，各种各样的后续活动定然还会接踵而至，就让我们看看宅男的力量到底能膨胀到什么程度吧！

怪物猎人2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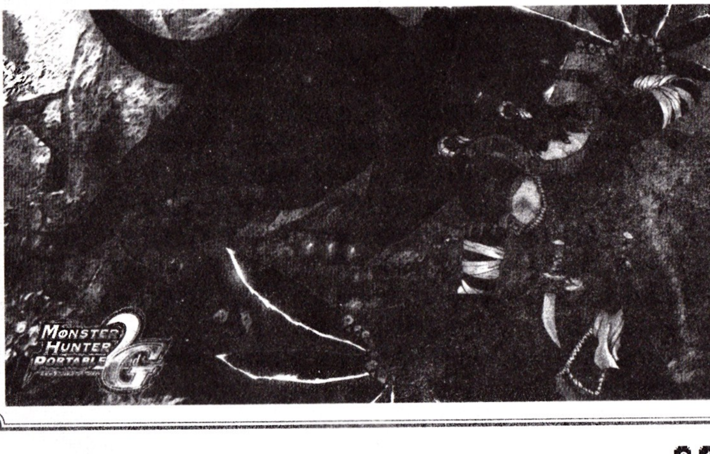
好像这次说CAPCOM的游戏比较多，那么我发誓这是最后一个。可能有人觉得奇怪，《怪物猎人2G》不是08年就发售了么，为什么这个2009年回顾里还要提到它？原因很简单，我在2009年销售排行榜上又看到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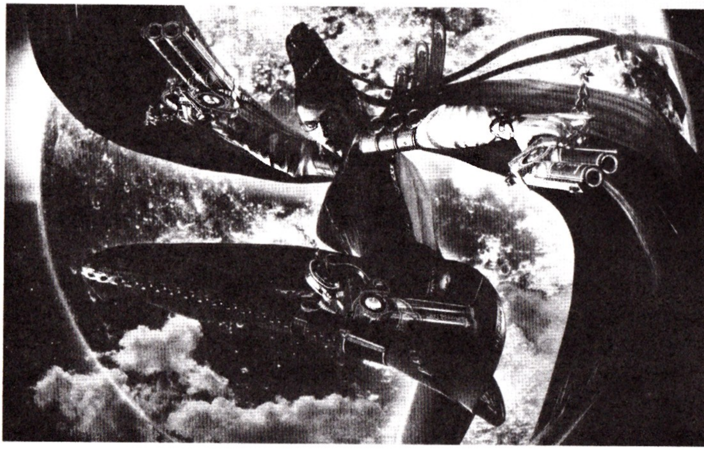
这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作为一款掌机游戏，我们都知道《怪物猎人2G》在2008年风光无比——销售250万套！这个成绩让它成为《DQVIII》之后第一个出现在任天堂之外机种上的年度销售冠军，也让所有人都以为CAPCOM肯定会把《怪物猎人3》出在PS3上，结果他们居然卖给了任天堂。

但是PSP上的奇迹还在持续。当人们开始统计2009年的日本市场游戏销量时，愕然发现《怪物猎人2G》居然偷偷地爬在销售榜前十，这一幕就过于奇幻了点，让人忍不住想抬头看看是不是时间搞错，把2008年的数据拿出来了？

并没有搞错，《怪物猎人2G》确实在2009年断断续续卖出了差不多一百万套，这个数据足以让很多在2009年宣称自己业绩优秀的厂商去撞墙，让我们看看排在它后面的"知名人士"都有谁：《如龙3》，《生化5》，《胜利十一人》，《机战K》，《星之海洋4》，《战国无双3》……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年中国男足雄踞国际足联排名第37位，竟然把喀麦隆、土耳其、乌拉圭等球队抛在身后，与葡萄牙也只差一分时的不协调感，但中国队的水分很快就被挤干了，怪物猎人的销量却是一张一张盘攒起来的，这可赖不掉！

我绝对不打算看不起这款游戏，可它不是《口袋妖怪》，不是《马里奥》，不是《最终幻想》，论品牌的话还不如本社的《生化》、《街霸》、《鬼泣》之流老，没有攒几年的口碑，没有"王者一出，天下拜服"的底蕴，为什么能卖这么多？但让它在2009年还能挤进前十，只能把那些投资千万的制作人都拖出来抽一顿了，得把他们抽醒，让他们知道一个游戏卖座不是光靠特效或人设就行的，我们玩家，要的只有两个字，"好玩"啊！





猎天使魔女

当年《鬼泣4》出的时候，就有贪心不足的朋友一边刷连击一边念叨说尼禄和但丁的红大衣都看烦了，快来个紧身衣妹子吧……事实上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些新鲜血液了，老是在游戏名后面看见一个数字，或者重制版、复刻版、外传、前传之类的后缀，确实有些烦躁。或许是听到了这个愿望（基本不可能），早已离开鬼泣的神谷英树不知道啥时候鼓捣出了这个《猎天使魔女》，让2009年的优秀生名单中不至于全是老面孔。

其实现在做纯粹的ACT游戏创意几乎快要山穷水尽，无非就是一骑当千的时候能不能让玩家体验到打击快感，还好神谷英树就擅长这个，同时还追加了女性特有的优势——可以换衣服！最终贝优尼塔在玩家的评论中直追但丁和奎托斯，俨然是新一代的女打手代言人，以一个女性为主角的动作游戏能在全球卖出百万，上次是多久的事儿了？

但是日本市场再次出现了奇怪的态势，按理说这是日本人自己做的游戏，本土应该是最大的后盾，可这游戏顶着FAMI通满分评价的牌子，在日本却只有二十来万的销量，委实是不可思议。就这个疑点，我们可以对本案提出N种推理，犯人也可以不止一个，例如日本玩家宅人居多，动作类达人越来越少；日本玩家都是大男子主义，不喜欢完全由女性主导的游戏；贝优尼塔的形象过于欧美化，不符合日本玩家心目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当御姐，能扮猫娘的萌系定义；因为大家在忙于关注同期发售或即将发售的其他游戏；因为PS3版得分没有Xbox360版高可大家又不想买Xbox360……

其实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大家手里没什么钱。

幸好游戏在全球卖得不错，我们很有希望看到续作发售，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贝姐能不能再穿少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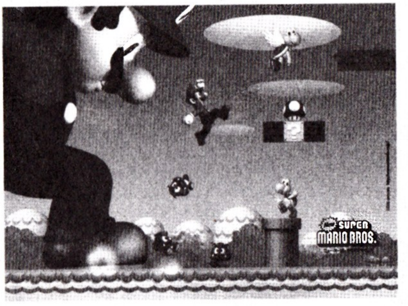
口袋妖怪：心金/魂银&新超级马里奥

之所以把这两个游戏合在一起说，是打算对任天堂在日本的统治力表示一点由衷的敬意。这两个都是由任天堂制作的游戏占据了2009年日本市场销量榜第二三名，加起来接近600万的销量着实让人高山仰止，可见人类的习惯购买力是多么可怕。

《口袋妖怪》和《马里奥》两位前辈，历来是江湖上的名宿，随便往哪里一站也是要地动山摇的，但是别的名宿都不怎么轻易现身的，这二位却是曝光率极高，感觉上就好像是从春节晚会到超级女声再到东北哪个镇上的二人转表演都能看到其身影，而且这么多年来保持着稳定的技术水准和收入，让无数厂商看得眼睛充血，纷纷转身掏出小草人，以五寸钉法祭之，聊泄心头之恨。

说实话，讨论“从口袋掏钱妖怪”和“超级吸金马里奥”为什么现在还能保持这种号召力，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就和讨论“宇宙的开始之前是什么”一样，科学家会告诉你那时候连时间都没有，你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而两位元老的地位简直比宇宙还永恒，虽然一直有人在叫嚷“这个东西已经过时啦”“现在还靠口袋妖怪赚钱根本是食古不化”，奈何任天堂的金刚不坏之身已经练至第九重境界，面对这些质疑，他只会脸上挂着微笑，脑后挂着佛光，以拈花之势轻轻抛出两大杀器，然后不动声色地把钱收回来。



当了解到任天堂、口袋妖怪、马里奥和宇宙的关系之后，我们还不能大彻大悟么？和它认真什么呢，该干嘛干嘛去吧，现在还对《口袋妖怪》和《马里奥》的销量表示惊讶，也太土包子了。

回顾整个2009年，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年发售的游戏其实都很重量，《生化》、《DQ》、《FF》之类全挤上来了，放在往年可算是盛世，但2009年却显得有点有气无力。尤其在日本，任天堂是去年赚得最high的一家，全球销量前五名有四个在它那儿，从机器到游戏都是它出的，但提供给它最大保障的却不是本土市场，这可着实有些反常。

我不打算预言什么，我也不希望日本市场完全向欧美靠拢，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逐渐习惯纯单机游戏的萎缩——就像电脑游戏一样。即使是宅，也要习惯在网上和人交流而不是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擦拭美少女人偶。面对创意日益枯竭，经济日益紧张的游戏界现状，虽然什么赚钱做什么是商家的常理，但我还有惟一而微薄的希望，那就是大家不要一窝蜂地去做让人绷紧神经的动作游戏，不然我这种习惯慢节奏的死宅还活不活了。

最终幻想XIII（上）

文/周行文　编/夜蓝



人物介绍



闪电：

隶属圣府军波达姆警卫队的军人，刚满21岁的美丽女性，自双亲去世后就与妹妹塞拉相依为命。性格坚毅，从不为各种外力所动摇。行动力强，善于作战，即使在军队中也是佼佼者。



塞拉：

斯诺的未婚妻，闪电的妹妹，美丽温柔的少女，因为学习历史专业的缘故，经常跑去波达姆周围的遗迹游玩。极为尊敬自己的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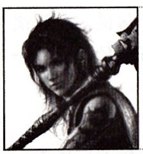
斯诺：

波达姆民间武装组织“诺拉”名义上的领导人，塞拉的未婚夫，性格直爽豪迈的男子，做事冲动而执着。一直以来都有些惧怕塞拉的姐姐闪电。



香草：

美丽的红发异族少女，脸上总是充满笑容，不知为何出现在被放逐的队伍中。虽然平时看上去总是很乐观，但心中似乎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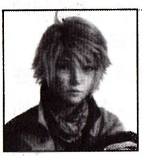
芳：

自称香草的亲人，身材高大的美丽女性，与香草一样有着风格独特的异民族打扮，手臂上有烧灼过的烙印痕迹，拥有强大的力量。



塞兹：

民间飞空艇驾驶员，胆小怕事而又喜欢唠叨，一直以来都以各种尊称来称呼闪电和斯诺，只是在笑容背后似乎隐藏着深深的不安和痛苦。



霍普：

和母亲一起来波达姆旅游的银发少年，性格软弱，因为与父亲不合而与母亲单独外出，谨慎而颇偏爱历史的他对传说有着异乎寻常的熟悉，极度憎恶下界的路希。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1

她在山坡上伫立了良久，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座城市。

越过漫漫的长夜，代表着凌晨尾声的光芒从天边刺出，染亮了寂静的天空，因为空气稀薄而略显苍白的颜色在视野里慢慢晕开，最终化成每个人都熟悉的颜色。黑暗与光明的界限在阳光蓬勃而出的刹那犹如被一柄利剑斩开，看似充满希望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她心中却明白，许多熟悉的东西也在这时刻一同破碎了。

成长并熟悉的城市就在眼前，没有一丝声息。熟悉的酒吧、遮阳伞、布满脚印的沙滩、海鸥、码头、热带树，还有那潮湿微腥的暖风……因为太过熟悉的缘故，脑海中点点滴滴的回忆此时变得异常凛冽，同时也十分沉重。

沉默意味着一切都已结束，痛苦和愤懑势必成为最终留在心中的东西，别无他物。

风吹起她的长发，她低下头，不知心中翻腾的千言万语该怎样诉说，向谁诉说。

天空中掠过巨大的飞船，划破宁静。那黑暗的影子在她头顶压过，仿佛要将她吞入黑暗之中。

一直以来，都坚信战斗的理由，在这一刻动摇。

一直以来，都不曾逾越的秩序，在这一刻颠覆。

一直以来，以为那些正确，有益的东西，在这一刻也摇摇欲坠。

空荡荡的城市迎来了那艘巨大飞船，死寂的街道上看不见哪怕一个居民。全副武装的士兵从飞船中走出，整齐列队。毫无疑义的枪口对准被标注特殊标记的建筑，一阵骚动之后，有人从建筑中缓缓走出。

她没有犹豫，转身走向山坡下的小巷，从小巷中穿行过去。

本应是旅游旺季的海滨都市波达姆上空不知何时开始回荡起让人心烦的广播声，充满诚恳的语调是圣府军引以为傲的宣传利器之一。那些陈词滥调她已听过无数次，每一次听到都在心中冷笑，直到这一刻她才完全理解那些听者的感受。无尽的悲凉和绝望就在这诚恳的劝慰声中微微荡漾，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诸位，请相信流放政策只是圣府出于对你们的保护。为了茧的安全，为了您的朋友和家人……请按次序排好队，接受检查，你们的行李会在到达下界后归还……”

同样的句子，不厌其烦地重复，让她有些厌倦。经过昨天的追捕之后，相信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众再也不会心存任何侥幸。在被强制套上隔离服的人群中，高矮错落的影子像一具具毫无生气的尸骸，被枪口推动着鱼贯进入车厢。这一幕看上去熟悉又陌

生，像是昨天才有过的经历，又像是数十年来一直不曾间断的历史。圣府的流放政策清晰简单，她早就背诵得字句不差。唯有这一刻亲身体验，她才能明白那些身躯里藏着怎样的悲伤和绝望。

阳光渐强，透过那些光线洒下后的影子，目光追逐到粗糙古老的墙壁上，清晰可见的弹孔满布在几栋建筑一侧。昨日追逐和战斗的痕迹依然不能抹去，否则也不会有今天这样毫无生气的顺从场面。

“你叫什么名字？”

拦住她脚步的是一名全副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从军徽上来看显然是隶属于PSICOM旗下。这名士兵的声音通过特制呼吸罩传出，听上去带着一丝嘶哑和压迫。

“闪电。”她淡淡报出自己的名字。

“波达姆警卫队的人？”那名PSICOM士兵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你来这里做什么？”

闪电扬起眉毛，目光越过这名士兵，轻轻数着守护列车的士兵的数量，没有立即回答。

车站的气氛略显沉闷，大多数市民低头不语等待检查。在PSICOM的武装震慑下，没有人敢主动发出抗议。显然之前一天发生的事已经通过电视新闻传遍了整个茧，那样激烈的战斗镜头中，回转着的飞船上少女绝望的表情曾给每个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观看了电视转播的人们心中都明白，这一次厄运无论如何也将伴随自己了。

从发现“那种东西”的存在到封锁区域不过用了一天时间，小小的抵抗没有阻止大规模军队占领街区的行动。

因为焰火晚会的缘故，这次被放逐的人数实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低头不语的人群中，每个人都忐忑地思考着自己的命运，思考着放逐政策执行之后的各种情况。

“喂喂，我不想被放逐啊……”

低声议论的人群中不知何时忽然爆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一名女子转身拉着自己的男友就想逃离长长的等候队伍。两人脚步踉跄，冲乱了等候检查的队伍。一时间人群中惊叫四起，许多市民惊讶着闪开，给两名试图逃离车站的年轻人让开去路。

PSICOM士兵低声警告了两句，惊惶的男女依然毫无停住的意思。正与闪电交谈的士兵对另外两名同僚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这个手势让闪电心中一凛。

那是允许开枪的手势。

被称为从来只用于对付魔兽的武器端平，瞄准，激烈的枪声响彻在宁静的车站里。

“哒哒哒……”

子弹击中了两名试图逃跑的男女，甚至不给他们发出一丝痛苦呻吟的机会。原本



惊乱的人群在片刻之后迅速被恐惧压住呼声，再也没有人敢抬起头反抗什么。圣府军队用行动证明了统治者们对于流放政策的决心，也警示了所有试图逃跑的人。

经过这个小小插曲之后，排队的人群更加沉默。面对无力反抗的强势，他们唯有接受。

“喂，你到底来这里有何贵干？”

PSICOM士兵没让闪电回忆更多，首次执行这么庞大流放政策的他们也微感茫然，又出了这种事……更重要的是，眼前这名年轻女性的眼神锐利中透着一股骄傲的冷漠，让这名检查队伍的PSICOM士兵只想尽快结束与她的交谈。

闪电的双眸没有一丝退让，她迎着把脸遮住的PSICOM士兵，语气简单流露着坚定。

“我也是来参加流放的，让我上车，把我放逐掉吧。”

那名士兵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眼前这名相貌秀美的女子，他左右看看没什么人注视自己，凑近闪电低声劝慰：“虽然你是波达姆人，但只要跟圣府和军队有关，就可以免于被放逐……”

闪电从背后抽出武器递给这名士兵，眼神没有丝毫变化。

“那么，我现在退役了。”

PSICOM士兵见闪电居然不领情，有些恼火地接过武器，挥手低声吼了一句：“去排队！”转身又去监控他负责的车厢入口。

闪电顺着人流向后走，老人，孩子，女人，男人……每一张脸上都带着恐惧和不安。这些表情深深刺痛了她的内心，这样的无数表情，无数个的痛苦，难道就能换来圣府社会的和平，能够换来茧的安宁？远处一只无聊啄着自己羽毛的鸟儿站在路边栏杆上，凝望着这些以秩序为第一准则的生物们。

低头思索的闪电背后传来轻微脚步声，一个浑厚的男声在她背后响起。闪电微微回头，看见一张黑漆漆的面孔，身材高大的男子穿着旧式民用飞行员的制服，卷曲的爆炸头像是被用什么东西烫过一样。黑皮肤的男子看到闪电回头，露出一口雪白牙齿微微一笑：“哎，大姐，您来这里是打算做什么？”

闪电愣了一下，决定照实回答。

“放逐……志愿者。”说完她又把头转回去，显然不想与人攀谈。

“自愿被放逐？”黑皮肤男子异常敏锐，低声自嘲道，“不过看你的眼神……可不像是会被乖乖放逐的人啊。”

闪电顿了顿，有些无所谓地低声答道：“不想惹麻烦的话，就去坐下一班列车吧。”

看着闪电远去的背影，黑人男子苦笑了一下：“事到如今……还是一起来好了。”

根据流放政策，接受流放的民众首先要经过严格的身体扫描，随后穿上巨大的防污染服，跟随放逐列车前往异迹所在地。这辆列车将从波达姆启程，越过漫长的城市外围铁路沿线，跟随异迹一同被抛向下界。所有在茧中的居民都知道这一套流程，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不免心中有些悲伤乃至绝望。

那绝望，正如他们在狂欢时得到的欢愉尽头一样，深入骨髓。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2

巨大的光幕屏蔽着城区与山林之间的铁路，看似鬼斧神工的高架铁路蜿蜒到了尽头，就是茧内没有人愿意正视的“那个地方”。如果这时从车窗向外四顾，茧内的美丽风景几乎可以尽收眼底。群山缭绕的溪谷和茧之海交映成一片无垠的图景，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没有人愿意凝视那些车窗外的风景，大多数人只是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脚尖，想像着未知而恐怖的命运。

最近几十年都未曾有过的大规模流放行动，在这一刻成为每一个乘车者的梦魇。代表着隔离的特殊服装把这些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归成一类——放逐者。列车内特别设计的拘束装置让这些人双手双脚都无法挪动。

“说是放逐，却这么如临大敌……”

面容黝黑的男子被兜帽遮住脸，不屑的声音只有他自己能听清。列车疾驰得已经

超过平时的速度，看来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往下界。

PSICOM的士兵在车厢两侧把守，堵住了大多数人想要逃走的最后一丝希望。巡逻士兵配备的强力武器与狩猎荒郊魔兽时别无二致，一股即将被自己热爱的世界抛弃的痛苦在空气中慢慢弥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在幸福之中，这一刻他们却别无选择。

还有数十秒就要穿越城市屏障了，只要越过那道城市防壁，列车就算完成了一半的放逐任务。接下来只要开启通往下界的“门”，就能完成保护茧内和平的重任。这种时候，哪怕是这些PSICOM的士兵们也开始变得紧张激动。

与闪电主动搭讪的黑人男子也在众多的放逐者中安坐，和别人不同的是，他的双手微微上扬，仿佛随时都想伸手去抓什么东西一样。

在心中无数次地安抚自己，黑人男子还是觉得不放心。想到刚才看到的那股锐利眼神，黑衣男子悄悄挪动身体，趁着铁轨发出呜咽声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是认真的吗？”

同样被遮住面容的闪电用极轻却坚定的两个字回答他。

“闭嘴。”

面容黝黑的黑人男子塞兹无奈地抬头看了一眼PSICOM士兵，又装作恭顺的模样低下头。

“好吧……应该能靠得住吧？”

仿佛是在回答塞兹的问题一样，当列车穿过城市障壁到达遗迹林立的封锁区域时，不知谁设置的炸弹毫无征兆地爆炸了。

设置炸弹的人好像只想制造混乱，并不希望真的破坏整辆列车，因此所用的量极小。爆炸在车头部分展开，车厢内完全看不到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整辆列车都因这股爆炸被晃得差一点要翻车，不管是被放逐的“囚犯”还是PSICOM士兵都因强烈震荡几乎跌倒，车厢内顿时一片混乱。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早已蓄势待发的闪电纵身一跃，一脚踹飞士兵手上的控制器。

主控所有流放者拘束装置的控制器被一脚踩碎，惊惶的叫声带起了人群的反抗情绪，那些失去了禁锢的年轻男女纷纷站起身，却茫然不知自己此刻该做什么。

“干得好！”

塞兹的赞叹只停留了不到一秒钟，被警报吸引过来的PSICOM士兵就举起武器朝着目标开火了。激烈的枪声在封闭式的车厢内回荡，弹壳飞溅中两名PSICOM士兵却只能看见一件被打烂的隔离服，更为矫健轻盈的人影随着那些飞散的布料，从侧面飞起一脚踹翻了其中一人，另一名士兵的武器也被顺手夺走。

闪电的果断远超塞兹想像，他看了一眼单手持枪朝PSICOM士兵扫射的闪电，低头捡起一把机枪也加入战团。



以封闭的舱门为退守点，闪电迅速地解决了车厢内的PSICOM士兵们，每一记迅猛的肘击、扬腿、出拳，都有一名士兵倒下。

列车依然在高速行驶，窗外的景物从峡谷和隧道变成了林立的机械悬架。光线彻底被浓浓的夜色取代，列车的长途跋涉即将抵达终点，这一切在黑暗中看起来又如此让人绝望。圣府军方的联络系统异常发达，从闪电开始动手的那一刻起，警报声已响彻茧内军队能听见的每个角落。

圣府和茧对于“路希”这种存在的反应，远比想像中更激烈，更快速。

闪电放倒最后两名PSICOM士兵的时候，那个一脸惶恐的塞兹正端着武器从车厢赶到列车连接走廊。跟在塞兹身后的多半是波达姆的年轻人，这些不甘心就这样被放逐到下界的人们都手持夺来的武器，目光中既有恐惧也有坚定。

“大家准备一起战斗。”

听到塞兹这样的解释，闪电甚至没有回头，她端起自己夺来的武器，一瞬间许多熟悉的感觉从指尖涌上心头。

“碍手碍脚的。”

不领情似地说了这句话之后，闪电推开列车侧门，强烈的气流立刻翻滚着涌入车厢。扫视周围，列车已进入早就被封锁的无人区——这里被称为绞杀边境，林立着旧时代的各种遗迹，从亮起的盏盏灯火看得出圣府从未松懈过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天空中传来阵阵振翼之声，那是圣府军队饲养的魔兽从四面八方袭来。几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军队用尽了一切力气，释放出大量魔兽阻止火车的前进。这一刻战斗已不仅仅是闪电所在的一节车厢了，大部分摆脱PSICOM士兵控制的流放者们都开始尝试反抗。激烈的枪声在无人区密集地爆发着，对于茧内的所有居民来说，这一幕实在

过于残酷，哪怕是在噩梦里都未曾有人提及。

空中追击而来的是战斗爆击魔兽加鲁拉，这种被饲育成纯粹战斗用兵器的魔兽天生拥有极强的放电能力，一群加鲁拉汇聚的力量简直无人能挡。纵然被闪电以榴弹击中一两只，剩余的加鲁拉铁依然释放出强烈的电流，彻底摧毁了列车正前方的铁轨。

脱轨的列车不受控制地四分五裂，其中一节车厢在空中翻腾片刻后落地爆炸，化成一团火球。大部分车厢里逃出的生还者们就地开始利用武器反击。圣府军从四面八方包抄，以制高优势控制着战斗局势。

流亡者人数众多，圣府军的火力优势也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久攻不下的圣府军开始召唤魔兽加入战斗，让场面变得更加混乱。

PSICOM的战斗力远超普通警卫队，被遥控的巨大机械兵器死死地压住了仍在向前滑行的列车。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闪电和塞兹别无选择，随着闪电扔出去的几枚炸弹，两人安全从车厢内部逃离。

此时的战斗更加激烈，却已完全丧失了悬念。被驯化的魔兽们奔向抵抗的被流放者阵地，PSICOM的枪声也未停歇。对于那些一直习惯了和平生活的人们来说，抵抗已是无奈之中的最后疯狂举动，他们又怎么能对抗正规军队的大规模绞杀。

面对巨大的爬虫形机械兵器，闪电和塞兹且战且退地避开了正面冲突，从已成废铁的列车上一跃而下，最终成功将巨大的机械兵器击落在铁轨下方的无尽深渊里。

“这算是搞定了吧……”扶着双膝不断喘息的塞兹一脸心有余悸。想到刚才自己做了一辈子做梦都没想过的疯狂举动，黑人男子此刻居然觉得内心异常平静。

左右环视周围的战况，闪电在心中默默念了一下那个名字。一股尖锐的刺痛在她心中慢慢滋生，无限扩大。

仍在不断喘息的塞兹对眼前女子的从容不免有些恼火，他注视着闪电收起武器的动作，低声嘀咕：“既然是军人，就要努力保护市民啊……”

天空仍有加鲁拉不断飞过，让人想不注意都不行。

“你是圣府的军人吧？”塞兹盯着动作敏捷的女子，将心中的疑问一股脑提出来，“为什么要反对流放政策？这你总该说给我听吧？”

闪电停住脚步，也许是圣府军队的称呼让她回忆起了一些片段，她稍微沉默了一下，冷冰冰地回答道：“我已经脱离军队了。”

似乎觉得这个回答已经足够，闪电纵身向着远处奔去。塞兹叫了一声没回应，只能自认倒霉地跟过去。藏在塞兹头发里的那只小小的陆行鸟雏鸟咕咕叫了几声，揪了揪他的头发，让他越发确信眼前这名女子跟自己的命运似乎有关。

闪电的脚步很快，也很轻盈。塞兹追上她的时候，闪电正看着圣府军不断释放出魔兽驯化成的军犬参加战斗，让一旁并不了解军队作风的塞兹大为吃惊。

“喂，比起被流放到下界这种事，普通人想和军队抗衡也太不知轻重了吧？”

闪电目光始终停留在控制魔兽出入口开关的PSICOM士兵身上，头也不回地说：

“比起军队，这些人更害怕被放逐到下界，据说那里是地狱。”

塞兹无奈叹了口气：“地狱啊……感觉现在跟地狱也没什么区别。”

冷冷地看着那些被召唤出的魔兽，闪电无所谓地摇摇头：“只是军队饲养的军犬而已，没什么可怕的。”

“喂……那是对你而言吧？”面对闪电的无所谓，塞兹反应显然强烈许多。

更多的炮火从空中倾泻而下，掌握了制空权的圣府军似乎打算用强大的火力压制解决这次麻烦。重型炮弹在闪电和塞兹正前方数十米的桥面上轰然炸开，在枪声如雨的夜晚，这样的爆炸依然显得威力格外惊人。剧烈的罡风和碎片逆流吹起，让闪电和塞兹完全无法靠近。

高温熔断了金属路面，强有力的震荡碎裂了砖石。闪电尝试着向前迈进一步，随即被爆炸冲击波吹得连连后退。

路面在爆炸中无情地坍塌了，连接通往异迹的路就这样断掉。即使已经预料到圣府军会用强硬手段压制反抗，这一刻闪电才真切地明白了军队的决心。

烟雾散尽，燃烧的断垣残壁在夜色下显得越发狰狞。闪电眺望远方，心中的焦急和无奈几乎要将她烧死，她试探着迈出一步。

“要折回去吗？”眼前的状况已经如此，塞兹也不知下一步该去向何方。

“时间不够了。”闪电死死盯着前方的军队，空中编队的调动表明他们正在积极调整行动。

“那怎么办？”

闪电低头衡量了一下自己身上的AMP装置剩余能量，猛然昂起头：“闭上嘴。”

随着两根手指的摩擦，被简称为AMP的“反物质操作法则技术”再次被激活，犹如之前在列车上与PSICOM士兵战斗时一样。这种违反正常空间物理法则的装置能够达到扭曲重力、从空间中抽取能量等效果，整个圣府军队的绝大多数人都配备这种装置辅助战斗。

风吹过女子的长发，她的双眸异常坚定，她的身体随着AMP的力量慢慢浮空，蓄势待发地试图冲过断桥。

“等等……”

闪电的身体漂浮至半空，塞兹才意识到如果眼前这个女子离开，自己就会陷入完全不知该做什么的窘境。只犹豫了一瞬，黑皮肤的男子一个箭步冲过去抱住那少女，虽然惶急之下动作慌乱，却成功地拖住了想要漂浮到断桥另一侧的闪电。

“你做什么？”

闪电惊怒之下想要奋力挣脱塞兹，却没能迅速摆脱对方的纠缠。两人角力之下塞兹拼命喊道：“别，别丢下我一个人……”这让闪电更恼怒，她没想到自己之前居然会跟这个胆小懦弱的男人合作了一路。

扭打中的塞兹始终不是闪电的对手，被闪电一记肘击轰飞，AMP装置的剩余能量

却也已耗尽了。闪电不甘心地发动了几次，发现自己的确无法再使用AMP，悻悻地瞪向趴在地上的塞兹。

塞兹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行为彻底惹恼了这个强大女孩，他趴在地上揉着脑袋慢慢爬起来，手指指向远方。

“喂……我说，咱们搭乘那个东西怎么样？”

闪电顺着塞兹手指的方向眺望，此时夜幕低垂，灯火辉煌，流放者与圣府军的战斗仍在继续。爆炸之后的尘埃和碎屑在空中被火光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橘红，一架装甲厚实的巨大飞行器正在远处一个临时停机架旁缓缓趋平。

“如何？”塞兹依然希望与闪电同行。

闪电凝视片刻，缓缓颔首。

“……应该可以。”

闪电的决定让塞兹心情轻松了一些，尽管此时依然战火纷飞，两侧的战斗也愈趋激烈，塞兹依然凭着他多年经验顺利找到了飞空艇控制台。

“喂，大姐，能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吗？”心中依然没有一丝安全感的塞兹故作轻松地问起最关键的话题，“是执行军队的秘密任务？这种时候，说说也无妨吧？已经退出军队了，告诉我又不会有什么……”

闪电冷漠地看着远处空中的加鲁拉不断掠过，没有立即回答。

塞兹叹了口气，以为这次提问又和之前数次一样没有结果，正要继续操作，却听见一个声音从自己背后传来。

“下界的法尔希……”

“什么？”

震惊中的男子手指僵在半空，再也无法挪动半分。塞兹想要回头去看闪电的表情，却觉得自己好像被一股力量抽空了所有勇气，整个身体都被压得瞬间松懈。

闪电回身，目光炯炯盯着这个想要跟自己共同进退的男子，声音冷冽，没有一丝犹豫。

“我的目标，是下界的法尔希——跟着我，你还真是失策了。”

被操作台控制着靠近两人的飞艇摇摆着伸出连接桥，闪电头也不回地走向飞艇。塞兹站在原地愣了半晌，有些无奈地摇头叹了口气。

“……也不是这样啦。”

遗憾的是，闪电没有听到这句话。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3

漆黑的夜空因灯火和武器的火舌被染上了淡淡的红光，无数生命的绝望呐喊在这片无人区内炸响。枪声遮住了大部分人内心的剧烈颤抖，也遮住了呼啸的风声。金属碎片在空中飞舞，火药的味道充斥在空气里。这种时候惟一没被遮蔽的只有一段段声情并茂的讲演，这些讲演从各个角落的音箱里传出，语气诚恳，态度恭敬，惟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它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味道。

"即将移居到下界的人们，我们代表茧内的所有市民衷心感谢大家，因为大家的迁居，可以保证茧内的和平与安定。如果不把诸位送到下界的话，生活在茧内的千千万万民众将受到下界的威胁。所以，只有通过大家离开茧，移居到下界这一政策……"

声音掠过激战区域的上空，传入抵抗者们的耳中。绝大多数的波达姆市民都被强制流放了，满载流放者的数辆列车在绞杀边缘地区被强力武装组织拦截。暴力行动引起圣府的强烈反应，战斗迅速在这一带展开。根据圣府的一贯作风，除了武力镇压之外，也有滔滔不绝的讲演做为心理攻势。

身材高大的男子站在路旁眺望天空，此时空中激战正酣，这样的讲演让他心烦意乱，他脑海中闪过多日来的各种画面，之前的连番行动都未奏效，一阵挫败感在心中油然而生。男子用力地一脚踹出，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喋喋不休的音箱上，这一脚的力量让音箱冒出一阵滋滋火花，圣府军的宣传口号也因此戛然而止。

只是长夜漫漫，战斗刚刚开始，危险依然环顾四周。

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身穿一件样式朴素的风衣，以厚厚的头巾裹着长发，下颌上的稀疏胡须显示出他的疏朗性格，一双湛蓝的眸子似乎总能闪烁出无穷活力。这样的人站在这里，浑身上下都澎湃着一股让人信心高涨的力量。哪怕是他身后孱弱的蓝发少年也变得比往常冲动："什么移居嘛，明明就是打算在这里杀死所有人。"

金发男子知道现在不是胡乱回忆过去的时候，尽管他脑海中都是那天让人心悸的画面，朝蓝发少年挥挥手，他低声吩咐："尤金，你留在这里。"

蓝发少年很容易读懂了斯诺话语中的意思，难过的表情在年轻的脸上一闪而过。

"对不起，斯诺，我帮不上什么忙。"

斯诺摇摇头，自从诺拉建立伊始，这孩子就一直是这副表情。他用力捶了一下少年羸弱的肩膀，把他拉到自己面前："喂，你搞清楚。是让你留在这里保护大家，你看那些人……只有你充满干劲，这些人才会冷静下来，明白吗？"顺着斯诺所指的方

向，精神和体力都极度虚弱的被放逐市民们半跪半坐在地上，表情绝望又呆滞。

身为整个“诺拉”名义上的领导者，尤其擅长鼓励别人的斯诺一席话让蓝发少年尤金精神抖擞地挺直身体。

“明白了！”

“好极了，我们诺拉……”

“比军队更强大！”

斯诺笑笑，对尤金的回答很满意，揉揉少年的乱发，转身盯着远处战斗正酣的无人街区。

“诺拉”这个名字对茧内的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毫无疑义，只有身在波达姆的市民们才知道，这是一支民间自助形式的武装小组，目的是清剿城市周围的魔兽。茧虽是高筑空中的无上乐园，也免不了饱受各种魔兽的侵扰。在圣府的官方记录里，这些魔兽横行与下界曾经进行的侵略有莫大关系。正因为如此，茧内的市民提起下界永远充满了痛恨与恐惧。

诺拉始建时间并不太长，多数时候这些人都有各自职业，有的忙于酒吧，有的自由闲散。斯诺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围剿魔兽，广受波达姆市民们的好评。波达姆警卫队对此颇有微词，碍于圣府的自由政策主张也不能强加干涉。

原本这样微妙的平衡会一直维持，谁也没料到最近忽然发生的事端。

“那件事”改变了一切。

波达姆在一夜之间被封锁，原本处在旅游黄金时段的城市忽然陷入绝望之中。整个波达姆的所有市民和前来旅游的观光客都要被流放到下界，无一例外。

面对这种情况，诺拉做出了它最初的判断和反应。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让圣府军把市民都流放到下界去！”

这是斯诺在诺拉作战动员会议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为诺拉前往绞杀边缘拦截流放列车的作战序曲。

安置好蓝发少年尤金，斯诺顺着战火激烈的公路冲向诺拉的主战场。此时圣府军的大部分火力都集中在正前方的一处小型广场上，被炸毁的列车就悬停在战场的正上方。大部分列车里的乘客此时都茫然无助地躲在掩体后面，低声交换着各自的惊恐。有些人甚至还没来得及脱下隔离服，面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管这些。激烈的枪声和爆炸让地面不断颤抖，颤抖顺着地表渗入他们的心中，形成无穷无尽的恐惧。

“喂，英雄们，你们怎么样了？”

斯诺赶到这里的时候，诺拉的其余三名成员正在掩体后交替着换弹射击。临时构建起来的掩体大部分是绞杀边缘地区的废弃物组成，诺拉的成员们战斗力相当了得，圣府军即使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一时间也无法靠近他们。

“圣府军也不过如此！”



身强力壮的诺拉战斗主力伽多扫倒几名PSICOM士兵，大笑着对斯诺打了个招呼。受到伽多的鼓舞，另外两名战士玛吉和雷布萝也拼命射击，三人的连番强力攻击居然让圣府士兵们一度溃退。

战况暂时稳定下来，斯诺让伽多和玛吉把搜集来的圣府军武器带过来，他自己则走向那些惶然无助的市民。

从来没有过任何人试图对抗圣府的军队，诺拉也是如此。斯诺对战斗的结果充满信心，却不得不为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们考虑。

“诸位请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被放逐到下界去的。”

随着斯诺声音的缓缓传开，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们变得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高大又不修边幅的男人身上。斯诺脸上的微笑，加上声音里流露出的那股强大信心，让不少人迟疑的表情渐渐平缓下来。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一旦打开通道……”

“我们，我也也要来帮忙！”

斯诺的讲话被一名激动的市民打断了，这个年轻人抢着冲到斯诺面前，拿起一把伽多放在脚边的武器。

“……我明白了，还能战斗的人过来帮忙。”

这和最初预想的不一样，斯诺意外又欣慰地看着仍有战斗能力的男子们一个接一个过来领取武器。伽多负责分配武器，斯诺站在高处对众人解释武器的用法。诺拉临时扩建的方式简洁有效，很快能够战斗的大部分青壮年都跟着伽多继续向前了，最后一个领走武器的出乎意料地是一位已经并不年轻的女性。

银色短发的女子双手抓紧武器，回头仍凝视了片刻留在原地的妇女和孩子们。女子的目光在一个身影上停留了片刻，转身走向反击的队伍。

斯诺注意到女性的手指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不禁有些惊讶。

“没问题吗？”

女子顺着斯诺的目光，也看到自己手指上的戒指，微笑着摇摇头。

“不用担心，母亲可是很强大的……”

面对这样的母亲，斯诺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

诺拉的全体成员就地休整，接过武器打算加入战斗的青年们都在熟悉圣府枪械的使用。斯诺拿起最后一把武器，试探着对仍留在原地的市民们问道：“最后一把，谁来拿一下？”

没有人立即应答，蹲坐在最前端看不清面容的一名少年还畏缩着后退了几步。

“呐，给我吧。”

出乎意料的清脆女声，一个比那名少年还纤弱的身影在斯诺面前慢慢站直。隔离服的兜帽下是一双清澈的眸子，橘红色的长发从脸颊两侧垂下，秀气可爱的面容里拥有一股普通少女所没有的坚定。

斯诺看着这名少女，犹豫着舔了舔嘴唇，最终还是把武器放在她手上。

“没问题吧？”

少女微笑着对斯诺做了一个开枪的动作，口中模拟出一声可爱的“砰”。这个动作让斯诺放下心来，他转身开始组织诺拉和想要反抗圣府军的市民们进行突围。倒是坐在少女身边的那名少年显得有些不安，他微微挪动自己的身体，颤抖的身体似乎在诉说着微微的恐惧。

远处的爆炸声和PSICOM士兵的脚步声混成危险的序曲，斯诺回头对着仍留守在原地的市民安抚道：“很快就能突破包围，到时候让大家一起回家。”

遗憾的是没有什么人响应。

“到时候大家一起回家！”

斯诺又一次振臂高呼，依然没有人响应，尴尬的场面让这位自称英雄的男子不免有些讪然。

雷布萝微笑中透着无奈地轻轻摇头，斯诺的鼓励对这些无望的市民而言好像没有多大效果，一直也很善于鼓舞别人的女子挥挥手：“好了，大家站起来吧，很快就没事了！”在雷布萝的鼓舞下，依然神情颓废的妇女和孩子们才缓缓站起来，各自寻找掩体。

随着诺拉和反抗市民们散开队列，激烈的枪声再度响起。有了众多被放逐市民参与的战斗，加上战斗经验丰富的诺拉成员，PSICOM的士兵们反倒开始处于劣势。一时间反抗队伍精神大振，跟在队伍后面的斯诺看着这一幕，心中激动难抑。

——也许这样，就更容易完成自己的愿望了吧？

FINAL FANTASY XIII　4

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中，强烈的气流吹起了隔离服的兜帽，他的银色长发在火药和尘埃齐舞的夜色中完全暴露出来。远处的城市像被什么东西侵占了一样了，充满了绝望的黑暗。那些点点灯火，仿佛只是指引无尽深渊的路标。当天空中出现那头巨大的钢铁怪兽时，他有些吃惊地长大了嘴，想要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惊恐，喉咙里却发不出哪怕一丝声响。

圣府军的重型空中战斗飞船缓缓压至战斗区域，在PSICOM士兵节节败退的惊叫声中缓缓拉开尾翼，缓缓露出炮台。

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面对圣府军，所有的反抗都犹如一场闹剧。强大的火炮在片刻之后凝结能量，随后射出如雨点般的子弹。

空中优势瞬间瓦解了反抗队伍，几名站在前列的市民被击中，大部分人向后撤到掩体的死角背后。重装飞船在空中摇摇晃晃地死守着去路，任何人都无法从它的猛烈火力下通行。

无力的绝望再度让反抗者们陷入沉默。

银发少年无比心悸地看着这一幕，看着那个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在人群中冲出，想要抢夺散落在地上的对空榴弹发射器。

空中战舰没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又一次坚定地开火，弹壳飞溅中身材高大的男子重重跌倒在地上。强大的火力压制让他的同伴们无法进行支援。在男子挣扎着想要起身的同时，重装飞船的前端装甲在沉默中缓缓打开，露出一支三管武器的枪口，直指这名充满自信的诺拉领导者。

残酷的战斗中，少年站在一侧无助地旁观，他的脑海中仍能浮现出两日前在海边夜色中仰望焰火的时光。那一刻的焰火和所有的美好希望都只静静绽放片刻，留下无尽黑暗给自己等待。所有的欢乐和希望都被焚烧成灰烬，所有的步伐都被禁锢。

巨大重装飞船张开尾翼的时候，少年还在彷徨，他用目光搜寻自己的母亲。跟随那些反抗圣府军的人们加入战斗，母亲最后留下那个忧虑中带着安慰的眼神让他深感不安。试图用目光寻找母亲战斗着的身影，少年的目光随着一枚被发射出的榴弹终于看清母亲的位置，她正半蹲在金发男子的身旁，以对空榴弹一击命中了那头空中钢铁怪兽。

望着这一切飞快发生的银发少年松了口气，他抬起头正要朝母亲的方向呼唤，一道火线却从天空中笔直落下，炸开了他心中希望的片刻安宁。

榴弹的攻击并未让重装飞行器彻底瘫痪，就在短发女子拉起斯诺的同时，未受重创的武器迸发出惊人的破坏力。从天而降的火光瞬间摧毁了反抗部队藏身的所在，蓬勃的火光和烈焰冲天而起，吞噬了正在起身的斯诺。

遥遥望见这一幕，银发少年的内心如坠深渊。远隔数十米之外的他努力伸出双手，想要试图抓住被爆炸冲击吹飞的斯诺和母亲，却又不得不看着两人在气浪中摇曳。更多的生命在爆炸中迅速逝去，刚才还激昂地喊出口号的市民们在倾斜的桥面上不断下滑，许多人随着桥面的断裂坠入深渊。一时间死亡的绝叫响彻夜空，而周围远处持枪的圣府军PSICOM士兵们冷漠地凝视着这一切，仿佛死去的那些市民并非自己的同胞。

重装飞行器在空中持续吐出毁灭性的光弹，将整段桥面彻底炸毁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地面上的反抗市民们纷纷持枪对空射击，无数子弹无力地打在装甲上。弹壳飞溅却阻止不了庞然大物的猛烈攻势。

银发的少年望着母亲瘦弱的身躯跌倒在男子面前，他喉咙涌动想要喊出声音，一股猛烈的罡风从远处吹来，窒住了他的喊声。PSICOM的士兵此时开始对失去抵抗力量的市民进行围攻，持枪士兵开始缓缓逼近留守的妇女和少年们，那名曾经接过斯诺手中武器的红发少女站在少年身旁，目光也随着少年凝望斯诺倒下的方向，一只手轻轻拉住少年衣角。

在少年瞪大的瞳孔投射中，斯诺正拼命挣扎着扶起少年的母亲。

“喂，不是吧？”

被爆炸冲击得几乎昏迷的斯诺终于清醒过来，一只手扶住受伤的女子，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惊骇得无法相信。那些曾经信誓旦旦保护所有市民的圣府军队将整段桥面彻底炸毁。剩余坚守阵地的市民们顺着缓缓坠落的桥面纷纷跌落深渊之中……

圣府军从一开始的劝阻和镇压终于熬到了不耐烦，开始把行动转向杀戮。

怀中抱着半昏迷状态的那位母亲，斯诺艰难地向后缓缓爬行。身体上的刺痛和周围火光的灼烧让他步履艰难，脚下的地面随着阵阵爆炸声也在不住颤抖。那些掉落深渊的惨叫仍在不断响起，圣府军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了态度。夜色下的杀戮缓慢而坚定，这一切将被掩埋在茫茫夜色中。绞杀边境没有任何市民进入，所有的一切都将以圣府的说辞为基准，如同流放政策一样变成粉饰太平的谎言。

斯诺挣扎着想要脱离困境，更猛烈的爆炸却很快接踵而来。当脚下的地面开始倾斜之后，斯诺绝望地发现自己和被搀扶的女子开始顺着斜坡飞快地下滑，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脚下的地面因为支架坍塌而缓缓下坠，斯诺一只手勉强抓住面前凸起的金属支柱，另一只手在下坠中挽住了浑身无力的女子手臂。对于一直自诩英雄的男人来说，这一刻他终于尝到了无奈的滋味。

两个人的身体在夜风中飘荡，除了斯诺的单手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支撑。



“支持住……”斯诺不知道这话应该说给自己还是女子听，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手臂正在一点点绷紧，而头顶的爆炸似乎仍未停止，远处不断下坠引起的绝望喊叫也此起彼伏。

浑身无力的女子缓缓仰首，目光清澈地望着斯诺，微笑中带着一丝决绝。

那样的眼神，让斯诺心中感到一阵冰凉。

“没关系……帮我……照顾好那……孩子……”

无情的爆炸声依旧不停绽放，两人的身体被一次次震荡摇晃。斯诺能感觉到女子的手臂正在一点点下滑，另一只手臂全力支撑两人身体的他已无能力再拉紧女子。

…………

…………

“喂……不！”

再怎样的叫喊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女子的身体最终还是脱开了斯诺的拉扯，在漫天火光中坠向深渊。就像所有被废墟掩埋的波达姆市民一样，她的身影很快被瓦砾和爆炸的火光吞没。

这一幕不仅停留在斯诺的眼前，也让远处一直注视着两人命运的银发少年终于发出一声悲鸣。

这叫声是那样绝望凄厉，却在凄冷的夜空中被淹没得悄无声息。

空中的攻击并未因为哪个人的悲恸停止，就像茧内的流放政策不会因为一座城市的哭泣而放缓任何一个步骤一样。暴风骤雨般的弹药依旧倾泻，战况比之前更甚惨烈。少年空洞的目光越过那些无情炮火，想要寻找一个自己能够信赖的焦点，却只看到曾经拽着母亲的男人拼命挣扎想要爬起的画面。脑海中冰凉又空洞的银发少年呆呆望着那个方向，拼命叫喊过的喉咙里一阵刺痛，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

更猛烈的爆炸一波波一次次地袭来，连绵不绝。苦撑自己身体在金属架上的斯诺

最终也没能承受住这些冲击，随着整个支架的坍塌坠下黑暗。双手滑落的瞬间，斯诺下意识地用双手环住自己的头，以一种最为安全的姿势跌向绞杀边境的地面……

空中轰炸过后，波达姆被流放市民的反抗基本上被清理干净。随着中间桥段的陷落，圣府军士兵们开始整顿队形缩小包围。另一侧的妇女和儿童们也面临被士兵包围的危险，意识到情况变坏的人群在惊恐中骚动着。红发少女扭头看了一眼仍站在原地发愣的银发少年，拉了拉他的衣服，对方居然无动于衷。

——亲人……死去的感觉……

红发少女在心中努力回忆那种可以被称为“痛苦”的感觉，却只觉得一阵淡淡悲哀在心头飘过。犹豫了一下，少女又拉动少年的衣服，呆立着的少年仍是一动不动。

“喂！”

眼前的情况紧迫而充满危险，红发少女咬牙对准少年的脸颊飞快地拍了一下。清脆火辣的感觉从面颊传到脑海，银发少年似乎终于清醒过来，任由红发少女拉着自己的手跑向人群奔逃的方向。

慌乱脚步中，银发少年回头又看了一眼刚才母亲跌落的方向。

没有看到希望，被母亲以“希望”为名的少年收回目光，脚步匆匆，奔向自己毫无准备的未来。

FINAL FANTASY XIII 5

圣府军对地面反抗者的攻击比想像中更为强烈，从高空俯瞰下去，整片区域仿佛都陷入战火之中。即使大部分市民已经失去抵抗能力，枪声和能量炮仍未停止。炮火中的硝烟味在空气中弥漫，那些战斗型的飞行器在夜空中穿梭，点点亮光划破夜色。PSICOM的中型运输机在天空中缓缓行驶，完全无视弹雨纷飞。闪电一只手扶着钢索，扫视自己视野中的战况，微微叹息一声。

塞兹也察觉到了眼前状况的微妙变化，中年男子的眉头开始慢慢紧锁。

“这不是无差别攻击吗？如果这样的话，在到达下界之前，大家都会死啊……”

听着塞兹的话，闪电若有所思。

“原来是这样……”

“什么？”

“圣府的目的就是把危险的人从茧中消除，不用特意把流放对象送到下界去，只要所有人死在这里就可以了。”

闪电的目光闪烁，显然从刚才就已经明白了眼前这一切的真相，她的声音冰冷平静，让一旁聆听的塞兹如坠深渊。

“……以放逐到下界为伪装的处刑，这就是流放政策的真面目。”

闪电这样淡淡说着，她的目光越过那些杀戮的战斗，落在远处黑暗中。这片土地以沉默应对着突如其来的夜晚，灯光缭绕中，闪电能感觉到自己心脏深处传来的剧烈跳动。强烈的不安感一直无尽袭来，这一刻终于得到证实。

不知道安放在远处的“异迹”现在情况如何了，那天电视直播出来的惊诧画面在警卫队内部播放之后，闪电一直竭力隐藏自己的焦虑。这一刻真正接近了自己的目标，闪电内心之中反倒开始变得犹豫。不过只用寥寥几秒钟就压制住自己的犹豫，转过头看了一眼满脸愤恨的塞兹，男子的心中似乎也充满了无限的忧虑与痛苦。

“什么啊……这种事别说是政治，它什么都不是！”

塞兹忽然想起闪电的身分，猛然转身盯着伫立风中的女子：“也许你早就知道了吧？军人大姐！”

闪电冷漠地摇头：“主导流放政策的是圣府直属的PSICOM部队，和警备军没有关系。”

“不管是PSICOM还是警备队，军队就是军队，不是吗？”塞兹心中的愤懑无处发泄，对闪电的解释丝毫不能接受，“下界的法尔希和现在的路希都是这个社会的敌人，包括那些有可能成为路希的人……对于这样的目标，只要是任务目标，就可以毫不犹豫的杀死，不是吗？”

闪电对塞兹的激动依然无动于衷，她冷漠地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PSICOM士兵，冷声回应道：“这家伙可能犹豫了，没有杀死对手，所以反倒被杀死了。”

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塞兹满意，他不甘心地反问道：“如果你接受到任务的话，也能轻松杀人吗？”

和之前的许多次提问一样，这一次又是在沉默中结束。闪电的目光已经朝着他们即将前进的目标眺望，塞兹无奈地挥手摇头。

“切，无视我啊。”

两人不愉快的谈话被一阵空中警笛声打断了，闪电和塞兹顺着警报声向头顶眺望，就在PSICOM运输飞船不远处的空中，封闭着的茧的都市大门被缓缓打开。无数光芒从空中笔直刺下，圣府军的警告声也通过各种设备在天际传播。显然整个放逐行动已经接近尾声，占尽优势的PSICOM打算使出最后的攻势。

“……被放逐的对象们请注意，放弃无谓的抵抗，立即投降。这个世界憎恶着下界，希望对你们进行处置。即使从这里逃脱，圣府也会倾尽全力追捕你们到底。在茧内已经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放弃无谓的抵抗，立即投降……”

喋喋不休的所谓最后通牒声中，天空中那扇门隆隆开启。被数架飞行器吊起的遗迹出现在众人眼前。这一刻即使是战斗中的人们也停止了动作，目光全部聚集在那个巨大的建筑上。历经数百年沧桑被称为“异迹”的茧内古老遗迹代表着一个不堪回首

的过去。茧内的市民们都怀着各种心情审视当年那段历史，那些在历史中流淌着的憎恨的血液在这一刻骤然鲜活。

闪电目光凝重地看着那个庞然大物被从城市区吊落下来，对于茧内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个曾矗立在波达姆郊区的异迹就是他们如今所有恐惧的根源。

带来死亡的枪声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从废墟中爬起来的斯诺、战斗中的诺拉战士们、仍在抵抗的市民、圣府直属的PSICOM士兵们、孩子、妇女、闪电和塞兹，还有那个失去了母亲的银发少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里，那是他们原罪的根源，也是他们绝望的开端。

面对异迹的出现，闪电和塞兹表现得倒极为平静。

“要找的东西在里面吧？”塞兹小心翼翼地问着身边战力超群的少女。

“是啊，就在里面。”闪电看到异迹出现，仿佛松了一口气。对于茧内市民来说最为恐怖的存在，却让她眉头微微舒展开了一些。

“下界的法尔希吗……”

闪电依旧没有回答，当作谈话已经结束。两人的目光随着缓缓下降的异迹挪动，闪电低头轻轻触碰自己腰间的AMP装置。在飞船上的这段时间，能量得到一定程度补充，可以再次使用。

双手捧着那只藏在自己头发里的小陆行鸟，塞兹自言自语

“可以的话，还真是不想靠近啊……”

“所谓的下界的法尔希，和圣府的法尔希有什么不同？”

塞兹明知道自己的问题十之八九闪电不会回答，依然执着地提问。不出所料地看到闪电头也没回在目测这里距地面的高度，闪电的举动让塞兹大吃一惊。

“你，你不会是想……”

“跳过去。”

闪电的声音和行动永远都相距不超过一秒钟，话音未落的少女已几个箭步冲向前方，朝着异迹缓缓降落的方向纵身跃下。近百米的高度带来凛冽的风，引得闪电肩头披风迎风招展，宛如一面旗帜。AMP在空中被闪电飞快地发动，反物质技术形成的重力空间在地面造出一方柔软的弹垫，闪电顺着这股缓冲力量翻身稳稳落在地面，仿佛刚才那一次高空悬跳与自己无关一般。

看到这让人饱受刺激的场面，塞兹在心里吞了口口水，有些不甘心地对掌心的小陆行鸟叹了口气。

“老爸也不能输啊……”

说完，塞兹用生平最难看的姿势朝着闪电设下的那个重力魔法跌落下去，想必这个男人一生之中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可怕遭遇。

随着塞兹的喊声，成功着陆的两人终于靠近了那个可怕的存在。巨大精致的古代建筑在眼前森然而立，仿佛带着某种奇异的气场，等待吞噬敢于前来试探的人们。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6**

无穷的黑暗中，茧的夜晚被菲尼克斯·法尔希牢牢控制。尽管茧的世界今日充满动荡，所有的法尔希依然平静且沉默着。人类的争端应以人类自身的方式予以解决，法尔希们只负责提供整个茧运作所需的能源与各种物资，按照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习惯，日夜交替依旧如同上古时代的规律一样。

法尔希存在于这个世界多久了已无从考证。上古时代的大毁灭之后，一部分人移居到茧的世界，成为这个完美世界的一部分。法尔希从那时起就负责管理茧，不管是科技还是生产，茧内的居民都对法尔希们充满感激。这些半机械半生命的存在无私地奉献各种神迹，让茧内社会长久地繁荣昌盛。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神祇，可人们都知道冥冥之中法尔希就是他们的神。

法尔希从不与人类交谈，也不直接与人类接触。圣府社会发展至今，保护政府的军队制度已严谨无比，直属政府的PSICOM和各城市地区的警备队是主要力量。在面对万恶的下界侵袭时，他们才是法尔希们对抗下界的主要力量。

法尔希有着自己的交流方式，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们也不愿去了解。面对无私奉献力量的圣府法尔希们，人类宁愿自己不去知道它们之间交流的详情。从默示战争以来的数百年里，法尔希们用简单干脆的方式控制着茧，让它成为这世界上惟一的乐园。每个人都知道茧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可那世界与战争、毁灭、绝望、杀戮和死亡息息相关。正如史料上所载的那样，数百年前下界曾经对茧发起过邪恶的侵略战争。战争中死伤无数，留下大批异迹在茧内，无形又不受控制的力量也形成魔兽，随时威胁茧的和平。



茧内存在的法尔希从何而来，将要去向何方，从未有人知道。这些自从茧存在就开始不断运作的法尔希们日夜不休地执行自己的使命，缓缓运转着。数量庞大的圣府法尔希分布在茧的每个角落，它们都有同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不干涉人类的生活。

只有一个例外。

法尔希·伊甸。

沉默的黑暗中，无形的力量蔓延出去，通过千千万万的法尔希在这个世界里蔓延。无声的交流随着战火的燃起在持续，法尔希们没有多余的情绪，它们缓慢地接受着，聆听着。

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去向何方。

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因何而来。

大多数茧内的居民仍在睡梦之中，他们的梦乡美妙香甜，他们的生活安宁幸福。这一夜过去，波达姆的居民被放逐到下界，世界虽会为他们悲伤，却可换得更多欢乐。

法尔希·伊甸所在的城市即是圣府首都，亦名伊甸。一个苍老的身影此时正在法尔希·伊甸的淡蓝色光芒笼罩下站得笔直，他的长袍样式古朴，与茧内时尚流行的成衣大为不同，他的面容苍老不堪，他的呼吸平静匀长，他手中的法杖代表着权力与威严。

面容苍老的男人站在光芒之中，闭目似乎正在思索什么，又像是在竭力传达自己的讯息。平静之中他苍老的面容微微抖动，仿佛一番激烈的诉求正在他脑海中翻腾。

片刻之后，老人喘息一声，睁开双眼。即使岁月的沉淀，也未能洗去老人眼中的执着于冷静。深邃的眼眸中，老人朝着伊甸所在的位置微微点头，转身离去。

天空中掠来一只巨大的机械飞行器，似乎又带着某种生命力，在黑暗之中舞动翅膀，载着老者飞离了高悬在空中的圣府中枢。

沉默的天空中，老者远去的身影渐渐消失不见，法尔希·伊甸的光芒也黯淡下来，一切归于平静，犹如一切从未发生。

FINAL FANTASY. XIII 7

斯诺醒来的时候，周围的断垣残壁已成一片废墟。无数无辜市民的尸体被破碎的建筑压住，使他的眼前仿佛人间地狱一般。焦灼的空气中传来依然刺鼻的火药味，枪

声也未停止。从昏迷中醒来，斯诺只看到巨大的异迹从天而降的场面，噩梦显然不会因为很多人的死亡就立即中止。圣府的最后警告在斯诺听来完全是个笑话，他愤愤不平地朝着地上唾了一口，转身开始寻找活着的同伴。

身边看得到的人只有伽多，这个身体强壮程度在诺拉里排名第一的男人被随便掌掴几下就清醒过来。看到眼前惨状，伽多也有些无法接受。

"人呢……"斯诺用目光继续搜索诺拉的成员。

"不会死的！"伽多抢先说道。

斯诺脸色严峻地点头，他也想要相信伽多的话，但眼前的状况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不是真的吧……"

死亡的气息蔓延在眼前的每一寸空间，刚才还鲜活地喊着想要回家的人们已变成横七竖八的尸体，被圣府军从高空炸掉的区域一片狼藉，面对伤亡惨重的战场，斯诺和伽多相视无言。

沉默片刻后，斯诺从地上拾起一把武器递给伽多，脑海中依旧浮现出那名女子从空中跌落的场面。想要从废墟中找到女子的尸体显然已不可能，斯诺只能深深记住女子最后说的那句话。

"照顾好那个孩子……"

"呀，到底是哪个孩子……"

烦恼中的斯诺自言自语，懊恼的心情让他一时间无法从自责中恢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固然是圣府军队的残酷，但自己带领诺拉反抗，让那些无辜市民加入战斗不也是原因之一么？现在情况糟糕到这个地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喂，拿出点样子来，你可是大将啊。"

伽多的鼓励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于是这名向来以肌肉发达自居的男子举枪拉动枪栓，子弹上膛的声音终于让斯诺回过神来。

"我说，你这种一脸窝囊相的英雄，我还真没见过呢。"

枪口黑洞洞地指着斯诺，让这名诺拉的领袖感到一丝错愕和不知所措。伽多绷着脸看了斯诺几秒钟，终于自己先绷不住笑了。

"算了吧……你的未婚妻还在异迹里等着你呢，快去接她回来吧。"

斯诺一拍头，终于想起了自己此行的最终目的。望着不远处停靠在路旁的PSICOM单兵飞行器，他和伽多相视而笑。

"抢过来怎么样？"

伽多笑笑："真是个会使唤人的大将。"

"如果不知道是哪个孩子的话……就把所有孩子都保护起来吧。"

这样想着，斯诺发动了飞行器。PSICOM士兵的阻拦对他来说早已不是问题，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座巨大的古代遗迹。被称为"异迹"的建筑里有他朝思暮想的人，那

里才应该是他的决战之地。

斯诺并不知道，自己从登上飞行器那一刻起，就一直被一道灼灼目光追随着。

脱下了防护服的银发少年站在人群中发呆，即使战况再激烈，他依然觉得无动于衷。内心中最后一丝依靠在刚才已经消失了，茫茫人海中，自己的去向是绝望的下界，信赖的亲人已经逝去，周围那些慌乱的同龄人也在瑟瑟发抖。灼热的空气在风中流动，银发少年却觉得自己的身体冰冷刺骨。茫然无措中他听到背后有簌簌的脱衣响动，回首即望见一个优美窈窕的背影在整理裙角，细长的手臂上挂满了金属腕轮，一头红发在黑暗中充满活力地跳动，转身露出一双美丽的眸子，相貌甜美的女孩对着银发少年展颜一笑。

“你好，我叫香草，你叫什么？”

银发少年愣了一下，对少女一脸笑容似乎并不能理解。都要被放逐到下界了，她为什么还能保持欢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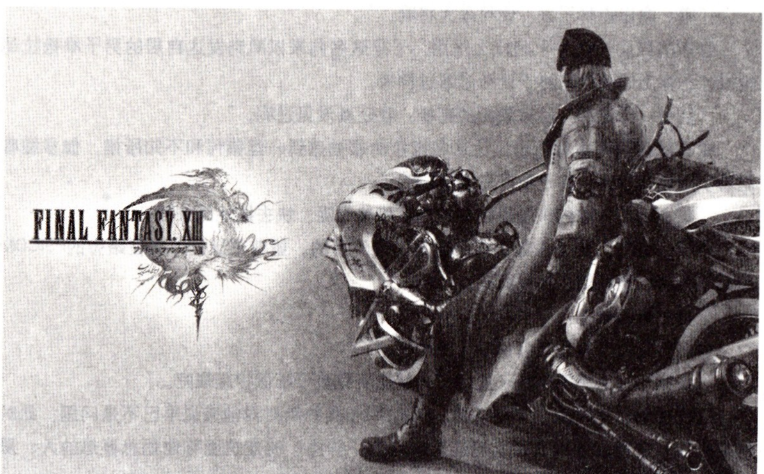
红发少女香草歪着头对银发少年眨了眨眼，似乎仍在重复刚才的提问。

“……霍普。”

“呀，霍普君，很高兴认识你。”少女微笑着伸出手，想要跟霍普握手，却发现对方依然双目呆滞无动于衷。一瞬间香草想到了什么，她刚才同这男孩一起目睹了惨剧，她能理解他的心情。

轻轻拉过霍普的手，香草像个大姐姐一样轻轻抱住霍普，低声呢喃，既像是说给霍普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觉得生活很残忍？”



“真这样觉得的话……逃避也没关系的。”

说完想说的话，香草想起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事，转身轻快地打算离去。

“那么……再见了。”

被香草温柔地拥抱着，说出和其他人不同的安慰，霍普彻底愣住了，直到香草的背影快要远去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无人可以依靠，本能的反应让少年追着那个红发背影飞奔而去。

“等，等等……”

跟随红发少女香草越过冒着滚滚浓烟的区域，霍普终于看到了其他几名诺拉成员依然在寻找掩体进行反击。没有受伤的市民和诺拉成员们形成最后的防线，让对面的PSICOM士兵损失惨重。陡然接触到这种直面鲜血的战斗，霍普的内心不由得开始剧烈颤抖。从来没有想像过这种情况的少年茫然地跟在香草背后，看着少女轻快的脚步，霍普有些羡慕起这个全无焦虑的女孩来。

诺拉的战士们自称强大过军队并非虚言，附近的PSICOM士兵们被一扫而空，此时远处那个被霍普一直注视着的男人正乘着抢来的飞行器从空中缓缓落下。看到那个应对母亲死去负责的男人，霍普的瞳孔里燃烧起一股仇恨的火焰。

走在前面的香草感觉到了霍普的目光，停下脚步，奇怪地看着霍普。

重逢的诺拉成员们充满欢乐，看到大家都安然无恙的斯诺也一扫阴霾心情，与大家拥抱着大笑起来。这样的欢乐场面和霍普内心的愤怒形成鲜明对比，少年紧紧抿起嘴唇，依然只用目光盯着那个健硕的金发男子。

刚刚在抢夺飞行器过程中还被伽多教训过“有时间思考不如多行动”的斯诺看到诺拉全体安全，脸上露出欣慰笑容。这样的笑容被霍普捕捉到，他觉得内心的委屈和愤恨自己已无法承受，望着那个人欲言又止。

“有话想要对那个人说吗？”

身边的香草走近霍普，仿佛察觉了他的心意。

“嗯。”

“那就去吧！”

“可是……”

香草盯着霍普的眼睛，完全不顾对方的慌乱心情，眨眼笑了笑。

“要我帮你吗？”

面对香草的质问，霍普犹豫不决地低头思索着。少女却全然不顾霍普的内心挣扎，站在他背后猛然一推。

“去吧，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然而即使香草这样鼓励，霍普依然踌躇着不敢向前。只能隔着远远的位置听斯诺和几名诺拉成员交谈。

斯诺担心的问题和霍普截然相反，他最先想到的是自己似乎要照顾好某个孩子。

“孩子们都没事吧？”

“一个都没少。”

听到这样的回答，斯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想起那位母亲临终前对自己的嘱托。

“……要保护好每一个人啊。”

异迹已经稳稳地被安放在地面上了，周围的飞行器开始逐步撤离。斯诺想起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有些无奈地摇摇头：“接下来这里就拜托你们了……我要去那里一趟。”

“英雄就要启程了。”伽多笑着拍了飞行器一下，“快去吧，嫂子在那里等着你呢，等你们回来了，要吃嫂子做的饭哦。”

“要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斯诺被伽多的情绪感染了，笑着摆手：“我就不招待你们几个！”

交代完毕，斯诺启动飞行器。涡轮引擎发动的瞬间奏出巨大声响，这声音盖住了香草替霍普喊出的话。香草本想替霍普喊住斯诺，却被飞行器的发动声震得后退了几步。无奈之中，少年和少女只能望着斯诺乘飞行器飞向远方，飞向深沉可怕的异迹。

…………

…………

斯诺走了，留下诺拉的成员们和另一架飞行器。站在飞行器旁的霍普望着空荡荡的天空，他的心慢慢变得低落。

“还是有话想要跟那家伙说……”

茫然无助的少年，下意识地抓住香草的手臂。香草惊讶地看着这个懦弱的少年，脸上慢慢浮现出宽容的微笑。

“我说……这东西你会开么？”

同样规格的飞行器，与斯诺之前开走那架完全一致。被香草这样提问的霍普上下打量了几眼飞行器，有些犹豫但充满诚实地回答：“可能吧……”

“太好了！”

“啊？”

香草欢快地拉着霍普坐上飞行器，自己坐在驾驶位后面，轻轻抱住霍普：“这样就可以去追那家伙了。”

双手轻轻触到驾驶拉杆，霍普又一次犹豫了，想到异迹，想到未知的恐惧，想到自己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少年的内心开始退缩。

“进入异迹的话，说不定会成为下界的……下界的路希，我们还是……”

“拜托了！”

与霍普的犹豫完全相反，香草的双手温暖又坚定，她帮助霍普拉动操纵杆，让飞行器摇摆着升空。

即使被诺拉的肌肉男伽多发现，即使被高声劝阻，慌乱中的本能还是让霍普开足马力，驾驶着飞行器朝异迹冲去。夜色中的战斗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激烈，少年的驾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只是凝望夜色中威严深沉的那座异迹，霍普内心的不安隐隐凌驾于愤怒之上，他不知道前方有什么等待着自己，但无论如何，恐怕也与希望和光明这些东西无关吧？

FINAL FANTASY XIII 8

霍普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在异迹边缘着陆的了，摔落下来的飞行器和几乎被撞昏过去的自己都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年轻飞行员。最初对异迹的恐惧和抗拒也因为这次空中肇事被冲淡了不少，当少年真正悠悠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身在异迹之中了。

和霍普完全不同的是香草，虽然也因从飞行器上摔落几乎昏迷，清醒过来的少女却显得异常冷静。站在异迹入口中央的位置，少女双手食指轻轻相对，做了一个祈祷般的姿势，随后香草首次敛起了笑容，有些失落地喃喃自语："果然不在吗……"

霍普想起那个可恶的金发男子，摇头小声道："当然不在……这里可是异迹……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来这里……"

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让霍普一时间陷入无穷的惊惧之中，他的声音里甚至带着啜泣声："即使是军队也不会靠近法尔希的……被变成下界路希的话，就完蛋了……"

话虽然是这么说，两人既然已经来到异迹，飞行器又损坏无法离开，也只能继续前进。异迹的结构和茧内的一些古老遗迹相似，又有许多不同。霍普能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力量似乎在缓缓流动，不知那是不是下界的法尔希在暗中虎视眈眈。

在一片宛如广场一样的宽阔所在，矗立着几座形状方正的雕像。香草踩着欢快步子到达这里后，顺着一处雕像飞快地爬上去，取下一件东西。虽然霍普不明白香草为什么会知道哪里藏着东西，也不明白香草手中这件形状怪异的手杖到底有什么用处，他还是谨慎地保持着沉默，没有多说话。倒是香草拿到这件东西后显得尤其兴奋，双手挥舞着古怪的手杖做出各种姿势，那姿势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战斗。

香草手中的武器看上去像一个可以折叠数层的手杖，这东西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香草会知道它的使用方法？霍普心中有着无数疑问，可他最担忧的还是那种无法抵御的强烈恐惧。

"你不害怕吗？"

“没有吧。”

“你，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香草笑了笑，脸色陡然严肃起来，转身盯着霍普。

“你是说什么？下界的法尔希和路希都是茧的敌人，所以被赶出了茧。住在法尔希附近的人也一起被流放到下界，放逐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霍普被香草的话噎住了，犹豫了一下他才说出自己的忧虑。

“在这里呆着的话，我也会被放逐到下界啊！”

“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霍普觉得眼前的少女简直不可理喻，“下界可是地狱啊！”

霍普的话让香草愣了一下，她看着这个懦弱的少年，内心之中那些柔软的温柔又一次涌上来。少女轻轻走近霍普，拥住他颤抖的身体，轻声安慰道：“放心吧，霍普。”

这动作让略感尴尬的少年羞涩地低头后退两步，低声嘀咕：“哼，少来敷衍我……”

就在霍普和香草互相不知该说什么好的同时，远处传来一阵喊声。斯诺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在空旷的异迹里显得特别嘹亮。

“听得到吗？是我啊，你在哪里！”

霍普猛然抬头，懦弱少年的目光里射出愤怒的光，他一言不发地向着那个声音的出处跑去。香草跟在霍普身后，无奈地叹息一声，也追了过去。

错综复杂的异迹里荡漾着让人无奈的力量，明显与其他遗迹不同的构造隔绝着大部分相连的通路。闪电和塞兹进入之后一直在一扇紧闭的门前徘徊，单凭力量闪电始终无法破坏掉这扇门，锋利的剑锋在上面连一道白痕都无法留下。塞兹颓然无力地坐在远处地面上，显然看着闪电在这里忙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没办法打开啊。”

一直喜欢唠叨的塞兹不停抱怨，闪电停住动作，回头望了一眼中年男子，她自己的神情也有些茫然。

“被拒绝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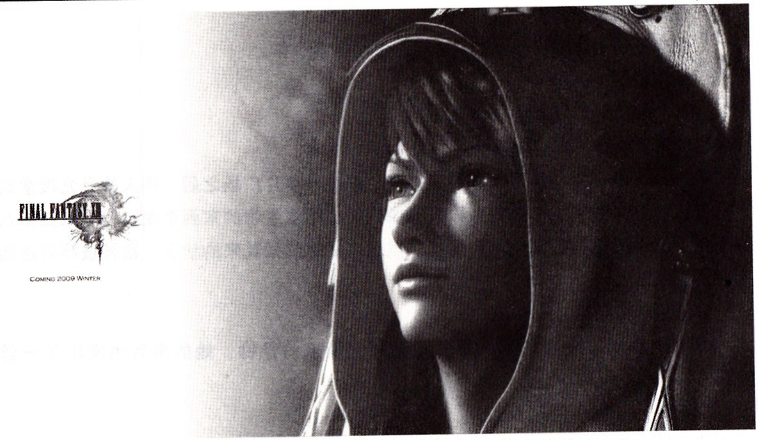
以手指轻轻触摸眼前的无形结界，巨大的赤红色图案并非首次见到。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执拗，闪电的内心深处首次萌生了悔意。想到之前的那些往事，闪电下定了某种决心。

“把耳朵捂上。”

“啊？要爆破吗？”

宛如命令般的声音传入塞兹耳畔，早已习惯了闪电用暴力解决一切的他知趣地扭头躬身，把双耳牢牢捂住。

看到塞兹听话地照做后，闪电才以手指轻轻抚摸那扇门，面对那个曾经见过的



带着箭矢的图案，用她一生中可能是最温柔的一次声音说道："是我不好，请打开吧。"

这样的声音里，不仅传递着自己想要前进的意志，也饱含着对之前发生一切的歉意。大概是真的感觉到了闪电的诚意，无数箭矢图案组成的门在片刻之后消除了屏蔽，展开一条崭新的道路。抱着头等待大场面的塞兹发现前方路已被打开之后，奇怪地跟在闪电背后越过那道封印之门。

"呐，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问题当然照例得到了沉默的回应。

异迹中存留的不止是魔兽，还有变成怪物的士兵，越过封印之门后，闪电和塞兹都变得比较沉默。最后还是喜欢唠叨的塞兹主动挑起话题："这里不仅有兵器，还有变成了路希的士兵吧……"

闪电回眸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路希是人类的敌人，必须要消灭掉啊……"

塞兹的自言自语代表了整个茧内对路希的态度，闪电头也不回继续向前，前路迢迢，仿佛有某种力量正在指引着她，去到自己的目标。这种感觉让闪电莫名烦躁，犹如圣府憎恶路希一样，她也憎恶这种所谓的命运感觉。

和闪电同样憎恶命运安排的大有人在，聆听着距自己不远处传来的"塞拉，等着英雄降临吧"的声音，霍普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

"哼，果然是那家伙……什么英雄嘛……"

香草察觉到男孩心中难言的哀伤，目光直视霍普："他会来这里吧。"

自从进入异迹之后，霍普一直动摇且不安着。听到香草的提醒，少年有些茫然地抬头看着香草。

“那，那我该怎么办？”

“把想要说的话说出来吧。”香草温柔地看着少年。

“就算说了，妈妈也……”

“呵，就算是想要逃避，也可以啊。”

霍普看着女孩，有些心虚地点了点头。

不过命运似乎并不给两人逃避的机会，越过一小片广场之后，两人的目光搜索到了一群相貌丑陋的怪物，这些身体既不像机械也不像生物的东西歪歪扭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似乎已察觉到了香草和霍普的气息。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霍普被吓得连连后退。

“这是什么？”

香草的目光第一次如此认真，看着那些涌来的怪物，她的声音也发出了一丝颤抖。

“死骸，路希的下场。”

“一旦违背法尔希的命令，没有完成使命的路希就会变成这样……”

霍普知道自己没时间恐惧了，大批的死骸已经朝他们冲过来，没有了生命气息的它们将两人团团围住。香草谨慎地抽出自己腰间的武器，正打算动手，远处一个人影从高处一个箭步冲下来，稳稳落在两人身边。

甚至不用仔细去观察，霍普也知道来的人是谁。那个豪迈但让人充满厌恶的声音依旧嘹亮，动作也充满力量。

“没事了，我来了！”

以一种霍普从未想过姿态出现的斯诺一拳轰飞了靠近霍普的一只死骸，香草手中的武器也吐出长长的绵丝，霍普知道现在不是跟对方讨还公道的时候，掏出母亲买给自己的折叠回旋镖跟着两人开始对抗死骸。对于从未有过战斗经验的霍普来说，这样的场面无疑可怕又绝望。在少年的概念中不知过了多久，这场战斗才算是基本结束，死骸躺了一地，斯诺宛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以英雄一般的姿态站在战场中央纹丝不动。

“你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快逃吧！”

面对斯诺这样的质问，霍普不知道如何回答，香草也只能尴尬地一笑。在少女的心中，每件自己的事都应当自己来承担，这也是她为什么会陪霍普来到这里的原因。

斯诺无法察觉对面两人的心思，看到两人都没有回答自己，干脆地摆摆手努力露出一个微笑：“算了，你们干脆躲起来吧。等我找到塞拉，咱们一起逃出去。我会让你们回家的。”说完也不看霍普的表情，转身就要离开。

霍普张了张嘴，又想说什么，却怎么无法说出口。一向习惯了接受任何问题的他看着那个离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想吐出几个字。

“你这个家伙……”

遗憾的是，斯诺仿佛并未听见。倒是香草的声音比霍普大了许多，她叫住了斯诺，提出自己一直存疑的一个问题。

“塞拉是谁？”

斯诺停下脚步，缓缓回头，脸上的笑容变得严肃镇定。

“我妻子，虽说是将来的……也是，下界的路希。”

说出这样沉重的话题，斯诺的语气倒相当平静。连日来的各种战斗和波折已让他学会平静面对这件事，虽然不知最后结果如何，他依然觉得自己尚有能力应付。

斯诺的答案和香草的猜测完全一致，少女掩住口惊诧地看着面前的男子。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斯诺，也是第一次从斯诺口中得知塞拉的命运。

“啊……”

“她被法尔希抓住，就在这个异迹里，我去救她，在这里等我一会。”

简单交代完普通人完全无法接受的事实，斯诺又迈开步子前进。这时终于压抑不住愤怒的霍普陡然站起来，少年的目光里带着痛苦和不解，还有更多的责难。

“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去救路希啊！那些家伙不是敌人吗？”

“明明是敌人，为什，为什么……”

霍普分明想要说出关于母亲的事，这样的情形下却怎么也开不了口，最终只能重重跺脚表达自己的愤怒。

“你真是不可理喻！”

斯诺愣了愣，随即和蔼地笑了。

“也是啊……对不起，不过我就是个笨蛋啊。”

说完转身又一次匆匆离去，在斯诺眼中，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个少年就是那位女性托付给自己的孩子。留在原地的霍普痛苦地跪坐下来，看着那个头也不回的背影，心中的愤懑依然无处发泄，除了哭泣，他已不会别的发泄。

“那种家伙，只会把别人牵扯进来……”

“前天发现下界法尔希的时候，明明只是碰巧在波达姆。结果就被军队抓住，然后流放，因为那家伙，妈妈也……什么塞拉啊，简直是……”

霍普的痛苦只敢对香草宣泄，看着哭泣的少年，香草也无话可说。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异迹里，霍普的哭泣声久久回荡。

遗憾的是，远处隆隆的机械运作声吞没了霍普的呐喊，斯诺并没有听见少年竭力表达的无奈。这个大个子青年跑出没多远，忽然想到自己对那位母亲的承诺，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对啊，说了要保护所有人的。”

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斯诺转身又跑回到香草和霍普身边。

“喂，一起走吧，到时候救出塞拉，咱们一起逃出去。”

斯诺的态度真诚单纯，眼神中不含一丝杂质，让愤怒的霍普无法说出责备的话。

香草为难地看了一眼霍普，又看看斯诺，拉起少年悄声劝慰道：“如果有想要说的话就说出来吧，憋在心里很痛苦的。”

霍普慢慢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活泼又充满笑意的少女，又看看远处完全不知情的斯诺，一股从绝境中被逼出来的韧性传遍全身，他用力点点头，跟着香草的脚步，远远追在斯诺身后。

紧紧跟随他人背影的并非只有霍普和香草，塞兹此时看着眼前那个充满力量的削瘦背影，不知不觉又犯了唠叨的毛病。周围的环境太过寂静，恐惧感从未远离过自己，这让塞兹不得不找些话题打破沉寂。

尽管闪电并非一个很好的聊天对象。

“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不是来战斗的吗？”

听到塞兹的某个问题，一直脚步不停的闪电顿了一下，没有再向前挪动一步。

“……我妹妹。”

“妹妹？”

塞兹愣了一下，他察觉了自己似乎正在接近事件的真相。

闪电没看塞兹，自顾低头，用只有她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让塞兹并不算意外的话。

“被变成路希了。”

塞兹觉得自己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他犹豫了片刻，谨慎地追问道：“是下界的路希吗？”

闪电没有直接回答塞兹的问题，目光低垂：“她被法尔希抓住，我要救他出来。”

“她没事吧？”

闪电依然选择不回答塞兹的某些问题，继续迈步向前。塞兹有些不甘心地继续追过去问道：“她的使命是什么？”

闪电扬起眉毛，看着这个似乎来历也不算普通的男子。

“那孩子变成路希的时候，法尔希给她的使命是什么？”塞兹的疑问也是茧内许多人心中最大的症结，“真的是要把茧毁灭掉之类的吗？”

闪电犹疑了一下，摇摇头：“我没来得及问她……”

前方的道路在此时被打开了，仿佛从闪电决定向法尔希低头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封印门都不再成为两人的阻碍。无数身体扭曲的怪物遍布在异迹里，两人的目光因道路的展开而被吸引。望着那些怪物，塞兹有些怅然地对闪电解释：“听好了，大姐……法尔希会向人施以诅咒，将他们变成路希。路希被赋予使命，不完成这个使命的话，路希就会变成那样的怪物。如果你妹妹也变成那样的话……不，就算现在没有……”

闪电明白塞兹的意思，一直以来不愿承认这件事她默默扭头，目光避开了塞兹的

探寻。塞兹也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过于残酷，可他还是坚持说下去："即使完成了使命，也不能过普通的生活了……将会永远成为法尔希的奴隶。"

黑人男子的话像一把利刃，刺破了闪电的心防。女子以凌厉目光瞄了塞兹一眼，对方却并无退缩的意思。

"让她死得痛快点吧……"

最后这句结论彻底激怒了闪电，女子一把推开塞兹，目光直逼对方，脸色冷峻："你就直说吧，把变成路希和可能成为路希的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死是吧？"

见塞兹沉默不语地默认了自己的指责，闪电冷声继续说道："就是像你这样的人，策动了流放政策。"

一刹那间，塞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闪电的指责。刚才亲眼所见的毁灭性战斗犹在眼前，流放政策的真面目是那样简单残酷。百般滋味在男子心中回荡，两人沉默着不再互相说话，只是徒步走向更深处的前方。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9

温暖的梦仿佛永无尽头，绮丽的焰火在这个世界的一角绽放，冰冷刺骨的风被隔绝在城市的防壁之外，周围除了欢笑声，只有人们脸上幸福满足的笑容。恋人温暖的拥抱在片刻之后轻轻席卷身体，低声的呢喃的内容已不再是注意的焦点，更多的是那份绵绵情意。来回冲刷的海浪声回荡的夜空，天边最后一丝橘红褪下后的世界依然亲切，带着好像能够永恒的繁荣与和平。

嘴角的微笑慢慢扬起，少女想要伸手抓住宛如彩虹般的焰火，陡然间一道炽烈的光从天而降，切开了城市上空的防壁。

世界好像被什么东西撼动了，和平的笑容，幸福的面孔，微凉的海水，还有和煦的风……在这一刹那被轰碎，眼前的静谧与美好顷刻间成为一片火焰般的赤红。

延绵千百年的建设，毁灭只需要一瞬间。

无数恐惧的面容在少女眼前一闪而过，带着无尽冰冷，最终化为齑粉。滚烫的空气里散布着痛苦与嘶喊，少女的泪水顺着天空纷飞，又在顷刻间化做蒸气。

越过那些火焰与冰冷，越过黑暗和绝望，一只手轻轻扶在少女的肩头。

"塞拉……"

这样的呼唤好像从许多年前就已习惯，温柔中带着威严，冷静中透着疼惜。少女想要睁开朦胧的双眼，但浑身的力量好像散开了一样，无论如何也使不出任何力气。

那张熟悉的面容就在咫尺，却无法看清，她只能听到另一个声音似乎在强调着什么，那声音越来越清晰，最终化为两个人的争论。

“快走，在军队的攻击开始之前。”

这是姐姐的声音。

“不，这是下界的烙印，这孩子是路希。”

另一个沉稳的男声好像在反对姐姐抱着自己。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下界的路希是茧的敌人。”

“要对路希处刑吗？”

“没完成使命的话，她也会变成那样的怪物啊！”

“你想说是因为同情才要杀死她的吗？”闪电的眼神变得愈发锐利，牢牢盯着眼前的塞兹。

躺在闪电怀中的少女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她挣扎着让自己张开双眼，奇怪的力量流入身体，声音和视觉在瞬间一齐变得清晰。

“姐姐……？”

仿佛感受到了塞拉的召唤，远处从高空平台降下的男子一声深情呼唤，宛如一阵风般跑到了闪电面前。被闪电轻轻放下的少女看到那人，立即露出一丝只有她自己才能察觉的微笑。

“英雄……登场？”

属于两人之间的甜蜜话语在这一刻听起来却带着悲戚和无奈，柔弱的少女塞拉浑身无力躺在闪电臂弯中，凝视着那个愿将自己视为生命一样珍爱的人。

远处的霍普和香草也赶到了。跟在霍普背后的香草看到这一幕，吃惊得掩住自己的嘴。塞拉手臂上鲜红的箭矢印记仿佛随时会张开让人目眩的眼睛。香草知道那眼睛张开的瞬间，也是一个人成为死骸的开端。

斯诺没有理会周围的人，他半跪在地上紧握塞拉的左手，像是想要把女孩的痛苦引入自己身体一样。

“塞拉，我们回家吧……”

斯诺的话让闪电露出怒容，少女看着这个自称自己妹夫的男人，想到生日那天发生的一切，声音冰冷：“放开她，我带她回去。”

“姐姐……”

“谁是你姐姐！”闪电怒斥，不给斯诺丝毫情面，“你没能保护好塞拉，都是因为你……”

“能保护好的……”

塞拉虚弱的声音打断了闪电的呵斥，女子惊愕地低头凝视自己的妹妹，早已没有力气的少女仍在重复那句话。

“能保护好的……所以去保护吧……保护好茧……”

闪电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

“这是你的使命吗？”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我会竭尽全力，不管是茧，还是塞拉……全都保护好！”斯诺不待闪电的问题得到答案，抢先回答道。塞拉的身体好像在渐渐冰冷，他愿意用现在的一切承诺换塞拉重新恢复活力，哪怕只有一瞬也好。

闪电看了斯诺一眼，低声对自己的妹妹许下承诺：“没错，我也会尽力的。”

“放心吧……”

斯诺的话还未说完，塞拉已经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流入一股莫名能量，那力量的感觉和刚才让自己苏醒时极为相似。想起自己曾经学过的历史课，想到那些关于异迹、法尔希和路希的传说，想到自己身边的亲人和爱人们，少女有些勉强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泪光闪动。

“对不起……”

一股常人无法抗拒的力量陡然汇聚在少女身体周围，将她的身体托向空中。闪电和斯诺面对这股未知力量既来不及也不敢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湛蓝色的光辉从塞拉体内蓬勃而出，少女双目紧闭，再也不发一言，双手随着一股股闪耀的光辉缓缓护在胸前。无数光芒碎片自少女的四肢蔓延至身体，体内的力量持续喷薄，形成无形的底座，只是片刻之后，一座宛如雕像的水晶取代了活生生的少女，缓缓从天而降。



最后化成水晶的瞬间，少女紧闭的眼角流出一滴泪痕。眼泪在空中随着魔力漂浮，最终落在斯诺的掌中。

泪化成晶，斯诺若有所思地握住塞拉最后留下的东西，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

实，可任凭他怎么呼唤，塞拉也无法回应了。

塞拉化成水晶的片刻时光，每个人都被彻底惊呆。从未有人见过真正的路希，也从未有人见过完成使命的路希。香草惊诧地自言自语着“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惊讶。倒是站在她身边的霍普，喃喃念出传说中的段落。

“法尔希的使命完成后，路希会变成水晶，得到永生……”

“和传说一样吗？”塞兹悄悄收起自己的枪，不再说话。

凝视着自己最爱的女孩，斯诺摇摇头：“……你已经很努力了。”

斯诺的声音很小，却被闪电听得真切。失去了妹妹的女子猛然间爆发出无穷怒气，她越过站在中央的塞兹，一把扯住斯诺衣领：“努力？别开玩笑了！塞拉她，塞拉她……”接下来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对于闪电来说，一瞬间的挫败和绝望从未这样强烈过。妹妹就在眼前化成水晶，失却了所有希望，她不知该怎样去面对接下来的事。

面对同样的问题，斯诺的思考却和闪电截然不同。

“她还活着！”

闪电冷冷望着这个自称自己妹夫的男人，等他做出更多解释。

“那个传说，路希的传说。”斯诺大声解释道，仿佛也是想要让自己相信，“你想想……‘完成了使命的路希会成为水晶，得到永生。’塞拉也是这样！既然是永生，怎么会死！”

斯诺的话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像是塞兹这种悲观主义者更是不忍心地扭过头去。

只有斯诺，只有斯诺仍站在广场中央大声诉说，他想要让这些人相信，也想要让自己相信。

“塞拉是我未来的妻子，我说过要和她永远在一起，所以无论多久，我都会等待，将来我们……”

听众中只有一人无法忍受斯诺这种幼稚的言论，闪电的拳头和她的名字一样，在斯诺面前一闪而过，巨大的冲击力将斯诺的身体击飞数米，同样沉浸在悲伤中的闪电冷冷盯着斯诺，声音里充满了厌恶。

“什么未来？不过是不敢面对现实在逃避罢了！”

闪电的愤怒让斯诺平静下来，他无法出言反驳闪电，这一刻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最痛苦的煎熬。

看着这些亲人们为塞拉激动难抑的模样，香草不禁想要问她，变成路希之后，真的会失去一切吗？

FINAL FANTASY XIII 10

异迹在地面停留不久后就有人冲入的事实PSICOM早已掌握，因为部署复杂的缘故，战斗持续了很久，这让指挥官脸色并不好看。站在巨大的飞行器上，裸露在最顶端的小型广场上站满了PSICOM士兵。这些把真实面容藏在高科技战斗服下的士兵们站得笔直，他们都深知这一夜是决定茧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尽管夜色下诺拉的抵抗仍在继续，PSICOM却并不打算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绞杀那些平庸市民身上。巨大的灯光从四面八方被射出，飞行器引导着异迹朝新的方向驶去，在以某个半径距离为圆心的位置，各种武器整装待发。

“不久之后即将抵达临界点，地面部队，你们情况如何？”

“没有问题，抵抗已经基本镇压完毕，可以按照原定时间发动总攻。”

“一次毁灭掉异迹和里面的东西，让茧归于平静吧！”

士兵们的宣言在夜空中回荡，因为安定与繁荣，任何杀戮都有了理由。炮口瞄准异迹，指挥官站在高处眺望，枪械全部准备完毕，凛凛夜风中一切都平静得近似于可怕。

下一秒钟，舰桥上的士兵队长手起手落，总攻击立即开始！

无数包含着烈性炸药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射入异迹，强大的力量刺破了上古建筑，藏着海量炸药的导火索在异迹内形成宛如蜘蛛网般的纵横轨迹，身处在异迹内部的人们始料未及，只能被动地躲闪。

闪电和斯诺努力护住塞拉化成的水晶，却无法阻止那些炸药被投入异迹。

“怎么了？”

这种时候大概也只有香草才能问出这样的话来。塞兹抬头仰望穹顶，不断有各种瓦砾从空中掉落，情况危急中他还是回答了香草的疑问。

“大概是军队发动了总攻，他们想要把法尔希和这个异迹一起炸飞。”

“什么？”香草大惊失色，“不是放回下界吗？流放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塞兹无奈地摇头：“圣府的目的是把下界的东西从茧里消灭掉，运送和杀掉的效果是一样的！”

得知流放政策的真相，香草震惊了。少女傻傻地看着塞兹，一直到身边有人抓住她的手才回过神。

懦弱的银发少年惊恐得声音都在颤抖：“快逃吧……不然会死的……”

圣府军攻击带来的冲击很快停止了，和预料中的不太一样，周围的一切都平静下



来。闪电和斯诺松开护着塞拉水晶的手臂，发现周围的尘埃仿佛都被定格在某种韵律之中，开始了轻微的舞动。那些刺入异迹的管状炸药依然安静，没有要立即爆炸的意思。一切的时空犹如被停止了一般，只有眼前那道紧闭着的大门，无数箭矢和眼睛重叠的图案发出阵阵光芒，最终展露出一条黑暗且不知长度的通道来。

这一刹那所有人都忘记了烦恼和痛苦，目光都集中在那扇消失的门上。

法尔希为这些凡人们打开了通向自己的门。

下界的法尔希，这样的存在，即使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也未曾有人亲眼目睹吧？

震惊的人群中，斯诺最先回过神来，男子低头俯身在塞拉的水晶手上轻轻摩挲，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

“马上就回来，等等我。”

“小哥，你打算做什么？”塞兹发现了斯诺的异常举动，他内心隐隐觉得这件事不太对劲。

“我去见法尔希，让它救回塞拉。”斯诺头也不回。

这样的说辞让塞兹觉得很荒谬。

“咦？让法尔希救回人类，有这种好事吗？对方可是只把人类当成道具看的……”

斯诺点点头，坚决但严肃对回头说道：“但我不会这么干等着未来降临！”这话既是回答塞兹，也是对闪电之前责难的回应。

意识到斯诺并非只是被动接受命运的人，闪电的内心动摇了一下。

——已经没有退路了。

想到自己之前经历的磨难，想到妹妹变成了水晶，闪电抿起嘴角，做出了和斯诺一样的决定，她甚至先于斯诺走近那扇漆黑的门。斯诺紧随其后。

看到这两个行动派走进去，塞兹无奈地叹息一声，他认命了。

最后霍普和香草也没留在原地。

步入那扇封印大门之后，一个并不宽阔的空间里慢慢亮起了光。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环形如同熔炉一般的设施，上面镌刻着古朴花纹，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金属边缘泛着轻微的自然腐蚀痕迹。

气氛有些压抑，没有人说话，茧内的人首次直面下界的法尔希，大家都在脑海中拼命搜寻着想要说些什么，却完全不知道这样的场面应该如何自处。从未有过的体验让他们变得谨慎，而“下界的法尔希”这种恶魔般的称谓又带给每个人一丝恐惧感。

依然是斯诺最先开口，这一次男子的声音里带着哀求和愤怒，让人听之恻然。

“塞拉已经变成了水晶，你下达的命令，她已经完成了。已经够了吧？把塞拉变回原来的样子！”

法尔希沉默着，一如它千百年来面对人类的姿态，没有任何反应。其余的众人看着悲伤欲绝的男子，这一次就连闪电也不忍心苛责他。

“求求你了！救救塞拉吧！让我代替她成为路希也可以！”

无论怎样的哀求，依然没有任何回应。法尔希的冷漠对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来说永远无法接受，它们从未拥有过人的感情。

“混蛋！”

一直忍耐着的闪电终于爆发了，她提剑冲过去朝着法尔希的外壳就一剑劈下，剑刃顺着法尔希外壳的花纹歪歪掠过，没有在上面留下一丝痕迹。

愤怒至极的闪电连续数剑砍出，每一剑都在法尔希的金属外壳上溅起火花，坚韧的金属依然无动于衷。

“法尔希怎么可能理会人类的愿望！”

知道自己手中武器对法尔希无法造成真正的伤害，闪电气喘吁吁地望着眼前沉默的金属混合物。

“就是因为这家伙，才带来了流放，人类也因此自相残杀……塞拉说了要保护茧，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家伙打倒！”

话音未落，整个房间陡然明亮起来！

闪电并不知道的是，她的攻击已经引起了法尔希的防御态势，在众人苦苦哀求法尔希的同时，眼前的下界法尔希已进入了面对入侵者的状态。整个房间内的机械在隆隆声中开始缓缓运作，各种发光装置从每个角度射出强弱不同的光线，没有一处是相同的。

犹如从沉睡中陡然惊醒，法尔希的力量打碎了这股宁静又凝重的气氛。一直拥有无穷能量的法尔希催动着整个异迹里的设施，齿轮转动，光热流淌，整个异迹像是活过来一般，以其真实的面目迎接这些不速之客。

香草双手捂着胸口，眼睁睁看着被闪电砍过的金属外壳慢慢分开。只有她知道，

法尔希感受到的真正威胁是外面圣府军射进的无数炸药，而非闪电声嘶力竭的攻击。

无论如何，法尔希发动了。拥有巨大力量的、下界的法尔希在众人面前展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带着生命力的金属有着柔软线条，同时却又坚硬无比，在黑暗中绽放出一团团光辉。闪电凝视着引起茧内巨大动乱的法尔希，脸色冷峻，似是心头已做出属于她的决意。

“保护茧，保护大家，这是塞拉的心愿吧？”

斯诺一愣，随即明白了闪电的意图。

“是啊……”

“那么打倒它。”闪电抽出自己的武器，折叠剑在各种流光中被映照得光芒四射，“打倒下界的法尔希，帮助塞拉完成使命。”

塞兹被闪电的大胆惊呆了，他下意识地后退两步：“喂，不是吧？打倒法尔希……”

随着法尔希力量的释放，周围的空气似乎已被封闭，想要逃走绝无可能。塞兹看着跃跃欲试的斯诺和闪电，心中蓦然闪过一个身影。想起那个影子，中年男子叹了口气掏出自己的武器。

“达基……”

喃喃出不知是谁的名字，塞兹扬起手，走近闪电。

“算上我一个吧，如果不怕菜鸟拖后腿的话。”

闪电没有回头，只是将右手折叠剑的位置偏开少许，让塞兹站到自己身旁。

这是数百年来人类首次直面下界的法尔希。

这是人类首次以自己的力量面对法尔希。

这是带着绝望的战斗。

这是必须获胜的战斗。

闪电在斯诺扬起拳头的瞬间高高跃起，手指尖发动AMP装置，流出一股强力电流！塞兹的枪声也在同时响起，借势避开法尔希重压的闪电将手中武器刺入法尔希中央的晶石部位，引得晶石裂纹无数。

旋转着游走在法尔希的周围，闪电不断刺出手中折叠剑，一次次砸在晶石核心周围，法尔希的身体被不断击溃，终于不堪重压，轰然一声炸裂成无数碎片。

…………

…………

刚才明明还在与法尔希战斗，下一秒钟闪电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绵长单调的梦境。无数水晶在空中缓缓漂浮蔓延，时空像被黑暗吞噬了一般。闪电看见塞兹，看见斯诺，看见了香草和霍普，她看见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一起漂浮在空中，迎着光不断上浮。

终于，当闪电越过那道光之后，她看见了，在光芒背后是巨大的法尔希在等待

她们。

闪电想要拔出武器，只觉得浑身无法动弹。

高昂着漂浮在空中的法尔希等众人靠近之后，陡然射出数道光芒，每一条光芒都击中一人的身体。这样的光芒让闪电不知所措，她想要逃避，那光芒迅速准确地萦绕住她的身体。

一直不安的念头这一刻终于在脑海中成型，闪电想要挣脱已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尔希将自身的力量注入光鞭之中。

无尽的痛苦从胸口传遍全身，闪电以眼角余光扫视周围的几人，每个人都被这道强光折磨，无一挣脱。

痛苦过后，周围又一次暗下来。

黑暗中无数破碎的画面从闪电眼前闪过。清晰又模糊，残酷又真实，从天而降的火焰，死亡，毁灭，破碎，怪物的影子……一切的一切在无尽闪回之后又重叠在一起，成为一条回到现实的亮线。

随后迎面而来的，是无尽耀眼的白芒。

…………

…………

胜券在握的圣府军将全部炸药投射至那座巨大的异迹内，只等待指挥官一声令下引爆异迹。在如此强烈的爆炸下，下界的法尔希一定无法存活，任务也就算是基本完成。无数空中单位悬浮在半空等待命令，更多的士兵则轻松地放下武器，等待着决定命运的最后一击。

没有人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一切太过突如其来，无人能够预料。

法尔希澎湃出的力量自内而外，先收缩了一下，继而无限度地膨胀冲击着周围的所有一切。看不见的力量冲破了异迹，冲破了所有人的视线和预料，形成一团席卷这个世界一角的力量。

爆发以异迹为中心开始，无比纯净的能量在空中绽放，摧枯拉朽般吹散了圣府的舰队和士兵。发出耀眼光辉的法尔希穿透了一切，澎湃的力量吹起了下方碧尔吉湖的滔天巨浪，顷刻间湖水被化成无数晶体，凝固在了最惊心动魄的瞬间。这股力量顺着四周蔓延出去，一直延绵出数千米才完全停止。

黑夜亮如白昼，死亡如影随形。

法尔希的恐怖，终于让世人心中紧锁着颤抖良久。

FINAL FANTASY XIII 11

对于大多数规矩市民来说，相距波达姆不远的市郊充满了危险，长期出没在这里的魔兽让这片土地成为他们禁足之地，而对于全副武装的PSICOM士兵们来说则不然。大量的士兵集中在这一带，森森炮口对准周围森林和遗迹的战舰悬浮在空中。强烈的风吹过空中，吹起黑发男子飘逸的长发。

巨大的能量波动让整个圣府军队都随之忙碌起来，阵亡的士兵们已化成一个让人心悸的数字。身材颀长的黑发男子面容冷漠地望着碧尔吉湖的方向，仔细聆听隐隐传来的爆炸声，刷地一声挥手，无数能量护盾在空中林立，形成天然屏蔽。在这些护盾背后，是无比强大的军队在胆怯地等待，等待法尔希的愤怒彻底平息。

身材姣好的长发女子站在舰桥另一侧，双手环胸，一条深邃的乳沟在她怀中香艳耀眼，却没有人敢于直视这种美景。每个人都知道，眼前这名女子在圣府军队中拥有莫大权力，与那名黑发男子一样都是远观也会惹上麻烦的人物。

法尔希毁灭瞬间带来的冲击刚刚散去，碧尔吉湖畔周围已成一片死寂。女子沉默良久，挥挥手想要指挥士兵跟进，却被男子冷冷的声音打断。

“真是个失败的夜晚。”

男子的讽刺直白辛辣，让长发丰满的女子一愣，她没料到男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不过在眼下情况里，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职，指挥拥有优秀战力的PSICOM依然不能成功围剿路希们，对于圣府重点培养的直属部队来说的确是一种耻辱。

夜风冰冷，法尔希瞬间造成的耀眼光辉在众人视野中一闪而过。女子冷漠地看着远处，摇摇头：“法尔希已经毁灭了，这一战并不是没有任何成绩。”

“损失呢？”男子冷笑道，“既没有彻底清理路希，也没能召回逃走的市民们……PSICOM什么时候只能做这种欺负普通市民的事了？想必戴斯利代表一定会愿意聆听你们的作战报告吧……”

女子为止气结，但她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地位还不足以反驳男子。作为这次PSICOM流放计划的执行者，原本就应面临无数压力的她此时显得极为冷静。

“……我承认自己低估了对手，但为了茧的安定与繁荣，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英俊的男子微微一笑：“骑兵团随时整装待发——你要知道，现在肯定已经有人变成路希了，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战斗。”

女子冷哼一声，没有回应男子的话。

“接下来的事交给警备团吧。”男子挥挥手，像是做出了什么极为随便的决定



一样，把作战权力揽给自己，“碧尔吉湖已经完了，我们在那里见识一下路希的威力吧。”

女子抿了抿嘴唇，想要反对，最终还是没说出口。跺了跺脚转身离去的她进入战舰内部，在狭长的走廊中央，一名身材挺拔的银发男子正在等待着她。

“吉尔·娜巴特中佐，好久不见了。”

戴着眼镜的女子在眼角附近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谁。对圣府的忠诚和强大的战力让他能够与自己这个天才获得相似的地位，此时此刻他站在这里，说明局势已经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亚古·罗修中佐……”

银发男子目光炯炯地盯着放缓脚步的女子：“听说PSICOM这次作战并不成功，没有彻底摧毁带来灾祸的异迹？”

巨大的耻辱感在吉尔·娜巴特的心中翻涌，她默默点头：“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亚古·罗修依然挡在走廊中央，似乎并不想让吉尔·娜巴特快速通过，“明明只是流放波达姆市民，怎么会真的出现路希？”

“正因为如此，才证明圣府政策的高瞻远瞩。”吉尔·娜巴特抬起头，目光中闪动着信仰的光辉，“自从那天出现路希之后，整件事都在朝着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方向转变。如果真的只是战斗，对于PSICOM来说不算什么。下界的法尔希和路希好像已经有过正面接触，我相信法尔希·伊甸会带领我们走向最正确的那条路。”

“戴斯利代表可能会亲临这里。”罗修看着面容上泛起一阵圣洁光辉的女人，淡淡抛下这么一句，“接下来的作战需要我们协同完成，不过碧尔吉湖附近地形复杂，还是先交给希德·莱茵斯的空中骑兵团吧。”

“这也是戴斯利代表的意思？”

“是的。”亚古·罗修提起那个名字，脸上的肃穆表情让人想起军队里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希德拥有强大的空中战力，戴斯利代表希望他能够带领骑兵团围剿路希，而我和你将执行新的任务。”

“新的任务？”

亚古·罗修微微一笑，转身离开了走廊，没有回答吉尔·娜巴特最后的疑问。这位PSICOM军中的天才女子带着疑惑进入指挥舱之中，交代PSICOM的后续工作。那些抵抗者们大部分已被压制，只有少数人好像逃离了战场，不知去向。吉尔·娜巴特在呼叫中指挥PSICOM进行各种搜索，长夜漫漫，他们要做的事还很多。

站在甲板上目睹了吉尔·娜巴特和亚古·罗修会面的希德慢慢回过身，那两人的对话对他来说无关痛痒，一个身穿蓝色长袍的女子此时出现在甲板上空的屋顶附近。女子的左手手臂上缠绕着一块白布，遮住了应该是疤痕一类的存在。看到希德脸上充满矛盾的表情，女子宛如一道幽灵从空中跃下。高速飞行飞艇带来强烈的气流冲击仿佛对她毫无作用一般。

“目标真的在那里吗？”

“应该是吧。”

希德的冷静在整个圣府军队中都极为有名，身材高大的女子并未因为这样冷淡的回答产生任何情绪，她抓着手中形状古怪的武器，轻轻摩挲自己右臂上的刺青。

“你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

“也许吧。”希德叹了口气，“但我必须为茧中的人们谋求幸福和安宁。为了他们，我别无选择。”

“我的目标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想要她安全。”

“我知道。”

“等一下戴斯利该联系你了吧？”

“嗯。”

“那我先回避一下。”

蓝衣女子转身进入甲板上的一处侧门，她的身影消失不久之后，希德感觉到自己面前涌动着一股淡淡能量，戴斯利代表的影像出现在他面前。

无论何时，只要仔细观察都很容易看得出戴斯利代表的苍老，身穿圣府古老仪式用的正装，面容枯槁的他声音沉稳有力，仿佛苍老的只有他的皮肤，他整个人还是年轻充满活力的。

“吉尔·娜巴特对你的意见表示反对了没有？”

“没有。”希德早已习惯了这样与戴斯利代表交流，对于他所拥有的力量，希德比任何人都更为清楚。

“很好，她虽然表面冷酷，但情绪太过容易波动。”戴斯利代表的声音充满权威，不容置疑，“亚古·罗修将会负责整个作战的后续计划，对于这一点，我希望你

能尽早确认。”

“遵命。”

“我们与下界的战争在数百年前已分胜负。”戴斯利代表低声叹道，“如今整个茧内面临危机，PSICOM已有数百年没与下界的路希战斗。我们的战力需要磨练，这场战争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可以结束，这一点你能明白，吉尔·娜巴特和亚古·罗修却不能明白。”

希德没有说话，只是躬身表示自己对戴斯利高瞻远瞩的尊敬。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遵命。”

“保护茧也好，让这个世界恢复和平也好，战胜路希都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戴斯利忧心忡忡地说道，“随着下界法尔希·阿尼玛的毁灭，它势必会在死亡前造出新的路希。这些路希的力量比你想像得更强大，他们才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我希望你能清楚这一点。这是我们执行使命的关键……法尔希·伊甸想必也会这么认为。”

圣府的法尔希中，以与首府同名的伊甸为尊。圣府的政策由人类执行和颁布，但在大原则上伊甸会予以修正，以符合茧内的特殊社会结构。

“我明白了。”

希德的应诺声响起之际，戴斯利的身影也消失在他面前。对于这位强大的圣府代表，希德和大多数茧内军民都抱着崇高的敬意。自从希德记事起，戴斯利已在圣府中枢工作，这个和平繁荣的世界服务了数十年。一直到前几天流放政策正式确立，戴斯利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才让希德醒悟过来，即使这样慈祥和蔼的长者，也有杀伐决断的时刻。

夜风静静地吹送，尽管裹着长袍与披风，希德依然感到冰冷刺骨。本应温暖的夏夜在死亡和重生的不断绽放中就这样过去了，希德遥望即将破晓的远处天际。法尔希·菲尼克斯的光与热正刺破云端，一切看起来清新又美好，只有年轻的骑兵团长心中充满了强烈的绝望。

无论是面对这个世界，还是自己……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12

斯诺到现在还能记得那天夜里发生的一切，波达姆上空的焰火点亮了夜幕，人群的欢呼声在城市边缘的海岸附近爆发。情人码头附近的沙滩上伫立成群的男男女



女们即使交谈，也不忘仰望天际。绚烂的焰火不断变换花式，每一次变化都引来一阵欢呼。

波达姆每一年例行的初夏焰火晚会是吸引各地游客的重要项目之一，茧内的市民们生活没有多余压力，各季的旅游早已成为生活主要内容。波达姆的每年夏季都会引来大量游客，使得城市的各项设施和商店街都异常繁荣。

在所有的繁荣地段中，最受瞩目的当属这片临海沙滩，而整个海滨周围最著名的当属这间咖啡酒吧。大部分波达姆市民都知道，那里是诺拉的总部。那些为市民们讨伐魔物的诺拉成员们经常在其中聚会，听说经营酒吧的女店长也是一名不容小觑的战士。对于这一点，那些喜欢搭讪的主顾们倒是深有体会。

雷布萝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姣好的面容和让人惊叹的身材都使她的一颦一笑总能吸引诸多目光。咖啡吧里人来人往，敢于坐在柜台周围跟她调笑的人倒没有几个。熟悉这里的客人都知道，雷布萝虽然很好说话，厨艺又精湛，简直是完美妻子的代表，她那些朋友却都不是什么好惹的家伙。比如那个身强力壮的伽多，还有那个连脸上总挂着笑容，却在任何关键时刻都能立刻严肃下来的斯诺。

除了有时去郊区讨伐威胁城市安全的魔兽之外，大多数安宁的时刻，斯诺和诺拉的成员们都会在咖啡吧里相聚。因为焰火晚会的关系，今天大多数人都没在店里逗留，只有雷布萝一人在照顾生意。斯诺路过柜台的时候，正巧看到一个身材健美的女性背影坐在柜台前与雷布萝闲聊，手中的酒杯光华流转，给人感觉艳丽又冷冽。

雷布萝看到了斯诺，举手高呼："她在老地方等你。"

老地方，斯诺有些羞涩地微微一笑，对雷布萝露出感谢的表情，转身跑向自己跟塞拉约定的那个方位。

海滩上实在站了太多的人，斯诺不得不绕过大多数欢愉的人群，寻找自己心中的

女孩。在绕过码头和沙滩之后，他看到了正在低头祈祷的少女。塞拉和她姐姐有着同样的淡粉发色，面貌上也有相似之处，神色中也隐隐有着闪电那种坚毅，只是身材娇小的她相貌更加甜美。

惟一不同的是，面对斯诺的时候，她愿意更多地流露出自己柔弱的一面。

“在许愿吗？”

听到斯诺的声音，塞拉抬头对着心上人笑了一下。

“没什么，在想明天能跟姐姐……把所有的事说清楚。”

话题有些沉重，斯诺的笑容慢慢敛起，灿烂的焰火在海面上照出各种光辉，随波荡漾，绚烂夺目。

“大概会生气吧？一直瞒着她……”

斯诺笑笑，拍拍身边的少女。

“我会连塞拉的那份骂一起挨。”

可惜这样的安慰并不能让少女从忧虑中恢复过来，塞拉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

斯诺也知道。

“来，许个更大的愿望吧！这可是传说中能够实现愿望的焰火啊。”

波达姆的焰火素来有个传说，只要面向夜晚盛开的焰火许愿，愿望就能够实现。对于这样的传说深信不疑才让塞拉来到这里一个人默默许愿，斯诺明白塞拉的心意，他只想鼓励自己心爱的女孩。

“传说吗……”

轻轻摩挲自己左臂上缠绕着的绷带，少女联想起另外一个传说。

“完成使命的路希，将会化成水晶，得到永生。”

斯诺沉默了片刻，低声反驳道：“你说的使命，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让人怎么去完成啊？”

少女不安地低下头，不知是恐惧还是难过，许多情愫在心中流淌，哪一种是为自己，哪一种是为亲人和爱人？

“我会想办法阻止的。”斯诺抬起头，直视塞拉的眼眸，“绝不会让塞拉变成怪物。”

“可是，就算完成了使命，也会变成水晶。”

天空中的焰火依旧绽放，少女的眼泪已不争气地流下，那是对残酷命运的无奈。熟读历史的塞拉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斯诺挠挠头，只好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

“昨天买礼物的时候，顺便买了这个。”

擦干眼泪的少女回眸，看到男友手中拎着两条项链，项链坠以茧的造型为主题，悬空的圆形与螺旋状托底相映成辉，精美中透着特殊寓意。象征永恒的茧代表什么，塞拉隐隐能够明白。



在斯诺的帮助下戴上项链，塞拉还未来得及发表感想，斯诺似乎又有话要说。

“我也不是很懂这些，如果你能喜欢就好了……你知道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你，永远陪着你……”

“所以……那个……请和我……”

“结婚吧！”

完全出乎意料地在这种时候做出了求婚的举动，斯诺半跪在地上，单手捧心的模样看上去有些可笑，却引得塞拉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在这样浪漫的夜晚，哪个女孩子会不答应呢？

“嗯！”

低头忐忑等待宣判的男子陡然听到这个音节，惊讶地仰头，随后大笑起来。

“呀！答应了，太好了！””

哪怕再悲伤的心情，因为这一刻的欢乐也会被冲淡。斯诺抱着塞拉欢乐地奔向自己的坐骑，飞行器载着两人朝天际飞翔，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只留下一个倒影，空中的焰火在两人面前仍不断绽放，斯诺怀中的女孩紧紧依偎在他身边，两人的心跳仿佛也融为一体一般，这个世界为他们而寂静。

风吹过塞拉的长发，女孩听着身边男子的低声呢喃。

“和传说中的一样，愿望实现了。”

“哎？”

“刚刚我也对焰火许愿了，希望能够得到你‘OK’的回答。”

女孩愣了一下，心中的幸福被引爆，却换来了更多的惶然。

“那么，我的愿望也会实现吗？应该能向姐姐坦白了吧……我变成路希的事。”

无奈的气氛中，男子佯装生气地提醒道：“喂，告诉她我们结婚的事才更重要

吧？”

女孩笑了，焰火的光映在她脸上，美丽的时刻只属于眼前心爱的人。

“闪电会是一副什么表情呢？今后应该叫姐姐了吧？”

斯诺的联想让塞拉也轻笑起来，两人在飞行器的帮助下无限靠近着焰火。温柔的夜色中，美丽的光辉在天地间依次闪耀，塞拉看着天边的夜色，有感而发地叹息道：“真漂亮啊。”

“明年，还来这里看焰火吧。”

凝视爱人的眼睛，塞拉轻轻点头。

幸福与绝望，这样对立的情绪在心中绽放。塞拉的眼泪在斯诺的吻中缓缓流下，仿佛没有尽头的夜晚也到了终点。

“谢谢。”

这是塞拉在心中对斯诺想说的话，虽然末日咫尺，她却由衷地高兴着。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13

斯诺从回忆的梦中醒来，最后望见塞拉转身的背影消失在眼前，坚硬冰冷的触感让他猛然睁开双眼，一刹那他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死后的世界。

满眼望去，无穷无尽的冰蓝色晶体延绵至视野尽头，无穷无尽。身边的闪电和塞兹他们也从昏迷中缓缓醒来，每个人清醒之后都露出震惊的表情。眼前的世界像被什么东西冲洗过一遍般晶莹剔透，却透着一股森森寒意。巨大的异迹直插在远处的地面上，周围也被一片冰蓝色覆盖。最熟悉茧内地理的塞兹左右环顾，难以置信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里是……碧尔吉湖吧？”

茧的边境之地，从高空中坠落的异迹落入湖中，依稀还能看见上空留下的城市缺口。

“从上面掉下来之后，居然整个湖都结晶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尔希的力量吗？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塞兹越说越急，他深知自己已经陷入这件事中，但眼前的场面还是让他感到了丝丝恐惧。那是面对未知的恐惧，所有在茧内生长的人们都有着相似的感觉。

大概只有一个人不同，她冷冷地看了一眼塞兹，目光也在湖泊周围游走。

“我怎么知道！”

斯诺满脸恍惚地看着结成晶体的湖面，天地间一色的场面让他心有所感。想起自己在梦中见到的塞拉模样，男子昂起头高声喊道：“是塞拉，一定是塞拉救了我们！我们要去找她，她变成水晶……”

“你在胡说什么！”闪电愤怒地指向斯诺。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一个恐怖的影子从背后慢慢欺近闪电。斯诺双眼一皱，感觉到一股凶残气息朝闪电扑面而来，他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臂迎了上去。

斯诺的动作比他想像得更快，一道光芒自他的手臂上激射而出，那个庞大的死骸般的怪物双臂下砸，竟被斯诺一只手臂挡住。

源源不绝的力量从手臂中汩汩流出，斯诺的双臂仿佛不受支配一样涌起强大的攻击欲望，朝着怪物胸口一拳挥出！

轰地一声，所有迷惑的人们都因这一记重拳被吸引了目光。甚至斯诺自己也惊诧地看着手臂上绽放光芒的印记，再看看被轰飞的死骸，顷刻间他明白了一件事。

“这是什么力量……啊啊，果然，变成路希了啊。”

“什么？”一直低头的霍普抬起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斯诺的手臂上，无数箭矢组成的图案无比醒目，道道光芒正迅速敛去，但那痕迹是所有人都熟悉且惧怕的。

塞兹叹了口气，他早就在自己胸口发现了相似的印记。

“好像是真的啊……”

“为什么我也……”霍普失神坐到地上，“明明与我无关的……都是你们，你们对法尔希动手！”

“别把我牵扯进来啊！”

少年撕心裂肺的喊声大概更能代表茧内普通人的心声，没有人回应他，只有少年一个人的声音在结晶湖面上回荡。

“你也是，塞拉也是，只会把别人牵扯进来！”

——明明想说的不是这个，明明是想要告诉他自己母亲的事，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这种时候，彷徨和害怕的心情打败了一切，让少年不知所措。

被霍普言及塞拉，斯诺终于忍不住了：“喂！”

霍普的怒火终究只是短暂的，被斯诺的气势压倒后，少年飞快地后退着不知所措。看看冷漠的闪电，又看看满脸怨气的塞兹，霍普回头求援似的向香草递去一个哀求的眼神。

双肩被轻轻扶住，香草对着少年微微一笑：“不要紧的，来吧……”

闪电看着这个懦弱的少年，面无表情地寻找离开的路：“如果不知道使命是什么，想完成也不可能。”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

香草的话让所有人精神为之一凛，闪电下意识地想到了某些东西。

"看到了？"

"所谓'路希的使命'当然不会用去做这个，或者去做那个来说明。"塞兹对传说显然也相当了解，"据说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不过也只是传说……传说而已。"

片刻尴尬的沉默，每个人都在回味自己的经历，谁也不愿先说出口。

"你们有看到什么吗？"

"有可能……"少年霍普看着闪电的目光，欲言又止，"好像是……不太容易说得清的东西……"

"都看到了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破落的异迹上，传说里的那些东西仿佛一瞬间鲜活成真实，残酷地摆在眼前。

——"诸神之黄昏……"

毁灭与绝望，破坏和死亡，无数手臂的巨人穿透了结界，那样的画面看了之后恐怕永生难忘。

众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这就是使命吗？"霍普还想着怎样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话，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啊。"

"只是这样而已。"香草不知什么时候插进话来，"法尔希所展示的东西，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去做些什么，寻找到正确的方法。"

塞兹摇摇头："但是……我们这些下界的路希，难道不是成为茧的敌人了吗？这

样的话，使命不就是……把茧给……”

“不，保护好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的使命！”斯诺高声反驳道，“塞拉不是说了么，要保护好茧，保护好这个世界。一起去找塞拉吧，她一定就在这附近。”

行动派的斯诺终究还是比其他人更愿意把力气花在搜寻上，他的确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理由，并充满干劲。

“你为什么觉得保护茧就是我们的使命？”

“因为塞拉。”斯诺回忆起塞拉变成水晶的场面，大声说道，“她让我们保护茧，然后就变成了水晶。路希只有在完成使命之后才会变成水晶，也就是说保护世界是我们的使命。不管塞拉还是我们，都是被同一个法尔希变成路希的，所以我们的使命肯定也相同。我们是保护世界的路希，因此必须和诸神之黄昏战斗！”

“这哪里解释得通！”塞兹呸了一声，“下界的法尔希是茧的敌人，我们这些路希就是他的手下。使命也许就是……与‘保护’完全相反的方向。”

“你认为塞拉也是茧的敌人？”斯诺对于任何辱及塞拉的言辞都竭力反对，“我可不这么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力量保护茧……”

一直沉默的闪电猛然抽出武器，剑锋直抵斯诺的喉咙。

“法尔希把塞拉夺走了，你还想着怎样完成它的使命，你是法尔希的道具吗？”

凌厉的诘问让斯诺无言以对，他正想辩解，周围无数枪栓拉动的声音纷纷响起，PSICOM的先遣部队已经抵达了！

“别动，双手抱头！”

出现在这里的士兵们应该是负责搜索变异之后异迹的小队，为首的士兵指着手持武器的闪电：“你们就是流放行动的漏网之鱼吧？”

闪电诡异地笑了笑。

“谁知道呢，菜鸟们……”

未待对方反应，闪电手中武器已被她用脚挑起，一拳击飞最近的持枪士兵后，女子的身影犹如她的名字一般，闪电一样掠过数人，每个人都被一剑命中要害，电光石火的瞬间，这些手持尖端武器的PSICOM士兵已经倒地大半。

剩下的战斗极为简单，对于刚刚获得了超越人类力量的路希来说，这些士兵也只是些普通人而已。

战斗结束后塞兹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一地的士兵：“PSICOM不是精英部队么？出乎意料地脆弱啊。”

“数百年没有对下界战争了，本应是属于直面下界法尔希侵略的他们早已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只是武器精良罢了。”

塞兹对闪电的解释嘿嘿一笑：“是啊，普通的军人大姐好像更能从繁重的任务里得到锻炼。”

“就是，根本不是我们这些路希的对手。”斯诺对新获得的力量似乎非常满意。

“别得意忘形。”最了解军队的闪电摇摇头，“就算这些下层士兵不怎么样，PSICOM的精锐部队还是怪物一般的存在，如果他们出动的话，我们就完了。”

闪电的话通常就是结论，对于逃走这件事没人有意见。

在那之后不久，他们终于见到了塞拉。

化成水晶的女孩静静扎根在湖水结晶之上。静谧的表情里带着一丝安慰。大概是斯诺最后的承诺让她安心了吧？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品也不会拥有如此惊心动魄的美，曾经鲜活的生命此时只能寂静无声。看到塞拉化成的水晶，香草双目微红，几乎要掉下泪来。

——那样的寂寞和孤独，不知要怎样才能化解。

“塞拉！”

看到心爱姑娘化成的水晶，斯诺随手抓起一把军用刀，就地开始挖掘塞拉脚下的湖水结晶，他的动作让香草和塞兹也备受感染，两人捡起简单的工具，陪着斯诺开始不断挖掘。

走在后面的闪电再度见到妹妹化成的水晶，自责和悲伤的情绪让她几乎难以自抑。

应该怎样面对现在的事？

留下，舍弃，挣扎，绝望？

无数个念头在闪电的内心流过，望着妹妹恬静的面容，闪电犹豫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

——无论怎样的路，姐姐替你走下去吧。

——再见了，妹妹……

转身离去的动作被斯诺察觉，男子看着闪电离去的背影，意外地喊道：“姐姐，你也要舍弃塞拉吗？”

闪电不让斯诺看到自己悲伤的表情，她只是背对着男子，无奈地回答道：“PSICOM会来巡查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全军覆没。这样的话，塞拉会高兴吗？你能明白塞拉的心意吗？”

“可是这样抛下她不管，就永远无法明白了！”斯诺对着闪电的背影喊道，“不会有事的，如果军队来了，我来保护大家，谁都不会死！我来保护这个世界！也保护塞拉！”

闪电停住脚步，她的悲伤被斯诺的话激成怒火，转身走向斯诺，闪电一拳击中男子的脸。

“你根本没保护好她，不是吗？”

“所以我现在才要救她！”



斯诺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反驳，闪电又是一拳。

“事到如今你还能干什么！”

“做什么都行！”

闪电没有再出手，她的拳头松懈下来，打算拉开两人的塞兹看到闪电的动作，松了口气。

“真是不坦率的人……”

纵然谈话没有结果，闪电还是执意离开。斯诺又一次拦住了闪电，女子冷冷地看着斯诺，两人目光对峙之下，塞兹又跑过来打圆场。

“喂，小哥啊……你的心情我很能明白，可是你看现在的情况，就算再挖几个小时也未必能有结果，军队也要来了，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丢下老婆独自逃走这种事，我可做不到！”

闪电冷冷看着这个自称自己妹夫的人，轻声问道：“那路希的使命怎么办？”

“啊？”

“保护这个世界，拯救茧，这样的使命怎么办？”闪电看着斯诺，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自己说过的话，这么快就忘记了？打算死在这里，丢下一切？你啊……只会嘴上说说而已。”

闪电的责问让斯诺彻底愣住了，过了半晌他才低头回答道。

“我，我会保护好的，会完成使命，也会保护好塞拉……”

让人意外的回答，闪电停住脚步，淡淡回答道：“那好，做给我看吧。”

众人逐一离去了，塞兹看着这个执着的年轻人，叹了口气。自己年轻时似乎也曾

有过这样的冲动，现在呢？现在恐怕只剩下麻木了吧。

香草对打算留守在塞拉身边的男子勉强一笑。

“加油啊。”

最后离去的是霍普，面对同样失去了亲人的斯诺，霍普此时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一直想要说的那句话。望着斯诺犹豫了半天，霍普又被斯诺误会成了软弱少年的性格在作祟。

“不要担心，姐姐会保护你的。”

霍普看了一眼满脸笑容的香草，点点头，又猛然惊觉自己这样似乎太过软弱。

“如果有什么话要说，等下次吧。”斯诺看得出霍普的欲言又止，“我们一定会再会的。”

——再会的时候，会让你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在心里这样呐喊着，霍普重重点头。

“……一言为定！”

所有的人都离去了，霍普最后看到的是斯诺半跪在自己未婚妻面前努力凿开水晶的场面。那样执着单纯的男子，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斯诺的眼神清澈，让霍普动摇了自己的想法。千百句想要责问他的话在心中翻腾，少年最终还是狠狠心扭头走远了。一片蔚蓝的碧尔吉湖泛着淡淡微光，在那光芒之中，少年看到了希望与绝望并行的前路。

前路迢迢不知几许，少年快步中拉紧衣领，紧紧跟在红发少女身后。

未完待续

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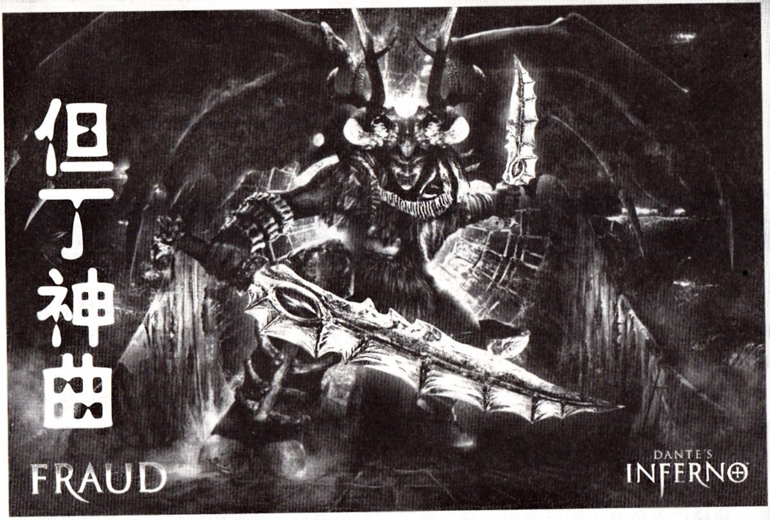
PSICOM：阻止下界侵略的圣府直属部队，拥有重武装和各种特权，负责流放政策的管理。

AMP技术：反物质操作法则技术，利用反物质对空间法则进行干涉，以达到类似于魔法一般的效果。

法尔希： 太古时代存在的某种特殊力量存在，拥有近似于无限的能量和永恒的生命。分为茧的法尔希和下界的法尔希。茧的法尔希创造了茧，供应能源给茧内的人民，下界的法尔希则代表了侵略和邪恶，曾经发动过侵略茧的默示战争。

路希： 同样分为下界的路希和圣府的路希，是法尔希赋予力量以完成使命的特殊人群。被法尔希选择了之后，路希会拥有强大的力量，完成使命后则化成水晶获得永生。自从默示战争之后，不管是圣府还是下界都已经很久没有路希存在过了。

圣府： 统治茧内社会的机构，同时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利，同时负责掌控圣府军队。圣府由人类管理，法尔希并不参与圣府决策，但法尔希·伊甸会提出某些修正意见。



文／菜菜子　编／玛娜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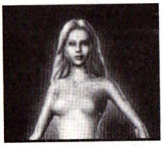
但丁 (Dante)

出身佛罗伦萨的十字军战士，有着残暴可怕的父亲和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为了求得救赎，他和恋人之兄弗朗西斯科一起前往圣地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事与愿违，这却是他地狱之旅的开端……



维吉尔 (Vergil)

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诗人普布利乌斯·维吉尔乌斯·马罗 (Publius Vergilius Maro)，代表作为奉罗马皇帝之命撰写的长篇叙事诗《埃涅阿斯记》，描述了女神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建成罗马的神话传说。他在游戏中以鬼魂形象出现，引领但丁穿越地狱的千难万险。



碧忒丽丝 (Beatrice)

但丁青梅竹马的恋人，纯洁的少女，弗朗西斯科的妹妹。为爱人的平安归来，以但丁对爱情的忠诚和路西法打赌，结果出人意料，她输掉了自己的灵魂，被挟持到了地狱最深的地方。



弗朗西斯科 (Francisco)

碧忒丽丝的兄长，与但丁一同参加东征的好友。在但丁犯下重罪时，他放其逃走，自己承担了死刑的惩罚。兄弟二人注定还要在地狱重逢，然而仇恨能够化解吗？



父亲

贪婪残暴的领主，但丁家庭悲剧的导演者。因为某种理由，与碧忒丽丝一道遇害，灵魂也降至地狱。面对他，但丁将面对长久以来的阴影和噩梦。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
入此门者，虽生如死。

——Dante Alighieri《La Comedia Divina——Inferno 》
但丁《神曲·地狱篇》

第一狱门

……在幽暗凶险的森林中，我猛然觉察到自己已迷失了方向。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隐约自远方传来，我抬起头，天空中没有一丝光明，厚重的乌云仿佛巨大的魔爪遮蔽了苍穹。

我踉踉跄跄地在林间穿行，长袍被尖利的枝桠刮得丝丝缕缕，竟然一时间想不起自己因何而来，又是怎样落到如此境地，直到一些形状怪异的黑影突然出现，疾速从身边掠过，朝着惨叫传来的方向飞去。

——死神！

褴褛的黑色披风和弯曲的大镰说明了它们的身分。这些能穿梭于生死两界的怪物，每当人间有不纯洁的灵魂离开肉体便会出现，把猎物拖入地下世界，去接受无情的审判和折磨。可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的死神，仿佛争食的鸦群，亟不可待地去抢夺那个不知名的悲惨灵魂。

死神没有对我——一个彷徨失忆的旅人表现出丝毫兴趣，这提醒了我，自己早已不再是活物。凄凉的月光勉强穿过乌云，照亮我模糊的轮廓，透过自己的双手，我还可以看见满地的残枝败叶。

是啊，我是个亡魂，一个作古已逾千年的人。奇怪的是，死亡却仿佛距离我十分之遥远，以至于每每忘记这个事实，以为自己依旧活着。我摇头哂笑，径自穿越之前看起来十分凶险的多刺灌木与树丛——它们根本伤害不了我，这世间没有东西能碰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在那儿！死神尖声长啸，在一块点着篝火的林中空地上盘旋，宛如黑色龙卷。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遮天蔽日，根本看不清那个被包围在中间的人。但我依旧很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个邪恶的灵魂，能招致这样成百上千的怪物。

他就在那儿，尽管我看不见，但是却可以听到他在怒吼，叫声悲愤异常。真奇怪，我发现飞扑下去的死神纷纷消失，化为缕缕黑烟飘散，随着“龙卷”变得稀薄，我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挥舞长剑，正在奋力与余下的怪物缠斗！

他的马倒毙在一旁，身上除了头盔和胸甲，其余衣物早已被怪物的利爪撕得粉碎，皮肤上，死神们留下的长长的伤痕纵横交错如同棋盘，手中长剑的剑锋已经残缺不全，但仍在顽强地抵抗。千年以来，我在那个被路西法统治的地下世界中见过无数诅咒死亡的魂灵，却没有一个像他一样，对令人谈之色变的死神拔剑相向。

长剑终于折断，他竟然反手夺过死神怀中人骨串成的镰刀，用它对敌人大开杀

戒，惨白的骨刃映着从云层后透出的月光，穿透了怪物的黑色披风，将其一劈两段。然而还是太晚了——死神们已经开启了地狱之门，一道喷吐着火星的罅隙在剧烈的地震中自脚下出现。他摇晃了两下，跌了下去。我本能地冲上去，试图抓住他，却又忘记自己是个鬼魂，并无重量。他带着我一道掉入了那道如同血盆大口的罅隙，死神在我们上方发出胜利的欢呼，昏沉的夜空迅速从视野中消失，地狱之门关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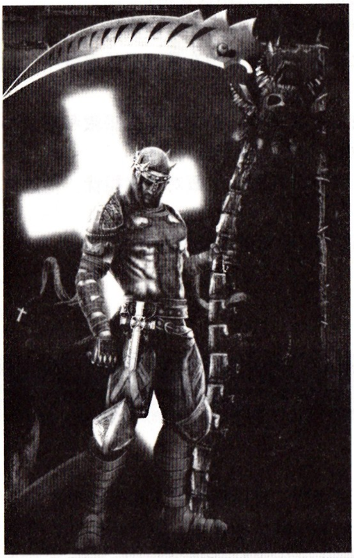
我们在被狂风吹上来的火星中飞快下坠，炽热的温度几乎点燃了他的毛发。我提醒他，如果不想办法减低下落的速度，他会在着地前就烧着。那个男人此刻方才察觉我的存在，他灵巧地将大镰插进几乎垂直的峭壁，止住了落势，扭头惊愕地问道："你是谁？是人还是鬼？"

"我名叫维吉尔，"我答道，一面下意识地想把那些随风席卷而来的灰烬从长袍上拍掉，尽管它们根本沾不到我，"我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已经逝去许久——一个暴君当政、充斥着伪神和混乱的信仰的时代。"

"你是那个诗人？！"出乎我的意料，在眼下这蒙昧横行的岁月里，竟然还有人记得我。他的眼中闪动着恳求的光芒，"你是来帮我的吗？是碧忒丽丝让你来帮助我的吗？"

我并不认识他口中的碧忒丽丝，但却在他颈上挂着的金质十字架上发现了这个名字。说起来，在我进入这片不详的森林之前，空中的确有一个巨大的黑影，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鸣飞过，怀中挟着一个小小的光点。它们从我头顶飞速掠过，那个灵魂正悲泣着，呼唤人来救她……

"就是她！"听我这样一说，男人泪流满面地喊道，"那就是我的碧忒丽丝——诗人啊，我刚从圣战中归来，却发现家中尸横遍地，父亲、仆人，还有未婚妻，全都死于非命。就在我想抱起碧忒丽丝时，她的灵魂忽然出现在我面前，向我道别，接着……"



他悲戚地看了一眼脚下一望无际的焦土，那里寸草不生，暗无天日，数不清的赤条条的黑影从四面八方蹒跚走来，汇聚到在黑暗中静静流淌的冥河的岸边。尖叫声、哭泣声、祈祷声不绝于耳。

"她会到这里是有原因的，那是她的命运。现在爬上去吧，年轻人，或许你还有机会从这个可怕的地方逃出去。"

"不！"他执拗地叫道，"我必须去找她——她是无辜的，不属于这里！帮帮我，诗人，这一切是一场错误……"

我长叹一声。这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浓重的血腥，硝烟与尘土的味道混合在一处，那

是杀戮与仇恨的气息。然而他在恳求时，又真诚得像个圣徒。他难道不知道，劫走那个少女的是可怕的地狱之王、坠落的晨星路西法吗？就算一个凡胎肉体能踏过永恒的深渊而不死，他又怎么能从那个几乎与神等同的恶魔手中夺回自己的所爱呢？

“我不知道，我不在乎。”那个男人回答说，“或许他们愿意接受我的灵魂和肉体，换回她的救赎……”

“愚蠢！”下方传来的一声雷鸣般的断喝打断了他的话，縠纹乍起，浊浪翻滚，从深不见底的冥河的黑暗中，一艘半透明的、幽灵似的大船渐渐显露出来。拥挤在岸边那成千上万的死魂灵一见到这情景，更加开始悲号起来，然而手持大镰的死神无情地驱赶他们，强迫他们登船。有一些试图逃脱的纵身跃入冥河，却立刻被藏身水面下的什么东西拖了下去，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便消失了。

“愚蠢的凡人！”这时，我才发觉，是那条“船”在对我们大喊。在它的首部，生着一个焦黑干枯的巨大头颅，深陷的眼窝中燃烧着光怪陆离的地狱之火，“你的灵魂和肉体，早就已经属于地狱了！”

那是卡戎——冥河的船夫，落入地狱的灵魂都要经他载入永恒的痛苦之地和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我这样警告那个男人，暗示他回头是岸，然而他听后却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正好落在卡戎的甲板上。

恐怖的船夫高声大笑，笑声好像用钝锯切割生铁一般。大船毫无预兆地缓缓离岸，任凭那些来不及登船的鬼魂跌落河中，被怪物吞吃。

“带我去找碧忒丽丝！”那个男人举起镰刀威胁道，“否则……”

“她就在地狱的某处，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你总有一日会遇见她。”卡戎轻蔑地答道，滑向黑黢黢的冥河彼岸，“只是不知那时，她还认不认识你！”

男人沉默下来，紧紧握着镰刀，坐在摇晃的甲板上——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无数呻吟的鬼魂包围着，在冥河瘴气扑鼻的水面上航行，人们恐怕在最诡异的噩梦中，也不曾见过这样的光景。

已经回不去了，我无可奈何地来到他身边。他看见我，眼中流露出感激和期冀的神色。然而我也是个亡魂，只能给他有限的指引，却无法保护他的安全。

“我不会死的——在找到碧忒丽丝之前，我不会死的！”面对我的担忧，他这样说。我叹了口气，询问他的名字。

“我叫但丁。”他简短地回答，然后便转过头盯着冥河漆黑的波浪。

第二狱 爱

“是谁，胆敢擅闯地狱判官的大殿！”

在我们面前，盘踞着生着巨蟒一般长尾的米诺斯，在西西里公主把他煮死在浴缸里之前，他曾是克里特岛的国王。眼下，被烫伤的皮肤条条剥落，脓血黏住了双眼，

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伸手捉起从卡戎之船上下来的鬼魂，送到自己的鼻孔旁嗅闻。尽管没有视力，但那些人生前所犯的罪孽在米诺斯面前却仿佛写在纸上一样昭然若揭。在他身边，安置着一个血锈斑斓的巨大棘辘，鬼魂被一一钉在棘辘上，丢往不同的地狱圈层，去接受惩处。但丁和我甫一踏进那里，那个奇形怪状的巨人就察觉了，高声咆哮起来。

但丁再次重复自己的问题，问他碧忒丽丝在哪里。国王兼审判者，被地狱之力扭曲为怪物的米诺斯冷笑起来，朝但丁俯身，用力地抽吸了一下。

“啊……”他摇晃着自己仍戴着王冠的脑袋，那顶冠也已经和他的额头粘连在一起，“我闻到了什么？太有趣了——纵欲、欺骗、背叛者……我都不知道该送你去哪一层！”

“碧忒丽丝在哪儿，就让我去哪儿，你这怪物！”但丁被激怒了，米诺斯听见他这样称呼自己，咆哮着将尾巴甩得像根鞭子。

“不知好歹的凡人——你的女人，早就是路西法的猎物了！将她送进苦海的人，不就是你吗？！”

但丁的表情，仿佛当头被打了一棒，他的脸色，变得比手中的骨镰还苍白。

“我没有背叛她！”他高声喊道，与其说是反驳，更像是在给自己鼓气。

作为回答，米诺斯伸手在冥河中掬了一捧乌黑的河水，送到我们面前。我是个没有倒影的鬼魂，水中只有但丁一个人惊魂不定的面孔。他本想扭开脸，不去看自己试图遗忘的过去，但米诺斯的力量迫使他低头，而我仿佛也受了影响，正透过但丁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那些似乎十分遥远的往事……

尖瘦的面庞，碧蓝的眼睛，金色的卷发如同轻柔的鸟羽……碧忒丽丝，她噙着泪水……

——但丁，不要去。

——教皇在召唤，凡是参加圣战的人，能被赦免一切罪愆。

——可是你没有罪，我们都是善良的基督徒，我们……

——碧忒丽丝，你才是善良的，我不是……

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打磨长剑，金属的表面映出但丁的双眼，心事仿佛隐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之后。

——我的过去充满了罪恶，我的父亲……和母亲……

——但我相信你并不是和你父亲一般的人，但丁。

精巧的金质十字架在她的掌心闪着微光。

——带上这个，它藏着基督棘冠上的一根刺，是件真正的圣物，它会保佑你在异教和战争的黑暗中不会迷失……

——可是，碧忒丽丝，这是你家的……

——然后把它带回来给我，你一定要回来！

金发拂过他的面颊，碧忒丽丝的双臂紧紧环住了但丁的胸膛。他从未和她如此接近，近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我爱你，但丁。

他的双手在颤抖，几乎不敢落在她的肩上，仿佛那是一只珍稀的鸟儿，轻易便会振翅飞去。

——哦，碧忒丽丝……

——发誓，但丁，发誓你会忠于我们的爱情，发誓你会忠于我，发誓你一定活着回来。和我结婚，一起生活，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孩子的孩子出生……

他沉默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发了誓。他知道自己爱着碧忒丽丝，从童年时第一次看见她开始。但那是个纯洁无暇的天使，他从来不敢说出来，好像乞丐不敢用污浊的双手去触碰洁白的雪花。如果不是她先开口，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份爱意……他曾想像过看着她出嫁，和一个配得上她的高贵的人结合，而自己则永远当她的守护骑士……

“哦，可怜的、可悲的人啊！”米诺斯将河水泼洒在但丁的身上，大声嘲笑着，“被女人施舍爱情的白痴！也只有白痴一样的女人，才会爱上你这样一个冷血的骗子——她对你的期望太高了，或者说，她对人性的期望太高了，不是吗？”

但丁紧紧攥着大镰，双手的骨节因为过分用力而变得没有血色。我从那双灰色的眼睛里看到了杀意，如果米诺斯不让他通过，他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厮杀。于是我上前去，说服那个讽刺起人来滔滔不绝的怪物：“上天安排他到这里，这是他的命运，你也不能阻止，不如给他指条道路，然后便继续你在此的工作吧。”

米诺斯又抽了抽鼻子，他从我身上嗅不到任何气味——我虽是鬼魂，但并不属于地狱。那怪物沉吟片刻，咆哮道：“反正，他绝不可能找到那个女人，凡人没有与路西法对抗的力量——你们给我滚去淫欲之狱吧，至少在那儿，他能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所做的蠢事！”

幸甚至哉，他没有试图把但丁也串在棘辘上，丢往下方，仅仅是大手一挥，把我们从审判堂中驱逐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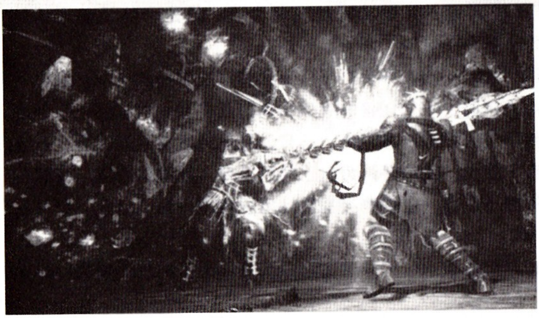
“那是什么声音？”在沿着一条荒芜的道路前行不久之后，但丁惊讶地问我，他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呼啸。

“情欲的飓风！”我指着那如同巨蛇般蜿蜒扭动的紫色龙卷回答，无数赤身裸体的鬼魂在其间时隐时现，像落叶般被吹得四下乱飞，在巉岩绝壁上撞得粉身碎骨。一刻不停的轰鸣和鬼魂的哭号，逼得我们必须用喊叫来对话，“米诺斯将那些视肉欲为至高享受，翻弄情感却谓之以爱的痴男怨女丢弃到这里。特洛伊的海伦、托勒密的克娄帕特拉、伟大的战将阿克琉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特里斯丹，都在这儿受罚。”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愤怒地挥手将那些试图捉住我们、以求不再被飓风操纵的鬼魂甩开，“我和碧忒丽丝的爱情是纯洁的，我没有因肉欲而玷污她，更没有爱上别的女人！”

我思考了一会儿，在米诺斯将碧忒丽丝称为“路西法的猎物”时，这个念头就已经出现在我心中：“路西法经常引诱人类与他进行赌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伪装，假如我没猜错，你的碧忒丽丝恐怕用自己的灵魂跟他……”

“荒唐！”他叫道，“碧忒丽丝绝不会和魔鬼做交易，无论如何也不会！”



“她爱你胜过自己，战士，爱情会让人做出一切蠢事！”忽然间，从狂风肆虐的空中，一个年轻女人悲戚的声音传来。但丁以为是碧忒丽丝，大惊失色，但仔细一看，却只是一个如鸥鸟般在飓风中奋力挣扎的灵魂在对他说话。

“你是谁？”他高声问道，伸手拉住了那个女子的灵魂。

“我是弗兰切斯卡，拉文纳公国波伦塔大公的女儿，”鬼魂答道，她也生着和碧忒丽丝一样的金发，已经被地狱的苦难折磨得形销骨立，只有双眼依旧美丽如昔，“你或许听过我的故事——我被父亲指配给里米尼的国王，却不幸地和丈夫的弟弟坠入爱河。就在我们俩共读郎士洛与桂妮薇的故事，并为这对同样遭遇的恋人心碎落泪时，我的丈夫持剑走进，将我们一同杀死……”

“原来是你。不幸的女孩，难道就因为这个，也要到这种可怕的地方受罚吗？”但丁回头看着我，似乎想寻求一个解释，然而我又怎能剖析神的旨意？

“我的碧忒丽丝，你见过她吗？她在哪儿？”

“她被地狱之王挟持着经过这儿，或许是眨眼之前，或许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这里时间并不重要……”弗兰切斯卡的鬼魂对他说，“我听见她在哭泣，为了你的平安归来，她用自己的灵魂和路西法打了个赌……当然，她输了，所以她刚一死去，那个魔鬼就上去将她掳来这里……”

“为了我……天哪，碧忒丽丝，你做了什么……”但丁把脸埋进双手中，无意地放开了那个少女，弗兰切斯卡立刻被狂风席卷而去。

“不，等等，别走！”但丁从悬崖顶端一跃而下，可是他仍有重量，不能像那些鬼魂一样乘风飞翔，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少女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接近那恐怖的欲望风柱，“为什么她会输？我没有背叛……”

“停止欺骗自己吧，但丁！”鬼魂遥远地对他喊道，“死者的王国也是记忆和精神的镜子，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人的一厢情愿而改变——那一天，在阿卡城的地牢中，你和那个撒拉森女人……”

“你不明白，事情不是那样的，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但丁徒劳地对着她消失的方向喊道，“告诉我是谁杀了她？路西法吗？”

“她听不见了，但丁。”我把手放在年轻战士的肩上，可是他也感觉不到亡魂的抚慰，“就算能听见，她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路西法没有杀死你的恋人，他虽然在这儿可以为所欲为，但在上界，他只是一个邪恶的投影，没有实体。”

“那还有谁？”他痛苦地叫道，“碧忒丽丝没有仇敌，她是个纯洁善良的姑娘……她不该来这儿，她不该遭受……”

从欲界的悬崖跃下之后，我们一直在不断下坠，不断接近更深处的圈层。就在我们跌入一片飞舞的赤色雪片之中时，一只怪兽的突然出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伴随着又像犬吠，又像肮脏的猪争食时发出的嚎叫声，三只血红的巨眼穿过暴风雪，疾速朝但丁接近。即使早就没有了嗅觉，我还是认为自己闻到了令人欲呕的恶臭。在我们周围，更有无数不断眨动的细小眼珠，贪婪地凝视着地狱里难得一见的活人，巨兽在兴奋地咆哮着，它说“肉！肉！”

“刻耳伯洛司！”我高声警告但丁，“守卫在地狱第二环之下的三头怪物，你要当心！”

可是已经太晚了！在空中没有着力点，但丁无处可逃，刻耳伯洛司的大嘴一口将他吞了进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从巨兽的齿缝间钻了进去。尽管被偷袭，可是但丁没受重伤，他敏捷地躲开了三头犬尖利的牙齿，用大镰勾住怪兽的咽喉，悬挂在一条由残肢断臂汇成的血溪上——那是刻耳伯洛司不停地吃进来的死魂灵的碎片，从三只血盆大口不停地涌入，在咽喉处汇成一道腥臭无比的瀑布，注入它的肚腹，倒是相当壮观的景象。

“现在我该怎么办？”但丁发觉自己的处境颇为尴尬——既不能松手，也没法逃出去。他无奈地向我求助，可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曾对我说，与碧忒丽丝一起被杀的，还有你的父亲？”

“是的，有人把他最喜欢的黄金匕首插进了他的一只眼睛……等等，诗人，你是想说，凶手其实是来找我父亲的吗？！”

“或许是呢，假如碧忒丽丝并无任何仇敌。”

“啊……啊！这解释了很多！！”战士叫道，“我父亲……他并不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事实上……”

“他是头猪！”忽然间，脚下血河中一个只剩下半边身体的鬼魂凄凉地叫道，“一只残忍贪婪的猪猡——你也一样，但丁！”

他很快就被冲进了三头犬的腹中，我问但丁那人是谁，为何对他和他父亲如此仇恨。年轻的战士摇摇头：“我看不清……他的脸已经血肉模糊了……但是，很多人都这样恨我父亲，这并不奇怪。”

“假如，凶手实际上是冲着你的父亲而来，那或许在这只怪兽的肚子里，在为横征暴敛和视财如命者准备的第三环中，你能找到他，问个清楚。”我指着那道血肉横飞的瀑布对他说，不过自己也为必须从这儿跳下去而感到心惊胆战。

他低头看了看：“你觉得他在那儿，诗人？”

我叹了口气：“难道你认为他死后会上天堂吗？”

但丁自嘲的大笑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笑容，扭曲的、痛苦的笑。他拔出骨镰，与那些被嚼碎扯烂的鬼魂一道，跌进了三头犬的腹中。

第三狱 父

贪婪之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没有血肉横飞，没有惨叫呼号，也没有世界末日般的光景，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巨大、昏暗、逼仄的金矿，漆黑的岩石上闪动着点点金色的光。鬼魂们一言不发地在魔鬼的皮鞭下埋头苦干，将矿石从岩壁上开凿出来，用推车运到炽热的熔炉旁，融化成金水。艰辛的重荷令其中很多失足跌落金水之中，烧成烟尘。即便如此，他们仍想方设法偷窃和抢夺金子，仿佛那是自己存在的惟一意义。

“你可以看出金钱对人类的愚弄，物质的占有欲，无论过去现在，都令他们疲于奔命，永远得不到安宁。”

在但丁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为人，和其贪婪残暴如何导致他母亲得了热病，青年早逝之后，我指着那奢华的黄金之河对他说。掉进去的鬼魂在其中沉默地争夺打斗，每个泡沫都是一张执迷不悟的脸。

“是啊……如果一个人可以为了几个银币将雇农殴打致死，不给自己的妻子食物和衣着，那他的确应该到这儿来。”

“你是为了逃避他，才去参加十字军吗？”

“一半。主教也告诉我们，参加东征，从异教徒手里夺回圣地，可以令我们的一切罪孽都被赎免，死后直接升入天国……”

“你相信了？”

“为什么不？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作为回答，我伸手指着沸腾的金水中的几个鬼魂，他们没有顶发，显然生前曾经是修士或者僧侣。但丁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如果这些人自己都会堕入地狱，又凭什么代表神，保证你们可以升入天国？难道你真的以为，购买他们出售的‘赎罪券’和伪造的‘圣物’，就可以令人的罪愆消失吗？”

“天哪，我真愚蠢……”他跪倒在金光闪闪的河岸边，低头注视着那些被煮得奇形怪状的鬼魂，“不过我早应该知道，圣战并非教士们所言的那样……那么多的血和尸体，战场或许是人世间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他凝视着自己的双手，在他眼中它们再一次被硝烟和血污覆盖：“在那儿……在地中海岸边，我们苦战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夺取萨拉丁的要塞阿卡城。死了那么多的人，双方都是……在城里的人终于忍耐不了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开门向我们投降时……”

但丁没有继续说下去，一辆由许多鬼魂牵引的、满载金锭的大车吸引了他的注意。一个穿着绸缎袍子的僵尸站在车上，挥动长鞭驱赶着那些沉默的奴隶们，在它腰间，还佩戴着一把用五彩斑斓的宝石镶嵌成的匕首。这些奢华之物丝毫也没有减低它相貌的丑陋与恐怖，这具活尸肥胖如猪，黄白的脂肪从绽裂的皮肤中渗出，污染



了它漂亮的长袍，肿胀发青的嘴唇后，纯金的牙齿因贪食而没有剩下几颗，但它显然很为这些华美的点缀而骄傲，把那颗硕大沉重的头昂得高高地向我们大吼：“嗨，儿子，你来了，你也死了吗——哦，这也不奇怪，在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之后！”

“再多也及不上你，父亲！”父子二人交换了我所见过的最憎恨的眼神，“你的气色可真好！”

“那当然！”僵尸厚颜无耻地大笑起来，肥硕的肚皮不断颤动，“瞧瞧这些黄金，我从没这么高兴过——或许我还应该感谢那个将我杀死的人！”

“是谁杀了你，父亲？”但丁咬牙切齿地问。

“哦！哦！”僵尸装模作样地叫道，“好儿子，你该不是想为我复仇吧？当然不是，我在说什么呀，你恨不得一口吃了我！是那个小妞儿，对不对？以玛利亚的屁股发誓，她可真漂亮！不过也真够倒霉的——攀上你这么一个瘟神！”

“闭嘴！”但丁愤怒地跳上车去，挥舞镰刀把他手中的缰绳一砍两截，拉车的鬼魂纷纷跌倒，大车失去了平衡，轰然侧翻，“以为我不能杀你第二次吗，堕落的魔鬼？”

“别这样说嘛！”僵尸拔出那把匕首架住了他的镰刀，“难道你就是个圣徒？孩子，你心里明明知道，我并不是你变成现在这种人的原因，但是却从来都把责任完全推给我！”

“你虐待我的母亲，毁了我的家，你害死了我的碧忒丽丝！”大镰伸长，但丁撑着它从比自己高大两倍的父亲头顶跃了过去，反手给了对方一刀，利刃割破了僵尸的肚皮，一大堆腥臭的内脏带着脓血涌了出来。

“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它丝毫没有痛苦之色，但的确被但丁的攻击激怒了，“我害死了那个小妞儿？！扯淡！那个人是来找她的，我才是无辜的受害者，你竟敢颠倒黑白？！”

“我不信！怎么会有人要杀碧忒丽丝——她没有开罪任何人！”

“这个嘛，”僵尸嘿嘿地冷笑着，大把抓起自己的脏腑，重新塞进腹腔中，又伸手舀起一捧融化的金水涂上去，青烟直冒，转眼间伤口便被一层凝固的黄金封住了，“问问你自己吧，孩子——你以为你在圣地的所作所为，就会永远是秘密？那些杀戮、掠夺和奸淫，难道是我让你去干的吗？”

它大步逼近但丁，挥动匕首迎头乱砍。但丁举起骨镰格挡，火星乱迸，他的武器上顿时多出很多深浅不一的残缺——对手的力道很大，几乎招架不住。但真正让但丁发抖的是父亲所说的话，或许真的是一些他早就知道，却永远不敢面对的事实。

“哈哈，你的脸都发青了！”僵尸的最后一击把他的骨镰打落，它大笑着捏住自己儿子的脖颈，将但丁提了起来，“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个撒拉森贵族，因为你侮辱了他的女人，不远千里地追到佛罗伦萨找你复仇！别说你忘记了，但丁，因为我知道你没有！而现在，你可爱的碧忒丽丝也知道她是为何惨遭毒手的了——路西法一定会告诉她，然后看着她哭泣、心碎、悲恸欲绝。那个恶魔，他最喜欢这些，他甚至愿意免除我一千年的苦刑，再给我山一样多的黄金，只要我杀了你！”

“你……不明白，我无法思考，我那时无法……”在父亲无情的扼杀下，但丁的挣扎渐渐停止了，窒息的痛苦令瞬间仿佛长得像永无止境的黑暗。他猛然发觉自己又回到了阿卡城，回到了那个散发着恶臭的地牢，理查王（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史称狮心王理查）留下的三千名撒拉森俘虏从生锈的栅栏间伸出手，向他恳求着、哀号着，要求水和食物，要求空气和自由。然而没有赎金，他们不可能获得自由。至于食物，干燥的气候引发了火灾，烧毁了很多粮草，十字军自己都在挨饿……

“住口！住口！别再叫唤了——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理查离开阿卡，去往耶路撒冷，和自己最强大的对手萨拉丁谈判，关于这三千人的赎金，还有两年前海廷大战之后落入撒拉森人手中的真十字架的归属。但丁和他指挥下的几十人被留下看管俘虏，他因此而恼恨不已，“为什么理查会这样做——叫我们照顾这些可恶的异教徒？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国王竟然去和异教徒的领袖谈判？”

“但丁，冷静一点！”他的手下都像受惊的羔羊，躲得很远，只有碧忒丽丝的兄长，与他一同参加东征的弗朗西斯科敢于说实话，“你没有‘照顾’他们，这些囚犯已经三天没有得到食物了，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的！”

“我才不在乎他们死不死——异教徒本来就应该死！”

“异教徒也是人！”弗朗西斯科一把抓住了但丁的领口，怒火令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变得异常凶狠，“两年前，耶路撒冷沦陷时，萨拉丁没有屠杀城中的基督徒，甚至没有向贫穷的人收取赎金。今天，我们至少也该表现得像个真正的骑士！给这些可怜人水喝，给他们吃的！即使你忘了上帝的道义，也别忘了你还肩负着理查留下的使命——他们死了，我们都要受军法惩治！”

面对这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从未对自己恶语相向的男人的愤怒，但丁忽然感到一阵胆怯，那双蓝眼睛太像碧忒丽丝，就好像她正对自己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我们没有食物给囚犯，那场火灾……”他颤颤道，弗朗西斯科厌恶地推开他。

“把我们的配额减半，把多余的马匹杀掉吧，”他冷冷地说，“反正这场仗也打不下去了，圣地永远不会回到我们手中。”

“你怎么能这样说？如果圣战不能成功，上帝便不会宽恕我们的……”

“别再提那些蠢话了，但丁，”在黑暗冰冷的地牢里，弗朗西斯科对他吼叫道，“我们的战士啃着变质的干粮，阿卡的大主教却在享用美酒和刚采摘下来的水果，你真的以为他能够代表上帝说话？看看这些囚犯的眼睛，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恨我们，你认为武力和鲜血能带来真正的救赎？”

他撇下但丁一个人，大步地走开了，仿佛再也无法承受这压抑的空气。但丁茫然四顾，然而他看到的囚犯们眼中已经找不到尖锐的仇恨，饥渴和绝望早就击垮了他们，死亡的灰色笼罩了一切。他颓然将脸埋入双手间，恨不得自己从未来过这恐怖的圣地，恨不能立刻摆脱这一切，飞回他的碧忒丽丝身边。

——来这儿，勇敢的十字军，我可以为你做点事……

一个细弱的声音像一条蛇，轻轻钻进他的耳朵。一个撒拉森女人，像所有的沙漠民族那样，深色皮肤，黑头发，眼睛因饥饿而显得又大又圆，直直地盯着他。

她就在那儿，最靠近他的牢房一角，朝他伸出细瘦的手臂，手指上还有用赭红色颜料精心画上去的枝蔓和花朵。她一度应该很美，现在依然美丽，但是和碧忒丽丝那样的不同。

——你看上去很难过，或许我可以让你舒服点，你知道……

她用不流利的拉丁语低声对他说，尽量将语调放轻，好令自己听起来更诱人。

“走开，异教徒！”他昏昏沉沉地答道，“走开！”

——一点温暖，女人的温暖，你很想要吧？

他分不清是那个女人，还是自己脑中想像出来的声音在说话。她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臂，抚摩着，诱惑着他。玫瑰色的嘴唇一开一合，吐出来的都是听不懂的语言，虚伪的情话。然而他却被深深地打动了。

那一刻他不想要爱情，不想要碧忒丽丝，只希望纯粹官能性的兴奋和快乐，能将他的恐惧和迷茫吞噬殆尽。但丁命令打开牢门，带走了那个女人。

——我什么都愿意做……

在剧烈的冲击和喘息中，她依旧用那蛇一般的声音对他轻轻耳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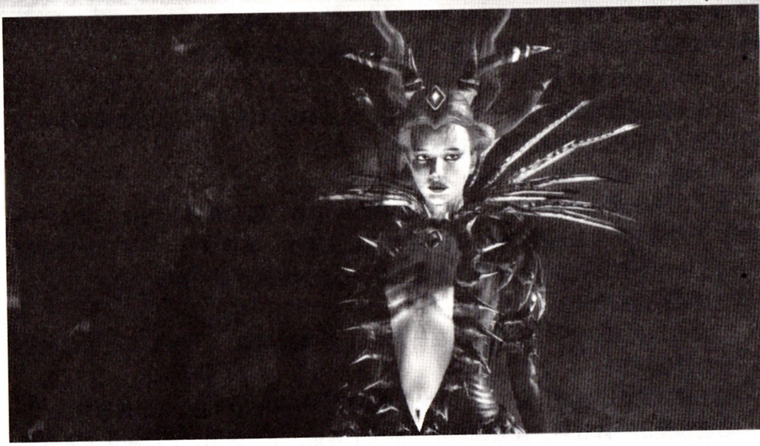
——只要你放了我弟弟……他是我家惟一活着的男人了……

黑色的乱发，光洁的皮肤，呻吟时张尽的唇，还有手指上绯红、蜿蜒的花枝。那是长久以来头一次，他完全忘记了碧忒丽丝，忘记了赎罪，忘记了神，也忘记了自己是谁。

——放了我弟弟……

“她是我妻子！”他还依稀记得那个撒拉森人被仇恨扭曲了的脸，“你这头猪！你侮辱了我妻子，我会诅咒你，诅咒所有你爱的人，下地狱去吧，十字军！”

他的手下扑上去对那个人拳打脚踢，将其击倒在地。那个男人在泥水里翻滚着，用手臂抵挡劈头盖脸的攻击，双眼始终死死盯着他……但丁逼着自己直视那双充满恨



意的眼睛，杀念慢慢爬上了心头，他握紧腰间的长剑，向那个人走去。

“不，不要——你答应放他走，你答应……”女人觉察到了他的心思，扑上来拉住他的手，“我是你的，我会服侍你、做你想要的所有的事，但是你答应了会放他走……！”

他反手一个耳光把她打翻在地，羞耻，罪恶，或许还有内疚感令他火冒三丈。

“滚开，肮脏的妓女！”

但丁拔出长剑朝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人迎头砍下，但是斩断的却是一个长着黑色长发的头颅——女人奋力扑上来挡住了致命的攻击，她灼热的鲜血喷溅在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

但丁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尸体重重摔倒在泥泞中，那颗头颅在地上滚动了很久才停下来，又圆又大的眼睛无神地瞪着昏沉的天空。大雨冲去了她手指上纤细的花蔓，最后的眼泪混合着雨水，从面颊上流淌到地上的血泊中。

大家的动作仿佛定格了一般。撕裂寂静的是那个撒拉森人像狼一样的哭号。他抓挠着泥土，抱起女人的头颅，放声悲泣。

但丁一阵晕眩，强烈的呕吐感令他跪倒在地，泥泞的地面在眼前摇晃、盘旋，最后以极快的速度向他迎面袭来……

黑暗中纷乱的影像不断从眼前掠过——疾驰的马蹄、飞溅的泥水、昏暗的室内血迹斑斑、碧忒丽丝被钉穿在柱子上的尸首、突如其来的黑雾、追赶、鸦群一般的死神、地狱的大口、卡戎沙哑的笑声、米诺斯的长尾、撕裂天地的情欲的龙卷……最后定格在自己父亲那张肿胀变形的、僵尸一般的脸上。

父亲狂笑着，看着自己的儿子慢慢停止了挣扎。

“山一样多的黄金啊，但丁——在人间我永远得不到的东……呃！”

他仿佛被火烫了一样突然松开手，但丁的身体软绵绵地跌落在地。

他捂住胸口，好像谁在那儿刺了一刀般。被开膛破腹都毫无知觉的僵尸，这时却慢慢浮现出痛苦的神情，似乎痛苦是一片在体内慢慢荡漾开的波澜。

“什么……这是什么？！”

父亲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我这才发现，他的胸前插着一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此时已经变得赤红，仿佛在炉膛里被高温烧过一样。

“天哪……把这玩意儿拔出来！求求你了！”

烧红的十字架周围的皮肤、肌肉和脂肪嗞嗞响着，迅速焦黑、气化，就像一个不断扩大的黑洞吞噬着他的身体。僵尸在地上翻来滚去，高声求饶。但丁已经爬起来了，脖子上依旧有父亲留下的淤青。他走上前，一脚踩住那个垂死挣扎的恶鬼。

“碧忒丽丝在哪儿？”他冷冷地问。

“在地狱的最深处，和路西法在一起！”鬼魂尖叫道，“拔出来，快点拔出来——我没法呼吸！”

但丁弯腰抓住十字架，拔了出来，又再度用尽全力地将其插进了父亲的右眼！

后者爆发出一阵狂叫，连我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下一瞬间，它已经化为无数碎屑，飘散而去，只有那件金箔制成的长袍，和几颗纯金的假牙玎玲落地。

“谁说人不能死两次？”但丁冷笑道，看着周围贪婪的鬼魂扑上去抢夺那些财物。

“那是……”我看着他摊开手掌，盯着十字架在自己掌心留下的烧灼的伤痕，“碧忒丽丝的十字架，里面有基督耶稣棘冠上的刺……”

“她把家传的圣物给我，可是我却弄丢了上面镶嵌的宝石……”他指着十字架三个分支上空空的凹处说，“我父亲说得对，我压根配不上她……爱上我，可能是她一生最愚蠢的选择……”

“这么说，你的确违背了誓言，和其他女人有了肉体关系。”

“……是的，可是我一直以为灵魂的背叛才是真正的……”

“对路西法来说，背叛只有一种，无论以何种形式。碧忒丽丝以你对她的忠诚和他打赌，结果输掉了自己的灵魂。”

“不仅仅是那个女人……”从回忆中涌现出的强烈的负罪感令但丁双腿发抖，“我那时……很不正常，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仿佛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离我远去，而只有……战争改变了我，诗人，那场可怕的战争改……”

——永远把责任推给别人，是吗，但丁？

不期然的，一个嘲讽低沉的声音从金水沸腾的气泡中钻出来。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或许那才是真实的你，那才是你一直被压抑的本性，那才是你从自己的父亲那儿继承的血脉，那才是……

“住口！”但丁徒劳地四下挥舞骨镰，只有几个倒霉的鬼魂被他抛下了金水。声音的消失与其出现一样突然，忽然间四下里又是一片蒸腾的沉默。

“那是谁？是我父亲吗？”

“不，”我已经开步向着更深的地狱走去，想找到碧忒丽丝，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那是路西法。”

第四狱 母

碧忒丽丝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醒来，阳光透过身旁大树的枝叶洒在她身上，光影斑驳，微风轻拂，带来野花和泥土的香味。

有个人躺在她身边，宽大的手掌紧紧握着她的手。她心满意足地微笑着，隔着衣袋抚摩着那个十字架——自家的传家宝，她打算在那个人离开之前，把它送给他。一个真正的圣物，一定能保护他免遭刀兵之灾，平安归来。

——然后我要告诉他我爱他，也要听他说他爱我。

——对，还要让他保护弗朗西斯科，那个人没有他那么强壮，我担心……

“你在想什么，可爱的小鸽子？”

然而这个猥亵、沙哑的声音不是但丁的！

碧忒丽丝惊恐地挣脱了那只手，翻身爬起，朝后退去。

如茵的绿草上坐着一个噩梦般的形体，一团半透明的黑色烟雾，乍看是人形，却在不断改变着模样。那个东西的影子，生着分叉的长尾，和尖利弯曲的长角。

碧忒丽丝惊叫起来，扭头就跑。

熟悉的景色如同风蚀，从身边剥落而去，她发现自己站在瓢泼大雨之中，昏沉的天空下，一个肤色黝黑的男人抱着一个女人无头的尸体，跪在鲜血横流的泥地上。

“你污辱了我的妻子，你杀了她，你这头猪！诅咒你，诅咒所有你爱的人，下地狱去吧！”

但丁，她的但丁，矗立在她对面，手中是仍在滴血的长剑。他的长发被雨打湿，黏在面孔上，深陷的眼眶和苍白的脸色，看起来仿佛一个陌生人。

——但丁，这是怎么回事，但丁？

——你杀了这个女人？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对你内疚，”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她惊恐地四下环顾，结果发现自己的影子正在手舞足蹈地对她尖啸，“或许仅仅是在下半身得到满足之后，想尝尝鲜血的味道！”

——你撒谎！他不会做那种事，他对我发了誓！

“而你就这么信了？”影子绕着她的身体盘旋而上，像一条大蛇，“你应该感谢我，可爱的小鸽子，没有那个赌咒，你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永远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英雄和男子汉，在遥远的东方沙漠里变成了怎样一只野兽。”

她拼命挣扎，从对方的怀抱中挣脱出去，却愕然发觉推开的正是但丁的父亲，那个肥胖、暴躁、总是色迷迷地盯着自己的男人。

“别这样嘛，小可怜，他不会回来了，你明明知道的……”

——他会的！我以我们之间神圣的誓言和我的灵魂……

她猛地停住了，没有说完。

誓言已经被打破了，就在她眼前。但丁背叛了她的爱情，而她的灵魂……

房门轰然敞开，马夫的尸体摔了进来，胸口插着一把干草叉，深色的血浸透了他的衣服。一个肤色黝黑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全副武装，杀意在那双黑色的眼睛里燃烧着。

“你是谁？竟敢闯进我家，滚出去！”但丁的父亲咆哮着，拔出他钟爱的黄金匕首朝杀手砍去，两个男人只缠斗了片刻便分出了胜负，年老而肥胖的那个被轻易砍杀，脑浆和滚烫的鲜血溅在碧忒丽丝身上，她转身想逃，却绊上了椅子，跌倒在地。

——不，请不要……

她绝望地恳求着那个陌生人。后者持剑向她走来，如同死亡本身慢慢逼近。

——我不认识你，我没有伤害过你……

男人伸手捉住她的下颌，强迫她抬头看着自己。

“你知道失去挚爱的感受吗？那个名叫但丁的男人让我尝到了，现在我也要回报他。”

他冷冷地、一字一顿地对她说。

冰冷的剑锋贯穿了她单薄的身体，宛如刺破一张白纸。碧忒丽丝没有叫喊，只是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死亡来得如此迅速，并无痛苦。她的双脚失去了知觉，接着是双腿、腰腹和胸膛……

黑暗在眼前蔓延，她的影子再度脱离了二次元的限制，开始在身边狂舞、尖啸、欢呼自己又赢得了一个灵魂。

——但丁，但丁，救救我！弗朗西斯科，你在哪儿？

“弗朗西斯科已经死了，你或许可以在地狱里和他重逢！”刺耳的笑声在耳边回荡，“至于但丁，忘了他吧，小鸽子，我难道不够格当一个新情人吗？”

——滚开，恶魔！我不会屈服于你，即使但丁背叛了他的誓言，我不会背叛对天父的承诺！

“你以为‘天父’真的在乎你？如果他不想看着你们受苦，又为何要把苹果挂在夏娃能摘到的地方？”她的身上突然冒出熊熊烈火，烧尽了衣衫、肌肤和毛发，痛苦令碧忒丽丝惨叫起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化为扭曲的焦炭。

“有趣的是，人类都以为死去之后便不会再死，地狱的存在就是为了纠正这种谬误的想法。”

她被挟持着，穿越呼啸的狂风、熊熊烈火和尸山血海，朝着地狱的最深处飞去。死亡此时看起来简直微不足道，碧忒丽丝知道自己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这是哪儿？”

离开饕餮与贪婪之环，渡过愤怒之环上流淌着的、可以令众神失去神力的恨川，“参观”了枉死城中被迫矗立于自己的坟墓里遭受火焚的异端者，但丁和我正面对着一片了无生气的荆棘林，道路消失了，怪异的树枝扭曲虬结，生满毒刺，无处通行。能听到无数隐约的颞颥声，却看不见一个鬼魂。灰色的迷雾静静地在这片荒凉干枯的

树林中飘荡，这里是地狱中最凄凉绝望的角落。

“暴力之环上的自杀者之森。”我答道，“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施加暴力的人死后的归宿……他们的灵魂被抛洒在这儿，生根发芽，却没有绿色，也不会开花结果，只能变成这样枯干的荆棘。再也找不回本来的形状，因为他们自愿地放弃了神赐予他们的躯体。”

但丁伸手摸了摸那些多刺的枝桠，无意间碰断了其中一根，从折断处立刻涌出一股黑血。一个嘶哑的声音从脚下传来：“为什么要伤害我？难道你没有怜悯之心吗，孩子？”

但丁毛发悚然，他拨开枯叶乱枝，在那棵树的根部发现了一个形似人脸的节瘤，那双眼睛是一对虫蛀后的孔，悲哀而空洞地盯着他。

“母……母亲？”

我沉默地看着这不寻常的母子重逢。很显然，“热病”只不过是父亲的一个谎言。她忍受不了长年的折磨和恐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丁对此究竟知道多少呢？或许他早有知觉，只是不敢面对。

“孩子，对不起……”那个鬼魂说，她在哭泣，却没有一滴泪水从干涸的眼窝里流出，“我太懦弱，不敢反抗你的父亲……”

“不，懦弱的人是我！”但丁伸手去触碰她的脸，刹那间，阴森的荆棘丛突然消失，他仿佛在自家的花园中，母亲穿着绿色天鹅绒长裙站在面前，依旧那么年轻美丽，痛苦的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丝毫伤痕，她仿佛从未走远。

“我无法保护你，我什么也做不到……”

“别这样说，但丁，”她将手中的篮子递给他，好像这不过是另一个轻松的礼拜天，母子二人正准备出发去山中野餐、采集浆果，“你那时只是个孩子。”

“可是碧忒丽丝呢？！我背叛了她的信任和爱情，我害死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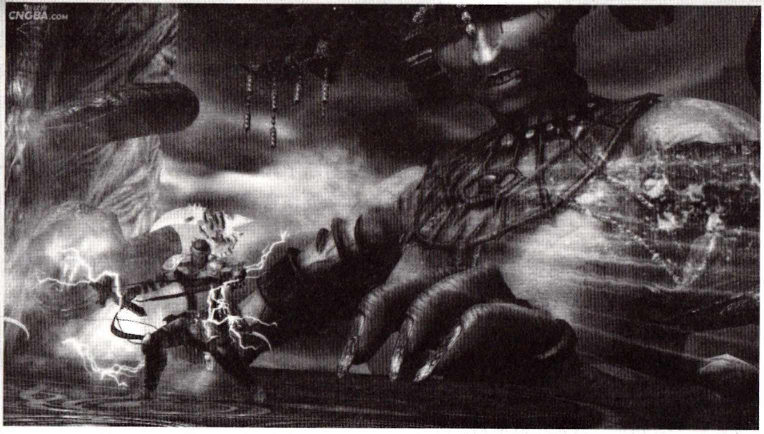
微笑从她脸上褪去了：“这么说，我看见的的确是她！上帝啊，我都不敢相信，那样一个纯洁无暇的灵魂也会堕入地狱……”

但丁痛苦地摇摇头：“母亲，我是否是和父亲一样的人？我尽了一切努力，不想走上他的路，可是命运却每每叫我见到自己丑恶的内心……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换取碧忒丽丝的救赎，但是她恐怕永远也不会再看我一眼……”

她严肃地矗立着，看着他。但丁不敢抬头，害怕在她眼中看到失望和轻蔑的神色，一如害怕碧忒丽丝会那样看着他一样。但当她重新开口时，语气依旧温暖而坚定：

“孩子，你和你父亲不一样，你会为了所爱的人下到地狱，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区别……人生来就背负着沉重的原罪，恶人与圣徒的区别，只在于他们不同的选择——直面罪恶，或者放纵兽性。勇敢点，找到碧忒丽丝，请求她的宽恕，向她表达你的爱。如果她宽恕了你，她也就宽恕了自己。”

但丁抬头望着她，泪流满面：“可是，路已经没有了，我该怎样穿过这片森林？”



她慢慢走近，伸手抚摩他的面颊，手掌的温度和触感，宛如真实："而我，也必须请求你的宽恕——在你很小的时候，我因为胆怯和懦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没能保护你长大成人。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坚强点，孩子，没人能阻止你找到碧忒丽丝，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等一等，母亲！

她的声音越来越远，但丁挣扎着去追，却摔了一跤，猛地醒来，眼前只有我在疑惑地盯着他看。

"发……发生了什么事？"

"你晕倒了——大概是疲劳所致。这样也不错，说明你还活着。"

他苦笑着："……是吗？"

"哦，对，然后你的十字架突然大放光芒，接着……"我伸手向前方一指，自杀者之森不知何时消失了，眼前只是一片空茫的灰色荒原，一望无际。

但丁凝视着这景象自言自语道："她走了……"

"不，但丁，正好相反，我觉得她还在这儿。"听我这样说，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急忙掏出碧忒丽丝的十字架——三个空缺的凹处，有一个已经镶上了一颗深绿色宝石，均匀而安静地改变着光泽，仿佛一个灵魂在其中呼吸搏动。但丁跪倒在地划了一个十字，泪水不受遏止地流淌下来。

"谢谢你，母亲。"

第五狱 兄

——但丁，请务必保护我的哥哥，他没有你那么……

——碧忒丽丝！别这样，我不是小孩子了！

弗朗西斯科故作恼怒地对她叫道，但他温和的蓝眼睛里满是笑意。

——来吧，但丁，我们会赶不上船的。

他回身拥抱女孩，用力嗅着她秀发间的花香。

——别忘了你的誓言……

她轻声耳语道。

他和弗朗西斯科跨上骏马，疾驰而去。回头，依旧可以看见那个纤细的身影伫立在大树下远远地朝这边眺望。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碧忒丽丝。

但丁瞠目结舌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无数巨大灼热的陨石如同撒拉森人的石弹，带着拖长的烈焰曳尾从天而降，砸落在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中，仿佛一场永不停歇的火雨。沙漠被烧得滚烫，而那些逡巡其间的鬼魂则像穿着烧红的铁鞋的囚犯，不停地奔跑跳动，以求双足不被烤焦。

“这儿是暴力之环的边缘，杀人掳掠者、挑起战争的人都会在这片憎恨的沙漠中遭受炙烤，如果他们想逃走……”我指着天空中盘旋的半人马喀戎，“他会用弓箭射穿他们的双目。”

“挑起战争者……？等等，那也就是说……”

“没错，看看吧，但丁，那个鬼魂是伟大的亚历山大，那一个是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那一个是征服者凯撒……古往今来一切为权力和领土而征伐杀戮的勇将猛帅，不管基于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死后都必然被米诺斯抛到这里。”

“而那些是……十字军？”但丁不可置信地冲上前去，盯着那些披着十字纹章袍的身影，“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战，为了夺回圣地而战，为什么……”

“你没听到那个诗人的话吗？”忽然间，从流砂中伸出的一只焦黑的手拉住了但丁的脚踝，一个十字军的鬼魂从砂的漩涡中爬出了半个身体，仰面转动着已经被喀戎射瞎的双目，我猜想它们原本应该是一种清澈的蓝色……

“弗……弗朗西斯科？”

“上帝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屠杀，任何！”鬼魂爪子般尖锐的手指在但丁的皮肤上留下深深的抓痕，“从来都没有什么圣战，但丁，更没有人能通过杀戮获得救赎，神父、主教和那些僧侣，他们都在撒谎！”

但丁拉住他的手腕，想将其从流沙中拽出。可是那个鬼魂忿恨地甩开他，伸手

朝他脸上乱抓："啊，我看不见，看不见！但是我听到碧忒丽丝的哭声——你害死了她！我放弃了生命让你能够回到她身边，可是你这个卑鄙的人，你对她做了些什么！"

他死死扣着但丁的面孔，似乎想把对方的眼睛也挖出来。听到他提起碧忒丽丝的名字，但丁彻底放弃了抵抗，颓然跪倒。

"我正在寻找她，弗朗西斯科，不找到她我不会离开这个地狱……我要去见她，请求她的宽恕，还有你的……"

"你杀死了那三千名人质！"鬼魂咻咻地叫道，"那一天晚上，我亲眼看着你拿着火把走进了地牢……你为了逃避责任，放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还将牢门紧锁，一个人都没能逃出来！你这只野兽啊——为什么我会那么愚蠢，自愿承担这个罪责？如果那时被绞死的人是你，碧忒丽丝或许还不会……"

"我也希望自己没有逃走，兄弟，"但丁任凭他折磨自己，并不还手，"米诺斯说得对，我犯下的罪孽，足够在地狱里待到世界毁灭的那一天。找到碧忒丽丝之后，我保证，我会回来找你，随便你做什么，我都会默默忍受……可是在那之前……"

鬼魂无神的双眼直瞪着他，火雨的红光映照着两兄弟的面孔，一生一死，阴阳相隔，却又从未如此接近。时间仿佛回到了分别的那一刻——但丁茫然矗立在熊熊燃烧的牢房前，听着那三千名囚犯凄厉的惨叫渐渐微弱和消失。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半壁夜空，仿佛地狱就在眼前……

——上帝啊，但丁，你做了什么……

——我好像……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我不知道，弗朗西斯科，我不知道……

——理查再过两天就会回来，你会被……

——让他绞死我吧，我不在乎。

——你在说什么啊！

迎面而来的一拳将他打倒在地，鼻血横流。

——碧忒丽丝还在家乡等着你回去呢，如果你死了，她也……！

泪水洒落在那片遥远的东方土地上，瞬间就消失了。

——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对不起！

——逃走吧，但丁……

——可是……！

——为了我妹妹，为了碧忒丽丝……别辜负了她……

弥漫着死亡的憎恨沙漠上，但丁紧抱着那个不似人形的亡魂，一如那天分别时兄弟两人最后一次拥抱。

"圣战不是我们的救赎，弗朗西斯科，或许直落地狱才是。求你相信我最后一次，我必须找到碧忒丽丝，我必须救她离开！"

时间仿佛也静默了许久，但丁感到怀抱中忽然变得空空如也。睁眼，鬼魂已经不见。

"弗朗西斯科？"



“他在为你指路，但丁。”我指指他怀中再度开始发光的十字架，第二颗宝石出现在分枝上，碧蓝色的石头，就像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光芒直指沙漠最深处，“我想我们可以继续走了。”

“他宽恕我了吗……诗人？”战士站起身，望着那无垠的沙海上沉浮挣扎的灵魂。

“或许当你自己找到救赎之时，这个问题才有答案。”

第六狱 愆

——但丁，哦，但丁，你背叛了我！为什么？为什么？！

碧忒丽丝发现自己在一处激烈厮杀的战场上，十字军与撒拉森人两支大军混战在一处，骨肉撕裂与兵器碰撞声不绝于耳，伤者凄厉的惨叫回荡在铁锈色的天幕之下。她光着脚，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裙，上面溅满了鲜血，在那些生死相搏的人之间奔跑，拼命寻找着但丁。她一定要找到他，质问他，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啊，碧忒丽丝，”那个声音又来了。在仿佛漫长到无限的黑暗中，他曾经引诱她、折磨她、时而给她施加难以想像的痛苦，时而又对她甜言蜜语。前一秒她还在古代罗马，被异教的暴徒撕成碎片，后一秒就发现自己遍体绫罗、珠光宝气地端坐在王座之上，俾睨众生。对于这一切，她所能做的惟一的反抗，就是祈祷。祈祷这只是神对她信仰的考验，祈祷她终将找到自己的位置，摆脱这些恐怖的侵袭。

然而黑暗益发浓重了，她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丁，他真的会来找我吗？

“别把我想得那么坏，好姑娘，”声音淫秽地笑着，“不记得了吗？你乞求我，保佑你的

爱人平安归来——我做到了，你也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公平交易。”

她跑得筋疲力尽，终于发现了那个高大的背影，正在浴血奋战。碧忒丽丝欣喜若狂地呼唤他的名字，伸手去拉他的衣襟，请求他带自己离开这里，可是……

那个人缓缓地转头，她看见的是一张野兽般的面孔！猩红的火星从但丁的双目之中喷出，狂笑的嘴里是尖利的獠牙。他毫不犹豫地举起长剑，朝她迎头砍下，视野顿时被一片血红占据……

“这才是真实的他——那位父亲的暴戾和嗜血不会失传，但丁正像他的翻版！看吧，这就是战场上的英雄，你的恋人！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背叛你？他从来都没有忠诚于你，他的灵魂自诞生起，就是黑暗的！”

碧忒丽丝想争辩说那不是真的，但丁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会把食物分给饥饿的流浪儿，他会保护农奴不受他父亲的鞭笞，他千里迢迢去参加残酷的战争，是为了更接近上帝，是为了求得灵魂的安宁，只是……

她疲惫极了，已经无力开口。在幻象中她早已死了一次又一次，或许不久之后，连灵魂都将不复存在。她已经不敢再祈求天父的帮助，在这亘古不化的黑暗中，在地狱最寒冷寂静的角落里，天国的光辉从未距离她如此遥远。

“他害死了你哥哥，那个男人，那个懦夫，他逃走了，留下你的兄长一个人面对死刑——即使如此，你还是要坚持说你爱他吗？”声音俯在她耳边轻轻地说，真奇怪，在无数光怪陆离的虚幻中，她竟然还能感觉到一股带着体温的气流吹向自己的肌肤。她对自己说那是魔鬼，却开始不由自主地想贴近那严寒中的温暖。

——走开，走远点……我不在乎但丁，也不在乎弗朗西斯科，我谁也不爱，走开……

碧忒丽丝心灰意冷地流下最后一滴泪水，眼泪立刻冻结了，玎玲落地。

生着长尾的双角的黑影走上前来，拾起那滴冰泪，在手掌中翻来覆去地把玩着。泪水在他手中化为一粒细小的种子，他将其丢进脚下的泥土中，种子眨眼间便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碧绿的叶片和鲜艳的花朵争相绽放。最后，在一根低垂的枝条上，一颗圆润无暇的果实颤巍巍地挂着。

“不想尝尝吗，亲爱的？”影子伸手摘下果实，送到她面前，“他不会来了，即使来得了，又能改变什么呢？爱我吧，小鸽子，当我的新娘，我绝不会像他那样残酷地对待你……”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否认，像雕塑般静静地卧着。对方冷笑一声，将果实轻轻丢在她面前。

她好像听到弗朗西斯科的声音，向她述说自己的冤屈和但丁的薄情。更多的声音和影像如潮水般涌来，她又再度看见但丁赤身裸体和那个女人纠缠在一起，看到他手起刀落斩断她的头颅，看到那个撒拉森人切齿痛恨的眼神，看到自己的尸体被他的刀钉在房间的柱子上。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仇恨如同毒蛇噬咬着碧忒丽丝，她可以感觉到黑暗在体内聚集成团，像那颗种子一样，开始生根发芽。

——但丁，我恨你……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对，就是这样！”魔鬼放声大笑，抚摩着她的肌肤，挑动她的情欲，“我有过很多女

人，特洛伊的海伦、埃及的克娄帕特拉、凯尔特的桂妮薇……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美味，一样叫人动心！”

——你没有心，恶魔。我希望我也没有。

碧忒丽丝摸到了那只光洁的苹果，此刻它已经变成一团腐败发黑的东西，如同心脏般有节奏地搏动着。

她对着这颗丑恶的“心”凝视良久，终于狠狠地咬了上去。

“这里，是地狱中三条河的交汇之处。”大地上徒然现出一个无底深坑，群鸟在其间翱翔，但仔细看去却是争食灵魂的人首鸟身怪。火河、冥河与恨川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注入其中，与人间的瀑布不同，它们没有声响。深渊吞噬了一切，包括那些在河流中飘荡的鬼魂，均被倾泻到地狱最深的那一环——最寂静、寒冷、孤寂的地方，远离神的恩典和圣洁的光明，进入那里的灵魂从没有一个能够逃出。我低头望着那漆黑的大洞，想到即将面对背叛者之王的威胁，竟然都觉得背上冒出了冷汗。

但丁也往下看了看，就打算纵身跳下，我急忙拦住那个莽撞的人。

“等等，但丁，这样不行——你会变成人首鸟身女妖的食粮！”

“那该怎么办？”他焦急地问。我懒得解释，只是做了个手势让他等待。他满腹牢骚，粗话或许要夺口而出，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气恼地席地而坐，不理睬我。

“但丁，我有个问题——你究竟还活着吗？”

“什么？”他惊讶地反问，“这算什么问题？我当然活着！”

“那就奇怪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地狱有地狱的法则，神创造这里时就定下的，永远不会改变——活人无法踏足此地。死后的世界和人间不可能重叠，否则将会世界大乱。”

他怔住了，碧忒丽丝和沉重的往事占据了他的思绪，显然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处境。

“在我遇见你时，在那片森林里，我从未见过那么多死神争夺一个灵魂。然而你看得见他们，还可以同它们搏斗——人类是做不到的，但丁，只有濒死、或者已经死去的人才能看见死神，比方说我。”

“这么说……我死了？”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可是，为什么我仍然能感到心跳和呼吸？我的身体还有温度，这简直……”

“你从耶路撒冷回到佛罗伦萨以后，发生了什么？”

他皱着眉头使劲想了一下，困惑地摇着头：“除了回到家中，看见那一幕惨剧之外……剩下的就是和死神打斗和堕入地狱，其他的什么也想不起来。诗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怎么死去的？”

“先别急着下结论，”我对他说，“你的确不像个死魂，但究竟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我们可以在地狱的最深处，在路西法那里找到答案……”

最后一个字刚出口，我发现时机已到，猛地伸手把他推下了深渊。但丁猝不及防，大惊



失色，最后猛地掉落在一个光滑的躯体上。我也随后跃下，站在格律翁的背上，高声命令那只怪兽载我们下去。

“这是什么东西？！”但丁翻身爬起，却又被格律翁盘旋时的震动掀翻，它的模样形似生着翅膀的鳗鱼，长着蝎子一样的钩尾，此时正摆动长而柔韧的躯干，乘着深渊中的气流缓缓下降。人首鸟身怪绕着我们盘旋，发出贪婪又失望的鸣叫，转而继续寻求那些随河水落入深渊的鬼魂充饥。

我指着那长年被三条冥河冲刷的峭壁，让他看岩石缝隙间生出的“恶囊”——鬼魂头下脚上地倒栽在那些形似菌类的孳生物间，脚掌着火，用自己的油脂和肉体充当照明。

“谄谀者、神棍、淫媒、诈骗犯、伪君子——所有无法明确归类的罪人，都干脆被抛弃到此地当活火把，如果你真的死了，米诺斯可能会把你丢到这儿来。”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但后者没有半点心情听我讲故事，他说，对碧甙丽丝的遭遇有不祥的预感。

“之前我一直能听到她的呼声，从四面八方隐约地传来。可是，自从经过憎恨沙漠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她真的在那下面吗？”

我尚未回答，就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空气猛然间变得难以想像地寒冷，三条冥河之水在空中就结成了冰柱，连格律翁的身体表面都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霜，它柔软的躯干开始变得僵硬，翅膀也无法继续闪动，终于从半空一头栽了下去。

“当心！”脚下正是地狱的最后一环——背叛者之环，万年不化的冰柱像陷阱底部的长矛，不怀好意地对准我们。但丁顺着格律翁下坠的身体奔向它的尾部，从那蝎子一样的钩子处奋力一跃，甩开骨镰，恰恰勾住结冰的瀑布。在那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恶囊中鬼魂燃烧的微光，但是它们仿佛也被冻得麻木了，没有一声呻吟或低语，这里弥漫的只有寒冷，彻骨的寒冷。

“神将路西法贬谪至此，用万年的坚冰封印他的躯壳，使其无法随意活动。”我如果活着，也会像但丁那样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战吧。这样一想，死了或许也不算坏事。他抓



着镰刀，从石壁上滑落到这片冰原，脚下是锐利的冰石笋，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体纠结一处，被封在厚厚的冰层中。偶尔有一两张面孔露出其外，七窍也都被冻住，流出的泪水凝结在睫毛上，都变成了盲人。

“路西法在哪儿？”但丁大声地问它们，却无一能够回答，只有一个冷酷的女声从黑暗中传出：“你终于来了，但丁。”

战士惊愕地回头，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掀飞出去，撞裂了许多石笋。鲜血从他嘴里喷出来，眨眼间就冻结了。

“碧……碧忒丽丝？”

我见过但丁回忆中的那个女孩，金发、蓝眼、细腻健康的肤色，笑容仿佛阳光，哭泣时像一颗小树沙沙作响。但面前这个灵魂却完全不是，她喷吐着浓烟，火苗从空洞的眼窝中窜出，头上生满了毒蛇。

“上帝啊，碧忒丽丝——谁把你变成了这样？”

“是你！是我自己！”她恶狠狠地逼近，“你是个骗子，撒谎者，叛徒——你不仅令我遭此大劫，还连累我的兄长，害得他屈死他乡。我要杀了你，但丁，我要杀了你，让你和这里所有卑劣无耻的罪人一起，永生永世在这片酷寒的土地上受刑！”

她一声呼啸，冰面开裂，许多生满棘刺的怪物从地下爬了出来，向但丁涌去，每张嘴里都喃喃地重复着“死吧！”“死吧！”。

“但丁，快逃啊，她的心智被路西法污染了，别和她正面对抗！”我跑过去把他拉起，带着他朝另一个方向跑去。然而但丁却挣脱了我的手。

“我不想再逃避了——记得弗兰切斯卡的话吗？在这个回忆和精神的世界中，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我还能逃去何处？”

“可是但丁……！”

怪物的黑影猛地从天而降，一抹赤色飞溅开来，但丁的身影立刻消失在众多闪着寒光的牙齿和利爪之后。它们抓到了自己的猎物，兴奋地尖叫着，更多的怪物蜂拥而至，像鬣狗一般，加入争食的行列。我看到半截断臂和一些内脏在它们之间被撕来抢去，扯得粉碎。一切发生得迅雷不及掩耳，结束得也异常迅速——顷刻间，冰原上只剩下一片呈放射状的血迹，和一颗缓缓滚动、血肉模糊的头颅。

“哦，不，但丁……”尽管是个鬼魂，此刻我还是感到腹部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不得不弯腰跪下去。

碧忒丽丝冷冷地伸脚踩住但丁的头：“现在，你该对我的痛苦有所体会了吧？”

他无法回答，只能眨了眨剩下的那只眼睛，张开嘴唇，吐出了一个闪着金光的东西。

“这是……！”

——你的十字架，碧忒丽丝，我把它带回来给你了……

两颗宝石，像两只明亮的眸子，注视着被黑烟和火星包裹的碧忒丽丝的灵魂。她猛地抽搐了一下，跌倒在但丁的头颅旁。

“上……上帝啊，我都做了些什么……”

——人生苦难殊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要放弃希望，碧忒丽丝，神永远爱着你，我也是。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突然呕吐出一团发黑的肉块，生满畸形的触须，和蛛网状的青灰色血管，在冰原上蠕动着，迅速朝那片狼藉的血泊爬去。我赶上去拾起一块石头朝它砸下，很可惜，它在最后一刻钻进了一道罅隙中消失了。

第七狱 恕

——请原谅我，碧忒丽丝，为所发生的一切，请原谅我。

在故乡如茵的山谷间，在他们童年时经常玩耍的树下，但丁再次感受到碧忒丽丝双臂有力的拥抱，她的面孔贴在自己的背上，金发随风飞舞。

——都过去了，但丁，一切都过去了。

——你还爱我吗？

——当然。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哽噎，但丁感到她的泪水缓缓浸湿了自己衣服。这都是梦，他想，我已经死了，死在地狱荒芜的冰原上。

——不，你没有。

——别傻了，碧忒丽丝，活人无法踏足地狱。就算我没有死在那儿，也早就死在了其他地方。这是好事，我的生命应该结束了，你死了，我在那个世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这时他想起来了，在发现碧忒丽丝遇害的那个夜晚，他纵马狂奔，追着天空中那个发出巨响的黑影来到一片森林。在那里他迷失了方向，只好点起一堆篝火，准备过夜，结果……

冷不防地，一把匕首从他两肩之间刺了进去，冰冷的、刺骨的痛苦令他发不出声音。但丁想伸手去拔那凶器，却跌倒在地，终于看见了凶手的脸……

——是那个撒拉森人。他杀死你之后，又埋伏在房子附近，跟踪我进了森林。他终于为自己的爱人报了仇，他在笑，但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痛苦的笑容……

——但丁，别放弃，旅途还没有结束。你从路西法手中解救了我的灵魂，我将要去另一个地方了，来找我，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永远地……

——可是碧忒丽丝……



他转过身去，哪里有女孩的身影？那拥抱，那手臂的温暖，都是转瞬即逝的幻象。只有他的掌心，躺着那枚十字架。曾经空缺的三个凹处，如今都镶上了宝石，最上端的那一块，闪烁着璀璨的金色，就像碧忒丽丝美丽的金发。

——来找我，但丁，来找我……

“碧忒丽丝！”他在一个巨大的祭坛上醒来。脚下是青色的光体，在纵横交错的魔法阵线条中流动。他呼唤我的名字，但可惜我无法回应——路西法的力量在那儿太过强大，一般鬼魂都被压制得难以行动。

这里有宇宙中最邪恶、浓重的黑暗，仅有碧忒丽丝的十字架给他提供微光。但丁举头四望，看见的是虚空中垂挂下来的巨大锁链。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连坚冰都消失了，仅余令人窒息的寒冷和死寂。

我想出言警告他，在他失去知觉之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他路西法的阴谋，但却开不得口。即使在落入地狱之后，但丁也从未像此刻这样形单影只，这样孤立无援。一双赤色的、形似深海软体动物的眼睛从高处冷酷地俯瞰他，路西法那被腐蚀的形体依旧静静地潜伏在黑暗中。这里是地狱之底，他的王座，假如任何一个人类能看破黑暗，往这永恒地被寂静笼罩的地下王国看上一眼，无疑都要失去理智。那里有巨大到不可思议的建筑物，其线条与棱角都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完全相悖，扭曲的魔法阵和图腾散发出不洁的气味，那种怪异的空间维度和结构，会令人产生强烈的厌恶感。

“我必须承认，”路西法第一次开口时，但丁以为这里也会打雷，“作为一个凡人，你真是叫人惊喜。”

“恶魔，让我离开这里！”

堕落之王放声大笑，声音像千万只愤怒的黄蜂鼓动翅膀：“人类啊，你以为这是哪里，能让你随意来去？何况，你早就已经属于我了——一个罪孽沉重的鬼魂，除了在地狱中腐

烂，还能去哪儿？”

“我没有死，碧忒丽丝告诉过我——让我离开！”

一只巨大的恶魔从他面前的黑暗中爬了出来，无数丑恶的触角在他身后无限延展的虚无中挥动着：“碧忒丽丝？一个鱼饵说的话，你竟然也相信？通往炼狱的惟一道路在我的脚下，如果你能过去，就上来试试看吧！”

“你不过是另一个恶魔，和那些被我斩杀的怪物没有区别——如果他们可以被消灭，你也不是无敌的！”

碧忒丽丝的十字架在他怀中变得那样温暖，像母亲的手，像弗朗西斯科的眼睛，像爱人的拥抱。但丁丢下骨镰，高高将其举起，瞬间爆发出的光明令地狱每个角落都被照亮，无数绝望的鬼魂惊愕地抬起头，仿佛在长久的苦难中又迎来了天国的荫庇。

路西法厌恶地咆哮起来，挥舞触须，飞快地隐退到黑暗中。但丁的脚下依旧是一片无底虚空，可是他深吸一口气，朝那深渊迈出了一步。

他没有掉下去，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路伸展向前方，他感受到迎面吹来的轻风，还带着海洋的咸味，令人欣喜若狂。

“愚蠢的人类！”恶魔绕着这光芒盘旋，却不敢接近，“正是上帝创造了地狱，也正是他创造了我和你！如果他那样爱你们，又为何要让苦难和罪恶横行人间？”

“人生来都背负着原罪，我和你的区别，只是选择的不同。”但丁向着海浪拍打的声音奔去，他已经看到了黄昏橙色的天空，和鸥鸟盘旋的山谷——炼狱，人间的天国，他的碧忒丽丝会在那里吗？

黑暗、邪恶、寒冷，和路西法的诅咒声，都被抛在了背后，但丁发觉自己从一个狭长的岩洞中钻了出来，赤身露体，身无长物，只剩下手中紧紧攥着的那个十字架。他没有听错，眼前的确是一道蜿蜒的海岸，碧蓝的波涛拍打着沙滩，远处，落日的金光洒在一座高山顶端。那山峰高耸险峻，顶端消失在一片纯白的云雾间。

他跪倒在地划了个十字，吻了吻手中的十字架，将其贴近心脏，沉默地作了一个短暂的祈祷。而后，那个伤痕累累的男人再度起身，朝着炼狱之山而去。他直觉地感到，碧忒丽丝会在那里等待他。

这个人，既没有死，也没有活着，只有神才能决定他在宇宙间的位置。

我好不容易才挣脱地狱的束缚，来到通往炼狱的洞口，只来得及目送他的背影远去。他还需要我吗？或许该等等再说。

——亚当之子的一滴血……

一个阴森的声音如幽灵般飘过，我还以为路西法又在觊觎，可是身后的地狱之门明明已经关闭。我四下寻觅，在一块礁石脚下发现了几缕腐败的肉片，生满畸形的触须，青蓝色的血管已经发黑，倒是似乎在哪里见过。更令人不安的是，不知何时，海岸边的沙地上，一道蜿蜒的痕迹一直延伸到但丁离去的方向。

就好像，一条蛇正尾随着他……

爱之悲喜剧：但丁和他的《神曲》

杜兰特·亚力吉埃里（Durante Alighieri），简称但丁，1265年生于佛罗伦萨没落贵族之家，母亲早逝。在他9岁生日时，曾随父亲参加一次宴会，见到了一个8岁的贵族女孩碧忒丽丝（Beatrice），她天使般的容貌和典雅的气质给幼年的但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9年后，两人再度于佛罗伦萨阿尔诺河上的一座桥边不期而遇，碧忒丽丝已经长为亭亭玉立的少女，并已尊父命嫁给了当地的一名显贵。她那天穿着一身洁白的服饰，翩然如仙子，美得无以复加。只是碧忒丽丝自己并不记得但丁，更不认识他，两人生命中最后一次相见不过是擦肩而过，互相之间连一句话都没有交换。8年之后她不幸早亡，时年不过二十五岁。

尽管如此，浪漫而痴情（或者说超级擅长YY？）的诗人依旧视其为一生的精神偶像。他的许多诗歌和散文，均以碧忒丽丝和自己对她纯洁的爱情为主题，其中便以抒情诗集《新生》和后来的长诗《神曲》最为著名。只不过，在《神曲》中，已经步入老年的但丁，抒发的不仅仅是对异性缠绵悱恻的思念，更多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爱国热情和对当时罗马教会的激烈抨击。

意大利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非地理概念，要等到二十世纪才会出现。在罗马帝国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靴子形状的亚平宁半岛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小城邦林立，各自为政，或依附于其他国家。13世纪时，其北部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地已经发展起成熟的工商业和海上贸易体系，成为整个欧洲最富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时在政治上影响意大利的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天主教会，也就是皇帝和教皇，在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城则表现为支持前者的贵尔夫党和支持后者的基博林党之争。代表商人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贵尔夫党执政后，又分裂为黑白两派，属于白党的但丁被选为执政官。1302年，基博林党得到教皇和法国人的支持，伙同黑党发动政变，开始驱逐清洗其政敌，作为白党领袖的但丁被没收家产，终身流放，从此再也没有回归故里，1321年客死拉文纳公国。他的最后巨著《神曲》（la Comedia Divina，意译为“神的喜剧”，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喜剧》便是取典于此），就是在流放期间完成的。

但丁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初期，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死板僵硬的思想正被逐步抛弃，人们开始再度注目古代希腊和罗马留下的文化遗产，并为其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而惊叹不已。但丁早年师从著名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学习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和古典文学，对罗马诗人维吉尔尤其推崇备至，后来更是在《神曲》中称其为“老师”。这首长诗共有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三行，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游戏估计也是打算学《战神》到底，出个三部曲了），每部三十三篇，诗句全部三行一段，连锁押韵，象征基督教神学的中心思想“三位一体”。诗歌以第一人称描写了诗人自己在维吉尔和以天使形象出现的碧忒丽丝引领下，游历三界的奇幻之旅。结构精美，语言华丽，情节严格地服从于主题，将纷繁复杂的素材纳入严谨的框架之中，所有出场的人物和场景均有所指，隐喻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神学理念和政治追求。其中既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如犹大、该隐），也有中世纪的神话传说（圆桌骑士特里斯丹、郎士洛等），还有为了达到鞭笞时事、抒发政治失意的目的，而引进的当代名人，比如在地狱中受苦的教皇尼古拉三世和伯尼法斯八世（后者是流放但丁的罪魁祸首之一，当时还活着，因此这样写未免有点“个人恩怨”的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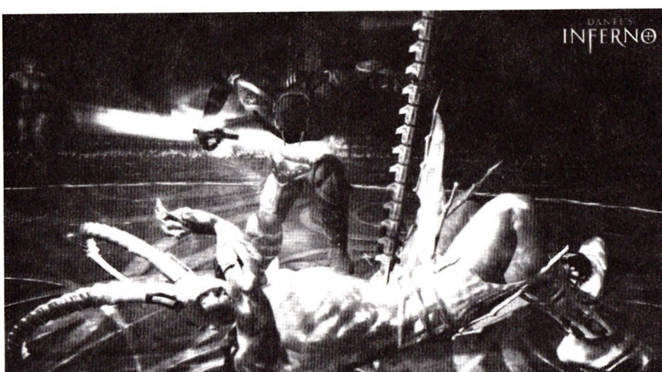
但丁笔下的地狱是一个大漏斗，上大下小，中心在耶路撒冷，共有九环（与其相对的是，天堂也有九重），分别是：地狱之门所在的冥河、狂风怒号的纵欲之环、三头犬刻耳伯洛司看守的饕餮之环、挥霍与吝啬互博的贪婪之环、流淌着恨川的愤怒之环、枉死城所在的异端之环、有火河和自杀者丛林的暴力之环、十个恶囊所在的第八环和最后属于背叛者的第九环，越是罪大恶极的灵魂，就越位于下层，远离天国的光芒和神的恩典。最后一环更是由背叛者之王路西法镇守，冰冷刺骨，永无天日。

通过魔王的尾巴，但丁和维吉尔来到与地狱相对的炼狱，位于耶路撒冷正对的、地球另一面的海中，是一座高山，分为七层，代表七宗罪。但丁在进入这里时，被天使用利刃在额头上刻下七个“罪”字，每攀登一层，罪就消失一个，洗清所有罪孽也就登上了山顶，碧忒丽丝在那里迎接他进入天国。天分九重，在最高点通过了圣母的考验，才能觐见上帝，得到最终的救赎。游戏进程大致都遵守长诗中的描述，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后面两作的基本构造。诗人以维吉尔比喻知识和理性，以碧忒丽丝比喻信仰和情感，认为只有在理性的信仰引导下，人类才可能最终获得真理。

PS：一点点关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事情。

嘛，真好运，上期的《刺客信条》就是关于这个的，买了那一本的读者大约已经比较清楚了：

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时期（1099年）成功夺取了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八十八年后的1187年，著名的海廷大战后，阿拉伯世界的著名英雄萨拉丁领兵夺回了圣地。海廷一役十字军溃不成军，圣殿骑士团团长杰拉德与亚克尔大主教战死，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和很多贵族骑士被俘，耶稣被钉死其上的所谓“真十字架”也在这一仗里不知所踪（一说是被撒拉森人毁掉了）。与八十八年前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时屠杀了七万穆斯林的血腥手段不同，萨拉丁不仅没有杀害城中的基督徒，甚至没有要求出身微薄的平民为自己的性命支付赎金（在当时要求战俘用钱买命是惯例，尤其是十字军的惯例）。耶路撒冷失守的消息传回欧洲，一下气死了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三世。其继任者格里高利八世号召众王公大臣们进行第三次东征，举手报名的最重要的几个人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红胡子弗雷德里希一世）、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和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1191年，在理查的指挥下，十字军夺取了萨拉丁的海边要塞阿卡城，俘虏了其中三千名穆斯林作为人质，向萨拉丁要求赎金。但是后者未能如期凑足金额，理查便下令将三千俘虏尽皆斩杀。此举与萨拉丁之前的宽宏大度形成鲜明对比，向来在历史上为人所诟病。只不过，无论是《刺客》还是《地狱》，都把责任推给了别家，为理查开脱，欧洲人的“狮心王”情结真是要命XD。





（注：关于之前的战事，请参见《游小说》17期刊载的《使命召唤4 现代战争》剧情小说）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

文\暗堂 编\YULA



序

哈萨克斯坦南境的天山山脉平均海拔逾五千米，雪线之上的温度让这些峰峦常年覆盖着寒彻入骨的银白色，千百年来日积月累的冰雪在这里形成无垠的冷酷，寒风终日怒号，刺骨中夹着雪砾和冰粒遮天蔽日。

如果在晴朗的天气里，站在雪峰上遥望连绵不断的山峦，也会因为刺眼的白耀陷入雪盲。

更多的时候，这里只有无尽的风雪吹打。哪怕有人全副武装站在这里，借助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仪器，也只能勉强看清眼前几十米远的距离。

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人的足迹依然鲜明。沿着冰冷的雪崖延绵向上，隐匿在风雪里的建筑偶尔露出一丝端倪。数栋漆成白色的巨大建筑物被铁丝和围墙团团围住，这些林立的建筑群中，有的偶尔会敞开漆黑大门，有不明身分的飞机和军用雪地车在其中进出。附近也时常有衣着臃肿的士兵两人一队巡逻经过。这竟然是隐藏在

雪山中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基地中虽然一片忙忙碌碌，哨兵们却并不显得如何紧张，毕竟这种地方就算位置被人得知，想攻击或者潜入进来也是难如登天的事。

基地不远处是一片坚冰形成的断崖，在断崖中段只有一条不到半米宽的小路可以踏足，如果侧身从这里通过，背后是光滑的冰壁，面前则是万丈深渊，一失足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依然是风雪漫天的日子，依然是平静的一天。

但是就在这条隐蔽小路上，正有两个难以察觉的人影缓慢地向前挪动着。

“那些蠢俄国佬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说话的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军人，他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只是专注而坚定地前进着。

每踏出一步，钉鞋刺入冰面的力道都恰到好处，既不至于打滑也不会用力过猛、耗费太多体力。军人显然对这种冰天雪地中的行动已经轻车熟路了。

身后的年轻人却没这么从容。只见他紧紧抿着嘴，面色苍白，甚至没有多余的精力答话，脚下的步伐虽然稍慢，但也毫不犹豫地紧紧跟在后面，寸步不离。

仿佛过了几个世纪，生死悬于一线的小路总算走到了尽头，眼前是一小片略显开阔的平地，只要沿着冰壁攀上去，这处俄罗斯的基地就近在咫尺了。

“休息一会吧，中士，目标就在头顶上。”

“是，队长。”年轻人长长舒了口气。他抽出两根冰钎，仰起头打量头顶的冰雪断崖，但风雪遮蔽之下根本没法看清确切的高度，只得摇了摇头。

队长没有理会他，只是自顾自地蹲下身去，并点燃了一支雪茄，微弱的火光成了风雪中惟一的亮色，烟雾却在山崖的劲风中迅速消散，融入了漫天雪白之中。

“‘队长’啊……”他微微苦笑了一下，相隔这么久之后，居然还是会偶尔怀念自己的另一个称呼，而不是被人简单地称为队长。

自己所在的141特遣队是美军在两年前成立的一支特种部队，是挑选了原英国皇家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加拿大联合特战队中的精锐所组成。

所有队员都有自己独特的代号，比如“幽灵”“刺客”“火箭”，这次跟着自己来执行任务的加里·桑德森中士，代号干脆叫做“蟑螂”。

自从担任了队长之后，自己的本名约翰·麦克塔维什除了记录在文件上或和上司谈话时之外，已经很少再被队友提起，至于以前的代号索普（意为“肥皂”）更是许久没有听到了。

还记得这个代号的人，世上恐怕已经寥寥无几了吧。

初次被这样称呼时，自己不过只是个刚刚被分配到队长普莱斯上尉手下的新兵下士。跟着上尉和战友们一同为了打击恐怖分子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时时与死神擦肩而过。面前最大的敌人，就是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手握重兵与核弹的民族主义疯子扎卡耶夫。而扎卡耶夫也视自己的队伍为不共戴天之敌，只因为他的独臂即是十五年前拜普莱斯上尉所赐。

战争是残酷的，尽管在普莱斯上尉的带领下一次次挫败了扎卡耶夫的阴谋，但到了最后决战的那一刻，战友们还是在恐怖分子的火力网中一个个倒下。当扎卡耶夫狞笑着走来时，本已经半昏迷的自己被上尉的声音唤醒，紧接着握住了上尉

掷来的手枪，用一颗子弹将这个恶魔送回了地狱。

原先不为人知的麦克塔维什下士因为这件事成了英雄、获得了无数荣誉勋章，在后来谢菲尔德将军决定建立141特遣队时，战功卓著的自己被当仁不让地任命为队长。

昔日的战友们几乎死伤殆尽，而自己最牵挂的还是那场战役后生死未卜的普莱斯上尉。尽管上尉当时也已身受重伤，但自己曾隐约看到他被俄国政府军的直升机接走，然后就神秘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自己事后多方打听也无从得知上尉的下落。过了不久，原来扎卡耶夫的副官马卡洛夫接管了恐怖组织，并且渗透进了政府，甚至把扎卡耶夫吹捧成了民族英雄，俄罗斯朝野都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昔日共同反恐的盟友关系愈发紧张，想得到上尉的下落变得更加困难，只得作罢。

随后的几年间，世上的麻烦反倒变得比扎卡耶夫活着的时候更多。自己带着这群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军队的战士们，从西伯利亚到南美丛林，在一次次作战中逐渐磨练成为一支钢铁般的141特遣队，自己也蜕变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成熟队长，不再是当初那个有些青涩的新兵。

只是有些时候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昔日的战友、想起不明下落的普莱斯上尉。

但自己在面对敌人、手指扣在扳机上的时候，已经绝对不会有一丝分心，也绝不会犹豫和颤抖，交到自己手中的任务，无论多么艰险都要全力以赴，只因为这是军人的天职。

141特遣队长约翰·麦克塔维什上尉喷出最后一口烟雾时，手中的雪茄已经只剩短短一截，他伸指轻弹，微弱的火光划出一道弧形，坠入了无底深渊。

“休息完毕，开始行动。”





一

新落成不久的扎卡耶夫国际机场位于莫斯科市郊，是俄罗斯最大的空港之一，宽敞明亮的大厅中每时每刻都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各式客机货机在跑道上起落滑行，往复不息。

今天也像平常的日子一样，各登机门前都排了长长的队伍，身着天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们正忙得不可开交，丝毫没有察觉有什么异常之处。

只有监控室里的安保员发现有架内部专用电梯里面的监视器忽然坏掉了，但他觉得既然电梯还在正常运行，就不必停下来特意维修，害别人只能绕远路跑楼梯。

当然，如果他这样做了，电梯门打开的同时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里面站着五个身着防弹衣、手持轻机枪的男人。也会让自己变成第一个牺牲品。

实际上，无人监管的电梯顺利地升到了二楼，里面的五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为首的人低声嘱咐道："记得，别说俄语。"

然后两扇金属门缓缓滑开，电梯紧邻着一个登机口，等待登机的旅客站成一长排，有人正忙着维持秩序。几名乘客看到了持枪的五个人走出电梯，不禁微微骚动起来。

一名工作人员皱了皱眉，他并未想到恐怖分子，只是觉得这几个人非警即兵，无论是什么身分恐怕都预示着不小的麻烦。

于是他快步走上前去，"嘿，你们……"

后半句话却永远说不出口了，五条死神的火舌同时发出凄厉的尖啸，横掠过他的身体，毫无阻碍地扑向后面密集的人群。

男人、女人、老人、幼儿……这一瞬间都随着弹孔和喷涌而出的鲜血化作同样无知觉的尸体，宛如锋利的镰刀割过草叶般纷纷倒地。

队伍后面有几个反应迅速的人见势不妙，尖叫着向附近的出口狂奔而去，但仅仅跑了两三步远，就陷入了尾随而至的弹雨中，被打断脊骨的尸体扭曲成古怪的形状，脸上还带着临死前一瞬间那惊怖之极的表情。

约瑟夫·艾伦感到嘴唇发干，喉头一阵苦涩，险些握不住手中疯狂震颤的枪身。

当初谢菲尔德将军说过的话此时又回响在耳边："马卡洛夫从不遵守任何规则，也没有道义可言。人口贩卖、种族灭绝，什么都做，只要肯出钱，他可以用任何人的鲜血来换。"

他想起了自己在阿富汗前线战场上的往事：当时的一等兵艾伦还隶属于著名的美国第75游骑兵团，由于多次在重要任务中表现突出，被正在视察前线的谢菲尔德将军一眼看中，居然直接调归CIA管辖，并加入了某个名为141特遣队的组织。他还没来得及见过自己的新战友就被委派一项绝密的卧底任务：潜伏到恐怖分子头子马卡洛夫身边。

将军说过，花了无数心血与金钱才将自己安插到这个位置，而自己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但是为了从马卡洛夫的手中得到第一手情报，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他还记得初次见到马卡洛夫的情景。尽管之前已经做了无数次演练，也在将军的安排下有了万全的准备：伪造身分、编撰经历、买通马卡洛夫手下帮自己证明……但自己被带到这个身材瘦削、眼神阴鸷的家伙面前时，只是被他的目光扫过，身体还是不

自禁地颤抖起来。

这是恶魔的眼睛，艾伦在心里这样说。

马卡洛夫与他的前任扎卡耶夫完全不同。当年扎卡耶夫四处树敌，整日叫嚣圣战和民族主义，不仅处处与欧美为敌，连致力反恐行动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是他的眼中钉。但马卡洛夫则彻底把这些抛在脑后，他为了壮大自己，除了倒卖毒品军火、靠暗杀、抢劫甚至屠杀来牟利之外，还藉着金钱与暴力恐吓手段，短短时间内就攻陷了现任政府的许多要员，再控制媒体煽动群众，使得整个俄罗斯朝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滑落下去，甚至扎卡耶夫都被捧成民族英雄。塑像立在红场上、新建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狂热的群众举着他的画像进行反美游行……

讽刺的是，马卡洛夫本人倒对这位前辈英雄似乎毫无敬意可言，只是把他当成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面大旗而已。

否则，就不可能在以他命名的机场展开这样的大屠杀了。

艾伦猛地打了个寒战，刺鼻的血腥味和充斥着耳膜的枪声、哭喊声将他拉回了现实。

无论如何，他也不愿对平民开枪。从前自己曾是一名荣耀的战士，为了从恐怖分子手中拯救生命而作战，现在却身处这些疯子的老巢，整日喝着伏特加谈论金钱、毒品和谋杀，今天居然还要对着机场里数千无辜民众举起罪恶的枪口？

但今次的任务中艾伦不得不将自己的良心完全掩盖起来，装出一副屠夫的凶残面孔。因为马卡洛夫就在自己身边不远处，正毫不留情地收割着视野内的所有生命。这是他极其重视的一次行动，甚至不惜以身犯险亲自带头，只为了保证屠杀事件万无一失。

还有一个原因艾伦不敢说出口，甚至不愿去想：马卡洛夫这个嗜血狂，早就手心发痒，想亲自上阵大杀一场了。

当马卡洛夫在电梯里嘱咐手下四人不要说俄语、免得被察觉时，艾伦似乎觉得他冰冷的眼神特意在自己脸上额外停留了一会，不知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个新人，还是已经有所怀疑……

想到这里，艾伦心头一阵狂跳。马卡洛夫下令开火之后，自己的第一梭子子弹全在人群头顶掠过，射在墙壁和路牌上激起大片尘灰与石块，却没有击中一个人，说不定还有人藉此掩护而成功逃脱了死神的追击。但他心里并未因为这一点点的善举而略有宽慰，因为近在咫尺的马卡洛夫本人迟早会察觉自己一直放空枪的事实。

想要获取恶魔的信任，惟一的办法是自己也变成恶魔。

当马卡洛夫的视线再次射向自己时，艾伦终于无法支撑下去，他猛地将枪口端平，疯狂的火舌从中喷涌而出。弹流首先击碎了一个成年男子的头颅，紧接着将他身边的妇女打得踉跄退后几步，然后砰然倒地，枪口随后微微下垂，瞄准了原本被两人护在身后的小女孩，只犹豫了半秒钟的时间，子弹就吞噬了她因惊恐而扭曲的面孔。

在一家三口的生命瞬间被自己夺走之后，一股难以抑制的呕吐感在艾伦的胃里翻涌起来，他装作换弹夹的样子，转过头去不敢再看那三具倒卧在一起的尸体，当目光移开的那一瞬间，他分明瞥见了马卡洛夫嘴角露出的狞笑……

二

“时刻记得你的新身分，这样才能保证你活下去。”

这是艾伦准备出发到马卡洛夫手下卧底之前，谢菲尔德将军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士兵的敏锐直觉和敬业精神令艾伦在虎穴中时刻绷紧神经，将自己伪造出的身分演得滴水不漏。又借助了将军在背后暗中支持的其他力量与金钱攻势，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接近了马卡洛夫，并被委以重任——至少对一个新人而言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还不够，艾伦告诉自己，必须进一步靠近马卡洛夫的机密核心，才能得到更多的情报，或者在他们的恐怖活动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信任，尽管自己的新身分和履历都显得十分可信，又有受了贿赂的小头目向马卡洛夫进言，甚至还参与了几次毒品与军火交易，但要让马卡洛夫更加相信自己，甚至成为心腹，这些还远远不够。

或许总有一天会向昔日的战友开枪，艾伦想到这点就不禁沮丧万分。

当他得知马卡洛夫准备进行机场大屠杀之后，立即将这份情报辗转通知了谢菲尔德将军。

屠杀是为了嫁祸于美国，因此所有人员都要扮作美国人的样子，不许说俄语，并且四处留下美国操纵了这起恐怖活动的信息。

当然，要说美国人会特意不远万里来俄国机场杀人，确实很难令人相信。

所以马卡洛夫打算留下这样的信息：美国打算诬陷马卡洛夫的组织，于是派人冒充他的手下进行屠杀，希望能激起俄国民众和政府对马卡洛夫的仇恨；但这些家伙手段低劣，处处留下破绽，很容易被揭穿是美国人所为。

这样既能证明马卡洛夫自身的“清白”，又将罪行推给了虎视眈眈的美国。如今俄罗斯军事迅速崛起，已经有了和美国一较高低的实力，国家上下处处都是民族主义的干柴，只要再点上这样一把烈火，事态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控制。整个国家都会和马卡洛夫一起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甚至爆发全面战争也说不定。

而将军给艾伦的指令则是要尽可能地阻止这件事发生，将他们留下的“罪证”消灭掉，向世人宣告这只是马卡洛夫这群恐怖分子为了挑起战争而害死千百平民的血腥暴行。

机场中，收割无辜生命的行为仍在继续。众人从横尸遍地的二楼下到一楼，这里等候的人群已经听说了上面发生的事情，正在四散奔逃、乱成一团。马卡洛夫已经换了第四个弹夹，稍一停顿，弹雨又铺天盖地的扑向人群。他的三个手下也兴奋地尽情倾泻火力。

艾伦只能尽量将子弹射向人少的地方，希望这样做能略微减轻罪行，祈祷自己已经不再干净的灵魂得到一点少得可怜的救赎。

不知过了多久，人们奔跑和哭喊的声音已经渐渐消失，无论哪个角落传来响动，一定会随着一串子弹的尖啸而随即安静下来。空旷的大厅中除了几个手持枪械的恐怖分子之外已经再没有站立的活人。

一名马卡洛夫的手下贴在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随即跑回来报告，“头儿，他们来

了。”

不用说，“他们”指的正是俄罗斯联邦特警队。刚才已经有无数平民死于屠杀，如今正是马卡洛夫准备栽赃给美国的时候。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谁不是呢？”

听见另外两名同伴的对话，艾伦的心情越发沉重。这群嗜血的亡命徒不仅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连自己的也是一样毫不在意，面对全副武装的大批特警，不仅毫无恐惧，甚至满心期待着这样的战斗，就像是刚才毫无反抗的屠杀显得太无聊似的。

五个人中的两个首先抛掉了沉重的小型机枪，取下背上的自动步枪握在手中，一马当先冲了出去，紧随其后的是马卡洛夫，艾伦和另外一位负责断后。

“扎卡耶夫万岁！”他们一起高喊着口号向前冲，喊声特意模仿了美国人讲俄语时的古怪口音。

几人先后分散开，各自借助飞机起落架和行李车作为掩体向对面射击，马卡洛夫抛出一枚手雷，将几个身着黑衣、手持盾牌的士兵送上了半空。

对方显然没料到有如此猛烈的攻击，他们是接到机场的报警后匆匆赶来的，电话里只听到气急败坏的恐怖袭击警报，但绝对想不到刚刚抵达，就被铺天盖地的子弹、榴弹、手雷打了个措手不及。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数量有多少。

这次马卡洛夫特意秘密采购了一批新式的美军装备，也是以前自己的组织中从未使用过的，准备特意丢下几件留给俄罗斯当局作为证物。当然，这些新式武器的火力甚至压制住了俄国军队，令他惊喜之下暗暗决定避过这阵风头后准备大批采购，用来武装自己的爪牙。

艾伦心想，这种手段确实不算高明，如果是谢菲尔德将军那样的人物，一眼就能看穿问题所在。但在这个全民仇美的国家里，就算是明显的栽赃也会成为足以燎原的火种，别有用心的人会忽视一切破绽，只是声嘶力竭地煽动民众，将烈火烧得越来越旺。

他也在思索破坏这些线索的办法，但马卡洛夫一直站在离自己不远处，对面特警部队的火力也不停掠过身畔，他只得暂时不去想任务的事，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后面的事只好让情报和宣传部门去处理了，我还要再搜集足够的证据报告给将军。”艾伦打定主意，开始随马卡洛夫及手下一起缓缓向事先约好的出口处撤退。

特警们显然是被刚才的凶猛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一时间还没有人追击上来，几人很快沿着地下车库的通路来到了一扇小门前，那里正停靠着一辆救护车。马卡洛夫举手示意大家不要开火，这显然就是接应他们离开的车子了。

附近静悄悄的，只有远处还传来喧嚣和吵闹声，看起来逃脱路线应该足够安全。艾伦暗自松了口气，虽然干扰马卡洛夫留下“罪证”不那么容易，但至少成功逃出来了，待到返回基地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吧。

救护车的后门被打开了，里面的人边招呼他们上车边问候马卡洛夫：“辛苦了，头儿。这次留下的线索可足够明显了吧。”

艾伦跟在马卡洛夫后面准备登车，他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其余的同伙早已就位。

马卡洛夫不紧不慢地回答：“那些算不上什么线索……”然后回身拉了艾伦一把，艾伦正要借这股力跳上车子，抬头却发现黑洞洞的枪口抵在自己的眉心，面前是马卡洛夫那张毫无感情的脸。

随着一声清脆的撞击，艾伦觉得自己的头颅被一股大力撞得向后仰去，紧接着整个世界旋转了起来，又随着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而骤然停止。

艾伦的身体斜卧在地上，空洞的双眼望向天空。剧痛模糊了他最后的神志，已经无力再思考自己何时暴露了身分，而这一枪又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震动。

在他那渐渐被血红色晕染的视野中，马卡洛夫关上车门绝尘而去，只抛下最后的半句话：

“这才是线索。”



三

美国，141特遣队总部会议室。

往日空旷的房间内，此时却挤满了人。原本分散在俄罗斯、阿富汗、墨西哥等地区执行任务的队员们都已接到紧急召集令，要求立即暂停手头的任务，迅速返回总部，听候调遣。

谢菲尔德将军盯着墙上挂着的巨大电子地图，面色阴沉。在他身后，所有的队员都静悄悄地肃立着，排成整齐的一列——除了两个人之外。但没人对他们的迟到有一丝怨言，因为其中一个是他们的队长，而他每次执行的必定是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

听说这次他只靠两个人就远赴冰天雪地的哈萨克斯坦，并且成功奇袭了一个空军基地，还把美军卫星坠落在那里的ACS（攻击识别系统）模块带了回来。队员们惊佩之余也各自为今天的任务捏了一把汗：能让将军紧急召集全体队员的事态，究竟会严重到何等地步？

他们大部分已经得知了俄罗斯机场发生的事情，这件震惊世界的恐怖屠杀已经占据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除了连篇累牍地报道机场中横尸遍野的惨象之外，也公布了俄国军方的调查结果：现场留下了一具尸体，经身分确认，是个如假包换的正牌CIA。结论一出，舆论大哗。

俄罗斯上下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复仇情绪中，战争一触即发。

“我们回来了，长官！”麦克塔维什队长推门而入，“蟑螂”加里·桑德森紧随其后。两人身上厚厚的雪地作战服还在往下滴着泥水，显然是刚从雪山里钻出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谢菲尔德将军紧绷的脸稍稍缓和了些，成功夺回ACS模块的消息他已经知道，后续处理是给国防和航天部门的事情。现在事态紧急，来不及称赞两人的功绩，必须赶快交待任务，否则每一秒钟的延迟都可能令己方陷入被动。

“听着，小伙子们。这次马卡洛夫抢了先机，他把上千具尸体扔到了一个美国人的脚下。在全世界旁观者的眼中，他们都是受害者，现在就算俄罗斯人拎着棍子敲碎每个美国人的脑袋，也不会有人说一句话的。”

“没错，长官，我们的信用也随着艾伦的死而完蛋了，现在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是马卡洛夫搞的，但是还需要证据。”麦克塔维什队长缓了口气，回应道。

将军点了点头，按动手中的遥控器，墙上的电子地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子弹的三维扫描图，子弹不停旋转着，周围密密麻麻注满了各种数据和资料来源。

“我们想尽办法，总算把射进艾伦脑袋里的那东西和弹壳都弄到了手，鉴定之

后，线索指向这个家伙——”他又按了一下遥控器，画面重新变回了地图，只不过这次的视野焦点由莫斯科转到了南美洲，对准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然后，一张男人的黑白照片出现在荧幕中央。

“阿里加德诺·鲁贾斯。”

“长官，我可没听说过这名字。”麦克塔维什露出微微困惑的表情。

“那你一定听过他的另一个名字‘红色阿里克斯’了。”谢菲尔德将军见队长点了点头，接着说下去，“巴西头号军火贩子，跟许多恐怖组织都有往来。既然这次他的一颗子弹激怒了整个俄罗斯，我们就得靠他带路，把马卡洛夫从老巢里揪出来。”

里约热内卢潮湿闷热的空气使得刚从冰天雪地中爬出来的加里·桑德森极不舒服。他坐在车子的副驾驶位子上不停地挪动身体，免得让汗水浸透的衣服粘在背上。

141特遣队以往的任务一向是深入敌后，突破森严的防备来完成种种艰难的任务，却极少出现过今天这种情形：所有队员老老实实地窝在车里，小心翼翼地穿行于这个南美都市的大街小巷，紧跟着各自负责的目标，伺机行动——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专管盯梢的间谍了？桑德森叹了口气，扯着衣襟试图扇些凉风进来，稍解一些湿热之苦。

耳机里传来队长的声音：“注意，线人已经和目标接头，注意目标的一举一动，不要莽撞行事。记住，这里平民太多，没接到我的命令时禁止开枪！重复，禁止开枪！”

桑德森暗自叹了口气，不知可怜的队长昨天被谢菲尔德将军单独叫去训了多少次话，才变得如此神经质，差不多每次通信都不停地警告大家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要开枪，免得流弹打到哪个平民身上。

这也怪不得将军和队长。现在美国的形象已经快和屠夫杀人狂画等号了，决不能再犯一次这种大损国际声望的错误。

所以只能让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也把枪收起来，改行做跟踪任务？桑德森这样想着，摇了摇头。

要知道，这毕竟是一支身经百战、功勋赫赫的队伍，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炫耀的英勇事迹。特别是队长麦克塔维什，他始终都是战场上的佼佼者，无论是雪山悬崖还是沙漠泥沼，甚至在弹火纷飞的前线地带，依旧毫无惧色，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冷静地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带领队员们迅速出击，直扑目标。

队长的行事风格会影响到整个队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编制的士兵们在短时间内被锤炼成一支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很大程度上是源自队员们对麦克塔维什队长本人实力的彻底折服。

很少有人了解队长的过去，桑德森也只是知道他五年前刚刚服役就转战俄国境内、与恐怖组织交手无数次、甚至亲手格毙他们的头子扎卡耶夫——所有的勋章与赫赫战功都源自官方的报告，至于更详细的资料则统统锁在保险箱里，特别是曾经服役的队伍、番号、上司与同僚等等，一概无可奉告。

其实桑德森最好奇的还是队长的出身，不知究竟什么样的教官与战友才能锤炼出如此强悍的战士。

之前的雪山之行更是使得桑德森对队长的感觉由佩服升至崇拜：不仅在直上直下的冰壁上只凭两根冰钎便能如履平地般攀援，更在刺骨寒风与漫天雪雾中轻易突破对方的防御、深入基地抢到目标ACS模块之后一路扬长而去，这份胆识与实力令

自己望尘莫及。倘若与自己同去的不是队长而是随便哪一位队员，恐怕下场不是葬身于俄国人的枪下，就是干脆坠入无底深渊了。想到这里，桑德森不禁又有些后怕，打了个寒噤。

此时的麦克塔维什却无心回味自己的辉煌战史，更没有精力顾及气候带来的不适，他可以孤身面对数以百计装备精良的恐怖分子而面不改色，但如今的处境却令他心烦意乱，进退维谷。

眼前是里约热内卢著名的贫民窟。这里房屋大多依山而建，用破旧的木板和薄水泥板搭成，上下堆叠，犬牙交错。脚下凸凹不平的地面上到处都是垃圾和积水，根本找不到任何一条有规律的道路，有时候沿着一条黑漆漆的死胡同走到头，却同时出现四五条岔路，令人手足无措。最头痛的是，贫民窟中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同样黑瘦肮脏，根本无法区分军火贩子与平民，除非他们中的某一个狞笑着亮出武器，把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你的额头。

方才靠着线人引路才抓住对方一个手下，拷问之后得知对方的头目、这次行动的目标鲁贾斯就藏身于贫民窟深处。

而这个狡猾的家伙在被捕之前却在繁华的街道上大闹了一番，除了公然开枪之外还点火烧车，搞得附近几个街区鸡犬不宁，消息灵通的军火贩子们肯定第一时间知道了美军的到来。

尽管这下子前方的战局肯定更加艰难，但桑德森反而感到了一种解脱，至少不必再躲躲藏藏了。相信其他队员也是同样的想法。与其在车里坐等下一条行动指令，倒不如甩开这些障碍大干一场。

惟一例外的就是队长麦克塔维什，眼看着队员们纷纷从车里钻出来会合并且摩拳擦掌准备出战，他的眉头皱得比刚才更紧了。

麦克塔维什起初还抱着一线希望，如果能够靠情报人员的帮助潜入虎穴，直接将鲁贾斯抓出来自然是最好不过。既减少了己方伤亡的可能，也避免在平民聚集区就发动攻势。事实上，不管是己方还是敌方的流弹误伤无辜，黑锅铁定都会由美国人来背——又不是两国交战，跑到人家的市中心动用武力挑起战斗，这种事终究是没道理可言的。

强攻原本就是备用计划。就算抛掉外交和政治因素，只从军事角度分析的话，也根本不该在这个地形犬牙交错、人员鱼龙混杂的地方进行正面突袭。

谢菲尔德将军在出发前反复强调的“绝不可伤及无辜”使他的指挥处处掣肘，有力难施。

麦克塔维什队长下意识地摩挲着手中那支老旧斑驳的手枪，心中踌躇不决。



四

枪身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多年的战场生涯在它的表面留下了无数难以抹消的刻痕，但内部零件每次都会精心保养，依旧保证了流畅的击发与精准的弹道。

那正是五年前普莱斯上尉掷给约翰·麦克塔维什下士并射杀了扎卡耶夫的那支手枪。也是上尉留下的惟一纪念。

时过境迁，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新兵如今也佩上了与前辈同级的肩章，指挥起了世上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整日面对常人难以想像的危险，又能在这样的境况中大展身手、制胜克敌。

与普莱斯上尉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正是那段日子所经历的言传身教，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在上尉失踪之后，麦克塔维什曾无数次回忆他在历次战役中的一举一动，如何指挥、如何冲锋、如何潜伏、又如何瞬间随机应变，将种种突发的危机消弭于无形。

那是多么高明的军事教科书也难以企及的宝贵经验，麦克塔维什将这些全部融入平日的训练与作战任务中，使得自己迅速成长起来。

他很清楚，自己虽然因为一枪干掉世界头号恐怖分子而获得极高的荣誉，但那是队友们用生命换来的机会，是普莱斯队长在千钧一发间的准确判断才留给自己射击的空档。倘若自己因为这份荣耀而飘飘然，感觉自己的实力当真配得上那些勋章，那么战场会用冷酷和绝望来彻底摧垮这份狂傲。

毫不懈怠的麦克塔维什依旧奋战在对抗恐怖分子的第一线。扎卡耶夫死了，世界依旧混乱，他的继任者马卡洛夫更疯狂、更残忍、更难以对付，而且抛弃了前任与世界为敌的态度，转而拉拢俄罗斯的政界军界、煽动民众，使得当年英美俄等国家努力建立起的反恐战线彻底分裂。

141特遣队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成立的。美国反恐行动总负责人谢菲尔德将军除了要指挥那些正面作战的部队之外，还需要一支机动灵活、战力强悍、直接听命于己的特种部队。

他四处搜寻人才，并且不拘国籍和身分，原先出身于美军和英军的许多特种兵都被他招至麾下，也有一些是从前线部队中调来的佼佼者。那个倒霉的约瑟夫·艾伦就是因为将军亲自在阿富汗前线督战时表现突出而被一纸调令送到了141，然后跑去俄国当卧底——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他这样的任务，绝大部分队员的枪口还是指向恐怖分子的。

队长的人选也令谢菲尔德颇费了一番脑筋，在这支人才济济的队伍里，无论是名气还是实力都要能服众才行，这才最终选定了此时已经升为上尉、战功赫赫的麦克塔维什。

而麦克塔维什也不辱使命，屡次出生入死于战火硝烟中，完成那些看似绝不可能的任务，因而短短时间就成了谢菲尔德将军的得力干将。

但不管去哪里，他始终将这把手枪佩在身上。无论普莱斯上尉是生是死，都仿佛有灵魂附着在其中，怯懦时可以激发自己的勇气，焦灼时能令自己冷静下来。

尽管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麦克塔维什还是感到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点所在，就算有着在枪林弹雨中闲庭信步的实力，就算对每个角落的战况都了如指掌，也还算不上一个合格的队长。

要知道，优秀的战士和优秀的指挥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不仅要对自己有信心，还要信任手下的每个人，要对每个队员的能力与性格了如指掌，并且为他们安排适合的岗位，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麦克塔维什也尝试过让其他队员负责一些重要任务，但每次都不断担心他们实力不济、冲动行事、轻敌冒进……反而害得自己无法集中精力，险些误了大事。

每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麦克塔维什就只能把更繁重危险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尽管事后会得到将军的称赞和队员们崇敬的目光，但他有苦自己知。这种做法是一个恶性循环，迟早有一天，当遇到自己无

法替队员们包办一切的情况时，可能整个141特遣队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如果自己无法打破这个怪圈的话，恐怕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这一时刻就会提前到来。

犹豫不决的麦克塔维什无意识地握紧了枪柄，连指节都因用力过度而变成了白色。

“上尉，如果是你的话，会怎样做呢？”他低下头，目光触碰到枪身的瞬间，一件尘封许久的往事忽然跃进脑海。

五年前，自己还是普莱斯手下的一个普通下士。当时整个小队受命潜入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基地，阻止恐怖分子朝美国发射一枚核弹，当他们清除阻碍冲进控制室时，普莱斯队长下令众人把守各处门口，回头看到只剩麦克塔维什跟在自己身后，便指派他去控制台输入中止密码。

与其他人接到的任务相比，自己并无性命之虞，但责任却更为沉重。那枚核弹头在空中飞行许久，离美国东海岸已经近在咫尺，密码的输入只有一次机会，稍有差池就可能葬送数百万人的性命。

冒着极大风险、牺牲了无数性命之后换来的短短一瞬间机会，由身为队长的普莱斯自己来做显然更为稳妥，经验老到的他也绝不会因为干系重大就出现失误。

但他宁愿将如此重担放在一个新手肩头，除了身为队长对属下必要的信任之外，恐怕还有藉此激励麦克塔维什的含义在其中。

“尽管经验尚浅，你仍然是我们队伍中重要的一部分，相信你可以负起这样的责任。而且，如果你将来有一天也面临抉择时，希望你能相信自己的手下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麦克塔维什从普莱斯队长坚定的目光中读出了这样的讯息。他稳住心神，毫不犹豫地在控制台的键盘上敲入那一串长长的密码，按下了发送键。仅仅过了几秒钟，核弹头就接受到了那束穿越山麓重洋的指令电波，从而自行分解，坠入海中，美国东海岸的十几座城市及居住其中的几百万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逃过了灭顶之灾。

他一直以为多年来这件事早已被遗忘，但到了这一刻他才明白，原来那双眼睛早已在自己脑海深处留下了烙印，在彷徨无助时，可以再次为自己注入力量。

胜利不仅仅来自于手中最为先进的武器，更来自于武器持有者的信心。

麦克塔维什抬起头，所有的队员都安静地站立在自己面前，但每个人脸上都露出跃跃欲试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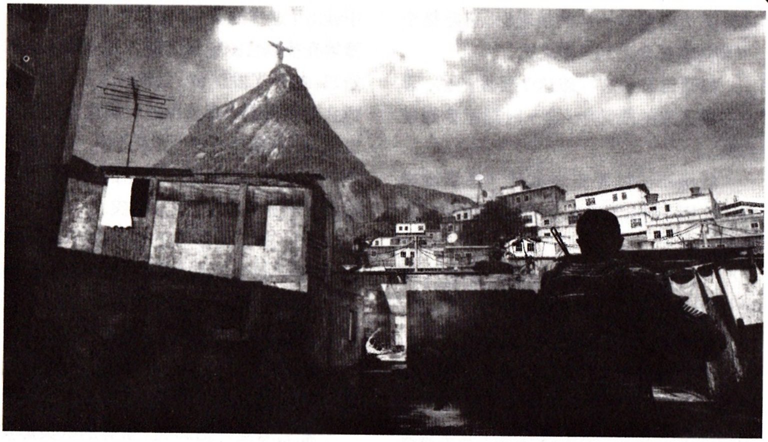
他的心中感到一阵释然，自己手下有着这样一群勇猛无畏的小伙子，一直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只要再多一点信任，相信他们能够凭实力完成一切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他们就会用真正的胜利来回报你。

想到这里，麦克塔维什队长将手枪插回枪套，随即下令：“出发！活捉鲁贾斯！”

所有队员开始分头潜入贫民窟中的各条岔路，迅速向着队长指明的目标方向前进着。

简直就像是要在一座巨大的垃圾山中把那个该死的军火头子扒出来一样，桑德森诅咒着这个混乱的地方，同时握紧了手中的枪，边警惕地观察周围的环境边继续前行。

越是深入，道路就越是崎岖复杂，而且这里已经接近对方的老巢，每个看似破旧无人的窗口中都随时可能射出致命的子弹。要知道，对方可不是拿着破旧步枪的业余民兵，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军火贩子，而自己除了一支M16A1和几颗手雷外别无他物，



对面前的地形也一无所知，只有将直觉与经验都发挥到极致，才有可能存活下来，更何况穿越重重险阻、生擒对方的头目？

队长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一马当先，带领精锐部队首先扫平重型火力点、打通咽喉要道，而是需要各人齐头并进，包抄鲁贾斯的退路。

这使得桑德森略显紧张，但也因为有了独力表现的机会而隐隐兴奋。眼前的情势容不得他有半点犹豫和退缩，首先紧贴着一户简易民居的墙壁快步前行到墙角处，警惕地探出头去四下张望，确认安全后一个箭步越过面前的空地，将身体隐入另一片阴影中。

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想要一帆风顺地前进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桑德森越过第三个转角时，迎面正撞上一个手执AK47步枪、身穿破旧T恤闲晃的黑瘦男人。

他对这次意想不到的会面显得比桑德森更为吃惊，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应该举枪射击，但比起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来还是慢了一步，手指尚未扣上扳机，自己的胸口已经迸现出一串血花。

枪声惊动了附近斜坡上一间房子里的哨兵，但他刚刚探出头来瞄准可疑人物时，桑德森的子弹早就洞穿了他的额头。

就在桑德森解决掉两个敌人的同时，另外几处角落里也分别传来了稀稀落落的枪声，显然是队友们也纷纷遭遇到了抵抗。

桑德森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面前的小巷里又转出两个持枪的身影挡住去路；稍远处的房顶上有人站立起来，四下张望着寻找他的踪迹；紧接着一颗由斜上方射来的子弹擦过肩头，尖啸着钻进了脚下的泥土里。

惊出一身冷汗的桑德森反而被激起了斗志，“人多又怎么样？一群乌合之众，别小看我们！”他心中暗暗咒骂着，道道火舌从枪口呼啸而出。

“‘刺客’受伤！方位C9，请求掩护！”

“警告！‘牛仔’已经阵亡！这边有火箭筒，保持距离！”

几乎每一次通信频道响起时都带来坏消息，但正躲在空屋里与四面八方火力纠

缠不休的桑德森根本没时间沮丧，稍有闪失，他就会成为下一次播报的主角。

“已经发现鲁贾斯，他正往西北方贫民窟的高处逃窜，你们继续前进，我从侧面拦截他，完毕。”队长的声音适时从耳机中传来，令桑德森精神一振。他掏出一枚手雷掷向窗外，然后无视被炸得哇哇乱叫的巴西民兵们，从另一边的窗户跳出房外，向预定的回合地点奔去。

141的队员们虽然损失了不少，但剩余的人正在快速集中并包抄鲁贾斯的退路。训练有素的战士们一旦进入默契的合作状态，其威力完全不是空有新式武器的散兵游勇可比的，一众土著民兵转瞬间就被打得四散奔逃。

“狡猾的混蛋！”有人在耳机里气急败坏地骂着。桑德森抬头望去，只见有个身影在房檐上飞速掠过，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在高高的走廊和通道间穿梭，就是不肯下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的嘴里还有极重要的信息等待询问，因此没人敢开枪，生怕没打到腿却误伤到了要害，就此功亏一篑。

也正是这个原因，众人几次围堵都让鲁贾斯险险逃过。

桑德森紧追不舍，但鲁贾斯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再次灵活地摆脱了追兵们，一个箭步跃上了二层小楼的阳台。只要他再继续跳到对面的房顶上。晚了一步的桑德森和另一边包抄过来的队员们就只有跺脚骂街的份了。

但就在这一瞬间，鲁贾斯身后的窗户被撞得粉碎，随着玻璃破碎的爆响声，一个身影从窗口鱼跃而出，将他拦腰牢牢抱住。巨大的冲力使得两人同时从楼上飞到了半空，紧接着急坠而下，重重砸在一辆汽车的车顶。

“队……长？”第一个赶到的桑德森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天而降的麦克塔维什完全不顾自己脸上身上被碎玻璃划出的条条伤痕，只是紧紧压住身下已经半昏迷的鲁贾斯，用手枪抵住他的太阳穴。

“方位B6，目标已经抓获。”

声音一如既往地冷静。先后赶到的队员们并不知道队长平静的表情之下隐藏着何等激荡的内心。

因信任而获取的胜利果实，意味着他已经真正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队长。历经锤炼的141特遣队也将化为更锋锐的尖刀，刺穿任何敌手的心脏。



五

正当141特遣队把南美洲的垃圾堆搅得天翻地覆时，位于科罗拉多州地下400米处的北美联合防空指挥中心里也正忙得不可开交。

卫星观测室中，工作人员们一如继往地各自盯着荧幕上的信号波形，监视自己负责的地区有没有异常情况。惟一不同寻常的是在房间正中踱步的空军情报部长，他平日本来只需要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每天看看报告，但几天前莫斯科的机场屠杀事件使他不得不整日待在这里，如果俄国人有什么异动，必须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一名观测员忽然转过头来，“长官，这件事很奇怪，有大约70个可疑飞行物正在向诺姆靠近，但这些家伙是忽然出现的，卫星没有追踪到它们从哪冒出来。”

情报部长眉头一皱，停下了脚步。但还



没来得及详细询问，另一名观测员也立即报告了同样的现象，只不过目标换成了范登堡，飞行物的数量也接近100个。

诺姆和范登堡是美国西海岸的两个空军基地，俄罗斯难道真的已经出手……情报部长稳了稳心神，立即下令联络这两处基地，希望获得更详尽的信息。

谁知，这两通十万火急的电话却只得到这样懒洋洋的答复：“啥？我们这里天空一片晴朗，总部。你们眼花了吧，完毕。”“总部，我们这里没发现任何异常，呃……是不是太阳黑子活动的干扰？请检查一下，完毕。”

情报部长一头雾水，难道是所有卫星的监测信号都出了问题？既然出现警报的西海岸暂时没事，那么监视器中一片平静的东海岸呢？他马上拿起电话，拨通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空管中心。

“喂？那个……我们这边的ACS识别系统可能出了点问题，你们那边有什么异常吗？”情报部长有些不敢确定，他满脑子都是卫星的问题。如果ACS失效，无法分辨敌我信号的军事卫星将等同于一堆废铁，这个责任自己可承担不起。

“他们到处都是！”对面简直是声嘶力竭地喊着，仿佛还能听到防空警报不停地响起。

“重复一遍？什么情况？”

“在I—95区！大量战斗机出现！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没有预警！”对面的人几乎语无伦次了。

“冷静！正在联络你们附近的作战单位，立即增援。”情报部长反而平静了下来。情况远比自己想像的还要糟糕，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失去理智，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因为战争已经开始了。

“各基地注意！各基地注意！这里是总部。”他接通了广播频道，声音顿了顿，仿佛接下来的话会耗尽全身的力气。

“卫星监视系统遭到破坏，声纳监听和预警雷达已经失效！”

同一时间，国防部和海陆空三军总指挥部都得知了这个无比震撼的消息：

俄国人不知用什么办法，绕过了美军最为先进的全方位监视网，将数量惊人的空军编队运送到了首都正上方。

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都毫发无损的美国本土，第一次被外国的军队侵入了。

“问题可能出在我的人上次带回来的那个ACS模块上。”在乱成一团的高官和将领中间，还是有几个人保持着冷静头脑的，其中就包含了谢菲尔德将军。等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听他讲话，这才继续说下去：“我们的卫星坠落在俄国境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预先找到并破解，所以现在才能够入侵我们的通信系统，甚至足以瘫痪整个监控与指挥体系。”

航天部的一位官员脸上冒出了冷汗，“唔……当那个ACS模块送回来时，内部芯片确实遭到了一定的破坏，但我们的技术人员判断是坠落时遭到的损伤。”

“混账！为什么不早说！”“都是你们的责任！”会议室里嚷成一片。

“大家静一静，先听我说。”谢菲尔德止住了吵闹，“不排除俄国人的手段高明，连我们也未能发现被破解的痕迹，但现在不是为这个争吵的时候。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

“对方靠大量运输机将步兵和机械化部队直接运到了白宫附近，我们的飞机却因为导航和指挥系统被破坏无法起飞，华盛顿只有很少的驻军，已经顶不住了。”另一位将军说，话音刚落又是一片喧哗。

“应该立即调集华盛顿附近的全部队伍前去增援！”谢菲尔德坚定的声音令会场中短暂的慌乱情绪渐渐消退，将注意力放在了各自负责的任务中。

里约热内卢依旧潮湿炎热，此时，贫民窟中的141特遣队对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

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成了他们的临时基地，每扇门窗都有人警惕地向外观察着，麦克塔维什队长则带着剩余的队员留在房内。

刚刚被逮到的军火走私头子鲁贾斯早没了当初的威风，被捆成一团扔在墙角，两眼反白、手脚抽搐着，显然早已昏迷不醒了。

队长的心情并不好，费尽千辛万苦，牺牲了不少同伴，从这家伙嘴里却撬不出跟马卡洛夫有关的重要线索，惟一的收获就是他失去意识之前说起过俄国东海岸某监狱内关着一个马卡洛夫最痛恨的人，代号是627。

“哦？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如把那家伙挂在鱼竿上，等着马卡洛夫上钩好了。”队长没好气地自言自语着。

他身边的桑德森正满头大汗地摆弄着通讯器，“喂？喂？这里是141，请回答！”可是任凭他喊哑了嗓子，耳机里仍然只传来断续的沙沙声。

“队长，出问题了，总部联系不上，后援空军部队也不知去哪里了。”又试了几次之后，桑德森总算放弃了，垂头丧气地摘掉耳机扔在桌子上。

麦克塔维什沉吟了一下，说：“如果我没猜错，恐怕是俄国人对我们的卫星动了什么手脚，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那怎么办？我们没有飞机了！去哪里找帮手啊？”桑德森和另外几名队员慌乱地叫嚷起来。这怪不得他们，虽然抓住了对方的头目，这里仍然危机四伏，随时可能有大批敌人从四面蜂拥而至，就算141的队员个个都是兰博，恐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安静！”队长的声音不大，却让这些六神无主的士兵一下子闭上了嘴。“去外面找个投币电话，如果现在还有那玩意的话。有个老朋友现在应该能帮上忙。至于这家伙，”他厌恶地看了一眼昏迷在墙角的鲁贾斯，“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



六

与此同时，华盛顿、甚至整个东海岸都已经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中，铺天盖地的俄军飞机从美国人头上掠过，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在这从未想像过的场景面前瞠目结舌。

“1780年之后，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怎么可能？”一位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男人惊魂未定地说。身边的几个士兵却没理他，他们刚刚把这弱不禁风的家伙从一个俄军步兵小队手里抢回来，只知道他的身分相当重要，或许涉及到某些机密事件，因此绝对不能落入敌手。

指挥救援行动的是猎手2-1小队长弗雷中士。华盛顿遭受攻击的消息传来时，他所属的第75游骑兵团主力正在弗吉尼亚州东北部，而他自己的小队则已经是离首都最近的有生力量了。

指令下达之后，差不多半个游骑兵团都被分散以小队为单位去执行各种救援任务，而目标大多是那些被列为重点保护对

象的政客和官员们。

尽管弗雷中士和士兵们对这样的指令颇有不满，但还是立即整队出击，迅速赶到华盛顿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将正在得意洋洋的俄国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并且把代号"猛禽"的目标人物抢了出来。

虽说任务成功了一半，但要带着这个慢腾腾的拖油瓶返回安全地带，恐怕难度比来时还要高几倍。看到这家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外加一点都不般配的行动代号，弗雷就气不打一处来。官方的说法是这些人都涉及军事机密，所以要重点保护，但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

曾经宁静平和的小镇如今满目疮痍，沿路遍地都是被毁的住宅、店铺、学校，但士兵们甚至没有时间去看一眼废墟中是否有生还者，想到这里，弗雷不禁沮丧不已。大敌当前，对方的机械化部队席卷了战场，美军一方却由于通讯中断、设备失效，连几辆能开动的装甲车都凑不齐。到了这种紧急时刻，实在没有时间去想多余的事情了。

"拉米雷兹，报告一下损失情况。"弗雷中士不得不将所有的疑惑和沮丧都赶出大脑，他必须立即带着目标人物逃离虎口。

一等兵詹姆斯·拉米雷兹灰头土脸地跑了过来，"队长，有战斗能力的还剩12人，乔伊、罗伯特和菲尔兹都阵亡了……"不远处有隆隆的炮火声传来，掩盖了他后面的话音。

弗雷顾不得为这些牺牲在自己国土上的战士们悲伤，如果不能及时逃离的话，自己随时可能当面去对他们表示敬意。

"先撤到那边的快餐店去，俄国人会从东侧的小路过来，在屋里还能抵抗一下。你们两个，带上目标，快！"

拉米雷兹和邓恩下士一边一个搀起被爆炸声吓得瑟瑟发抖的"猛禽"，挟着他朝快餐店的方向跑去，弗雷带着剩余的队员紧随其后。受了轻伤的士兵们也只能忍着痛苦，一瘸一拐地勉力跟上。

快餐店已经有一半被夷为平地，摇摇欲坠的另一半也遍布弹痕，猎手2–1小队显然不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批访客。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桌子上、柜台里，有美军和俄军的士兵，更有没来得及逃跑的市民。

弗雷的心情骤然沉重起来，看来前线的报告果然不假，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战争的范畴，他们是为那次发生在机场的大屠杀来复仇的，无论是军队还是平民，任何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美国人都是要消灭的对象。

就在这时，他耳中的收讯器响了起来，传来的背景声音有些嘈杂，但对方毫不客气地切入主题："弗雷中士？我是谢菲尔德，我的特遣队不在国内，现在要征募你的小队，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谢菲尔德将军？……是，听您的吩咐，长官。"弗雷完全没想到这位昔日反恐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会直接找到自己头上，不由得一愣。

当年弗雷随第75游骑兵团在阿富汗前线作战时，这位长官就无数次亲临前线指挥。

军中有句名言"谢菲尔德将军从不在乎什么安全距离"，因为他不仅冒着枪林弹雨与士兵一起冲锋，甚至直接指挥炮兵与空军轰炸离自己不过几百米的敌军阵地。

将军的行动自然大大鼓舞了士气，军中许多人都为他的勇气与魄力所倾倒。

如今连他也遇到了麻烦，以至于不得不就近借调兵力，可见形势严峻到了何等

地步，弗雷不禁更加紧张起来。

“长官，我们到华盛顿还有大概十五公里距离……是的，‘猛禽’已经救出，但俄军正在向我们靠近。”

“我从第八装甲师征用了一台史崔克战车，你们跟着它前进，会另外派人接应目标人物的。”

弗雷精神一振，载满了重型武器、代号“蜜獾”的史崔克战车，这可是一支强援。他还没来得及回头寻找“猛禽”又钻到了哪张桌子底下，一等兵拉米雷兹就兴奋地拎着一个扁平的箱子跑了过来。

“队长，我找到了这个，应该是之前的部队留下的。”拉米雷兹不由分说就把箱子打开，推到弗雷面前。

这东西合起来时很像大号的工具箱，打开后里面却别有洞天：下面的箱体像是个微型控制台，密密麻麻布满了按钮和仪表，而上盖则是一块完整的黑白显示屏，里面还能清晰地看到从上面俯视建筑、人物、战车的影像，镜头在缓缓地移动着。

弗雷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这……这是‘掠食者’无人轰炸机的控制终端？”

拉米雷兹仍然难掩脸上的兴奋之色：“对！而且从画面来看，它就待在我们上空不远处。你瞧，这就是咱们藏身的地方，不过俄国人也快到了。”说着向屏幕的角落一指，那里果然有几个白色的方块正在缓缓移动着，像是轻型战车的影像。

正在通讯的谢菲尔德将军也听到了这些对话，他沉吟了几秒钟，接着说下去：“弗雷中士，尽快解决附近的敌人，然后跟随装甲部队前去华盛顿，那里会有新的任务等着你们。”

“是，长官！”弗雷毫不犹豫地回答。

弗雷中士通话结束的时候，拉米雷兹和邓恩已经干劲十足地将“掠食者”的终端机安放在隐蔽的角落里，并且和机体成功建立了通讯控制连接。

“队长，接下来俄国佬有苦头吃了。我们不妨先攻击试试……”

拉米雷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弗雷严厉的制止了，“听着，小伙子，别以为有了一架飞机就万事大吉，对方又不是没见识的乡巴佬，单靠这玩意可改变不了局势。我们作战人员不足，况且还有重要人物要护送，必须等援军到来，他们人手可不少，另外还有一台史崔克。你们两个先守在这里，没听到我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两个年轻人的热忱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拉米雷兹只好眼睁睁看着弗雷中士转过身去为其他队员分配防守任务，怏怏地坐倒在墙角。

“我说邓恩，你还记得在阿富汗时，谢菲尔德将军的那次战前演讲么？”

“还好，有几句话还记得，反正当时大家都挺来劲的。”邓恩关掉了终端机，百无聊赖地靠在拉米雷兹身边的墙上，“喂，你小子又怎么了，刚才听到将军的声音就激动成这样？”

“反正弗雷队长肯定把那句话忘得一干二净了，就是‘谁掌握了现代战争的工具，谁就能决定胜利的归属、人民的命运’那句，还有……”

“我当然记得，恐怕是你小子忘了点什么吧。”弗雷中士忽然出现在两人面前，打断了拉米雷兹的话，然后无视两人慌乱的表情，继续说下去：

“后面紧接着就是‘枪杆子更硬些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这支枪拿在谁的手里’，我没记错吧。现在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掠食者’要是使用得当，就能打俄国佬一个猝不及防，但要是像你们这样当遥控飞机玩，它还不如两枚手雷管用。把它放

下，先去那边保护目标人物，注意南边敌人的动向。快去！”

拉米雷兹和邓恩哑口无言，只得乖乖执行命令。弗雷中士望着他们的背影，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些小伙子们总是热情有余，理智不足，随便几句话就能将他们煽动得热血沸腾，却又容易被一点点挫折打击得一蹶不振。

谢菲尔德将军的演讲自然有他的道理，面对武器装备远落后于美军的阿富汗民兵时，宣传一下武器决定论也无可厚非。只是年轻的士兵们受鼓舞后往往会更依赖GPS导航仪、热像仪、电子瞄准装置、鳞甲防弹衣这些先进战斗装备，却忽视了自身的判断力与全局意识，往往会被一群手持简陋AK47的恐怖分子突袭伏击而导致损失惨重。

尤其是如今美军的大部分通讯体系遭到打击、许多依赖于卫星和远程通信的装备濒于瘫痪的时候，士兵们倘若将捡来的无人轰炸机作为惟一的救命稻草，那结局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要么过度依赖它，放松了地面防御而被对方偷袭并全歼；要么等到飞机被防空武器击落后，失去精神依托而无心恋战。总之，如果不立即将这种苗头打压下去，别说增援华盛顿，连自己的队伍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但只要使用得当，“掠食者”仍然是极具威力的武器，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战局就此扭转。

弗雷中士瞥了一眼角落里的那个黑盒子，紧接着又转头向前方望去。随着隆隆的战车声，俄军的队伍已经出现在公路的尽头。







七

谢菲尔德将军现在可能是整个指挥中心最忙碌的人了。由于大部分中转卫星通讯系统被入侵而失效，他只能利用自己专属的机密线路与前线各部队逐一联系，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战况调配并集结兵力，开往已经失去联络的白宫。

而中心里的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这里平时只作为防空总指挥部，但所有的政府高官与军队将领们都躲进来之后，平日里空旷的房间如今每间都挤满了人。仅存的通讯线路也忙碌不堪重负，到处都是吵闹、警报和声嘶力竭的叫喊。

与弗雷中士的队伍联络过之后，谢菲尔德将军微微松了口气，又转向墙上挂着的电子地图，上面正显示着华盛顿特区的战况，代表美军的蓝色亮点正从四面八方聚拢，而市中心依然被代表俄军的红色覆盖，只有零零星星的蓝色嵌在其中，如同随时会熄灭的微弱烛光。

谢菲尔德看到这里，不禁眉头紧锁，他顾不得自己的嗓音已经嘶哑，准备抓起听筒指挥下一支队伍前往战场。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显示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线路终端代码。

“长官！听到你的声音真让人高兴。我们正在返程路上，听说现在的形势不太好，是不是该回去打仗了？”电话刚刚接通，谢菲尔德只来得及招呼一声，对面就连珠炮般激动地讲了一大堆话，让他愣了一下。

“是141？”将军认出了队长麦克塔维什的声音，得知自己的手下平安脱险，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时间紧急，来不及细问他们是如何在缺少后援的情况下成功逃离的，只能粗略询问一下队伍的伤亡情况，以及鲁贾斯的口供。

当谢菲尔德听到有个能钓出马卡洛夫的人关在监狱里时，微微犹豫了一下，随即对麦克塔维什说：“以后有得是仗给你打。现在你们得去找第六舰队，他们正在白令海峡附近待命，离那个监狱只有一步之遥。去把627号弄出来，这条线索很有用，说不定真的能扭转战局。”

麦克塔维什摘下通讯器，对挤满直升机舱的队员转达了将军的指令。

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驾驶位上的飞行员抢先转过头来，“嘿，现在你们要去彼德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古拉格？”

队长皱了皱眉头，“尼克莱，‘古拉格’是什么玩意？”

飞行员尼克莱继续操着他那一口俄国口音的英语解释：“哦，就是俄语的集中营。那地方可有些年头了，原本是沙皇时期建的城堡，当年可是整个俄罗斯最东边的不毛之地，后来从大清洗年代开始就一直用来关那些政府不想看到，但又不能直接干掉的家伙，这玩意可结实了……里面的所有人都没它长命。现在这里关的大多是上次战争的受害者，你们要找的627号大概也是这么进去的。”

“真怪，我还以为上次战争是我们赢了。”麦克塔维什嘟囔着，“既然如此，老伙计，那你就再送我们一程好了。”说着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条直线，从南美洲越过太平洋直指俄罗斯东海岸的堪察加半岛，终点正是那座被改造成集中营的古堡所在地。

尼克莱点点头，“既然如此，那就直接把你们送过去，事先可得和海军联络好了，免得把我们也打下来。”

他的担心自然不无道理：直升机的机

身上喷涂着显著的俄军标志，而他本人的俄罗斯血统也一望即知。

尼克莱接到麦克塔维什的求援电话，并且飞速抵达里约热内卢上空将这群被团团围困的美国大兵接应出来时，对方除了队长麦克塔维什之外人人都面面相觑，一脸犹豫不决的样子。

这也怪不得他们，这里除了队长是他五年前的老战友之外，别人根本不认得尼克莱，甚至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

那时队伍由普莱斯上尉指挥，别人在前线冲锋陷阵，尼克莱则打入恐怖分子内部做情报工作。而且那时没人会叫麦克塔维什这个新人的本名，个个都爱拿他的代号索普——也就是“肥皂”的意思——开玩笑。

自从扎卡耶夫死后，曾经的战友大部分非死即伤，据说还在服役的只剩下了“肥皂”和尼克莱自己。此后一直没有机会再联络，今天却在这种情形下重逢。

想不到当年的新兵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而自己的任务还是换汤不换药，继续隐藏在俄军内部当间谍，至于普莱斯上尉则一直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这次独自开着直升机出行已经冒了极大风险，除了军方的直属上司之外，也只有这位昔日旧友能让自己不顾自身安危地前来救援了。

两人见面的一刻，却没有想像中的激动不已。或许是整日与死神擦肩而过，连情感神经也变得平淡了吧，尼克莱自嘲地想。对他们这些老战友而言，不需要什么寒暄和客气，也不管相隔多久，只要对方一声招呼，无论多困难都会赶来的。相信如果两人的位置对调一下，麦克塔维什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既然他要去集中营救人，自己可以顺路将这些士兵们送到目的地，继续向西飞行就可以不被人察觉地返回俄罗斯境内，毕竟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国东海岸了。

正在白令海巡回的海军第六舰队已经接到了谢菲尔德将军的命令。远离国土的大兵们还在为华盛顿被偷袭的事情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刻开到最近的港口，把所有的炮弹都倾泻到俄国人头上。

如今有了充分的理由动手，海军自然不会客气，尼克莱和141特遣队尚未抵达，舰队已经早早对古堡附近的海岸及港口形成了包围之势，甚至已经有几架挂载了导弹的F–15在目标周围虎视眈眈地盘旋着，只是碍于对方的防空火力才没有靠近。

尼克莱稳稳降落在主舰甲板上，看着141的战士们一个个走出机舱，在甲板上列成一队。排在最后的是麦克塔维什队长，正当他一只脚已经跨出舱门时却停了下来，回过头来望向驾驶员的位子，正好和尼克莱四目相对。

“老伙计，后会有期。”

“嗯，你也一样。快去吧。”

尼克莱做完这简短的告别，直升机随即缓缓升空。螺旋桨激起的强风让周围的人纷纷躲避，麦克塔维什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送着老友消失在海平面的尽头。

“那个……队长？”桑德森怯怯地喊了一声，生怕打扰了队长。和所有的队员一样，尽管他有许多内情尚未了解，但也知道这个俄国人是友非敌，而且和队长关系非比寻常。这些整日出没于荆棘虎穴的战士们，每一次会面都可能成为永诀，有些伤感也是难免的。

麦克塔维什身子微微震了一下，立即回复了严肃的表情。

“出发吧。”低沉的声音，显得更为坚决和不可抗拒。

队员们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没有人说话，只是默默地进入机舱。



八

这座古堡从沙皇时期就屹立在海边，严寒与海风在厚重的城墙上刻下岁月的印痕。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经过了红色帝国的统治与解体、恐怖势力的动荡，无数次整修、加固和改造之后，依然坚不可摧。

城墙上严阵以待的哨兵、箭楼、探照灯、铁丝网，无不昭示着这里仍是关押国家重犯的集中营，对其中的囚徒而言，除了死亡，没有任何途径能够离开这里。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美军机群，城堡的驻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立即组织起反抗力量。一道道高射炮火交织成网，无数火箭弹拖着白色尾迹划过空中。

“狙击手们注意，敌军进入射程，准备作战！”

接到麦克塔维什队长的指令后，桑德森深吸一口气，将瞄准镜的焦点锁住了城墙上一名肩扛火箭筒的俄军士兵。尽管直升机上下不停移动以躲避对方的炮火，但目标始终不离十字准星。

就在机体急速爬升，正准备转向之前在空中悬停的一瞬间，桑德森果断地扣下扳机，子弹尖啸着划破空气，洞穿了那名士兵的前额。

其余的队员也不甘人后，几乎每一枪都精准地命中目标。在这样强劲的火力压制之下，战局瞬间就扭转过来：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141的战士们空降了。

依靠机上的重火力居高临下地扫荡过城堡中心的空地后，队员们纷纷沿绳索或软梯滑落地面，肃清了空地上残余的抵抗势力。

但眼前的古堡如同一座年代久远的迷宫，到处是通道和死角，地形复杂之极。面对着黑洞洞的大门，队员们开始踌躇不前。

关键时刻还是队长打破了僵局，“先占领主控室，找到627号犯人的位置！”说着，自己便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长廊中只有微弱的灯光照明，低矮的拱形天花板和层层叠叠的铁栅栏令人感到极度压抑，所有队员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扑鼻而来的霉气中前进。

每个人都在一边察看四下地形，一边暗暗同情那些关在这里的囚犯们，不知他们年复一年度过这暗无天日的岁月时会做何感想。

残存的守军还在依仗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拼命阻挡着141队员们的脚步，角落的阴影里都随时可能射出致命的子弹，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的代价。

与此同时，古堡坚实的身躯随着密集的炮火而不停地震颤，甚至连靠近外侧的天花板与墙体都大片大片崩塌。以至于麦克塔维什在无线电里不停地大吼着，叫那些靠近岸边的海军舰船暂时停火，免得把自己人都埋在里面。

更重要的是，现在根本无法准确定位627号犯人，守军中一定有人猜到了这次突袭的目的，将底层所有监视器的电源都关掉了。而根据主控室中的情报，那里恰恰是关押627这种受到特别关照的囚犯所在地。



“混账，这些海军到底想搞什么！”外面的炮火声总算安静下来了，队长这才没好气地骂了一句。

“队长，墙后面有两个热能反应点，其中一个很可能是627号。”桑德森摘掉红外探测仪，把队长从忿忿不平的情绪中拉了回来。

麦克塔维什立即下令：“既然如此，炸开它。”

桑德森依言将小型遥控炸弹贴在墙壁上，随着按动手中的遥控按键，一声巨响，墙体上立即被炸出了一人多高的大洞。众人惊奇地发现，在纷飞的碎砖与烟尘后面，两个人影正在激烈地搏斗着。

其中一个是突击进来的美军士兵，另一人却身着破旧的囚衣囚帽，凌乱的络腮胡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但他的动作却远比想像中敏捷，三两招就制住了那位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力向刚刚钻进墙洞的桑德森猛推过来。

毫无准备的桑德森被撞个正着，他踉跄退后两步，还没来得及做出下一个动作，太阳穴就狠狠吃了一记铁拳，重重摔倒在地。他勉强睁开眼睛，模糊的视野中，只看到了刚才那名囚徒肮脏而憔悴的面孔，紧接着，一支冰冷的枪管抵住了自己的额头。

迟了一步的麦克塔维什队长没能赶上桑德森被击倒的瞬间，他来不及查问这个囚犯是否就是自己要找的627号，立即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掏出佩枪顶在囚犯头上。

囚犯的呼吸粗重而紊乱，连手中那支瞄准了桑德森的AK-47都不停颤抖着，显然是在刚才的搏斗中耗尽了大部分力气，对于被关押在这种阴暗地牢里多年的人而言，还能爆发出那样的实力已经是相当惊人了。

“把枪放下！”麦克塔维什希望这样能够救桑德森一命。他后悔自己之前没有查清楚这个胡子拉碴的囚犯是什么身分，更不知道他为何会攻击前来救援的人，倘若他精神不稳定又受到刺激的话，随时可能做出同归于尽的举动。

但是，就在听到他这句话之后，囚犯的身子猛地震了一下，然后缓缓站起。

“是……索普？”嘶哑的声音中，隐含



着说不尽的苍凉。

这个消失许久的称呼对麦克塔维什而言，不亚于一声霹雳在耳畔炸响，瞬间无数往事如同快速回放的剪影一一在眼前闪过，直到定格于五年前的那一刻。

眼前憔悴消瘦的脸，恍惚与记忆中那沉稳而无畏的面容重合在一起。

“普莱斯？”

上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是怎么变成了囚犯627号？所有的疑问一起涌到喉咙口，麦克塔维什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忍不住低头望向自己掌中那伤痕斑驳的手枪。它曾由普莱斯上尉交给自己并击毙了扎卡耶夫，又随自己征战于血与火中数年之久，如今正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长官，这是你的，拿着吧。”麦克塔维什将枪柄交到普莱斯手中，后者微微一愣，随即认出了那熟悉又陌生的老伙计。

倒在地上的桑德森忍着头上的剧痛慢慢爬起，他见到队长和袭击自己的人交谈起来，这才知道对方是友非敌，刚才只是一场误会。

但还是有件事让他一头雾水，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肥皂’是谁啊？”

随着几声沉闷的巨响，四周墙壁再次猛然震动起来，头顶的拱形天花板纷纷开裂，灰尘簌簌而下。

被打断回忆的麦克塔维什还没来得及打开海军的通讯频道，一位队员就大叫着从墙壁的缺口处冲了进来，“队长！他们要提前开始轰炸了！快走！”

愤怒和咒骂都已经来不及了，麦克塔维什只得赶快招呼队员们撤离，普莱斯接过那支久违的手枪，紧随在141的队员后面。尽管多年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身体疲惫而虚弱，但还是勉力跟上了年轻人矫健的步伐。

这座屹立了数百年的古堡已经满目疮痍，为了抵御严寒而厚达数尺的外墙也是残破不堪、摇摇欲坠。众人在狭长的走廊中奔跑着，还要时刻提防头顶的天花板忽然碎裂，被大块的砖石埋在下面。而原本的通路有的被废墟挡住，有的甚至整块塌陷，无法越过，只能另寻他路。

“快！就在那里！”麦克塔维什队长向前指去，那里的穹顶被炸开一个数尺见方的破洞，有雪白的光柱直射入昏暗的大厅中心。

这场景令已经疲惫不堪的众人精神大振，恍如在地狱中见到了天国的阶梯。

负责接应的直升机就停在上方，救援绳索已经垂进破洞里，众人纷纷用腰带上的卡扣锁紧了绳子，没有作战装备的普莱斯排在最后，他索性拉过绳索牢牢地缠在腰上。

麦克塔维什发了个信号，直升机随即急速向正上方攀升，将所有人从这座黑牢重新拉回了晴空之下。

身处半空的桑德森低头望去，整座堡垒正在轰炸机与舰船的密集炮火中逐渐崩塌，烈焰与滚滚浓烟将数百年的罪恶与鲜血彻底埋葬。



九

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也已经传入了谢菲尔德将军的耳中。普莱斯？这个消失许久的名字让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长官，这里是141特遣队。”线路接通

了，对面传来的是麦克塔维什兴奋的声音，“普莱斯上尉要和您通话。”

“总算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啊，上尉。”谢菲尔德犹豫了一下，选择了较为委婉的措辞。

“从烧热的油锅里捞出来还差不多。”普莱斯倒是毫不客气，只是略显嘶哑的嗓音中显不出情绪的波动，“不过，看起来外面也不比油锅里强到哪去。”

这样的开场白让谢菲尔德有些尴尬，只得解释：“我们本以为俄军的动作没那么快，没想到他们抢先破解了ACS模块，这下子我们彻底被动了……马卡洛夫识破了我们的卧底，让美国做了替罪羊。现在的事你也看到了，到处都在打仗，还殃及了我们自己的国土。”

他耸了耸肩表示无奈，对面一片沉默，看来普莱斯对他的解释却并未置评。但他面前的荧幕上却开始不停地跳出照片与图纸，谢菲尔德一眼就认出那是一艘核潜艇的各个切面、外观、以及指示了位置的卫星照片，不由得一头雾水。

“你给我发了什么过来？上尉？”

“你想扑灭火焰的话，长官，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它附近来一场更大的火，瞬间耗尽所有的氧气，原先的火也就灭掉了。”普莱斯的声音依旧平淡，谢菲尔德却感到一阵寒意。

“普莱斯，你在监狱里关太久了，得清醒一下，别这么冲动。”隐约猜到对方的目的的谢菲尔德不禁一阵慌乱。

“为了胜利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吗，谢菲尔德？”对面的普莱斯也省略了官阶军衔等一切敬称，单刀直入地问。

“那是自然，我一向这样做。”将军在随口应答的同时，脑中飞速地寻找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个独断专行的家伙。

“我已经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火种，只需要点燃它，就可以结束这一切了。”

普莱斯也不再卖关子，又发了一张足以让谢菲尔德晕倒的图像过来——那是一枚洲际战略核导弹，旁边清晰地标注着当量级：1600万吨。

“听着，孩子，你待在集中营里太久了，现在外面的形势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我们得集中精力抓住马卡洛夫。”谢菲尔德将军不停地擦着额头沁出的冷汗，拼命试图劝说对方。

“没时间了，长官，战争必须立即结束。”普莱斯望了望机舱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渐渐西沉，“就在今天结束。”

谢菲尔德再也无法忍受对方的我行我素，失态地大叫了起来：“我不是在请求你！这是命令！普莱斯，你必须……”

耳机中忽然传来滋啦滋啦的几声噪音，紧接着就安静下来，荧幕上的图纸和影像也瞬间被清空，正中间显示出了几个大字“连接中断”。

谢菲尔德一惊，随即歇斯底里地拼命敲击键盘上的“重拨”键，但回应始终是冷冰冰的“连线失败，无法接收对方信号”。

在几次失败后，他总算停了下来，但脸色已经变得铁青，双手因愤怒和慌乱而不停颤抖着，靠着仅余的一丝理性拼命整理早已混乱不堪的思路。

不知过了多久，将军终于再度回复了平静的表情。他拿起电话，用低沉的声音对接线员说：

“连线国防部长，特急事项。”

看到普莱斯上尉先是一把扯掉通讯器的信号线，然后从容地摘下耳机，麦克塔维什队长的心中不禁一阵慌乱。虽然耳机一直戴在普莱斯头上，但他还是隐约听到

了对面将军的怒吼声。

记忆里，谢菲尔德将军总是那么冷静、从容，面对任何危险都不曾露出慌张的表情，如今却被普莱斯几句话和几张照片弄得如此失态，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普莱斯转过头来，“索普，离这里不远有个潜艇基地，我已经和谢菲尔德联络过了，现在咱们要过去，带上你的队员。”完全是一副长官对下属发号施令的口气，显得极其自然，就像他仍然是当年的队长一样。

这一刻麦克塔维什感到有无形的千斤重担压在自己背上，从刚才的情形看来，将军和普莱斯实际上已经决裂。如今自己的抉择不仅会影响整个141特遣队的命运，甚至也会左右这场战争的走向。

他不敢直视普莱斯的眼睛，但很清楚，如果选择了将军一方，就意味着要将普莱斯这个桀骜不驯的前囚犯送到美国军方手里，前程未卜，但自己的队伍仍然一如以往；如果选择普莱斯的话，现在甚至不清楚他究竟要做什么，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可能会将这些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战友都送上军事法庭。

曾经被自己视为恩师、兄长与挚友的人，经过了五年的牢狱生活之后，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值得信任？

刚才自己问及往事的时候，普莱斯并不愿多提，只是淡淡地说起，在格鲁扎卡耶夫那一役之后，自己被俄军救走并送去养伤，谁知还未痊愈，军方就被马卡洛夫这干人的势力所侵入并逐渐掌控，自己当然被视为最大的眼中钉而投入了这座集中营。

而暗无天日的监牢与非人的折磨，都被轻描淡写地略过。想到这里，麦克塔维什心中泛起一阵酸楚，连忙低下头去，不愿让人看到自己显出软弱的一面。

目光扫过普莱斯腰间的手枪时，麦克塔维什不禁全身一震。从射向扎卡耶夫的那颗子弹开始，其后的每一场战斗，它始终陪伴着自己。起初还期盼着普莱斯伤愈归来时将它交还，后来就断绝了这种想法，只是每次看到它时，都会想起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上尉。

如今它真的已经完璧归赵，而它的主人失踪多年之后尽管憔悴了许多，但依旧身手矫健、斗志昂扬地站在自己面前。想到这点，麦克塔维什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大脑，霎时间什么将军、总部都抛在了脑后。

“是，上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然后抓过通讯器，向附近的几架直升机发出指令，“全体注意，转向，目标是东南方14英里处的潜艇基地！”

桑德森的双脚落在地上时，心里显得有些发虚。己方除了运输用的直升机外，只是个十几人的步兵小队，居然敢去偷袭对方的核潜艇基地，这难道不是送死？

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队长麦克塔维什居然对这个身分不明、胡子拉碴的中年人言听计从，还称他为“上尉”，对方却只用一个古怪的代号“肥皂”来称呼队长。

普莱斯大大方方地接管了141小队，好像自己就是队长般对队员们直接下令，倒是指挥得有条不紊。众人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麦克塔维什这个真正的队长，随即从他的眼神中明白了普莱斯才是现在的正式长官这一事实。

桑德森跟在普莱斯身后，手里还拎着一个沉重的黑箱子，他知道这是“掠食者”无人轰炸机的终端，但从来没有亲手操作过，不由得心里打鼓。

前面的普莱斯倒是毫不在乎。他信任桑德森就像信任一个多年的老战友般，毫不犹豫地将能够扭转战局的重要武器交给

了这名并不熟悉的中士。桑德森看到他眼神的一瞬间，担心的情绪忽然被冲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尽自己所能、绝不辜负这份信任的决心。

更令他惊异的是这位新队长神出鬼没的枪法。换上雪地作战服的普莱斯简直就是白色死神，总会找到基地附近哨兵巡逻路线的视野盲区，用狙击枪精准而安静地消灭他们。丝毫不像一个半天之前还关在监狱里的囚犯。

如果巡逻兵不止一人，他也会招呼桑德森前来帮忙，不管趴在雪地里瞄准了半天的桑德森干掉哪一个，不出半秒钟，另外一位士兵的头上必然也会血花迸现，随之一头栽倒。

当他们潜入到基地附近时，桑德森已经对眼前这个新队长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他指挥自己去做什么，自己绝对不会有半点犹豫，因为他确实是个值得信任的队长。

"'掠食者'已经飞到我们头顶上了，开火吧，先攻击右边的哨所。"伏在基地铁丝网外草丛里的普莱斯平静地对身后的桑德森下令。

"不好，现在卫星线路繁忙，通讯指令失效！怎么办？"桑德森慌乱地摆弄着操纵杆，如果自己这边无法压制对方的火力，另一侧潜入的麦克塔维什小队就有着被人全歼的危险。

"别着急，再试试重新连接。"普莱斯连头都没回，话音依然淡定，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桑德森深吸了口气，再次按下"连接卫星"按钮，黑白两色的荧幕微微一闪，清晰的俯视图像立即显现出来。他轻轻欢呼一声，立即操纵机体向目标哨所靠近。

"刚才不知哪个地方的倒霉鬼被打下来了……不过幸亏是这样，不然我们连条通讯线路都抢不上。"普莱斯嘟囔了一声，桑德森却没有听见，附近所有的声音都被一声轰炸的巨响所掩盖了。刚才还是哨所的地方已经被火焰和冲天烟尘所掩盖，几个俄军士兵哀嚎着冲出火海后，就倒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

在普莱斯的指挥下，从天而降的炸弹让这里驻守的俄军避之不及、手足无措，加之麦克塔维什率领剩余队员从另一侧潜入，守军开始纷纷丧失斗志，有的四处逃窜，有的躲进地下掩体里。

"快走，跟上来！"普莱斯拉了桑德森一把，随即跃起身向前冲去。他知道己方人数毕竟有限，尽管打了守军一个措手不及，可是一旦附近的援兵赶来，已经暴露目标的141特遣队就只能等待着被一网打尽了。

机会稍纵即逝，自己只能趁基地中乱成一团的时刻来做那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能在一天内结束战争的事情。

整个141，包括队长麦克塔维什在内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目的，却被拉来同闯龙潭虎穴。普莱斯不禁对这群救命恩人感到了一丝歉疚，但随即将自己从这种情绪中拉了回来，转而对麦克塔维什下令：

"我要去潜艇里面，掩护我，坚持到我回来为止！"

他知道这位昔日的新兵下士、如今的队长会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交托的任务，不管在这期间敌人会发起怎样的反扑，都会顽强地守住那条道路。

此时港口中只停泊了一艘核潜艇。麦克塔维什目送着普莱斯沿着船坞进入潜艇内部，然后指挥着队员们分别守住几处路口，自己则和带着"掠食者"遥控终端的桑德森一起潜伏在指挥室的屋顶上，警惕地盯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军援兵。

几分钟过去了，潜艇那边依然毫无动



静，但附近零落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从高处可以看到几辆装满了俄军的运兵车正在迅速靠近中。

桑德森已经熟悉了这台终端机的操作，他紧盯着荧幕上的影像，双手精确地操纵着投弹点的位置，紧接着远处传来几声爆炸的巨响，车队的前面立即被烈焰笼罩。等黑烟散去之后，这才看到大批士兵不得不跳车步行以绕过那些还在燃烧的车辆残骸。

“干得好！”队长赞扬了桑德森一句，又向潜艇的方向望去，这无意的一瞥却令他的视线再也转不开了。

“普莱斯？你在那里吗？潜艇的导弹舱正在打开！重复！导弹舱门正在打开！”麦克塔维什近乎失控地喊了起来。谁都知道这艘潜艇装载了什么，一旦洲际核导弹发射出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他的喊叫被枪声淹没了，把守住路口的141队员正和靠近的俄军殊死搏斗，但在对方的优势兵力下渐渐不支。这些俄国人如同打了兴奋剂般向潜艇的方向拼死冲锋，就像要拼命抢回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一样。

如果是平时的麦克塔维什，可能还有时间思索一下潜艇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这种情势容不得他多想，一边要指挥队员继续顶住，一边还要关心普莱斯的安危，只能继续在无线电里呼叫：

“普莱斯！他们打开了导弹发射舱！请回话！”

“成功了。”从耳机中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尽管身周炮火纷飞，但麦克塔维什还是清清楚楚听到了这句话，确实是普莱斯没错。

他还没来得及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看到潜艇的上方有一团火球喷涌而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声笼罩了战场。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放下了手中的枪，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方向。

“慢着！普莱斯！不要！你在做什么？”麦克塔维什徒劳地伸手抓向空中，想要拼命阻止，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核导弹拖着浓浓的白色尾烟射向天际，宛如一柄直刺云霄的利剑，但在所有人眼中，那无异于死神的镰刀，不知今夜将有多少生命被收割。

十

科罗拉多州地下的联合防空指挥中心如今俨然已经取代了陷于战火的华盛顿，成为了指挥全国的枢纽。

“导弹的情况如何？”问出这句话的是国防部长，他站在一幅巨大的电子荧幕前，眉头紧锁，还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身后站的几个人都是军方高级将领，这些曾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如今却个个面如死灰、不知所措。

荧幕上显示的是世界地图，一名高级顾问用手指点在俄罗斯东部的勘察加半岛：“卫星无法精确定位，但可以确信无疑，目标就是东海岸。”他的手指滑过一条直线，最后停留的位置正是华盛顿。

这句话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刚才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的人们彻底陷入了绝望。所有人都知道如今美国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对来袭的洲际核导弹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在自己的国土上肆虐。

“……我们会失去白宫。”国防部长终于承认了这个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一句话仿佛就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白宫很久前就曾经重建过，就算它再度被摧毁，我们依然能够重建它。”

响亮而自信的声音出自谢菲尔德将军之口。在一片垂头丧气的人群里，高昂着头的将军格外醒目。

这世上除了核弹袭击事件的始作俑者普莱斯之外，能够预先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谢菲尔德一人而已，这也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在普莱斯切断通讯之后，谢菲尔德虽然短暂的慌乱了一阵子，但很快又恢复了理智。他深知普莱斯的性格与能力，此人一旦下定决心要用这种野蛮而极端的方式结束战争的话，无论是什么困难都无法拦阻。既然事态的发生已成定局，倒不如利用这一点，从军方这里获取更大的权力。

至少，导弹是从停泊在俄罗斯港口的核潜艇中射出，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冷静下来的谢菲尔德第一时间与国防部长等人进行了联络，警告他们俄国人发觉美军对华盛顿的增援使得攻击受阻，可能会采取更残酷的报复手段，“甚至”包括核打击在内。

但这种说法却轻率地被军方视为笑谈，这怪不得他们，尽管两国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俄罗斯政府和军方毕竟不是疯子，怎么可能为了杀死美国平民而连自己的先头登陆部队一起牺牲？

“但马卡洛夫是个疯子，你们还不够了解他。”谢菲尔德撂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结果，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导弹来袭的消息就已传到了每个人耳中。在他们目瞪口呆之余，都同时想到了不久前谢菲尔德将军的警告，不由得懊悔不已。

“那么，伤亡情况预计会怎样？”六神无主的国防部长如今只能抓住眼前惟一的救命稻草了。

“根据引爆高度和位置的不同，会在三万到五万人之间。”谢菲尔德一脸沉痛，“还有，由于核弹的电磁脉冲效应，会导致所有的电子设施失效。”

人群又是一阵喧哗，谢菲尔德心中不禁有些得意，当然，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悲愤的表情。

普莱斯当然不是杀人狂，他引爆核弹只是为了引发电磁脉冲，摧毁俄军的机械化部队，只有这样，失去了先进作战装备的美军才有可能借助本土优势反败为胜。

但谢菲尔德刻意忽略了这一点，只有让所有人相信这是一次致命的袭击，才能压制他们心中的疑惑，对自己更加信任，自己更可以藉此浑水摸鱼。

正如他所料，国防部长低头沉思了好久，这才缓缓抬起头，长叹了一口气，“将军，你之前警告过我们，如果那时听你的就好了。”

“不管别人如何对这件事品头论足，但我们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而袖手旁观。”谢菲尔德的语气陡然激动起来，“有一个人，他必须对这一切负责！我们要把马卡洛夫的阴谋和无耻罪行彻底曝光！”

对绝望中的人而言，这煽动性的讲演无异于一阵强心剂。同仇敌忾的情绪笼罩了整间会议室，有人已经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好像立刻就要攻入俄罗斯，将马卡洛夫吊在绞刑架上一样。

谢菲尔德此时不仅是众人目光的焦点，身为反恐战争总指挥的他更是已经肩负起了吹响反攻号角的重任。

“无论你要什么，将军，我们都将全力支持你。”国防部长郑重地说。

弗雷中士和他的猎手2-1小队对即将面临的灾难一无所知，或者说，他们早就身陷灾难当中了。

此时夕阳已经沉入地平线的另一端，黑沉沉的天空被探照灯和曳光弹划成乱七八糟的碎片，四面望去，到处是冒着黑烟的废墟残骸。

昔日平整的街道已经满目疮痍，路边的树木大多已经化作黑炭，少数依然在熊熊燃烧。由于绝大多数建筑的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这些火炬几乎成了地面惟一的光源。在明暗不定的光影摇曳中，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烈焰与阴影的颜色，一切都淹没在黑与红的裂隙之中。

“说这是地狱可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拉米雷兹躲在一堵矮墙背后嘟嘟囔囔。他刚才一阵扫射干掉了几名在附近游荡的俄军士兵，却立即被猛烈的反击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只能缩在这低矮的空间内动弹不得。“没有灯，没有援兵。”他扣了一下扳机，“现在连子弹也没了。”

他身后有一架直升机坠毁的残骸，弗雷中士和邓恩下士正躲在里面。“士兵，少抱怨两句，这是最后一个了，打准点。”弗雷把一个弹夹扔了过来。拉米雷兹精神一振，趁着敌人火力间隙又探出头去，两发点射全打在一个倒霉鬼的胸前。

弗雷叹了口气，那确实是他和邓恩下士剩下的最后一个弹夹，两人连附近死者们掉在地上的枪支也都捡来打光了。

既然拉米雷兹的位置比较利于射击，倒不如把仅存的子弹交给他，就当是临死之前多干掉几个敌人也好。

自从猎手2-1小队跟随装甲部队进入华盛顿以来，所见到的一切都超乎他们的想像。如果说之前在城郊小镇上看到的是战场和废墟，华盛顿就是彻头彻尾的地狱，除了天上飞的不是长翅膀的恶魔而是俄军飞机之外，其他的就没什么区别了。

小队引为倚仗的“蜜獾”史崔克战车被几辆重型坦克转瞬间轰成了一堆废铁，拉米雷兹盯着“掠食者”终端机荧幕上的断线信息直发愣——那东西还没来得及飞到俄国士兵头顶上，就挨了一发火箭弹，冒着黑烟晃晃悠悠地掉了下来。要不是弗雷中士反应迅速，朝士兵大吼着指挥他们分散到附近寻找临时掩体，整个猎手2-1小队早就在一阵猛烈的空军轰炸下全军覆没了。

但双方的火力差距实在太明显，无论

他们如何奋力还击，倒下的士兵还是越来越多，无奈之下弗雷只能带着小队边打边退。

满目疮痍的华盛顿大街上已经分辨不出方向，弹尽粮绝的猎手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边躲避背后追兵的子弹边四处寻找藏身之处。

邓恩下士小心翼翼地躲在墙后探头张望，确定敌人尚未追近之后，又朝街道另一侧的高大建筑看去，其中还有几扇窗户中透出灯光。

“嗯？那边是司法部大楼？”他不敢确定。

“没错！”弗雷精神一振，“那里的电力供应还没被切断，很可能有我们的部队在里面。而且白宫也不远了……你们两个，跟我来！”

拉米雷兹和邓恩尽管早已筋疲力尽，但听到援兵的消息后，身上陡然又有了活力。

哪怕是战死，死在白宫保卫战中总比倒毙街头要强些。

就在三人准备越过这面矮墙，朝白宫的方向前进时，头顶忽然响起了一阵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

“小心！探照灯！别被他们盯上了！”弗雷高喊，可还是慢了一拍。三人的视野被一片白光笼罩，什么都看不见了。



十一

地球上的两个超级大国正打得你死我活，但在300公里的高空处，却不受任何影响。

白色的国际空间站静静悬浮着，俯视着脚下那颗占满了半个视野的的蓝色星球。从这个距离望去，地面的所有争端都渺小得不值一提。

今天是例行出舱维护的日子，一名宇



航员身着臃肿的太空服抓住扶手爬出舱门，准备开始太空行走。

耳机里忽然传出了声音，这可有点不同寻常，宇航员放弃了继续出舱的计划，继续握紧扶手，凝神细听。

“卫星1号，这里是空间站控制中心。休斯顿需要你头盔上摄像机的视频信号，嗯……你应该往地球的阴暗面看，就在地平线附近。”

宇航员有些奇怪，他对那场刚刚开始的战争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美军的卫星系统遭到了入侵和破坏，只能依靠远在外太空的自己来帮忙了。

他依言向地平线的方向望去，黑沉沉的夜空中有一个微弱的光点正在贴着地面缓缓移动。

“收到了，卫星1号。”控制中心继续说了下去，但却是和另一方通话，“休斯顿请回话，你看到了吗？”

休斯顿指的当然是位于休斯顿的太空管理中心。他们回信延迟了几秒钟才到达：“画面很清晰，卫星1号请继续观察，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情况。”

空间站的地面控制中心也十分疑惑，“休斯顿，那是什么？我们今天安排了卫星发射吗？”

“抱歉，我们这里遇到了点麻烦。”休斯顿传来的声音十分嘈杂，好像有许多人在忙乱一样。

“喂？休斯顿？这里是空间站控制中心……”

信号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混乱的噪声，与此同时，视野中心的那个光点忽然急速扩张，转瞬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焰，火焰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并膨胀，仿佛一阵阵无形的波纹般。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那个爆炸点附近的地面上，原本可以看到城市里星星点点的灯火，如今却随着那阵波纹的扩张而开始熄灭，像是被什么怪物吞噬了留下的黑洞一样。

宇航员还没来得及重新连接通讯，问清这奇异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忽然感到全身一阵灼热，紧握着的扶手也猛地震颤起来。低头看去，他惊愕地发现整个空间站居然随着一阵阵火光和爆炸而迅速解体！

是什么武器，居然能令远在数百公里高空的空间站瞬间毁灭？宇航员无暇多想，只能伸出双手护住头脸，避免被飞溅的钢铁碎片砸到。

这徒劳的举动并未拯救他，随着一次更猛烈的爆炸，整个空间站都被烈焰包围，变成了高悬空中的一颗火流星。

与此同时，地面上的拉米雷兹也作出了相同的动作。因为直升机上的探照灯射出一道光柱，牢牢地锁定住了他的全身。

拉米雷兹条件反射地捂住眼睛，可惜双目暂时性失明的症状并非短时间内可以缓解，只能绝望地等待着身体被四面八方射来的子弹所洞穿。

但这一刻迟迟没有到来，他疑惑地揉揉眼睛，站起身来，向白光射来的方向望去，却惊异地发现那架险些致自己死命的直升机正被一团团火焰包围，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不仅如此，视线所及之处，原本就所剩无几的灯光也都已全部熄灭，不远处的司法部大楼像巨大的墓碑般黑沉沉地矗立着，周围只有燃烧的建筑与树木成了仅存的光源，忽明忽暗的火焰摇曳着，形成一副诡异的图景。

最诡异的是，头顶盘旋穿梭的俄军飞

机居然在空中纷纷爆炸，拖着黑烟朝地面掉落，就像是被无形的火箭弹同时击中了一样。

“快走！离开大街，寻找掩体！”弗雷中士猛拉了他一把，拉米雷兹这才清醒过来。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现在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就算俄国人现在无暇朝自己开火，也不该呆站在空地上等着被掉落的机体残骸砸死。

一架熊熊燃烧的战斗机大头朝下地栽在离邓恩下士不到5米的马路中央，幸好弗雷当机立断，抱住他就向旁边滚去，刚好躲到了一辆装甲车残骸的后面，这才逃过一劫，但两人的耳膜也被冲击波震得嗡嗡作响。

“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了？”死里逃生的邓恩爬起身来，顾不得细想当前的情况，就跟在弗雷和拉米雷兹身后一路狂奔下去。三人边躲避这些巨型钢铁炸弹边寻找可供藏身的地方。

一幢只剩半个天花板的小楼出现在视野中，给了猎手2-1小队仅存的士兵们一点喘息之机。弗雷中士带着他们两个躲在墙角，等外面的坠落和爆炸声渐渐平息之后，这才探出头去观察外面。

不知为何，天空毫无征兆地降下暴雨，将那些尚在发出微弱红光的余烬一并浇熄，没有光照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只是还能闻到燃烧后残留的味道。

弗雷在窗口张望良久，转回头对着屋里惊魂未定的两人招了招手，“出来吧，危机解除，我们还得继续去打仗。”

“什么？你疯了吗？俄国人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是开着坦克来的，天上又不停地往下掉各种东西，我们死定了！我们……”

受惊过度的邓恩有些语无伦次，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弗雷中士打断：“闭嘴，下士，给我镇定下来！只要我们手里的枪还能用，就能继续干掉那些俄国人。”

“呃……中士。”拉米雷兹总算比另一个家伙镇定些，他扬了扬手中的突击步枪，“这里似乎还有别人留下的不少武器，但很奇怪，所有的激光瞄准器都不能用了。”

说着，他扭了一下瞄准器的开关，本该投射出来的红色小光点却没有出现。弗雷中士捡起地上的另一把枪，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他扣下扳机，一串子弹射在墙上，溅起大片烟尘。

“是EMP，电磁脉冲。”弗雷沉吟了一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知是谁发动了一次巨大的脉冲攻击，把附近所有的电子设施都烧毁了，不管是飞机、坦克、路灯还是这玩意。”他说的自然是瞄准镜下方安装的小型激光发射装置了。

但弗雷没有给两个士兵留下绝望的时间，“不过，没有这玩意就不会打仗了吗？你们在新兵训练营里学的东西都扔到哪去了？”

他把那个精致繁复的瞄准器拆了下来，露出了笔直的枪管，又将枪柄端平抵在肩窝里，做出一个三点一线瞄准的姿势。

“只要有这个，我们还是能够杀到白宫去！现在立即出发！”



十二

“星星？”

“德克萨斯。这里是75游骑兵团猎手2-1小队，情况怎样？”

弗雷中士和两个手下钻进了一条地下通道，却与另一队士兵不期而遇，在伸手不

见五指的通道中，只能靠暗号来分辨对方的身分。

对方听到自己人的声音，这才点燃了一根信号棒用来照明，把每个人的脸都映成了诡异的绿色，但脸上的表情可是兴奋异常。

“马歇尔上校要集结所有的兵力执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从前面的出口出去就离白宫不远了，上校就在那儿，和俄国人正打得热火朝天呢，你们快去吧。”领队的士兵简略说明了情况，随即和弗雷一行人告别，钻出通道寻找其他战友去了。

得知情况紧急，弗雷自然不敢怠慢，三人继续前行，沿梯子爬上了地面。

露出头的一刹那，拉米雷兹不敢相信这就是记忆中的白宫前广场，茵茵绿草早已翻搅成泥，树丛也被烧成黑炭。地面挖了无数壕沟和掩体，火箭弹的尾烟在空中纵横交错，四面八方都传来机枪的怒吼和手雷的爆炸声，就算近在咫尺的人说话也要大吼才能听见。

弗雷中士好不容易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找到了马歇尔上校，他正靠在泥土和木板搭成的简陋掩体后面观察对面的敌情，子弹不停从头顶飞过。

“中士，辛苦了。”上校见到他们三人，抬手敬了个军礼，“长话短说。白宫那边还有后备电力供应，如果我们占领它，就能联络到国防总部，俄国人的想法也一样。这次电磁脉冲攻击的原因还不清楚，但当务之急是恢复通讯，不然华盛顿就彻底成了孤岛，我们兵力不足，迟早会顶不住的。”

弗雷点点头。马歇尔上校从地上捡起几枚细长的管状绿色信号弹交给他们三人，“拿上这个，中士，它们迟早用得上。你们现在被编入左翼突击队，马上出发！”

就在两天之前，恐怕谁也想不到战火会一直延烧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执政核心所在地，但眼前的一切明明白白地告诉这些士兵，白宫已经沦陷，想夺回它的话，除了依靠手中的枪之外别无他法。

固守的俄军在白色的回廊前用沙袋围成了一个个简易工事，架在上面的机枪不断喷吐着火舌。在这道死亡之网面前，别无选择的突击队员只能依靠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换取前进的空间。

弗雷、拉米雷兹和邓恩正在和一群来自不同队伍的士兵们共同拼死向前冲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第75游骑兵团那样常年征战，许多士兵开赴战场的时间甚至用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但是因电磁脉冲而失去了一切现代化装备之后，反而激活了这些美国大兵血管中坚忍无畏的军人气质。

或许这种激情原本就存在于他们体内，但是，当他们在几千公里外操纵无人轰炸机时、蜷缩在风雨不侵的装甲车里时、靠着热像仪和自动瞄准镜在几百米外轻易消灭毫无警觉的敌人时，并没有感到真正战场上的氛围。只有身处血与火的中央，才骤然惊觉自己的身分是一名士兵，为国家与同胞而战的士兵。

一个人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身躯阻挡在战场与家园之间。这句名言不知是何人所说，此时却确确实实地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装备精良的俄军也渐渐开始无力阻挡这群敢于用生命开路的士兵，甚至开始放弃防守向白宫内撤退。随着一个个工事被美军占领，战场的形势已经扭转过来。

攻入白宫的拉米雷兹等人没有时间向死难的战友默哀，因为敌人依旧藉着曲折的通路、走廊和花园展开巷战，打算进行最后的负隅顽抗。就在这时，装在天花板上

的扬声器忽然传出了广播的声音：

“注意！注意！即将进行‘落锤计划’！重复一次！即将进行‘落锤计划’！听到此广播的任何部队请立即赶到屋顶，施放绿色信号，以显示你们正在抵抗，我们收到信号后会立即撤销任务！完毕！”

广播声重复了几次，但很快被枪声掩盖了。弗雷中士眉头紧锁，焦急地招呼两个紧跟在身后的手下：“糟了，我们必须马上去屋顶，不然就来不及了。”

邓恩好奇地询问：“‘落锤计划’是啥啊？”

“地毯式轰炸，把白宫和整个华盛顿特区彻底抹消。”弗雷的话吓得邓恩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总部和华盛顿失去联系了，如果整个白宫都被占领，会有许多军事机密落入敌手。索性就派出所有的轰炸机，把这里一起炸平算了。”

“那、那我们的部队呢？”拉米雷兹怯怯地问，他虽然刚在死神的门前绕了一圈，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当然是不分敌我的轰炸。快去！不然连我们几个也一起完蛋了！”

走廊里的天鹅绒地毯都被烧得一块块焦黑如炭，墙上原本挂的历届总统画像也东倒西歪地掉了一地。每个柱子每扇墙后都可能藏着俄军，弗雷和士兵们尽管心急如焚，却依旧不得不小心应战，免得在爬上屋顶之前就先进了更高处的天国。

“注意！两分钟后‘落锤计划’即将进行！听到此广播的任何部队……”随着一阵滋滋的电流声和爆炸声，刚响起的广播戛然而止，多半是残余的俄军破坏了接收设备。

这下子别无选择了，留给弗雷和所有人的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三个原第75团的游骑兵抖擞精神，开始了最后的冲击。

从旋转楼梯到浴室、从会议厅到通风口，阻路的俄军已经越来越少，那令人晕眩的复杂通路反而成了通往屋顶的最大障碍。

“还有30秒！”弗雷焦急地四下张望，眼前已经无处可去，而楼梯还远在走廊另一头，时间根本来不及了。

就在他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侧面的墙壁随着一声巨响轰然倒塌，从烟尘中钻出几个灰头土脸的士兵，见到弗雷之后先是一愣，随即兴高采烈地喊了起来，“中士！见到你们太好了，快点去屋顶发信号吧！”说着向后一指。

原来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居然用手雷硬开出了一条通道，他们身后的房间天花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正好搭出一道斜坡，从破洞里已经能看到黑沉沉的天空。

弗雷、拉米雷兹和邓恩大喜过望，来不及道谢就赶忙抛下枪支，拉开了手中信号弹的引线向屋顶跑去，还不停地挥舞着这几根绿色的火炬。

头顶已经传来了引擎的低声轰鸣，就算在夜空中也能隐约看到无数机影在天空掠过。

从空中望去，阴暗的大地上几点摇曳的绿光格外醒目。

地面上的人群也格外紧张，直到看清了收到信号的机群纷纷转向离去，才爆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

抛下信号弹之后，弗雷中士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好像要将这一整天的压抑与郁闷都彻底抛掉。

“我们什么时候打到莫斯科去？”邓恩咬牙切齿地说。

“大概不会很快，但是如果我们到了那儿，”拉米雷兹俯视着脚下满目疮痍的

城市，“就要把这群该死的俄国佬挫骨扬灰。”

“等到时机合适，会有报仇的那一天的。”

弗雷中士向远方望去，东方的地平线上微微泛白，天色已渐破晓。

谢菲尔德将军重重地挂掉了电话，他第一时间得知了“落锤计划”中止的情况，却并未显得如释重负，反而锁紧了眉头。

过了好一会儿，将军才转过身来，面对着作战室中刚刚集合完毕的141特遣队员们，他此时的表情又恢复了一如以往的冷静。

“上一周，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先生们。尽管遭受的损失难以估计，但这不会击垮我们。”

这样的开场白出乎队长麦克塔维什的意料之外，他原以为自己的擅自行动会挨一顿暴风骤雨般的痛骂然后被送上军事法庭，谁知将军完全不提核弹的事情，倒是先总结起战况来。

麦克塔维什不安地望向身边的普莱斯，后者却是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似乎早知道将军对这件事会不予置评。

“国防部给了我们一张空白支票，我们要把里面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干掉马卡洛夫这个混蛋。”将军继续讲下去，“不管现在别人用什么眼色来看我们，但我们不是刽子手，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像俄国佬那样屠杀平民。只要把恶棍马卡洛夫从巢穴里揪出来，让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我们就能名留青史了。”

说完，谢菲尔德微显得意地指着电子地图，那里有两个光点正在一闪一闪，一个在高加索山脉附近，另一个则在阿富汗境内。

“马卡洛夫的藏身点就在这两者之中。”将军说。

“看来我们得兵分两路了。”普莱斯的嗓音依旧有些沙哑，听起来还没从长途颠簸的辛劳中完全恢复。

“怎么？有困难吗？”将军望着他胡子拉碴的脸问道。就算极力压制，众人也能听出他语气中的反感与厌恶。

“没什么，141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普莱斯满不在乎地回答，俨然一副正牌队长的派头发号施令，“‘幽灵’‘射手’‘蟑螂’，你们几个带人去山里走一趟，索普，我们去搞定阿富汗那边。”

“是，上尉。”接到命令的众人齐声回答。

谢菲尔德将军脸上的肌肉微微扭曲了一下，“那好吧，我会派人切断他们的逃跑路线。看起来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了。”

麦克塔维什带领队员们向将军告辞之后便离开了作战室，走在最后的普莱斯轻声嘟囔了一句，“奇怪，我还以为昨晚战争就结束了。”

十三

清晨的高加索山被一层薄雾笼罩着，阴冷潮湿的丛林中寒气逼人。

桑德森呼出一口白气，抖了抖枪管上的露水。在他身前几十米处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建筑，外观乍看之下像座度假别墅，但整体灰沉沉的毫不起眼，外墙用厚重的石块砌成，最为可疑的是它居然修建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很

绝非普通的别墅，简直是一座坚固如碉堡般的避难所。

根据情报，马卡洛夫很可能就藏身于此，几率是百分之五十。但建筑周围仅有两三个巡哨的士兵，屋里也只有几扇窗子透出微弱的灯光，完全没有戒备森严的意思。

“啧啧，看来我们扑了个空，马卡洛夫八成跑去阿富汗了，功劳留给队长和普莱斯他们吧。”

其他队员也是同样的想法。这种警戒水准对于身经百战的141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外面巡逻的哨兵连惊叫声都没发出来就被迅速制服，队员们毫无阻碍地踢开木门，冲进了屋内，零星的枪声过后，房中仅有的几名俄国人还未来得及还击就已尸横一地。

“这地方可真是个大军火库，将军。”桑德森接通了和总部的连线，他边翻检着地上武器箱中的各种枪械边向谢菲尔德汇报，“可惜马卡洛夫没在这儿。普莱斯那边有什么发现？”

两秒钟后，普莱斯的声音传了过来，背景则是嘈杂的枪声和叫喊声，“人倒是不少……埋伏了50多个士兵，但没有马卡洛夫也在这儿的迹象，我们的情报可能有误了。”

“将军？有新发现。”代号“幽灵”的队员凑了过来，“资料室的电脑里还留着不少机密档案，这可真是个大金矿。”

“收到。尽可能地搜集这些资料，什么都不要放过，包括人名、地点、联系方式，通通弄回来，顺便把原件也销毁掉。”将军的语气里也显得有些兴奋。

至少我们不至于空手白跑一趟了，桑德森这样想着。

拷贝资料的工作需要立即进行，“幽灵”将便携磁盘连上电脑，蓝色的进度指示计开始缓慢增长。

“别看了，去地下室拿点武器，轻机枪和火箭筒什么的，外面有人过来了。”急匆匆冲进屋里的“射手”用力拍了拍桑德森的肩膀，后者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上面的资料名称快速滚动着，隐约还能看见“扎卡耶夫机场”“莫斯科”之类的字样。

桑德森只得立即随其他队员们一起携武器去各处门窗入口附近布防。透过远处的白雾，可以看到无数士兵与车辆的黑影渐渐靠近。

“混账，俄国佬难道早就知道我们要来？这可不像是仓促行动就能集结的兵力。”暗暗疑惑的桑德森来不及多想，将机枪架在二楼的窗口，瞄准了最近的几个敌兵。

不必等待攻击的指令，这座避难所立即变成了一个喷吐着无数火舌的厚实碉堡，而俄军起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立即整队猛攻，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打光了整整一盘子弹的桑德森躲回了窗户底下，甩了甩发麻的右手，正准备更换弹药继续射击时，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巨震，紧接着整面厚重的墙壁居然轰地一声垮了下去。

“是火箭弹！小心！”楼下传来杂乱的喊声，“西侧顶不住了！他们进来了！”

桑德森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震得移动了位置，他勉力扶住已经倾斜的墙壁，免得自己掉到外面去，过了良久，这才渐渐恢复了清醒，艰难地撑起了上半身。

满脸是血的“幽灵”一步一步从楼梯口



退了上来，他看到桑德森时面色一喜，奋力将一个金属盒子抛了过来。

“拿着！这里面都是重要的资料，交给……”

话音被一串从背后袭来的子弹打穿，“幽灵”踉跄了两步，重重扑倒在地。一名俄军士兵冲上楼梯，朝他的后心又补了一梭子，踢了踢那已经不再动弹的身躯，确认他已经死亡之后，又朝桑德森的方向望过来。

桑德森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在几秒钟内发生，却无力阻止，而且付出了惨重代价换来的资料也将不保，他悲愤地闭上了双眼。

死神并未如期降临，他没有听到子弹出膛的尖啸，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直升机的巨大引擎声。被掀翻了半个屋顶和两面墙壁的房间已经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个俄军士兵惊愕地看着一架巨大的黑鹰直升机悬浮在自己面前，占据了大半的视野，机载重型转轮机枪的六个枪口已经开始旋转，连成了一个圆形，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弹雨呼啸而至。

黑鹰直升机干掉了桑德森面前的士兵之后，又开始居高临下清扫残敌。此时一楼的141队员四面被围，难以抵抗，已经死伤殆尽，而俄军奋力冲杀之余也大伤元气，大部分死在直升机的强悍火力之下，其余的也四散奔逃，消失在密林里了。

“将军？”桑德森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从直升机里走出来的确实是谢菲尔德将军本人无疑，但他为何会亲自前来而不是在基地等着自己把资料带回去，令人一时不解。

谢菲尔德向前紧走两步，搀住了桑德森，“拿到了吗？”他急切地询问着。

桑德森将那个用无数战友的生命换来的金属盒子从怀中取出，交给了将军，“我们拿到了，只是……”

“那就好，现在只剩一件麻烦事要解决了。”将军打断了他的话，桑德森还待继续说下去，一阵剧痛忽然从下颌处直插向头顶，他无力地张了几下嘴，却只能痛苦地发出撕裂般的“啊啊”声。

谢菲尔德将军手中的枪口还冒着青烟，他抽回扶着桑德森的那只手，失去了支

撑的身体软软地倒在地上，只余下带着疑惑、恐惧和不甘的眼神望着将军。

将军对此却毫无反应，只是向后挥了挥手，有两名士兵走上前来，抬起桑德森只余一口气的身体向旁边的坑里扔去，其中一人更是毫不犹豫地直接拎了桶汽油过来，从头到脚淋了他一身。

桑德森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在渐渐远离自己。他不明白将军为何要对惟一幸存的自己痛下杀手，带回来的资料又有哪些机密。

“快回答！这里是普莱斯，我们被谢菲尔德的人袭击了！不要相信他！这是他的阴谋……快趴下，那边危险！”依旧戴在头上的耳机中传来呼叫声，这是加里·桑德森在世上听到的最后声音，却永远也无法回应了。

谢菲尔德将军走了过来，将手中燃着的雪茄向前轻轻掷去，划出一道轻盈的弧线，烈焰转瞬间就吞没了这具已经失去了生机的身躯。

“‘幽灵’？‘蟑螂’？你们在哪？听到我的话了吗？”麦克塔维什焦急地对着麦克风大吼，对面却依旧毫无反应。

“别叫了，他们已经死了，谢菲尔德正在杀人灭口。”普莱斯冷静地阻止了他。

麦克塔维什沉默良久，狠狠地一拳砸在桌上，“谢菲尔德，他背叛了我们。”

“信任才会被背叛，我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普莱斯摇摇头，然后拿起通讯器，接通了另一条线路，“尼克莱？是我，普莱斯，索普也和我在一起……有话等见到面再说。收到我们的位置了吗？”

电话另一侧，两人的老战友尼克莱万万没想到自己与麦克塔维什刚分开不久又要重逢，更惊喜的是五年没见的普莱斯上尉不仅依然生还，而且重返战场正与自己交谈。但他清楚现在形势严峻，没时间多谈闲话，“收到，正在接近中，不过你们被谢菲尔德和马卡洛夫的部队夹在中间了。”

“那看来我得把他们都干掉了？”轻描淡写的语气，普莱斯好像对当前的危险处境根本不屑一顾。



“或者挑动他们自相残杀也行，看你的了，上尉，最好在我赶到之前搞定。不管怎样，我都会等着接应你。”

挂断了尼克莱的电话，普莱斯沉吟半晌，对麦克塔维什说：“索普，你先穿过战场去集合点，不要相信任何人，这里每个人都是敌人。”

“上尉？那你呢？”麦克塔维什疑惑不解，如果两人一起冲锋，相互照应之下想必会更安全些。

“至少不要一起被干掉。而且，我还有话要和另外一位‘老朋友’讲。”



十四

一间临时作战室内，马卡洛夫瘦削的身影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屋外炮火隆隆，时而有一枚炸弹落在附近，简陋的天花板就会落下大片灰土。

马卡洛夫无心顾及这些不适，他怎么也想不到，谢菲尔德的主力部队会如同神兵天降，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昨天截获了一条消息，美军一支特种部队要偷袭位于阿富汗的基地，企图绕过所有的防御，直接捕获或者除掉自己。一身冷汗的马卡洛夫马上调集兵力防卫那个基地，一向狡兔三窟的他又偷偷沿小路离开，跑到附近的另一处营地中暂避。谁知谢菲尔德棋高一着，佯攻那处基地的同时还查明了自己的真实去向，调集主力部队突然袭击，两军交火许久，僵持不下。

马卡洛夫心急如焚，他担心对方继续增援，而自己又联络不上附近队伍的话，说不定就要莫名其妙地葬身于此了。

雪上加霜的是，高加索山的避难所处传来告急信息：那里被美军突袭，损失惨重，最重要的是绝密资料大量失窃，包括自己组织机场大屠杀的档案。听到这里，马卡洛夫差点吐了血。

“谢菲尔德！混账！”他咬牙切齿地痛骂着，这时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自己可以轻易从美军那里截获一些重要信息，为什么自己察觉了CIA安插的卧底，并且在机场大屠杀的事件里嫁祸给了美国人，挑起全面战争之后，自己却没有占到太多便宜。美军在短暂的混乱后，不仅顶住了攻击，甚至还能派兵反攻自己。原来这些漏洞都是谢菲尔德故意留下，引他上钩的！

特别是那个卧底，约瑟夫·艾伦的身分本来编得近乎天衣无缝，却又留下了一点点小破绽，他发觉这点的时候还自以为得计，藉此反将了美国一军，谁知自己一直都被人牵着鼻子走，倒是那个谢菲尔德大发了一笔战争财，成了力挽狂澜的英雄，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大批精锐士兵都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想到这里，马卡洛夫把牙咬得格格作响，却又无可奈何。

“头儿，您的电话。”接线员看到他仿佛要择人而噬的表情，犹豫了一下，“呃……不过对方的身分不明，有点奇怪。”

“管那么多干什么！把那东西给我！”有火没处发的马卡洛夫大吼一声，随即接过电话，“是谁？”

“马卡洛夫，我是普莱斯。”对面传来一个阴沉沙哑的声音。

马卡洛夫费了好大力气才抑制住了讲话的冲动，普莱斯？听声音正是自己的死对头没错，可这家伙为什么能找到自己？还要和自己通话？他决定先不回话，听对方有什么要讲。

“谢菲尔德现在是战争英雄了。”普莱斯似乎知道他肯定不会回答，自顾自地说下去，“现在他的手头有你筹划机场屠杀的铁证，还有国防部开的空白支票，他可以为所欲为。听着，现在把你知道的关于他的资料都告诉我，剩下的事我来搞定。”

听到对方依然没有回音，普莱斯继续说，“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的话，马卡洛夫，你撑不了多久了。”

“你也一样。”马卡洛夫终于忍不住了，反击了一句，他也大致了解普莱斯的情况，自己虽然兵力不济，但对方更是只有两人，孤立无援。

“有没有听说过那句俗话，‘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别忘了，这样做的话，两边都会视你为敌。”马卡洛夫沉默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说出来，“……谢菲尔德在‘亡命徒旅店’指挥部，你知道那地方的。”最后还不忘了补充一句：

“我们地狱里见吧。”

“走着瞧吧，要是你先走一步的话，记得替我给扎卡耶夫捎个好。”说完，电话的背景音中传来了一阵引擎的声响，然后普莱斯就切断了信号，只留下另一端的马卡洛夫怔怔发呆。

十五

荒芜的阿富汗平原上和往日一样狂风大作，惟一不同的是，在遮天蔽日的黄沙中，隐约可见一架直升机正在艰难地与这险恶的天候做着殊死斗争，毫不退缩地向前飞行。

麦克塔维什坐在机舱的地板上，把玩着手中的微型冲锋枪。眼中丝毫没有死里逃生的喜悦，反而是一脸忧虑。

“我们手头有一支枪，他们却有一千支。”他朝站在舱门附近向外张望的普莱斯看了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再说，马卡洛夫的话也不知有几分可信。”

普莱斯沉吟了一下，转回身来。

“历史只能由胜利者书写，如果我们死了，而谢菲尔德还活着，那史书上就只会留下他所说的‘真相’，而属于我们的则彻底湮灭。”

“每天清晨醒来时，我都会觉得这是自己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但这不是什么诅咒，我反而觉得它是种解脱，能让自己更专注于想要完成的愿望。”

“以寡敌众，旁人看来我们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曾见证过无数战乱，它们今天也会记住我们。”

“我们终于可以从梦魇中醒来，做出属于自己的抉择。今天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指着充塞天际的漫漫沙尘，“杀了他。”

“上尉，我们快到了。”飞行员尼克莱满头大汗，这种恶劣天气中的飞行使他不得不全力以赴才能勉力保持平衡，直到这时才有余裕回过头来讲话，“一会我就会去撤离点等着你们，三个小时够了吗？”

“不必了，这次是单程旅行，兄弟。”普莱斯淡淡地说。

机舱中陷入了沉默，许久都没人讲话，最后，还是尼克莱打破了凝重的气氛，“那么，祝你们好运，朋友。”

直升机缓缓降落在一片平地上，141特遣队最后的两名战士步出机舱，再也没有回头，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行进，两个背影不久就消失在风沙之中。

尼克莱强忍泪水，紧握双拳，引擎再次发出轰鸣。

马卡洛夫的情报果然无误，谢菲尔德将军如今正待在那个名为‘亡命徒旅店’的指挥中心内，由于外面风沙太大，无法起飞，他的心情也变得无比烦躁。

虽然名为旅店，但指挥部实际只是设立在陡峭山壁上一串互相连接的涵洞里，地形复杂而隐蔽。如今这里已经被谢菲尔德的直属部队征用，他得到国防部的全面授权之后，在阿富汗和俄国边境地带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既然两国已经全面开战，他也就不必只局限于依靠特种部队来执行任务，随时有大批陆军和空军可供调配。

惟一的遗憾就是昨天的突击行动虽然拿到了宝贵的资料，但没有抓住马卡洛夫，究其原因，还是普莱斯和麦克塔维什突然出现，搅乱了自己的包围圈，让马卡洛夫趁乱逃了出去。一番打草惊蛇之后，再想抓住这个狡猾的家伙就不容易了。

谢菲尔德恨恨地想着，又望了一眼墙壁上刚刚贴上的两张通缉令。

墨迹未干的纸上，除了两人的照片、姓名和头衔之外，就是那触目惊心的罪名：叛国、暴力反政府、国际恐怖分子。

但就算在全世界通缉他们，摆出高额赏金和如山罪证，自己仍然放不下心。麦克塔维什虽然是一个强悍的特种兵，但他的性格自己一清二楚，率直、能干，但有些心软，只要找准他的弱点就不难对付；普莱斯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他勇猛、执著、诡计多端，你永远猜不到他有怎样的后着，与他为敌是任何人的噩梦，就算他单枪匹马，也能令一个有千军万马昼夜护卫的人寝食难安。

就在谢菲尔德思考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时，洞顶的警报器忽然发出刺眼的红光，同时警铃大作。

“怎么了？”他一把抓住急匆匆跑进来的传令兵，问道。

“不、不好了！基地被入侵，我们挡不住他们！”传令兵面无人色，气喘吁吁地回答。

“他们？是谁？”谢菲尔德还以为是马卡洛夫或者当地武装大规模入侵，正准备组织抵抗时，却听到了这样的话：

“只有两个人！但是我们实在顶不住了！”

谢菲尔德当即如五雷轰顶，他只愣了一秒钟，就立即抓起广播用的麦克风：“这里是金鹰！基地已被入侵，将执行116B指令。如果你未能及时撤离的话，你将会因为牺牲而被授予荣誉！神剑部队，预备开火！”

说完，他立即从最近的出口处钻了出去，整个基地随着指令的下达变得一片忙乱。

由于来不及采用加密通讯频道，连入侵基地的两人也清晰地听到了指令。麦克塔维什喘了几口气，疑惑地问：“116B指令？那是什么？”

“炸毁所有出口，然后进行地毯式炮击。”普莱斯左右张望一番，这才回答，“谢菲尔德是想把连我们和他的手下一起埋在这儿，够狠的，我们得赶紧走了。”

此时，耳机里又有人在喊叫，“长官，要起沙暴了！现在起飞风险太大，不然……”

随即被谢菲尔德的声音粗暴地打断，“混账，不走难道坐以待毙吗？先沿着河飞，到了安全地带再爬升！”

可能是某个士兵太紧张忘了关闭广播频道，却无意间暴露了将军的去向。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

“向下走，那里有水路，既然谢菲尔德打算逃，我们也要跟紧。”普莱斯说着，带领麦克塔维什钻进一条斜斜向下的狭窄通道，七拐八绕之后，已经听到了潺潺水声。再向前走几步，果然有一条几米宽的的地下水路，尤其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那里竟然修筑了临时码头，还停泊着一艘充气式的快艇。

“追！”随着普莱斯的命令，两人一起跳了上去，发动引擎的快艇立即拖着一条白线疾速向前冲去，转眼间就冲出了地道，这里果然联通着一条宽广的河流。

头顶传来一阵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原来谢菲尔德也已经沿同一方向逃离。在他们身后，巨大的石穴基地‘亡命徒旅店’正随着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炸药和炮火声渐渐崩塌。

麦克塔维什抹掉溅了一脸的水珠，“谢菲尔德就不怕炸到自己？真是个疯子！”

“他从来都不在乎什么安全距离……”坐在船首的普莱斯抄起了手中的狙击枪，“稳住！至少要在他们逃掉前打下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开始了。麦克塔维什拼命握紧了连接舵杆的手柄，在曲折的河面上奋力躲开那些无处不在的礁石。

空中的直升机也丝毫感觉不到轻松，因为谢菲尔德孤身逃离，只带了极少的卫兵，在缺少火力掩护的情况下飞行员只得不停做着规避动作，以躲避普莱斯的子弹。

不知追逐了多久，一直盯紧了前方的麦克塔维什忽然大惊失色，“瀑布！我们会掉下去的！”

普莱斯反而沉着地向后摆了摆手，“冷静，把船身稳住。”说着，再次将右眼凑在了瞄准镜上。

直升机的飞行员也发现了这一情形，由于瀑布的前方又是一团沙暴，除了立即下降到低处的河面上空之外别无他法。

他只得用力一推操纵杆，飞机在空中微微停滞了一下，正准备快速下降时，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震颤，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火球从机尾爆开。

一枪击中输油管的普莱斯面上毫无喜色，他拼命朝麦克塔维什挥手示意后退，但引擎的动力已经无力对抗此处强劲的水流。汽艇随着惯性飞出了瀑布的边缘，与冒着黑烟、四分五裂的直升机一同急速下坠。

几十米高空落入水中的强大冲击力令麦克塔维什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我到了地狱吗？”这是不知过了多久之后，缓缓苏醒的麦克塔维什脑中的惟一念头。

眼前依旧是遮天蔽日的黄沙和干裂的土地，只不过视野中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淡红色，他不知道刚才的撞击已经令视网膜破裂出血，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河水冲上岸的，只觉得全身每根肌腱都像是要断裂一般疼痛，靠着惊人的毅力才撑起身子，并且抽出小腿上绑着的军刀，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就算谢菲尔德死了，也必须亲眼看到

他的尸体，否则的话，战友们依旧死不瞑目，自己和普莱斯的罪行也永无昭雪之日。

抱着这样的信念，他顶着几乎令人无法站立的狂风艰难地前进，在凶暴的沙暴中睁大双眼寻找一切人影踪迹。

直升机破碎不堪的残骸就在不远处，扭曲变形、乌黑一片的机身已经停止燃烧，飞行员的尸体有半截挂在机舱外面，满脸鲜血。麦克塔维什向四下张望，忽然发现一个模糊而熟悉的人影微屈着身子，摇摇晃晃地向前奔跑。

“站住！谢……菲……”沙哑的嗓音已经喊不出话，麦克塔维什抖擞精神，拼命向前追去。

在能见度不及五米的风沙里，两个重伤濒死的人不停地追逐躲避着，最后还是谢菲尔德的体力略差一筹，他靠在一辆废弃的汽车上，不停喘着粗气。

麦克塔维什站在谢菲尔德的面前，缓缓举起手中的军刀，他心旌激荡，刀尖不停地颤抖着。只要用力刺下去，所有的一切就在此终结了。

“你、知道复仇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谢菲尔德边喘粗气边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人，迟早会因此而害了自己……你是个优秀的战士。”说到这里，他又靠在车上，休息了半天才能继续讲下去，“但你下不了手的，这一步你永远也迈不过来……”

麦克塔维什静静地听着，他与面前的人有着滔天的深仇大恨，但自己曾在将军手下多年，始终将谢菲尔德视为一个冷静而可靠的上司，这一切印象的颠覆，还不过是区区一天之前的事情，如此大的转变，令他一时难以接受。

如果是跟在普莱斯上尉后面，他或许会毫不犹豫地朝谢菲尔德扣下扳机，但当自己孤身站立在这里时，却忽然觉得那把刀子有千钧之重，自己承受不起如此的压力。

谢菲尔德依旧靠在车上假作喘息，他早看穿了对手内心的软弱和犹豫，所以等他的体力稍有恢复时，立即抬手抓住了麦克塔维什持刀的右腕，然后猛力一扭。

麦克塔维什一惊，却已来不及反抗，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将军已经夺过军刀，毫不犹豫地反手刺入了他的胸膛。

麦克塔维什倒在地上，剧痛不停刺激着他的神经，四肢的感觉已经渐渐麻痹。他仰望着因偷袭得手而冷笑的将军，心中悔恨交加，之前内心的歉疚和犹豫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如今心里纵然充塞着仇恨，却已无力再给谢菲尔德致命一击。

“五年前，我的三万名手下就在那一瞬间灰飞烟灭。”谢菲尔德咬牙切齿地说起了往事，“但这个世界，居然就他妈的在那里袖手旁观！”

他说的是扎卡耶夫引发的那场核爆事件，大批在阿富汗的美军中了埋伏，与一座城市共同化成了灰烬。但此后各国出于对核弹的畏惧，反恐战线的行动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分裂。如果不是普莱斯上尉率队奔袭导弹基地，还不知道美国会有多少人丧生于第二枚核弹下。

“明天我们就不会再缺乏志愿者和爱国者，我知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说着，谢菲尔德拔出了手枪，瞄准了昔日自己最得力手下的眉心。

麦克塔维什自然明白。从马卡洛夫手中取得的第一手罪证，将彻底扭转世界舆论，无数美国年轻人在仇恨与爱国主义的

感召下会如潮水般涌向俄罗斯，将这个国家的一切撕成碎片。

但是，死去的只会是这些军人与平民，谢菲尔德本人会被奉为民族英雄，被鲜花和光环所笼罩。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还是个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毫不在意地牺牲他人的家伙，卑鄙的“爱国者”。

这样的未来，自己无力去阻止，更无法看到了。麦克塔维什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混账！住手！”伴随着谢菲尔德扣动扳机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一声怒吼，紧接着是拳头打在肉体上的闷响。

子弹险险擦过麦克塔维什的脸射入泥土中，紧接着，那支手枪也被一脚踢飞，麦克塔维什忍住胸前的剧痛睁开眼睛，却惊异地发现，与谢菲尔德扭打在一起的，是不知何时赶来的普莱斯上尉。

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但还强撑着榨出身体中的最后一丝潜力，翻翻滚滚地扭打在一起。

几个回合过去，最终还是谢菲尔德略胜一筹，他站起身来，朝着无力反抗的普莱斯猛踢几脚，又扑过去将他压在身下，抡起拳头重重地击打在普莱斯脸上和身上。

麦克塔维什几次试图站起身来，却都以失败告终。焦急万分的他伸手撑着地面，却牵动了胸前的伤口。

“刀？对了，这是现在惟一能使用的武器了，机会只有一次，如果……”

时间已经容不得多想，稍晚几秒钟，普莱斯上尉彻底失去战斗力之后，自己也一样难逃厄运。

麦克塔维什抓住刀柄，一点一点地向外拔出，刀锋刮擦过肋骨和肺部筋膜的剧痛几次险些让他昏晕过去，口角也开始有鲜血溢出，但他更加用力地握住了刀柄，咬紧牙关拔了出来。

两指捏住沾满鲜血的刀锋，麦克塔维什试图压制住心脏的狂跳，瞄准了谢菲尔德的头部，忍住剧痛深吸一口气，用力掷了出去。

此时的普莱斯已经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谢菲尔德听到这边的响动，抬头望了过来，他看到的却不是倒在地上的尸体，而是近在咫尺的刀尖。

随着一声惨叫，刀锋不偏不倚地刺入他的左眼，鲜血飞溅。

失去意识之前的一刹那，谢菲尔德将军嘴角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不知是自嘲还是因为略显悔意，但这些事，麦克塔维什已经无从知晓了，他心神一松，也昏了过去。

“索普？醒醒！醒醒！”是普莱斯上尉的叫声。麦克塔维什勉强抬起眼皮，尽管视野一片模糊，还是感觉到胸部的伤口已被包扎住，虽然剧痛并未缓解，但鲜血已经止住不再流失了。

不远处，一架直升飞机缓缓降落在地面上。

奔跑过来的人是正是尼克莱。他和普莱斯一人架起麦克塔维什的一只手臂，半拖半拉地向飞机的方向走去。

“喂，我想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一场单程旅行。”普莱斯伤痕累累的脸上，说话也不太流利了，“而且我们的通缉令还没有撤回，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会有人在搜捕我们的。”

尼克莱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搀着麦克塔维什，能见到两人还活着，已经是预料之外的巨大奢望了。

“不过，至少我们得给索普找个安全

的藏身处。”普莱斯说。

“交给我吧，我知道一个地方。”尼克莱用力将昏迷的麦克塔维什抬进机舱，自己也坐回了驾驶位。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螺旋桨又搅起了一阵沙尘旋风，直升机缓缓升起。

普莱斯看着脚下渐渐远离的大地，心中涌动着无数思绪。

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可能因为这一刻的事件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但刻在每个人心中的历史，究竟会如何记录世上的真相？

当明天到来时，这世界依旧充溢着仇恨与战争。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也只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因为个人的复仇而使那些无辜士兵的灵魂怨忿难平？

尽管挫败了一个阴谋，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家们在背后嘲笑我们的短视与无知？

疲劳打断了他的思考，普莱斯看了一眼身边昏迷不醒的麦克塔维什，见他呼吸已经渐渐平顺，这才安心下来。

天空虽然依旧有沙尘飘舞，却已遮不住炽烈的日光。

全文完



作者：冰上慧一　　翻译：夜蓝、清雨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第三章 有勇无谋，还是英明果断

4

雌火龙已经离开区域五，再次出现在营地前方的区域二。

“好，拜托你们两个了！”

莱嘉对同伴们说完这句话，扭头朝雌火龙冲去，他的行进路线是一条直线。

这样的行动和之前一样，但是内心中所感受到的鼓舞是不同的。如今凯莱斯和托尔谢已经了解了莱嘉的想法，并全都表示会支持他。

尽管三个人都只是新手猎人，关于狩猎也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但是有人在帮助自己的这种想法此刻就成为了莱嘉的精神支柱，使他不惧于面前的任何困难。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雌火龙发现了从营地中现身的莱嘉等人，颤抖着身体发出了高亢的咆哮。

由于还有一定的距离，众人并没有因此而恐惧。

莱嘉在确保前冲态势的同时，快速拉近了自己和雌火龙之间的距离；凯莱斯朝雌火龙的侧面移动，快速找好狙击位置之后将强击火炮握在手中；托尔谢则仍然站在两名队友中间的位置，仔细观察着战况，只要有机会的话，她应该就会扔出闪光弹。

确认了其他二人的行动之后，莱嘉一口气冲到雌火龙的头部下方。

他抽出巨像改、蓄力、挥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狠狠地将巨大的刀刃切进雌火龙前腿的根部。

“咔嗷嗷嗷！”

雌火龙厚厚的肌肉将强烈斩击的伤害压缩至最低限度。

好像是想要挣脱开巨像改，雌火龙突然开始旋转，这下轮到莱嘉惊慌失措了。

“呜哇！？”

他利用前滚翻躲开了对方的旋转。

但是又不能逃到外面去。因为过于深入敌人的“腹地”，此时就算逃到外面去也是出于雌火龙尾巴扫荡的范围内，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这里。

莱嘉急中生智，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一滚。

与外侧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内侧，雌火龙的身体下方，这里成为了它旋转的轴心部位，因此几乎不会移动。

莱嘉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而完全是在多次极端靠近对手并与之对峙的情况下偶然发现的。

虽说是空白地带，其实只是一个仅能容纳下一名猎人的有限空间。一旦偏离哪怕一丁点儿的位置，就很有可能会被雌火龙的肚子和大腿内侧摩擦到。

另外，如果雌火龙停下来并开始奔跑的话，莱嘉也可能会被它踩在脚下。

他的心里只有一丝犹豫。

“接下来该怎么做？”

朝外面瞥了一眼，凯莱斯仍然在狙击。

托尔谢手中拿着首领匕首，看向这边好像正在瞄准什么。

雌火龙在旋转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活动两下刚好转一整圈。动一下，它便背向托尔谢等人，再动一下则正面面对他们。

就在这个瞬间，托尔谢将手中拿着的某个东西扔了过来。

那个东西大概有拳头大小，在被扔到雌火龙眼前的时候突然爆裂开来。一下子从里面释放出比莱嘉预想中更加耀眼的光芒，将周围的景致变成了一片苍白。

“哇！”

过度的光亮使得莱嘉的视野也被纯白色所覆盖，感觉一瞬间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了。

莱嘉很快就恢复了视力，她对于托尔谢的担心还是能够理解的。一旦没有命中目标，虽说是一瞬间，猎人这边还是会陷入无防备状态，接着就会遭受到怪物的攻击，或者出现错失躲避时机之类的事情吧。结果，原本是帮助狩猎的道具反而成为了将猎人们逼入末路的罪魁祸首。

因此，托尔谢之前十分犹豫。自己和刚刚认识不久的莱嘉等人之间的步调会不会一致呢？

“噢嗷嗷嗷嗷嗷嗷嗷！”

这一担心果然是杞人忧天。在莱嘉的头顶上方，雌火龙的身体向后仰去，同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托尔谢十分完美地让雌火龙陷入了眩晕。

“干得漂亮！”莱嘉一边大喊，一边从雌火龙的身体下面钻了出来，随即高举起巨像改。

他瞄准的目标当然是此时已经静止下来的雌火龙的尾巴。

“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莱嘉用尽全身力气发动了斩击。

巨像改的刀刃切切实实地切中了尾巴。

既便如此，那并不是能够轻松斩断的东西。虽说尾巴比身体要纤细，但仍然是极为健壮且发达的肌肉块。

“来吧！”

将大剑斩下之后，莱嘉改变身体的方向，向前迈出一步，将身体的重心偏移，紧接着以双脚作为根基一口气站直身体。

然后改变刀刃的方向，双臂猛地向上一抬，反手使出了一招上挑斩。

仿佛将厚重的利刃全力抛出一般的斩击，再次击中了尾巴。

就在莱嘉使出两次斩击的同时，刚刚扔出闪光弹的托尔谢也迂回至雌火龙的身后，从不同的方向对它的尾巴反复发动斩击。

嗖嗖！刀刃发出轻快的声音后斩落。

“咔咔咔！”

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雌火龙还是能够明白自己遭到了攻击。它向前探出身子，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咬去。

凯莱斯仍然在极为冷静地瞄准它的脑袋射击，也许是因为他的狙击，雌火龙的注意力才会被分散。

“趁现在，尽全力！”

再次将被甩至身后的巨像改扛在肩上，莱嘉斜着眼睛看了一眼还在不停斩击的托尔谢，接着开始全力蓄积身体中剩余的力量，试图将一击的威力提升一个档次。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全身的力量被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莱嘉在大喊的同时将巨像改斩向雌火龙的尾巴。

“还不行！继续！”

他刚想再次发动上挑斩，却随即停止动作向前一滚。

因为雌火龙突然开始旋转，将尾巴横扫了过来。

“托尔谢！”

他对同样靠近雌火龙的托尔谢大声喊道。

“没事的！”

莱嘉正处于尾巴袭来的方向，而托尔谢则站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最后好歹是凭借另一只手上的盾牌确保了自己的安全。

莱嘉见状松了口气，接着一边将巨像改背在身后，一边暂时拉开和目标之间的



距离。

在他的面前，刚刚做完旋转动作的雌火龙已经停了下来，正在为了袭击下一个目标作准备。

被它瞄准的正是托尔谢。不知不觉中，雌火龙的视力已经恢复了。

“我、我！？”托尔谢急忙收起首领匕首，开始迅速撤退。

不过，她逃跑的方法实在太简单了——逃走路线竟然是直线，雌火龙在行动之前只是微微地修正了下路线便发动了突击。

“咔咔，咔咔咔！”

“跟过来了？”

托尔谢并没有发现自己行动中的漏洞，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毫无疑问地会被雌火龙追上，并被踩成肉饼。

“马上朝侧面跑！”莱嘉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侧面？好！”按照莱嘉的指示，托尔谢慌乱中做出了反应。

在转弯这一点上，人类明显比雌火龙更有优势一些。托尔谢像莱嘉所说的那样突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于是十分惊险地躲过了雌火龙的突击。

雌火龙势头极为凶猛地一口咬住托尔谢消失的空间，当然，它在这时也停了下来。

莱嘉却并没有停下脚步，于是很快在雌火龙的身后占据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因为雌火龙的目标是托尔谢，所以对于莱嘉而言，它的行动都是可以预判的。

他将巨像改高举过头，然后狠狠斩下。

“咔咔咔咔！”

从绝对死角发出的一击准确命中了雌火龙尾巴，它好像有些惊讶地发出了叫声。

“再来一下！”

就在莱嘉上前一步打算反手上挑斩时，雌火龙用力拍打着翅膀飞上了天。

“切！”

看着目标迅速而巧妙地从自己的刀刃前溜了过去并逐渐拉升高度，莱嘉感到有些不甘心。

“我还会重新拉近距离的。”

如今的情况是，如果不能尽快收起巨像改并迅速做好回避的准备，莱嘉就会遭到雌火龙的攻击。

一边盘旋上升，雌火龙一边改变身体的方向。

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并没有从刚才那个地方离开的莱嘉。

“来吧！”莱嘉摆出了一个无论雌火龙会以什么样的动作扑过来，自己都能够应对的姿势。

“咦！？”

“请挡住眼睛！”听了托尔谢的提醒，莱嘉急忙依言行事。

紧接着，被扔过来的某个东西在发出声音之后爆裂开来，光芒的奔流瞬间将周围的景致涂抹成一片空白。

“闪、闪光弹！？”

“嗷嗷嗷嗷！”

莱嘉的声音和雌火龙的惨叫重合在一起。

接着，雌火龙庞大的身体重重地坠落在地面，并发出沉重的声响。

“好厉害！”

“莱嘉，尾巴！”

“啊，知道了！”

凯莱斯的声音让莱嘉回过神来，雌火龙此时正面面对着他，所以必须尽快绕到它的身后才行。

最开始时，他根本无法相信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情。

他能明白这个道理。当雌火龙在空中飞行的状态下，托尔谢使用闪光弹让它产生了眩晕，失去了平衡感的怪物因此坠落了下来。

只不过，为了取得这个效果，必须要将闪光弹扔进正在移动的雌火龙的视线范围之内。

“原来还有这种方法！”

莱嘉快步来到能够攻击到雌火龙尾巴的位置上，然后抽出巨像改毫不犹豫地发动斩击。

“再来一下！”

正当莱嘉打算追加进攻时，雌火龙在他的面前站起身来。只是，头晕目眩的状态仍然没有解除。莱嘉只是时刻注意着雌火龙旋转并甩动尾巴的动作，然后反复地使出斩击。

斩下，然后反手上挑斩，尽管如此，尾巴仍然没有被斩断。

“可恶，威力不够！”

莱嘉拼尽全力不停地斩击，可是仍然看不出一点能够斩断雌火龙尾巴的苗头。如果是持有威力更高的武器的猎人，或者是狩猎本领更高的猎人，一定早就成功地斩下怪物的尾巴并将战况扭转成对自己有利的局势了吧。

“我想变得更强！”

不仅仅是武器的威力，还有狩猎中的跑动走位以及大剑的使用方法等，全都存在着不足之处。

“再来！”莱嘉心无旁骛地不停挥舞着巨像改。

对于不停遭受到灌注了自己全身力气的斩击，却依然能够坦然承受的那个极为顽强的生命力，莱嘉体会到了一种伴随着遗憾的感动。

此刻，就在莱嘉的心底深处忽然涌现出了一种切实的感受，他知道自己正在和一个有着强韧生命力的存在互相对抗。

“如果不能一下子斩断，那么就多来几下吧！”

雌火龙从闪光弹对其造成的影响中清醒过来，接着突然朝凯莱斯所在的方向冲去。

“凯莱斯！”

因为凯莱斯是后卫枪手，所以谁都没有想到他会成为雌火龙的攻击目标。只不过莱嘉和托尔谢全都为了斩断雌火龙的尾巴绕到了它的身后，如今映入它视线的大概只有凯莱斯了。

“不用担心。”

虽然听到了莱嘉的叫声，凯莱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只见他迅速将强击火炮折叠起来，然后开始从那个位置撤退。

突击以扑空作为结局的雌火龙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将目标锁定在凯莱斯身上。它迅速改变身体的方向，接着深吸一口气并弓起上半身。

“吐息！？”

这几乎是每个大型怪物都掌握的行动之一，将在体内生成的具有杀伤力的物质发射出来。

雌火龙会喷射出有人类大小的火球，俗称火焰吐息。

一个巨大的火球径直朝凯莱斯飞去，只不过凯莱斯仍然极为冷静地做出了应对。原本只要将彼此的距离拉开一定程度，看到对方的动作之后再进行回避这种事情并不算困难。

和预想中的一样，火球并没有命中目标，而是击中了凯莱斯身后的岩壁后四散飞溅。

在确认了凯莱斯已经安全的同时，莱嘉行动了起来。

在发动火焰吐息前后，聚集起全力力量的雌火龙会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无法活动身体，而这段时间也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绝佳进攻时机之一。这一点，对于面前的这条雌火龙而言应该也是适用的。

莱嘉一口气朝雌火龙冲了过去。

根本没有瞄准尾巴的时间，无奈之下他所选择的是次要目标——头部。

虽然比身体小许多，但动作幅度很大的头部基本上是大部分怪物共通的弱点。

想要准确命中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能够对这里造成极为有效的伤害，则整场狩猎的流程都很有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嘭！”

莱嘉挥下的巨像改十分轻松地被弹开了。

“可恶！锋利度降低了！”

由于多次用力斩击雌火龙坚硬的身体，巨像改的锋利度很快就降低了。

而且——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深吸一口气的雌火龙调动起全身的力量，发出了吼叫。

空气发生了猛烈的震动，冲撞着众人的皮肤。

“唔！？”

是咆哮！

莱嘉和托尔谢的斩击，凯莱斯发动的狙击，不断遭受到各种攻击的雌火龙终于愤怒了。

一般情况下，怪物在愤怒之后，其行动速度会变快，攻击力也将会提升，整体实力变得更加强大。换言之，接下来三人就要和发挥出全部实力的雌火龙相对峙了。

“终于开始认真起来了吗！”莱嘉将巨像改背在身后。

雌火龙趁着这个机会拍打着翅膀飞上了半空。

“嘎咔咔咔咔咔！”

只见它从半空中利用脚上的利爪直接发动了袭击。

莱嘉很快在地上一滚，避开了这次攻击。

“如果刚才没有看到袭击食草龙的话，也许就躲不过去了。”

恐怕这就是雌火龙捕获猎物时的惯性动作吧。

“你以为我会被你轻易吃掉吗？”一边盯着在不远处着陆的雌火龙，莱嘉一边匆忙起身并拉开彼此的距离。

莱嘉之所以没有立即发动攻击是因为他对于已经愤怒的雌火龙仍然保持着警戒，而与此同时，锋利度已降低的巨像改还存在着无法有效伤害目标的可能性。

这时，雌火龙大概是利用其野生的本能感觉到了莱嘉在行动中的犹豫，它迅速锁定目标并随即发动袭击。

“哇哦！”

莱嘉急忙闪身躲开对方的突击，不过雌火龙并没有放弃，而是不依不饶地缠着莱嘉不肯罢休。

战场上的形势就这样突然一变，莱嘉不但无法发动有效的斩击，反而被对方逼得手忙脚乱。既便如此，他的目光一瞬间也不敢从雌火龙的身上移开，至于自己的两名



伙伴此时在做什么，则完全不知道了。

很快，在莱嘉的身后就有强烈的光芒被释放出来。因为雌火龙的身体和周围的景致全都被涂成了一片白，所以莱嘉才会知道这件事。

再次被强烈的白光刺痛了眼睛，雌火龙下意识地将身体向后仰去。

“莱嘉！就趁现在！”

不知不觉中，托尔谢来到了莱嘉的身后。凯莱斯也在雌火龙的侧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狙击站位，并利用强击火炮开始进行援护。

“拜托了！”

莱嘉向二人喊道，然后迅速撤出战场，并从口袋中掏出磨刀石开始恢复武器的锋利度。

5

凯莱斯举起强击火炮扣下扳机。

LV2普通弹贯穿层层叠叠的空气，准确命中雌火龙的头部。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发这样的子弹钻进了那巨大的脑袋里，与此同时，莱嘉和托尔谢也在拼命地挥动手中的武器。

然而，雌火龙的动作却丝毫没有迟缓的迹象。

种种不安和焦虑开始浮现在凯莱斯的心头，即便如此，他还是拼命压制住这些负面的感情，继续扣动着扳机。

托尔谢数次用闪光弹控制住雌火龙的行动。莱嘉和凯莱斯也试着照做，但有可能是因为雌火龙的视野实在太过狭窄，两人扔出去的闪光弹并没有起到很好的阻止作用。

而闪光弹也已经用光了。

对于经验尚浅的猎人来说，这可以称作是一个“绝望”的状况。即便单单只是站在这样一只庞大的怪物面前，体力和精神就已经被削减了不少。

连身为枪手的凯莱斯都有这种感觉，担当前卫在雌火龙周围绕来绕去的莱嘉和托尔谢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莱嘉的策略至今没能实现，虽然他已经看准机会使出了好几次强力的斩击，可即便如此，尾巴还是没有被砍断。

狩猎不是一件保证能够成功的事。即便三个人全力以赴，最后也还是有可能以失

败而告终。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结束，这样的问题死死地压在猎人们的心头。

而面对这样的窘境依然能够保持气力，是因为还有另外两个人在身边。特别是……凯莱斯看到莱嘉的行为后不自觉地睁大了眼睛。

他一边继续进行掩护射击一边观察。

在猎人使用的所有武器中，大剑算是十分沉重的一种。可莱嘉在挥舞它时整个动作十分流畅，一丁点儿迟滞都没有。

简直就像是在用太刀，或是更轻便一些的武器一样。可仔细一看，他拔出、挥动巨像改的速度实际上和其他的大剑猎人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究竟是哪里不同呢？

一般来讲，大剑猎人没法使出连续的斩击。只要猎物没有落入陷阱或是被麻痹，通常都会在第一剑，或者是第二剑斩下之前移动到其他地方去。

这时需要猎人追上跑开的猎物，确保挥舞大剑时的安全距离，然后再次开始攻击。

可是对莱嘉来说，这个“追上”的过程却极其短暂。

先是一斩，然后在雌火龙动而未动时收起巨像改开始转移，启动的时机刚好比雌火龙早一瞬间。

这一瞬间的提前量让他能够抢先跑向猎物即将停下来的位置。当然，由于雌火龙的步幅十分宽，再怎么努力追赶也不可能赶到它前面去。

可莱嘉依然能够在雌火龙停下脚步的那一瞬间拔出巨像改用力斩下。

只见他似乎还留有余力地使出一记纵斩，与接下来的横斩配合。在那之后，他又比对手提前一瞬间开始行动，朝下一个交战场所奔去。

“居然能这么……”凯莱斯流露出感叹的情绪。

莱嘉这种行动的关键就在预读。如果只是一般的预读，任何猎人能都做到，凯莱斯当然也不例外。他会仔细调查目标猎物的各种习性，事先将对方的行动模式装进脑子里。

而莱嘉的预读则有着本质的不同。

雌火龙并不是他们这次狩猎的既定目标，而且凯莱斯等人还是第一次遇到生活在这附近的雌火龙。实际上，就连莱嘉一开始也对雌火龙那些陌生的攻击方式感到十分疑惑。

凯莱斯等人的预读是以各种信息为基础展开行动，而莱嘉则完全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说不定，他是在凭借着绷紧全身上下的神经，用皮肤和直觉去感受对方的动态之后展开的行动。

在感觉到雌火龙即将运动起来的一刹那作出判断，动员起自己全部的直觉和经

验，奋力战斗。

“真是厉害啊，那家伙。”

大剑这种武器照理说是很难进行防守的。莱嘉像这样不停进攻，相信很快就会熟悉猎物的动作吧。

一向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有些冷酷的凯莱斯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率真地笑了起来。

“我不会输给你的！”

体力与精神都已经接近极限，但他依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臂和双目上，一次又一次地扣下扳机。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忽然从空地的另一端闯了进来。

“这怎么可能……”凯莱斯抬起头。

莱嘉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不过离雌火龙较远的枪手凯莱斯第一时间发现了异状。

“该死的，彩鸟也来了？”

也许是躲到什么地方恢复了一些体力吧，直到刚才为止都还在四处逃窜的彩鸟突然出现在了三名猎人面前。它是为了攻击凯莱斯等人而来的吗？还是说这仅仅是个单纯的巧合？不管怎么说，它和雌火龙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区，这实在是最糟糕的境况。

“暂时撤退吗？可大家的体力都消耗殆尽了。”

此时，凯莱斯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盯紧雌火龙的动向。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顺利地进行狩猎？凯莱斯实在没什么自信。

究竟该怎么办，在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一个人出人意料地抢先采取了行动。

“托尔谢？”

原本在雌火龙侧面见缝插针地发动攻击的托尔谢忽然朝彩鸟冲了过去。

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闪光弹？不对，那东西应该已经用光了。”

为了让雌火龙停在原地不动，他已经扔掉了全部五颗闪光弹。

不过此时凯莱斯不可能停下对莱嘉的掩护，于是继续扣动着强击火炮的扳机。

“没子弹了么。”他赶紧打开弹仓，退出空壳之后将新的子弹装填进去。

当他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再次抬起头时……

莱嘉依然紧紧粘着雌火龙不放。凯莱斯则对托尔谢刚才的行动比较在意，于是转头朝彩鸟降落的方向望去。

只见托尔谢把手里的什么东西朝慢慢落下的彩鸟扔了过去。

裂开之后，那个圆球既没有放出闪光，也没有发出强烈的轰鸣，只是掀起一股土

色的烟雾。

“粉末？烟雾？难道是这一带特有的道具么……啊，不对，那是……”

由于这东西实在不常用，所以他一时没想起来，但凯莱斯对这种道具确实有印象。

“大便弹？”

大便弹是将怪物的粪装进素材球里制成的道具，当怪物没有注意到猎人存在的时候，只要将这个扔在它身上，对方就会转移到另外的区域去。

由于“没有发现自已”是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凯莱斯并不经常使用这东西。

“想把它赶走么？但彩鸟不是已经看到他了么……”

一边再次开始射击，凯莱斯一边思量道。

而执着的托尔谢不断扔出几颗大便弹之后，一度开始慢慢下降，而且明显已经发现猎人的彩鸟竟然猛地拍了拍翅膀，转身朝其他区域飞了过去。

“托尔谢！”凯莱斯把她叫到身边。

“哦，什么事？”

“刚才是怎么回事？那是大便弹吧？不是只有在对方没有发现自己的情况下才有效的么？”

“哎？没听说过有这种规矩啊……”托尔谢想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可能和我们知道的那种大便弹用的材料不一样吧。啊，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总之干得不错。要是彩鸟在这儿和雌火龙汇合的话，我们就彻底没希望了。”

听到凯莱斯这样说，托尔谢笑着点了点头。

尽管她也已经相当疲劳了，但紧跟着还是拔出首领匕首全力跑回到雌火龙身边。

莱嘉的动作依旧敏捷，始终缠着攻击方式大开大合的雌火龙。

翠绿的巨兽忽然扭头对准不断接近的托尔谢，看来是准备朝她喷吐火球。察觉到对方的这一意图后，莱嘉果断地绕到它头部一侧，迅速摆出蓄力斩的架势。

“喝啊啊啊啊！”

强力的一击硬生生地截住了正在大口吸气的雌火龙。看到这一情景的托尔谢钻到雌火龙身下，从背后掏出了什么东西。

从强烈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的雌火龙当即开始原地打转。

“托尔谢！”

莱嘉立刻退开来。

凯莱斯则一边大叫钻入雌火龙两腿间的托尔谢的名字，一边站直身子扣动扳机。

托尔谢此时所在的地方正好位于交替踏着双腿不断回旋的雌火龙身体正中央，也是刚才莱嘉钻入的旋转空白地带。

她没有被脚踩到，而是蹲伏在地上捣鼓着什么东西。

“那是……”

在产生这个疑问的瞬间，凯莱斯立刻明白了托尔谢正在做什么。

“莱嘉！”

“啊，知道了！”

莱嘉重新将巨像改背在后背上，朝雌火龙停止旋转后尾巴所指的方向跑去。

就在这时，托尔谢的工作完成了。

“嘎啊啊啊啊！”

雌火龙随即发出一声惨叫。

托尔谢刚才放置的是能让大型怪物浑身麻痹，进而暂时停止活动的麻痹陷阱。

而那根粗长的尾巴也正好在莱嘉预测的位置停了下来，面对近在咫尺的目标，莱嘉使尽浑身气力一剑斩下。

也许这就是最后的良机，如果再抓不住，他们不可能还有什么手段、体力、精神力去对付这头巨兽了。

凯莱斯准备使用自己专门留给最后关头的战术。

只见他将剩下的子弹全部退出，另外装填进一种不一样的弹丸取而代之。关上强击火炮的弹仓后，他把装填弹药的拉杆用力往后一拉。

随即瞄准雌火龙的身体扣动扳机。

“一、二、三、四。”

弹仓已经被打空。

他趁麻痹陷阱还没有失去效力，飞快地更换了弹夹。

莱嘉则不断重复着迅猛的纵斩和上挑斩，因为雌火龙的尾巴依然没有被斩断。

这时托尔谢也绕到与莱嘉相对的位置，对准有着坚固甲壳的尾部一阵猛攻。

“喝啊啊啊啊！”

终于，雌火龙脚下的麻痹陷阱在一阵轻微的爆炸之后破裂开来，让它恢复了自由。

可即便如此，尾巴还是没有断裂的迹象。

哪怕将凯莱斯等人的力量全部集合起来，仍旧不是雌火龙的对手。所以他们才会制定出先砍断对手的尾巴，多少削弱一些对方的威胁这种战术。

那颗麻痹陷阱应该是托尔谢最后的王牌了吧。

虽然不清楚莱嘉的体力究竟有多么惊人，但即便是他也不可能始终保持如今的迅捷动作。所以凯莱斯又迅速往弹仓里装填了几颗弹丸，紧闭仓门，再次上膛。

他锁定目标后毫不犹豫地开火了——这同样也是凯莱斯最后的手段。

之前已经有四发命中，接着又是四发。就在这一瞬间，雌火龙的身体忽然啪地一



声绷紧，再度失去活动的自由。

他刚才发射的是麻痹弹。

“趁现在！这个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凯莱斯一边装填LV2普通弹一边大吼。莱嘉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点点头再度上前进攻。

可托尔谢却没有配合自己的队友，反而停止一切攻击，转身绕到了雌火龙身前。

“你干什么！”

必须得趁这个机会把雌火龙的尾巴砍断，因为他们再也没有能够阻止巨兽不停移动的方法了。

可托尔谢完全无视了凯莱斯的话，来到雌火龙脑袋面前站定。

“呃！”

既然事情起了这样的变化，那凯莱斯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积攒更多的伤害，不停将子弹朝雌火龙射去。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就算有一、两颗子弹命中……”

还是会失败吧，一种挫折感不由分说得涌了上来。

不远处的托尔谢豪迈地挥舞着武器，用固定在右臂的盾牌不断击打雌火龙的头部。

“什么！”

尽管凯莱斯还在不停地开火，可他的视线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托尔谢身上挪开。

麻痹弹的效果很快消失，直面雌火龙的托尔谢此时的处境自然十分危险，可她依然继续着盾牌的殴击。

强烈的冲击震飞了几块雌火龙头部的甲壳。

凯莱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却有一种莫名的期待感从胸中缓缓腾起。

“喝啊啊啊啊！”

只见托尔谢带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表情，张嘴大喝一声，竭尽全力把盾牌往前一砸。雌火龙巨大的身体紧跟着猛然向后一仰，进而瘫倒在地面上。

它晕倒了。

如果使用大锤这种强力的打击系武器猛攻怪物的头部，是能够让对方进入这种状态的。可没想到单手剑居然也能造成同样的效果……这还是凯莱斯第一次见到。

“难道说，盾牌就是为了这个才设计成那样的么……”

雌火龙轰然倒地，尾巴自然也瘫在一旁，对大剑的斩击来说位置刚刚好。

托尔谢的举动第一次让凯莱斯感到心悦诚服。刚遇到她时，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柔弱的，稍稍有些奇怪的女孩子。而现在他终于明白，她是那种动作敏捷，擅长使用各

种道具、陷阱为同伴提供援助的猎人。

闪光弹也好，刚才的陷阱也好，还有精彩的盾牌攻击，都让凯莱斯开始反省自己曾经的妄自尊大。一开始那句“不要做多余的事”给了她极大的束缚和阻碍。托尔谢之所以没有在一开始使用陷阱，可能也是被那句话给拖累了吧。如果真是那样，自己还真是得好好反省一番。

“莱嘉！”

正因为如此，绝不能浪费她制造的良机。凯莱斯少见地大吼起来。

“明白！要是还砍不断算什么男子汉！”

面对雌火龙那根不断痉挛的尾巴，莱嘉慢慢聚集起前所未有的庞大气力，施展出这一天最凶猛的一次斩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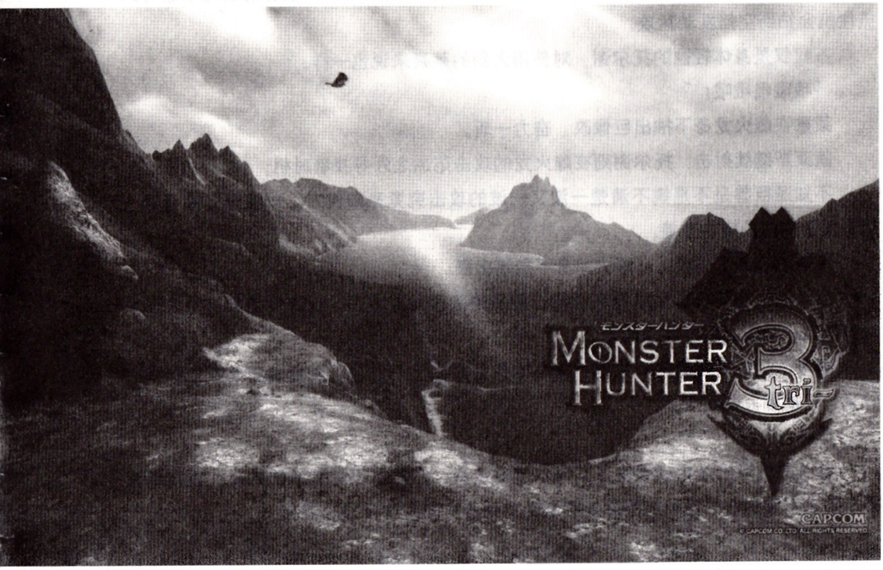
也许是剑刃深深地砍进了皮肉之中，“噗”地一声轻响格外清脆。

“嘎咔咔咔咔咔哦哦哦哦！”

伴随着雌火龙的一声惨叫，棍棒般的尾巴尖部猛然飞了出去。

“干得好！接下来就是决战了！大家上吧！”莱嘉高声鼓励道。

凯莱斯的体力已经接近了极限。但“我们说不定可以战胜雌火龙”这种令人兴奋的想法，正驱动着他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第四章 三位一体的瞬间

1

形势正在慢慢好转。

“嘎咔咔咔咔咔！”

雌火龙一边咆哮一边使出一记后空翻，攻击位于自己正前方的敌人，因为它尾巴尖部的棘刺上满是毒素。

不过，那条尾巴现如今已经被砍断，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长短。后空翻原本是可以将尾巴像鞭子一样大范围地挥舞，给人猎人造成极大威胁的攻击方式，但随着尾巴长度的缩短，整体威力明显下降了不少。

现如今，即便猎人的反应慢了半拍也没问题，只要稍稍把身子一转就能躲开雌火龙的空翻。

而在少了半截尾巴之后，原地旋转横扫四周的攻击范围也变得极为狭窄。

那些之前让猎人们只得四处逃窜的攻击，如今却破绽百出，很容易被托尔谢等人抓住机会钻到空挡发动猛攻。

不仅仅是身体轻盈的托尔谢，对使用大剑的莱嘉来说也一样。

“哦哦哦哦哦！”

莱嘉在雌火龙身下抽出巨像改，奋力一斩。

凯莱斯继续射击，托尔谢则在雌火龙的攻击范围之外寻找着时机。

不知道巨兽是不是搞不清楚一波又一波的攻击究竟来自何方，一般癫狂地咆哮一边像发了疯似的横冲直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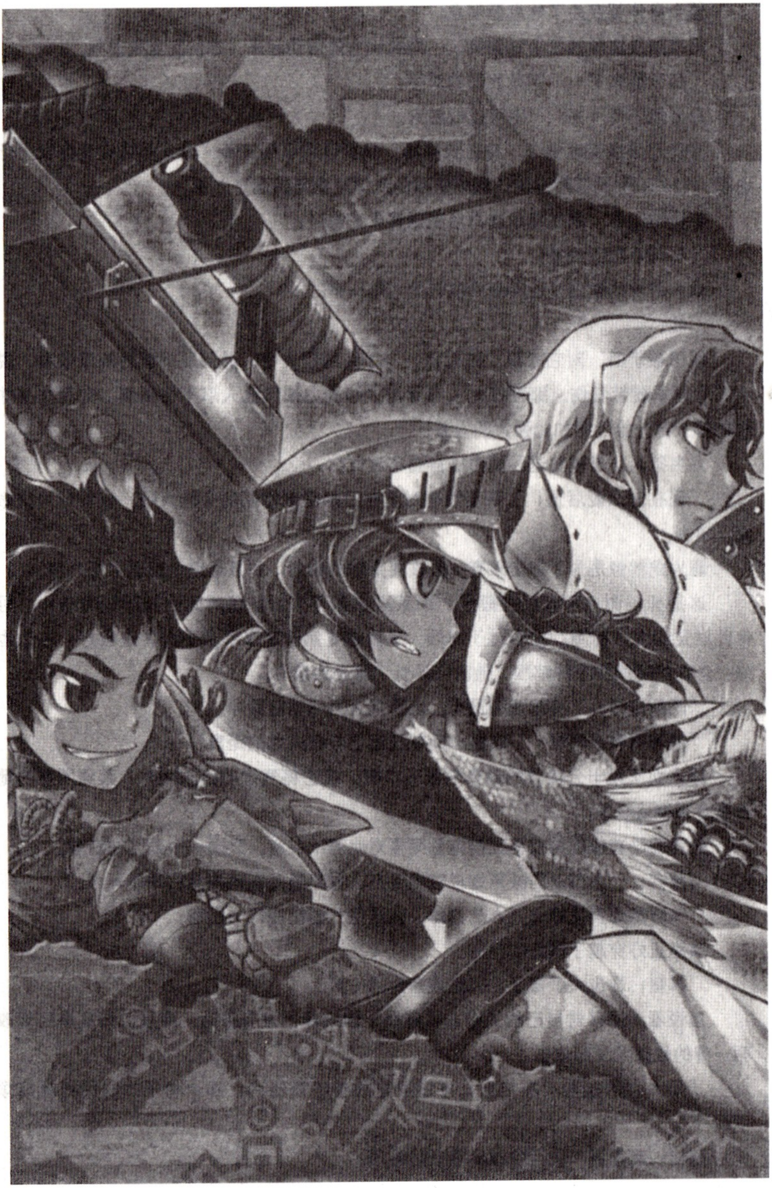
莱嘉随即停止进攻，从雌火龙身下翻滚出来。

巨大的猎物在转瞬之后便突然跨过莱嘉的头顶朝前冲去。也许他是凭直觉发现了对方的这一动向之后才停手的吧。

面对已经拉开距离的雌火龙，托尔谢代替莱嘉上前进攻，配合着凯莱斯的掩护一刀又一刀地朝巨兽斩去。

“呼……呼……”

自己的气息已经相当混乱了。汗水流遍全身，浸湿了怪鸟套装的内衬。就连平常根本感觉不到的心脏也在胸腔深处猛烈地跳动着，向人宣示它的存在。



整个身体都在为了休息而喘息。

而莱嘉最终能强压下这些抗议，继续让身体活动起来，靠的完全是力气。

“那只雌火龙……不是我们的对手！”

只要能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战胜它。

不安正慢慢变成信心。身在狩猎场，只要没到最后关头，没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对胜利的强烈渴望让濒临极限的身体里重新涌起了力量。

莱嘉站起身，跟在托尔谢身后跑到雌火龙身旁。

“咕哦哦哦哦哦哦！”

众人眼前的雌火龙使尽最后的气力大吼一声。

“呃！”

尾巴被斩断，对它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吧。而且从折断的翼爪来看，说不定它原本就带着伤。即便如此，它那惊人的魄力依然让人忍不住猜测，究竟是身体里的哪个部分给了它如此强大的力量。

几名猎人正是被它这种魄力压得喘不过气。

“现在怎么能后退！”莱嘉愤怒对着自己那受到惊吓的身体大吼，咬紧牙关拼命跑了出去。

雌火龙就像是为了迎击莱嘉一般改变身体的朝向，并且迅速地连退了好几步。

这是托尔谢之前曾经提醒过，而莱嘉直到不久之前还对此一无所知的动作。可他此时正全力往前跑，重心过于前倾，要后退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右边也好，左边也好，考虑到宽阔的爆炸范围，他已经没有了躲避的余力。

“既然这样！”莱嘉没有逃走，反而加大力气朝前猛冲。

“喝啊啊啊啊啊啊！”转眼之间就拉近了与雌火龙的距离。

绿之女王以十分优雅的动作深吸一口气。在它将气息吐出的同时，莱嘉所在的地方就会被彻底烧毁。

勉强驱动着僵硬的双腿往前跑的莱嘉对此毫不在意，只顾一个劲儿往前冲。

“莱嘉！”凯莱斯的喊声划过空地上空，火焰随即在莱嘉身后炸裂开来。

一阵阵爆炸声震颤着三人的身体，就连空气也被搅得一团糟。

莱嘉正好穿越了爆炸的范围。

“笨蛋！你也太莽撞了！”凯莱斯大喝一声。

虽说看到同伴对自己的关心非常高兴，但莱嘉并没有答话，而是立即高举巨像改朝一旁的雌火龙头部攻去。

“闯入你的领地实在抱歉！不过要是放着不管的话，那个村子的村民可就麻烦了！”

所以，莱嘉再次把巨像改高高举过头顶。

最顶级的手感从大剑的握柄处通过双手冲入莱嘉体内。这一击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彻底切断，而之前无论经受怎样的斩击都毫不动摇的雌火龙，就这样晃晃悠悠地摔倒在地上。

“咕啊啊啊……”

莱嘉看着自己的手，不相信就这样结束了。

他完全没有感受到战胜雌火龙的真实感。那可是被称之为“陆地女王”的凶猛怪物啊。可现如今它就倒在自己面前，是自己和同伴的力量让它倒在了这里。

“成功啦！我们成功啦！莱嘉！”

托尔谢高高举起双手跳了起来。

就连一向冷静凯莱斯也折起强击火炮，像是为了故意不让莱嘉等人看到一样轻轻握了握拳头，摆出一个胜利的姿势。

看到这，莱嘉也终于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胜利的滋味。

“干得好啊！”

他用尽身体里最后一丝气力，朝着天空高声感到，不过，话音未落莱嘉便又按住了自己的嘴巴。

“嗯？怎么了？”

托尔谢不解地问道。莱嘉显然想起了另一件不应该被忘记的事情。

“剥取！必须得快点儿从雌火龙身上剥取稀有的素材！”

“啊，也对。能得到雌火龙的素材，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托尔谢点点头，凯莱斯也面无表情地朝雌火龙走了过去，就像自己根本没有摆出过什么胜利姿势一样。

面对两位队友，莱嘉说道：“对了，剥取完成之后，我们去找那只彩鸟吧。”

“哎！”凯莱斯从腰间抽出剥取小刀后正准备下手，听到这句话当即僵住了。

托尔谢也睁大双眼，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莱嘉的意思。

“莱嘉！我说你太乱来了吧！”

“这哪是什么乱来！当然……没有你们的帮忙肯定是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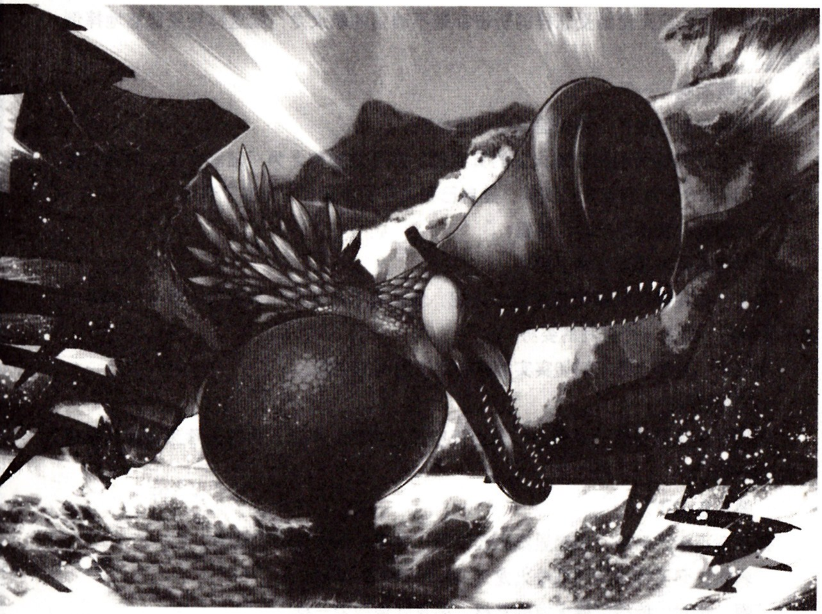
听到莱嘉的话，凯莱斯和托尔谢面面相觑。

别说他们两个，就连莱嘉自己直到刚才为止也都把战胜雌火龙当作是这次狩猎的终点。

但现在突然被告知还有加时赛，凯莱斯和托尔谢内心的混乱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莱嘉对自己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就这样结束不是很好么。

没能达成委托，得不到委托金，但却避免了疲敝至极的身体因为过于莽撞的行动而受到严重损伤。



但这种消极的想法，被莱嘉心中某个滚烫的部分断然拒绝了。

“我还想继续狩猎下去。正因为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才能最终击败雌火龙。我从正面进攻，托尔谢在外围游击，凯莱斯负责掩护。如果没有这么密切的配合，我们一定没办法战胜它。当然，这也有可能只是碰巧而已。也许一旦回到城里，就再也无法体会那种感觉了。所以能到这里来参加狩猎，我真的非常开心！不管是和厉害的对手作战也好，和你们一起继续狩猎也好，都让我们继续干下去吧！”

莱嘉的话让凯莱斯和托尔谢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他们俩的气力和体力都已经消耗殆尽。而且战胜雌火龙之后，说不定已经开始泄气了。

可即便如此，两个人的内心之中却又无法否定莱嘉的话。

“是呀，我不可能一直和你们二位组队狩猎。”

托尔谢最先开口说道。莱嘉和卡莱斯会回到遥远的冬多尔玛去——这种可能性相当高。她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吧。

“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放任那只彩鸟不管，村民们一定会很失望的

吧？你们难道忘了自己说过的话？身为猎人的骄傲哪儿去了？”

凯莱斯婉转地表示了赞成。

“不过，和刚才一样。虽然对手只是彩鸟，但还是得随时注意各自的极限，一旦遇到危险要立刻冷静地后撤，我只希望你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哦！时机的判断就交给身为枪手的你了！只要你觉得有问题，我一定照做，保证乖乖地撤回来。”

“你说真的？”凯莱斯有些怀疑地耸了耸肩膀。

“放心吧！”

“我也会加油的。”

就这样，莱嘉等人的狩猎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再次朝彩鸟进发。

2

他们先回了一趟营地，各自恢复体力，填饱肚子，莱嘉和托尔谢随后用磨刀石打磨自己的武器，凯莱斯则确认了一下剩余的弹药数量。

然后是查看各自的道具——闪光弹已经没有了，没有陷阱，托尔谢带来的音爆弹也已经用光。

食物方面，虽然刚刚吃饱，但也已经是最后一份了。

由于莱嘉的回复药一瓶都没剩下，所以凯莱斯和托尔谢把自己的那份分给了他一些。

看起来，他们能依靠的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和心爱的武具了。

但就连回复药也无能为力的疲劳已经深深地浸入身体之中。哪怕不靠什么道具，彩鸟也已经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恢复了莱嘉等人一开始造成的损伤吧。

他们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但胸中的感觉却一直没有变过，想要继续狩猎。无论何时都想要仔细体会自己的身体运动起来的感觉。

“听好了，这次狩猎已经耗费了极长的时间。按照集会所的规定，时间所剩无几。所以我们只能尝试一次，如果找到它之后不能顺利将其击败，我们就撤退。如今雌火龙已经不在了，无论委托能否达成，对村子的安危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凯莱斯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但还是能看出些疲劳至极的端倪。

不知道托尔谢是不是在返回据点之后精神放松了不少，眼皮耷拉下来一些。也许只要回到狩猎场就能恢复精神，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她的疲劳程度。

即便看到了这些，莱嘉还是想尝试一下这样的感觉究竟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3

离开据点来到区域二。

太阳已经渐渐西沉，四周开始被染成一片赤色。墨色的影子被越拉越长，就像代替了莱嘉等人那迫切需要休息的身体一样，显得一点儿精神都没有。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地面上闪过，显然是从空中移向另外一个区域的怪物留下的。

莱嘉条件反射般地朝空中望去。在火焰般的红色天空里，有一只彩鸟沐浴着夕阳朝北边飞去。

“是区域五！”莱嘉大叫着跑了出去。

在白天普照整个区域五的阳光如今被旁边的一座高山遮住了不少，火红的太阳眼看就要落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空地中的大部分空间都被一条小溪占去，猎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温度急转直下。不断有让燥热的身体感到凉爽的风从身旁吹过。在四周被岩壁包围的区域五深处，正是那个他们穷追不舍的影子落地的位置。

“在这儿！”莱嘉给凯莱斯和托尔谢各使了一个眼色，随后向前跑去。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组队狩猎。各自究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光凭一个眼神是绝对无法判断出来的。不过他们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再次确认一种意志，那就是彼此都会采取身为一名猎人最有效率的行动方式。在这一点上，莱嘉相信凯莱斯和托尔谢和他是一样的。

凯莱斯停在原地更换了子弹。

“咕咔咔咔！”发现径直朝自己冲来的莱嘉之后，彩鸟当即发出一声怪叫。

它的身体和雌火龙相比小了好几圈，同时各个部位显示出来的威胁也小得多。即便如此，莱嘉在与之对阵时依然保持着面对雌火龙时的紧张感，慎重地拉开了距离。

“咔咔咔、咔咔咔、咕嘎！”

彩鸟一边朝左右两边横着踏步，一边击打双翼上的爪子，最后鼓起胸部的皮膜尖叫起来。

“它是要叫谁来吗？啊，不对！”

没错，彩鸟已经不可能把雌火龙叫来了。

如果只是杰基或者梅拉露的话，最多只是阻碍一下自己的行动，不会造成什么太大阻碍——即便如此，对几乎已经筋疲力尽的莱嘉等人来说，这依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要是它召来比那些更难对付的怪物，甚至是大型怪物的话，这次狩猎就必定会以失败收场了，一不小心甚至连成功逃走都办不到。

“嘎、嘎咔咔！”

鸣叫停止后，彩鸟像是在跳舞一般将身体转了一整圈。

“就趁现在！”

莱嘉猛地冲到彩鸟身前，抽出巨像改就是一记重斩。他用一个极为顺畅的姿势将这把和他的身高几乎相同的武器挥了出去。

“嘎咔咔咔咔咔！”

巨像改那厚重的刀刃在彩鸟肩头留下了深深的伤口。

莱嘉的身体就像是为了追上几乎触碰到地面的大剑一样深蹲了下去，随后又将它再次举高，以身体为轴开始回转。

他将重心换到另外一条腿，稳稳地踏在地面上，然后慢慢凝聚从腿要腰，从腰到后背，从后背到手臂的力量，使出一记爆发般的横斩。

“嘎咔咔咔咔咔！”

受到莱嘉的这记猛击，彩鸟立刻胆怯了一下。

无论怎么休息，身体都不可能恢复到万全的状态。而彩鸟的反应给了莱嘉更大的勇气。

凯莱斯的狙击正好在这时命中了彩鸟，不过那颗子弹并不普通，是一颗染色弹。这样一来，就算它逃出了这个区域，猎人们也能掌握它的所在地。

莱嘉朝枪手所在的方向瞥了一眼，只见凯莱斯在看到染色弹命中之后迅速换成普通子弹，继续进行掩护射击。

片刻之后，托尔谢也缩短了和彩鸟之间的距离。

为了让自己和莱嘉两人的动作都不受影响，她选择绕到彩鸟的斜后方，抽出首领匕首之后用力向前一跳。

她和目标之间的距离被这一跳顷刻间化为无形，紧接着是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斩击。

和莱嘉那种粗暴的攻击方式相比，托尔谢就像是在一点一点地削砍一般慢慢累积

对彩鸟的伤害。

首领利刃的剑光伴随着轻快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咻咻”声不断闪动。

就像是为了甩开纠缠不休的莱嘉和托尔谢一般，彩鸟垂直向上腾空而起，在转身的同时甩动扇形的尾巴。

莱嘉用一个前滚翻堪堪避过对方的这次奇袭，托尔谢则站在原地架起盾牌进行防御。

压低身形的莱嘉等危险过去之后灵巧地转过身，再次将巨像改朝目标挥去，同时借此缩短了与彩鸟的距离。接着他把大剑扛在肩膀上，竭尽全力向下一挥。

这一击把彩鸟右侧的翼爪砍得粉碎。

“嘎咔咔咔咔咔！”

碎片四散纷飞，彩鸟也用力向后一仰，失去了平衡。

但很快，彩鸟就像是在嘲笑一时得逞的莱嘉一般，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咕啊啊啊啊啊啊！”

这时在模仿雌火龙的声音。

“咕啊啊啊啊啊啊！”

第二次。

“咕啊啊啊啊啊啊！”

叫过三次之后，雌火龙就会来。

虽然那种大型怪物不是随处可见的，但还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莱嘉绷紧身体，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

没有……黑影。

果然，这种呼叫也不是百发百中。

但尽管失败了一次，不代表它还会再次失败。

即便没办法把雌火龙叫来，也有可能招来其他的大型怪物。

想到这儿，面对彩鸟这次失败的呼叫自然无法放心。看不见的威胁反而具备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必须做点儿什么！”

一旦心情变得焦躁起来，就算它没能叫来什么大型的怪物，自己的行动规律也会被打乱。虽说对手只不过是彩鸟而已，但在心浮气躁的情况下战斗依然十分危险。

“果然是那个啊……”

莱嘉的视线直指彩鸟那奇形怪状的喙。

“我要把那东西砸个稀巴烂！”

向四周鼓起，中间是一个空洞的鸟喙。大概从能够伸缩的气囊把空气送上来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个喙来模仿其他怪物的声音了。

"如果能把那东西破坏掉，说不定它就不能召来其他怪物了。"

面对在攻击方面漫不经心的彩鸟，莱嘉和对付雌火龙时一样，将视线牢牢锁定在它身上。

彩鸟忽然停止了一切动作。

也许是对本该到来的雌火龙并没有出现感到意外吧。仔细一看，它那可爱的脑袋微微一歪，在意识到必须得由自己来对付莱嘉等人之后，再次采取了行动。

"嘎咔咔咔，嘎咔咔咔！"

它在几声怪叫之后展开翅膀开始冲锋。

莱嘉早已用一个前滚翻避开了这次冲撞。而站在他身后的凯莱斯并没有惧怕不断接近的彩鸟，冷静地调整枪口的朝向，始终瞄准着目标。

完成回避之后，莱嘉急忙将武器收回后背上，然后迈着大步冲到凯莱斯和彩鸟之间。

沉稳的枪手对情况也有着充分的把握，在莱嘉进入视线的同时停止射击，折起强击火炮退到一边。

彩鸟最终停下来的地方与凯莱斯所在的位置靠得极近，让人不禁猜想这只巨兽一开始就是冲他去的。

如果继续攻击，一定会被彩鸟撞飞出去。猎人在展开沉重的重弩之后根本无法灵活地移动。而防具的防御能力远远不如剑士的枪手现如今却直接受到了彩鸟的威胁。莱嘉之所以插到凯莱斯和猎物之间，就是为了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吧。

凯莱斯也像是看穿了莱嘉的意图一般，停止射击去寻找另一个最合适的位置。他紧接着绕到彩鸟的后方，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站定，展开武器再次展开进攻。

稍迟一步的托尔谢也来到了猎物的背后挥剑猛斩。

莱嘉抽出巨像改，待距离缩短后仔细掂量双手的触感，接着向下一挥。

目标是彩鸟的喙。

大剑的剑刃分毫不差地斩在了那个奇形怪状的黄色鸟喙上。

金属剑刃伴随着一阵嘎吱声擦过喙的表面，但并没能将其击碎。

"那就再来一次！"

去势已尽的大剑浅浅地插进了泥土里，莱嘉又像刚才那样蹲下身紧握住剑柄。

双腿朝左右两边张开，巨像改在全身力气的牵动下就像要被莱嘉扔出去一般由上自下猛劈了一剑。

而从下往上的上挑斩则命中了彩鸟的鄂。

“咕哦哦哦！”

可那怪异的鸟喙依然没有碎。

在下一个瞬间，凯莱斯改变了狙击的策略。

虽然直到这一瞬间以前他一直瞄准的是比较容易命中的躯干部分，但现在有些子弹却并没有命中目标。

即便如此，那些没有命中的子弹也全都飞向了彩鸟的喙部。其实整个鸟喙有些细长，而且还在不停移动，对枪手来说是十分棘手的部位。

不过凯莱斯之所以依然选择了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莱嘉的动作。

“是为了配合我吗？”少年一边感到真心的钦佩，一边再次将气力灌注到紧握巨像改的手中。

只要稍一泄气，就会迅速累积能让双膝酸软无力的疲劳感。同时，还有不知道对手什么时候就会召来大型怪物的焦躁在心中慢慢升腾。

凯莱斯也好，托尔谢也好，都在咬紧牙关拼命坚持。

比起雌火龙，彩鸟的确是更容易对付的怪物。不过，它随时都有可能招来一些意外的东西。

在无法确认它肯定不会召来比雌火龙更强的怪物的情况下，这种紧张感正以和刚才完全不同的形式削弱着莱嘉等人体力和精神。

“呼、呼、呼、呼……”

莱嘉也好，凯莱斯也好，托尔谢也好，都一刻不停地运动着。体力消耗殆尽，也没有任何道具，但还有战胜雌火龙的经验和自信在支撑莱嘉等人。

“咔咔咔……”

即便有一块翼爪已经粉碎，但彩鸟在擦撞两片翅膀上的翼爪时还是散射出了不少火花。

莱嘉稳住身形观察猎物的行动。

“嘎！”彩鸟在大叫的同时往前一跳，朝莱嘉猛扑过去，两只翼爪也从左右两边分别夹向使大剑的猎人。

“呃啊！”莱嘉一个前滚翻避开了这一击。

可这竟然不单单是一次攻击，彩鸟落地之后立刻调整方向再次朝莱嘉扑去。

他只好狼狈地继续向前翻滚。

“噶啊！”

又是一次。

在闪避的过程中，莱嘉不小心踏进了小溪里。但他顾不上被水打湿的不便，当即扑向水中避开彩鸟的最后一击。



“咕啊啊啊！”

攻击尽数落空的彩鸟向莱嘉发出了威吓一般的叫声。

起身后的大剑猎人不顾浑身上下不断滴落的水珠，迎着猎物的怪叫将一度拉开的距离再次缩短。

与雌火龙对阵时那种依靠肌肤感知对方动向的集中力已经荡然无存，不过莱嘉对此并不在意，转身抽出武器又朝彩鸟的喙砍去。

凯莱斯的射击弹无虚发。

在察觉了莱嘉的意图之后，总是慢半拍的托尔谢也以彩鸟的喙为目标发动了攻击。

飞身上前的跳斩之后是几次连续斩击，以曾经将雌火龙打晕的盾击作为衔接，最后把整个身子一转，借势使出一记横向的回旋斩。

在托尔谢进攻的这段时间里，莱嘉一直站在原地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他并不是在单纯地等待，而是将巨像改高举过头顶，一点一点地把身体里不多的气力汇集起来。

托尔谢完成一连串斩击之后向前一滚，为莱嘉的进攻制造空隙。与此同时，凯莱斯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咕哦哦哦？”

由于头部周围不断受到攻击，彩鸟终于再也坚持不住，整个身子伴随着一声惨叫向后仰去。

“就是现在！”

莱嘉的整个身子都在拼命地往前倾，仿佛把身体的全部重量也都压在了这次斩击上。从巨像改厚重的剑身传来了“咔嚓”一声，显然是什么东西碎裂开来的触感。

“嘎咔咔咔咔啊啊！”

喙部的碎片随即飞散开来，彩鸟一边惨叫一边止不住地向后退去。

“好！”

要继续追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利用大剑挥出之后的惯性一边改变方向一边准备与下一次斩击连接，无法光凭蛮力把它再次挥动起来。

由于莱嘉在刚才那一击上注入了全部的注意力，因此这是整个身子都失去了平衡，完全无法控制手中这把武器的重量。

取而代之的是，托尔谢迎头攻了过去，凯莱斯依然稳健地进行着支援。

“咕哦咕哦咕哦……”

彩鸟挣扎着站起身，漂到半空中往后退去。托尔谢和凯莱斯随即收起各自的武器追了上去。

“还、还差一点儿！再坚持一会儿啊！”

此时莱嘉的手臂连麻痹感都消失了。随着疲劳的不断加深，两条腿也变得有些不听使唤，他只好一边隔着怪鸟护腿拍打大腿恢复知觉，一边艰难地站起身。

巨像改被重新放回莱嘉的后背，他追着两人的脚步向前跑去。

在缩短与彩鸟的距离的同时，莱嘉也在不断观察猎物。刚才那一击的确把喙破坏掉了。

彩鸟的喙部从中央碎裂开来，既然变成了这样，理应没办法发挥之前那种作用了吧。

“如果真能阻止它呼叫同伴的话……”

而在心中满怀这种美好期待的莱嘉面前，彩鸟忽然鼓起胸口的气囊仰头望天。

“呜哦、呜哦、呜哦！”

然后若无其事地发出了几声鸣叫。

“这是……在模仿召唤杰基的声音？”

莱嘉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朝四周望去，特别是连接区域6的洞窟出入口。

暂时没有发现小型鸟龙种怪物们的身影。

“呜哦、呜哦、呜哦！”

彩鸟的鸣叫还在继续。

“呜哦、呜哦、呜哦！”

在莱嘉听来，这几声呼喊几乎一模一样，但对那些怪物来说，说不定有着微妙的区别。

既然它在转换了多次“呼叫”的方式后都没有召来同伴，说不定真的不用再为这件事担心了吧。

“呜哦、呜哦、呜哦！”彩鸟停下脚步拼命呼喊着。

如果进入这种毫无防备的状态，那对莱嘉等人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好，上吧！”在看到胜利希望的那一瞬间，莱嘉加快了冲锋的脚步。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视线尽头移动。

“什么？”

目光一转，不是与区域六连接的洞窟出入口，而是从岩壁的缝隙里闪出了几个影子。

看来身材矮小的它们能够轻松通过一些人类无法踏足的缝隙。出现的是两头杰基。

“这怎么可能！喙不是已经被破坏了么！难道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即便喙部被破坏仍然可以进行呼叫吗？

莱嘉的心情转瞬之间变得绝望起来。

尽管只是两头杰基，但在猎人们已经穷途末路的当下，增加任何新对手都是十分严重的威胁。

既然损坏的喙能够召来其他怪物，也就意味着它还可能具备呼叫雌火龙的能力。这实在是无比沉重的事实。

不过，莱嘉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而是把巨像改扛在后背上再次迈出步子。

目标自然是新出现的杰基。

“噶、噶、噶、噶！”

比一个成年人的身体还小的杰基们轻快地跳来跳去。

莱嘉靠近之后，它们立刻跳回到猎人的攻击范围之外，一边灵巧地绕着圈一边观察对手，显然是打算等猎人出现破绽之后再上前进攻。

身负大剑的莱嘉确认了一下彩鸟的位置。

“咔咔咔、咔咔咔！”

它一边发出欢笑一般的叫声一边朝左右来回跳动，在半空中撞击了几下自己的翼爪。

“咕啊啊啊！”

一次高声震鸣之后，之前一直在观察情况的杰基们同时朝莱嘉扑了过去。

“呃……”

尽管记忆有些模糊，但他还是听出了这就是让雌火龙震怒不已的叫声。也许那个声音具有让附近的怪物兴奋起来的作用。

“果然，击碎鸟喙根本没有意义啊……”

莱嘉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面对接近的杰基抽出了巨像改。

大剑的剑刃不会打磨得像单手剑或是双剑那样锋利，总体来看比较钝，“碾碎敌人”的印象明显比“斩击”要强烈得多。

一记重斩就此落空，但挥空的巨像改还是在深深地切入地面之后发出一声巨响。

极度兴奋的两头杰基随即被这轰鸣所震慑。直面大剑那惊人的威力，高昂的进攻欲望瞬间冷却下来。

莱嘉从头至尾根本没有想过要回避攻击，依旧像刚才那样压低身子，让重心追上落地的巨剑，然后扭身准备使出一记横斩。

前踏一步之后，大剑便被挥了出去。刀刃正好够到缩小了包围圈的两头杰基。

“噶啊！”

“叽啊！”

厚重的剑身是托尔谢的单手剑所无法比拟的，它带着呼呼风声毫无阻滞地完成了横斩。

两头小型怪物就像被卷进了龙卷风一样，没有悬念地被击飞出去，其中一头再也站不起来了。

彩鸟一直被托尔谢牵制着。

莱嘉再次确认了这一情况后，迅速结果了重新站起身的那头杰基。

“呃，手臂好重……”

要是握力继续下降，不知道还能不能挥动大剑？疲劳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减弱其他感觉的敏感度？种种不安相继浮现。

莱嘉强压下这些疑虑，朝仍在苦苦支撑局面的两名同伴跑去。

“莱嘉！”

位置比托尔谢稍远一些的枪手停下从刚才开始片刻不停的射击举起手对莱嘉大喊。

“凯莱斯！谢啦！”

“别放在心上！它还剩最后一口气！”

“我知道。可这最后一口气还真长啊。”

“怎么，泄气了？”

在确认彩鸟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托尔谢吸引住之后，莱嘉和凯莱斯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当然没有！”

“那就好。你对它能模仿其他怪物的声音这件事很在意吧？我会想想办法的。所以你们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彩鸟身上，一个劲儿猛攻就行了。”

“哎？”

莱嘉暂时没有想到凯莱斯究竟会怎么做，这种场合不允许他细问。

“明白！”

要是再谈下去，托尔谢的负担就太重了。

莱嘉毫不怀疑凯莱斯的话，凯莱斯也对莱嘉的实力有着充分的认识，两人对视着点了点头之后各自分开。

凯莱斯究竟要怎么做，莱嘉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总之一定会尽快采取行动的吧。

尽管莱嘉早已是筋疲力尽，但此刻胸中充满了对“凯莱斯究竟会让我看到什么”的期待。

此时此刻，期待也变成了身体的动力之一。

“还差一点儿！还差一点儿！”

莱嘉上前几步插到托尔谢和彩鸟之间。

“托尔谢！”

“莱嘉先生！”

莱嘉近身之后果断地抽出巨像改发动攻击，但由于彩鸟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一击并没有命中。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稍稍修整一下吧。”

“谢谢，我去磨一下刀。”

趁着彩鸟稍稍远离的空隙，两人简单地说了几句。

按照莱嘉的指示，托尔谢一边观察着彩鸟的动向一边拉开距离。莱嘉则恰恰相反，为了让彩鸟不去骚扰在远处射击的凯莱斯和托尔谢，转瞬之间便缩短了自己和猎物的距离。

不知道对手的体力是否也有了较大的消耗，在为了躲避斩击向前跑出几步之后便停了下来，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动作。

莱嘉绕到彩鸟的背后靠了上去，借着前冲的气势拔剑就砍。

巨像改呜地一响，准确命中目标。

“嘎咔咔咔！”

彩鸟还是没有动。或者是不能动。

几颗大粒的唾液从鸟喙里滴落出来，此时的彩鸟已经停下了一切动作。

说不定还没等凯莱斯展示出他的想法，这场狩猎就已经结束了。这让莱嘉看到了

些许的希望。

横斩过后紧接着是一记纵斩。

“你是不想动，还是不能动？管你究竟怎么回事，看我狠狠砍你一剑！”

在察觉到对手的痛苦之后，莱嘉又一次勉强聚集起不多的体力。

就在这时，已经完成打磨的托尔谢也加入了进来。攻击的次数瞬间翻了一倍。暂且不论威力如何，光是这种数量就足以把彩鸟压垮。

彩色的鸟龙种巨兽已经临近昏厥的边缘，全身上下不断承受着莱嘉、托尔谢的斩击和凯莱斯射出的子弹。

“成功了？”

击碎鸟喙之后彩鸟就再也无法模仿其他怪物的声音，这一想法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只要让它再也没有体力去模仿声音，其结果对猎人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正当三人心中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之前一直被动挨打的彩鸟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咕啊啊啊啊啊！”

它猛地张开翅膀，让身体看上去大了数倍。

“什、什么！”

整个战况急转直下。

迅速变换的形势暴露出了莱嘉等人经验不足的弱点。面对出人意料的举动，由于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三个人一下子全都愣在了原地。

而彩鸟正好抓住这转瞬即逝的良机，突然向前跑去。

莱嘉而托尔谢分别朝左右两边使出一记前滚翻，躲开了这次冲锋。凯莱斯在考虑到对方攻向自己的几率较高后，也折起强击火炮和彩鸟拉开了距离。

止住前冲的态势之后，彩鸟立刻转过身，目标直指莱嘉。虽然此时它和猎人们的距离较远，但从脑袋的朝向完全可以看出这一意图。

之后它张开翅膀大大咧咧地冲了过来。

莱嘉虽然想要躲避，但同时又有些贪心。

这是之前见过多次的动作，所以只需要采取最低限度的回避活动就行了，然后再绕到它背后去。

“好！”

自己的体力所剩无几，必须抓住每一个能够被利用的机会。莱嘉迅速判断出了气势惊人的彩鸟的行动路线，在紧贴着那条路线的位置严阵以待。

然而彩鸟刚跑出没几步，莱嘉就感到了异样。

“怎么这么快？”

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办法立即采取行动。疲劳让他的判断能力滞后了一瞬间。神经意识到了情况的改变，但身体却没有跟上。

“哦！”

猛冲而至的彩鸟在莱嘉面前突然停下脚步，用喙朝他啄去。尽管已经被破坏，但几记连续的啄击仍然具备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和强大威力。

“难道说它愤怒了？”

此时此刻的莱嘉被彩鸟展现出来的强大潜力死死压住。

“嘎咔咔咔！”一声鸣叫之后，彩鸟的新一轮攻势再次扑向莱嘉。

“咔咔咔！”一边叫一边击打翼爪，然后猛地向莱嘉跳去。

“呜哦！”

双脚落地之后，翼爪间便爆发出了凶猛的火焰。而且就算躲过第一次，对方还是会调整角度继续追击。

不过由于之前曾经数次目睹这一招，莱嘉还是有能力躲过去。关键就在于不能一个劲儿地拉开与彩鸟的距离，而是得待在近处集中精力看清对方的动作，等彩鸟朝自己跳来的前一瞬间用前滚翻脱离攻击范围。

莱嘉就是这样成功避开了彩鸟的猛击。

“呼、呼、呼……”还差一点就喘不过气了。

面对这样的身体，他一边说服自己彩鸟也已经是穷途末路，一边强行站了起来。

完成三连跳之后，彩鸟在停下的同时拍动翅膀飘浮起来，让尾巴掀起小溪的水帮助自己往后退。

“噗啊！”

被水溅了一身的莱嘉拼命喘着气。

在和莱嘉、托尔谢、凯莱斯全都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彩鸟深吸一口气，让胸口的气囊高高鼓起。

“喔！”

先是一个相对比较细微的声音。

“咕啊啊啊啊啊！”

然后是音量惊人的咆哮。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

只见它单脚离地，让声音从右至左不断传播开去。

“糟了！”

这是在模仿雌火龙的声音。

那种大型怪物应该不会再出现的期待和这次应该就是雌火龙的担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已经没有音爆弹了！”

“咕啊啊啊啊啊！”鸣叫还在继续。

意识到在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之后，莱嘉再次迈步上前，希望能用巨像改发动攻击。

运气好的话能让彩鸟再次变得胆怯起来，从而阻止它继续发出这种声音。托尔谢在片刻之后也跟了上去，多一个人成功的几率就会多一分。

紧接着，凯莱斯发射的一颗子弹从莱嘉身旁擦过，在贯穿空气之后准确命中彩鸟的身体。

但他并没有继续开火。

“凯莱斯？”

莱嘉起初以为是凯莱斯的弹药用光了，于是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但沉稳的枪手并没有急着更换弹夹，而是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彩鸟。

“在干什么啊？”莱嘉虽然有些怀疑，但还是很快把视线转回到彩鸟身上。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彩鸟身上忽然发生了异变。

只听“咚”的一声巨响震颤了周围的空气。

“爆炸了？”

彩鸟身体表面忽然发生了爆炸。

“啊，原来刚才那颗是彻甲榴弹！”

那是一种特殊的子弹，弹头里的炸药在命中目标之后稍隔一会儿才会引发爆炸。

和其他弹药比起来，这种子弹的填装量小，而且后坐力巨大，所以使用时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在命中目标之后，却能产生和音爆弹相同的效果。

果然，彩鸟就像是被音爆弹的声波击中了一样立刻站直身子，在原地不停地晃来晃去。

莱嘉很快反应过来，这就是凯莱斯所说的计策。用彻甲榴弹的爆炸来代替音爆弹，阻止彩鸟叫来其他怪物。

“了不起！”

凯莱斯和莱嘉一样刚来洛克拉克不久，理应对彩鸟的习性一无所知才对。可他却依靠仅有的一点情报，在狩猎进行到最终阶段的时候，在所有人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是他灵活运用平常积累的各种知识的结果。

“我还真是没法跟你比！”

有了可靠的同伴，莱嘉再次恢复了些许气力，朝因为爆炸的影响而呆立在原地的彩鸟猛冲过去。

“喝啊啊啊啊啊啊！”

对方一动也没动。

莱嘉在猎物的正面站定，双手紧握巨像改的剑柄积蓄力量，直到临近极限才一剑斩下。

托尔谢也配合着从侧面斩向彩鸟。

凯莱斯早已换上普通弹，不断扣动着扳机。

曾经尝试发动反击的彩鸟就这样因为凯莱斯的临机一动而再次落于下风。

莱嘉、托尔谢在确信只要有凯莱斯的掩护，彩鸟绝对没有能力召来新的大型怪物之后，多少恢复了一些气力。

即便已经超越了体力的极限，两人的动作看上去依旧熟练而敏捷。

尽管在那之后彩鸟又尝试了几次呼叫，但都被凯莱斯及时阻止，同时还让它进入短暂的防御空白时期，为莱嘉等人制造进攻的良机。

在莱嘉的斩击下，左翅的翼爪也啪啦一声裂成了几块碎片。

“噶啊啊啊！”

面对这强烈的冲击，彩鸟用力往后一仰。

“好！”

莱嘉对准即将倒地的彩鸟准备使出一记横斩。

剑身随着身体而转动，随后又是以肩膀为支点的一记纵斩。

托尔谢紧随其后。

凯莱斯一边更换子弹一边不断射击。

但彩鸟还是顶着雨点般的攻击慢慢站起了身。

“居然还能站起来！”

如果它在下一秒钟力尽倒地，莱嘉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奇，毕竟自己和队友已经猛攻了很长的时间，可没想到它竟然还余力起身。

“咕哦、咕哦……”

彩鸟发出两声凄鸣后拖着一条腿开始远离莱嘉等人。

“咕哦、咕哦……”

它现在已经虚弱到上气不接下气，只要被人一推就会摔倒的程度。

莱嘉重新把巨像改扛在背上，尽力缩短与拼命逃跑的彩鸟之间的距离。

然而，由于对方始终没有停下逃脱的脚步，因此他所发动的连续斩击根本不可能命中目标。

对大剑这种武器来说，每次斩击之后都必须进行短时间的调整和蓄力才能继续攻击。

虽然有身为枪手的凯莱斯在，但由于他和彩鸟的距离原本比较远，猎物开始逃跑

后不久便脱离了武器的有效射程，他只能折起强击火炮开始移动。

惟一能够使上力的就只剩下托尔谢了，单手剑的灵活性此刻得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发挥。但首领匕首的轻微斩击毕竟无法阻止彩鸟逃跑的脚步。

紧接着，逃到区域边缘的彩鸟使尽最后的气力飞上了高空。

“莱嘉！”

面对仍把巨像改紧握在手里的队友，早已折好强击火炮赶上来的凯莱斯关切地问道。

“哪儿受伤了吗？”

“不，没什么事。还差一点儿了，我们一定能成功！”

“全都多亏你把鸟喙破坏了。”

“哎？就算把它打碎了，不是也没什么用吗？”

“不，重要的是延长了它呼叫的时间。难道你没发现它刚才召唤同伴时花的时间明显比较长么。正是因为这个弱点，才让我能够及时变更子弹，使用彻甲榴弹。”

“嘿嘿嘿，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得了吧，这绝对是偶然的。好了好了，快准备好追上去。”

“哦！”

听到凯莱斯的催促，莱嘉和托尔谢分别拿出磨刀石恢复武器的锋利度。

染色弹的气味将彩鸟的去向告诉了几位猎人。它的目标是经常被大型怪物当作巢穴来使用的区域八。

“久等了，咱们出发吧！”

托尔谢也完成了准备工作。

三个人一起朝八区跑去，而周围的景致已经有几近一半被包裹在了浓浓的阴影之中，夜晚随时可能降临。他们必须在那之前结束战斗。

集会所规定的最后时间近在咫尺。

4

区域六。

这就像一处被两边的岩壁夹在中央的溪谷一样，同时也是杰基和杰基诺斯的巢穴。

在发现莱嘉等人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之后，约有一人高的鸟龙种怪物们纷纷朝他们围了过来。

这还是进入这块狩猎场之后，莱嘉第一次切实体会到自己的“侵略者”身分。托尔谢和凯莱斯条件反射般地抽出了各自的武器。

“等等，还是赶路要紧。”莱嘉高声制止了二人。

这其中自然有规定时间就快到了的因素，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太过任意妄为。

毕竟这里是它们的世界。

“明白了，咱们走！”凯莱斯和托尔谢点头同意莱嘉的意见。

虽然不清楚他们对此究竟有什么看法，但他对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狩猎顺利通过这一地区感到十分满意。

就这样，三人从充满警戒的，不断发出低鸣的杰基群中间穿过。虽然它们远远地摆出了一副骇人的架势，但并没有积极地上前进攻。

空气因为紧张感而凝滞，只要作出任何多余的举动，对方一定会主动攻击。整个区域的空气都已被这样的气氛填满。

即使真的交手，三人也一定可以全身而退，但那样一来就会造成多余的损伤。莱嘉等人也好，这一群杰基也好。

不进行不必要的狩猎乃是身为猎人必须要遵守的原则之一。

“打扰你们了，实在抱歉。”

他当然知道对方听不懂自己的话，但莱嘉还是在穿过区域六之后轻轻嘟囔了几句。

5

在面向区域十一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块突出的小空地，这就是大家公认的区域八。

虽然这里经由一个洞窟与山体内部相连，但由于只有人类和部分小型怪物能够到这里来，所以经常被大型怪物当作巢穴使用。

被当成食物吃掉的动物的骨骸四散丢弃，怪物的排泄物随处可见。

彩鸟正从这块区域的上空缓缓降落下来，而且并没有注意到猎人们的存在。

莱嘉想趁它落地时绕到背后去，因为彩鸟在那一瞬间是毫无防备的，是个进攻的良机。

“好像稍迟了一些。”莱嘉说道。

没想到彩鸟落地的速度比预想中的要快一些。是仍旧尽全力去缩短距离，还是保持现状等对方发现自己，然后根据它的反应选择应对方式？莱嘉一时有些迷惑。



“再等等吧。”凯莱斯建议道。

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他对自己以及猎物的位置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另外，彩鸟在落地之后很有可能径直到巢穴里去休息，如果能把握住那个机会，便会给予其巨大的损伤。

“明白了。”

“我也没问题。”

在三人交流期间，彩鸟已经缓缓落地，翅膀带动的风压掀起了不少四周的尘土。

“咕哦、咕哦……”

果然，它落地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拖着腿朝旁边走去。

莱嘉等人赶紧朝岩石背后躲去。但由于身体太过沉重，思考已经无法及时传导至全身各处的神经。而这短暂的迟滞正好让负责掩护的凯莱斯没能及时躲好。

正准备靠一次休眠恢复些许体力的彩鸟发现莱嘉等人已经抢先来到自己的老窝后，在惊愕之余用力往半空中一跳。这样一来，三人只能与之硬碰硬了。

“该死的，打起精神来！”莱嘉大声对自己吼道。

要是换在平时，他们一定能顺利躲好，趁对方睡着后使出强力的一击。但没想到自己的身体早已超越了疲劳的极限。重新认识了这个现实之后，他不得不提醒自己集中注意力应付接下来的战斗。

彩鸟也强打起精神，让满是伤痕的疲敝身躯摆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和刚才拖着腿逃跑时的样子完全判若两“鸟”。

那副充满紧张感的神态简直就像是已经恢复到了最初和莱嘉等人遭遇时的状态一样，当然，体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的，身体内部依然是那只不堪一击的彩鸟。

可面对这执着的姿态，莱嘉等人全都真切地体会到了它对生存的强烈渴望。

而如果要说“不堪一击”，莱嘉等人也是一样。

莱嘉的回复药早已用光。不仅仅是回复药，腰包里只剩下了染色球和磨刀石这两种道具。虽然喝光最后一瓶药水后，体力多少恢复了一些，但如果再受到巨大的伤害，便再也没有任何回复手段了。

说不定，凯莱斯和托尔谢也跟自己差不多。

“嘎咔咔咔！”彩鸟大叫一声扑了过来。

它张开翅膀，像是飘浮在半空中一般勇猛地冲向莱嘉。少年身背大剑，朝侧面一滚躲了过去。

他看着从身后经过的彩鸟的后背站起身，尽全力追了上去，显然打算从毫无防备的背后发动攻击。

巨像改宽厚的刀刃不偏不倚地落在止步后的彩鸟身上。

“嘎咔咔！”

面对强烈的攻击，彩色的巨兽立刻胆怯起来。

身体果然快要不行了。莱嘉一边感受自己的极限一边拼死挤出最后一丝气力，再次将大剑挥舞起来。托尔谢冲上前来使出一连串的斩击，凯莱斯的子弹也精准地命中了目标。

体力早已枯竭。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莱嘉竭尽心力地搜刮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那里聚集挥舞巨像改的力量。

莱嘉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件事上，他甚至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调整武器落下的准确位置，就这样机械地砍出一刀又一刀。

连四周的景物都模糊不清了。

没有了改变目标的气力，只能把视线固定在巨像改斩中的某一点上，以那里为核心继续攻击。

斩。

仅仅只是不断斩落。

在不知道砍过多少剑之后，莱嘉忽然感到气力迅速从身体里流失，意识也跟着朦胧起来。

视野开始变得昏暗，这是因为疲劳而昏厥的先兆。紧接着，他使出了最后一

击——砍出这一刀之后便再也别想动弹了。

这是真真正正的最后一击。然而传导至手臂的感觉却跟之前稍有些不同，一股电流般的感触开始在全身上下游走，不知什么时候耷拉下去的脑袋也猛地抬了起来。

正渐渐被黑暗填满的视野又恢复了色彩。

眼前不远处，就在莱嘉的眼前，被鲜艳羽毛覆盖着身体的彩鸟猛地往后一仰，随即摔倒在地面上。

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

莱嘉像一滩软泥一般瘫坐下去，四仰八叉地平躺着。这里没有其他的怪物。在确认这一点之后，他发现自己连坐直身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日暮时分，整个天空早已染上浓浓的夜色。

"呼、呼、呼……总、总算结束了……"

莱嘉保持着躺倒的姿势对着天空缓缓伸出两只手。

暂时动弹不得。

"辛苦了，不要忘了剥取素材哦。"

已经把自己那份素材剥取完毕的凯莱斯走到莱嘉身边，朝他伸出一只手。

"谢啦！"

莱嘉用力握住伸到眼前的手臂，勉强站起身。

"我们成功了。"

"啊，要是你没提出那个笨蛋建议，我们也不会这么辛苦。"

"不过这样一来那个村子的人不都得救了么。嘿嘿，多亏了你和托尔谢的帮忙。我们说不定能成为一支不错的队伍啊！"

本以为总是喜欢跟人抬杠的凯莱斯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打击自己一番，没想到他说出口的竟然是："哼，也许吧。"

这多少让莱嘉感到有些意外。

"莱嘉先生！在不剥取尸体就消失了哦！"

"哇，等会儿等会儿！我也要素材！"

听到托尔谢的催促，莱嘉赶紧朝倒地的彩鸟跑去。

就这样，在洛克拉克受理的第一件委托顺利完成。

尾声

好不容易成功讨伐了彩鸟的莱嘉等人顺利回到了洛克拉克城。

不仅如此，以自由猎人的身分成功杀死雌火龙的莱嘉等人，一时间成了城里大街小巷的热门话题。

能够战胜雌火龙的猎人其实并不少见，但以莱嘉、凯莱斯和托尔谢三人的HR等级，他们照理说根本没有资格接受讨伐雌火龙的委托。

同时对付雌火龙和彩鸟的狩猎任务，对他们这样的猎人来说理应有着超乎想像的难度。然而莱嘉等人却发挥出了超越自己HR等级的超凡实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受到洛克拉克集会所的好评。

在那之后，莱嘉等人在洛克拉克又停留了几个月。期间接受过好几次委托，逐渐积累起狩猎的经验。不过任务目标都不如雌火龙那么强悍。尽是些清除繁殖过剩的杰基，从狩猎场带回稀有物品等比较轻松的任务。他们在不同的地点遇到不同的人，而这一切全都变成了难得的体验。

而最开始说好只一起行动一次的莱嘉、凯莱斯、托尔谢三人，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共同进退。

不断认识自己和对方的实力，不断交流彼此缺乏的东西。虽然这样做说不定会让缺点充分暴露出来，但只要三个人合力将其改正，就一定能对今后的狩猎造成难以预料的正面影响。

——不过，这种充实的日子，终究还是会走到终点。

“真的要回去吗？”

贸易船的船长再次造访洛克拉克城。满世界周游的船长有时几个月，乃至一年才会在洛克拉克出现一次。

莱嘉和凯莱斯早已决定等到交易船下次到访时就返回冬多尔玛。

“啊，那里有我的目标，一位我十分尊敬的猎人。我正在为了赶上他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得不回冬多尔玛去。”

船长一边点着头表示明白一边看着凯莱斯。

“我也一样。虽然洛克拉克有很多新奇的怪物，城里的人也很友善，但我最终还是得在冬多尔玛附近落脚。说起来，还是那片土地比较适合磨练技艺。”

凯莱斯说着耸了耸肩。来到这里之后，他切身体会到了所谓的地域差异究竟有多么重



要。在洛克拉克锻炼出来的技艺，一旦回到冬多尔玛很有可能根本用不上。那样的话，还是一开始就以冬多尔玛为据点比较好。

“不过，到洛克拉克来还真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洛克拉克是一个海港城市。这里的码头停放的并不是普通的海船，而是能在沙子上行驶的沙船。

莱嘉等人整理好行李后站在码头上，回头一看，从第一次抵达这里到今天为止，经历的那些事情全都历历在目。

为了送别莱嘉和凯莱斯，集会所的人也来了不少。

集会所长老，接待员们，工房的老板，素材店老板的儿子，还有交换店的老婆婆。都是些曾经给过他们不少照顾的人。

“给各位添麻烦了！”

虽然时间不长，但托尔谢已经成为莱嘉和凯莱斯不可替代的同伴，此刻她正抽泣着前来送别二人。

“莱嘉先生！凯莱斯先生！”

“哇，我、我说你别哭啊！不许哭哦！”莱嘉最不擅长应对这种场面了。

从冬多尔玛到洛克拉克，比想像中的还要遥远，不是随时都能来往的距离。好不容易成为了彼此信赖的伙伴，但如今却不知道下一次见面得等到什么时候。

一想到这儿，莱嘉的鼻子也跟着有些酸。

“要是你们不在，说不定再也没人愿意跟我组队了。”

莱嘉连忙开口鼓励有些不自信的托尔谢：“没有那种事！”

自从三个人共同行动以后，周围对托尔谢的评价也在慢慢改变。虽然乍一看是个没什么积极性，胆小怕事的猎人，但后来却出人意料地成了三个人中最灵巧，最擅长使用陷阱等道具的优秀猎人。甚至能用闪光弹准确无误地让不断移动怪物停止活动。

在她的真实实力早已众人皆知的现在，即便在三个人组队狩猎的那段时间里就已经有其他猎人对她的能力表示欣赏。莱嘉等人走后，向她发出邀请的团队恐怕会络绎不绝吧。

“我们是同伴！只要托尔谢有困难，我们一定会来帮忙的！”

莱嘉大声保证道，同时朝托尔谢伸出右手，然后用力握住托尔谢那只战战兢兢的小手。

“真是的，说话又不过脑子。你知道从冬多尔玛到这儿来要花多长时间么。”

凯莱斯说话还是一针见血，莱嘉无奈地耸了耸肩。

“到时候你也要一起来啊。”

听到这句话，凯莱斯立刻变成一副像是吃了虫子一样的表情。

他们即便回去之后也依旧会组队狩猎，虽然没有人提过这件事，但彼此都心知肚明。

“听好了，我是可怜你才跟你组队的，千万别做什么多余的事增加我的负担。”

“嘿嘿，等回去之后你就知道由我担当前卫的好处了。”

“这我倒是挺期待的。另外，我也会让你知道由我负责掩护的好处的。”

两人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们都保重啊！”托尔谢对着他们用力挥了挥手。

“啊，你也是！”

“保重。”

莱嘉和凯莱斯也向她挥手致意。

“好，出发吧。”船长迈步踏上搭在甲板上的木板，对两人说道。

“哦！”

“麻烦您了。”

莱嘉和凯莱斯就这样离开了洛克拉克城。

带着总有一天会回到里的预感。

在那之前，莱嘉坚信托尔谢的实力一定会提升到一个让人惊讶的程度。

遇到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怪物，在数不清的狩猎场里锻炼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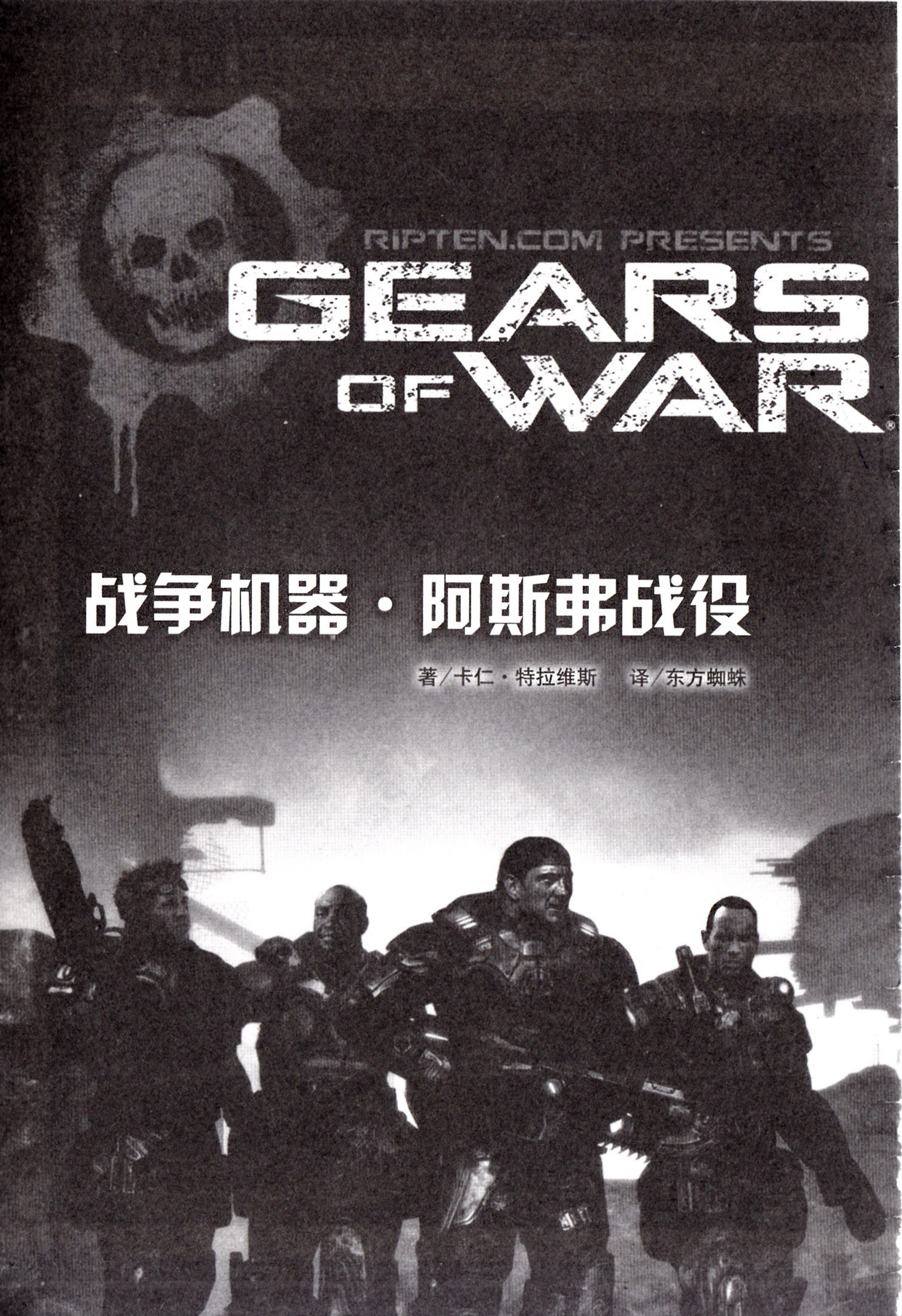
想像着经历过这些之后成长为优秀猎人的自己和共同奋战的伙伴，莱嘉心头顿时一阵激荡。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全文**完**


OMAKE おまけ
这是你的东西吧，怎么跑到我房间里来了！
这有什么关系，太小气的话……
小心变成秃子
什么秃子!!
啊，托尔谢，你好像对植物挺熟悉的吧？
是的
有没有什么药草对保养头发比较好的？
保养头发的药草么？
听说有种海草好像对秃顶有些作用……
虽、虽说我不用担心秃顶什么的……
不过这个地区比我住的地方要干燥不少，头发最近变得有些分叉
所以……我就姑且听听你说的那种海草叫什么名字吧
あせ
あせ
あせ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
MONSTER HUNTER
3
tri-



战争机器·阿斯弗战役

著/卡仁·特拉维斯　译/东方蜘蛛

GEARS OF WAR

第十三章

从身体上讲，敢死队员与普通市民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在我们完成对他们的训练时，身体会变得结实很多。然而在精神上，他们是——或者即将是——另外一个种族。我们训练他们，让他们理解并相信自己能做任何事情。是精神上的态度，是绝对的自信和超越一切的坚韧，才让他们变得独一无二。

（摘录自金伯利·安德斯上校，呈送秩序联合政府国防选择委员会的关于建立一支永久性特种部队的报告。）

阿斯弗卸载点；测量员行动；登陆二十分钟之后。

我希望发现自己正盯着一个油桶。

这对我来说很好。

霍夫曼与红组一起沿着走廊冲上去，查看每一扇打开的门，他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手无寸铁的人。

有那么一个时候，他希望冲进房间里，迎着他的是一股反击的火力，因为他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他会毫不含糊地开枪，而不是负责应付非战斗人员这一堆麻烦的事情。这种意义的规则是——他们已经穿越了界限，在无比黑暗的黑色行动世界里，塞蒂勒游刃有余，而霍夫曼却步履维艰。即便对亚当·菲尼克斯做了一大通关于威胁的演讲，可他仍然不确定是否需要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虽然这些人非常危险。

这种情况真让人崩溃。

建筑物大堂的门被轰开，里面空荡荡的，一片黑暗。他可以看到一片原本放置图书的地方。截至目前，一切都还好：地面计划执行得不错，房间就在情报中所猜测的位置上。这就是说，卧室在下一个左拐的地方，走廊两边各有十个房间。

勤务工也住在这儿，科学家们被带到这里来，他们的房间在……霍夫曼也不知道科学家们住在哪里。他也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弄回梅瑞格、艾沃和贝特瑞斯，其他人就要看机会了。

风在房子外面咆哮。白泰克和他的手下完全没有出声，只是依靠手势相互传递信息，依靠空间感向目标前进。左边，佩桑人打手势示意。

就像情报描述的结构一样，是双重门，有一个简单的门闩。

当霍夫曼跑到走廊另一边的时候，一束透镜射出来的光晃到了他的夜视镜上，那是一个安全监视器打出来的光。这个时候看到这束光，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讽刺。难道没有人听到该死的步枪子弹打在门上的声音么？霍夫曼又想起来，就算他们听到了声音，也未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普通市民通常都不知道——甚至设计最大型武器的市民也不知道。霍夫曼举起手，白泰克和小组中的其他人守在门廊的两边，随时准备冲进去。左手边的门上都是玻璃板，可以看到玻璃后面没有东西在移动。

三、二……一，上！

白泰克钻开门锁，部队涌了进去，一瞬间从诡异的完全寂静切换到了撕门裂窗的愤怒吼叫，战术步枪的照明灯全部打开。他们把阿斯弗点的员工们从床上拽了下来，把他们赶到过道中去。霍夫曼盯着这些男男女女的脸，他们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茫然无知，所以也没有激发出霍夫曼的战斗本能。他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个个发绿，恐怖而扭曲；他们能看到的只是刺目的白光和发出嘈杂声音的黑色人影在不停进攻。

他们在那儿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对埃菲拉说晚安了。

他们有没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致命的行为？

"到通讯室去，"霍夫曼喊道。"把他们都带过去。"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他们会把所有不具威胁的人撵到门外去——如果某人是现实的威胁，就会被立即干掉——然后对活人一个个甄别，但是要把人撤出去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多余的乘客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让他们进去，鉴定身分。"

一共有十一名平民，都穿着睡衣、T恤或者短衣短裤。佩桑人让他们排成一排面朝下，看着通讯室的地板。霍夫曼现在要做出一生中最错误的选择。他已经过了"把他们都毙了"这道精神上的分水岭，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名字！"他高声喊道。"我要知道你们的名字，你们明白我说的话么？"

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和他说同一种语言。不过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独立共和国联合体可以说或至少能听懂泰兰语。

"你！"他用靴子踢了踢排在第一位的人，"名字，从你开始。"

"你是谁？"那人问道。

"我先问的，告诉我你的名字。"

是的，他们明白他说的话，很好。霍夫曼在注意听三个名字：贝特瑞斯、艾沃和梅瑞格。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就是霍夫曼想要完整带回去的全部人员。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过了能够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冷酷无情地全部毙掉的那个点。其他人都被捆得结结实实，到撤退的时候，他就可以让他们走了——在房子被炸飞之前，或者，如果他的小队没有干净利索地完成任务，那就是在随后的空袭把整个阿斯弗点送上天之前。亚当·菲尼克斯也许认为他做出了道义上的选择，但是霍夫曼知道，他也许永远不能确定他已经做出了有意义的选择。

"毛瑞斯·艾沃。"那个人终于说道。

白泰克把艾沃拉出来，供霍夫曼检视——是的，他看起来和照片中一样，中年人，枯瘦、有胡子——他们把他交给另外一个佩桑人，用手铐把他铐起来。他沿着这一排人走下去。他在辨认那几个他花了数个小时盯着照片记住的名字——当然不是全部——现在他只在听两个人的名字。

自从情报人员上次给他拍照以来，库伦·贝特瑞斯又长胖了一点，他也被拽过来。其他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被分隔开，显然他们也知道这可能就是一条生死线。一个女人开始哭泣起来，人群中的下一个人——也是个女孩——却没有一点惊慌。

霍夫曼仍然需要找到安娜·梅瑞格。他在寻找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而不是这样的

一个小孩。“梅瑞格在哪儿？”

“她不在这儿。”那个小孩看起来有点像她。“她走了。”

截至目前，情报工作干得很不错；他没有指望情报工作能完美地提供类似每天晚上谁会留在这里的信息。

“士官长，搜查房间，去找你能发现的所有身份证。把名字报给指挥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他们感兴趣的人。”

“OK，我是梅瑞格的女儿。”这个小女孩马上屈服了。但是她的表情看上去就好像在炫耀性地蔑视他们。“你们找不到她的。她离这儿远着呢，我是说真的。你们去死吧！”

霍夫曼知道自己手里现在至少掌握了一个筹码，梅瑞格会关心她的小姑娘的。

“OK，我们会用你代替的。军士长，看好剩下的人，把他们带到这里，把这三个人带到剑鱼式登陆艇上。”

“你要把我们怎么样？”贝特瑞斯说道。

“一份不错的新工作。如果你合作的话，会过得很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的污点将会被抹得干干净净。你自己决定。”

霍夫曼找了两个佩桑人，又去追赶蓝组，并开始安放炸药。这件事情一点挑战都没有，一个平民警察就能搞定的事情——如果警察也要把房子炸个底朝天的话。

他想要告诉自己，目前进展这么顺利是因为事先定好了计划——计划就是这样的——而且应该由优秀的人执行。

我没有必要去干掉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没必要。所以，现在我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

“我们怎么处理剩下的人，头儿？”白泰克问道。

霍夫曼又一次看了看手表。九分钟，从他们打破大门到现在只用了九分钟。感觉就像是永远那么长。

“我们准备撤退的时候，松开他们的绳子，告诉他们跑到房子外面去，能跑多远跑多远。”

难道没人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么？难道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共和国如此松松垮垮？也许黎明之锤不是像达尔耶尔和菲尼克斯想像的那样，是扭转历史的大凶器。

“我对他们已经做到最好了。”

不，他不能。而且直到他死的那天，他都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人全部射杀。

阿斯弗点主大楼：绿组

嗯，所有疯狂的故事都是真的。

佩桑人都精通无声潜入的艺术——而且他们不会弄砸。弗兰克·波特打开了键盘

锁，多姆大步走到昏暗的大厅中，然后碰到了一个人——三十多岁，身材矮胖，看起来也不像是敌人，穿着安保人员的服装，手枪已经抽出来。多姆甚至没有时间给他来一梭子子弹，西姆·阔尔已经举起了他的大砍刀，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一刀下去，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铲子铲到了潮湿的地里。多姆没有足够的肾上腺素阻止他把大刀钉在对方身上，警卫就这么变成了一大滩乱糟糟的东西。警卫想要做出什么反应，却只是咕嘟了几声。他摔在地板上的声音比他嘀咕的声音还要大。

“见鬼。”提米欧沉重地喘着气说，然后从这滩血旁边踏过去。

佩桑人就是这样可爱的小家伙。

西姆在最方便的地方擦了擦刀刃——这块儿偏偏是警卫的衬衫。然后他打了个手势，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楼梯安全。两个机器人耐心地盘旋上来，多姆在走廊前方打手势，提米欧跟了上来；如果情报是正确的，地面一层就会有计算机服务器、机械车间和库房。情报中间仍然不完备，多姆正在实时填补其中的缺漏。

一束淡青色的光柱从半开的房门之中射出来，不停闪动。这不是暗弱的安全照明，可能是一个不停变换显示内容的屏幕。提米欧站在一边，端着冲锋枪瞄准，随时准备冲到房间里去。

如何对付开门时扑面而来的火力，多姆已经训练过多次。如果没有遇到火力，他会在一瞬间决定是否开枪射击自己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物体。可是这个地方没有清晰的目标，他感到有些不安。没有哪个混蛋会让重要的地方没有任何警备，对吧？

这个地方一定是错误的，我们的目标地是错误的！

他举起一只手，开始倒计时。

三，二……一，上。

他冲进房间，手指放在扳机上，却只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看电视上的新闻，脚还翘在一个矮桌子上面。怪不得她没有转过身来，她还戴着耳机，也许是为了不吵醒其他什么人。这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十分诡异，多姆此时正在执行一项特别行动，而电视上，奥斯特里共和国的新闻却在播放一个类似的行动，画面经过剪辑之后还配上了字幕。这一切都显得非常不真实，除非你正好住在贝瑞福斯。

他妈的……

多姆只是简单地走上前去，用冲锋枪指着她的脸。对方并没有尖叫，因为她根本就惊讶得喘不过气来，似乎有永远那么长。眼睛直盯着多姆的脸，当然她看不见多姆长什么样，夜视镜让多姆看起来不像是个人类。他左手抓起她汗衫的衣领，把她按在椅子上。

“大楼里有谁？”他喊道。“谁在值班？还有其他保安人员么？”

“别杀我，别杀我，不要……”

他一只手把她从座位上提了起来。

“把这个破玩意拿下来。”她还戴着耳机。但我是多姆，是个好人。我不威胁女人，这不是我，真的。“你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觉得这个女人会被吓得屁滚尿流。提米欧走到她身后，她又被摔回到椅子上，

几乎喘不上气，眼睛一会儿看着这个士兵，一会儿又转到另一个士兵身上。

“我……只是……网络工程师。”她喘着气说道，“德布拉·汉姆波特，你要干什么？”

提米欧四处张望，好像在数数。

“这些看起来像是服务器。”他说道。“女士，这只是个安全演习。我们必须为一切情况做好准备，你们的安全保卫怎么了？”

*见鬼，你他妈的演什么戏，哥们？*提米欧觉得自己现在简直是离题万里。

多姆决定看看这儿是干什么用的。

德布拉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多姆和提米欧说的是泰兰口音。也许她认为这只是该死的演习的一部分，而他们扮演的是秩序联合政府的士兵，而且他们扮演得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语言和口音都分毫不差。不管怎样——她宁愿相信这只是一场游戏，而且指着自己的不是一杆真的冲锋枪——提米欧的故事似乎让她安定了许多。

“对不起。”她说道，依然瑟瑟发抖，“我们一般有两个人执勤，而且门是锁着的。我们按照被告之的方式做事，而且所有的事情都互不干涉。现在和之前处于生产阶段时是不一样的。”

“你应该把服务器房间的门锁好。”提米欧融入新角色就像喘气这么简单。“就算你在这儿，也一样。”

“OK，我们的确有些疏忽了，不过这里只是离线备份服务器。”

哦，见鬼、见鬼、见鬼、见鬼……

提米欧连眼睛都没有眨：“永远不要相信备份，女士。备份永远都会失败，尤其是如果这个地方的安保工作像现在这么烂……”

德布拉的语气突然愤愤不平：“我觉得我们可以信任奥斯格科。那是驻军。”

……见鬼。

奥斯格科究竟是什么东西？

“带我四处转转吧。”提米欧若无其事地说，一只手扶着她的肘部，好像真的担心她站不起来，“我们可能要对这儿做个环境评估，我要让弗兰克过来看一下。”

他把她拉到门边，回头给多姆使了个眼色。多姆已经开始行动了，手拢在嘴边，靠着对讲机，想要在打断霍夫曼之前通知卡罗纳号。

如果霍夫曼打开了频道——而且他本来就应该打开，以掌握小队的行动——那他无论如何都会听到。

“一号绿色清洁工呼叫指挥室，请求紧急更新情报。多姆努力不让撤退变得混乱不堪。一号绿色清洁工呼叫指挥室，奥斯格科是什么？重复一遍，奥斯格科是什么？”

塞蒂勒的声音立即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停顿：“是你们北面地区驻军基地的首字母缩写——奥斯特里信号部队，在你们的地图上有显示，标定在佩拉斯法。”

“好的，那里是锤子计划员工的后备基地。”

塞蒂勒停了一下，多姆明白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我觉得你说的简直就是屁话。”

“是的，女士。”

“清洁工，你在听我说话么？”

霍夫曼咕哝一阵。“我在听。我们抓到了三个目标中的两个，蓝组正在安放炸药。迈克尔森，你在么？我们现在能否呼叫梅瑞特的火力？”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迈克尔森的声音插了进来，“它上面所有的海燕式都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把那个地方炸平。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这里还有一支空中力量就位。”

“数据正在传输过来，长官。”多姆说道。弗兰克盘旋着进了屋子，悠哉游哉地扫视着服务器，就好像那是一张自助餐的餐桌。机器人插进数据接口时，指示灯疯狂地闪动。至少弗兰克非常开心，爽去吧，哥们。

“下载并删除中。”

“清洁工，第三个目标如何？”塞蒂勒问道，“还活着么？”

“不在这里，但我们抓到了她的女儿，也许我们可以在她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打动她。”

“很高兴听到你说和我们一样的话，清洁工。把这个地方砸烂，然后我们会及时通知你最新的消息，指挥室完毕。”

多姆让弗兰克继续用数据撑饱自己，然后转身回到走廊。这时他听见了哭声，提米欧死死抓住德布拉的胳膊，他现在再也不是好好先生，而且德布拉也看出来躺在地上的安全守卫可不是在演习中装死。提米欧冲着她的脸大声吼叫，喝问数据备份什么时候开始，第二个警卫在哪儿。如果你使出吃奶的劲儿大声吼叫，即使对方是一个男人也会不知所措，提米欧就是这么干的。

“女士，就告诉他想要知道的东西吧，因为这个地方一会儿就会被炸上天，”多姆说道，“至少爆炸的时候你不会在这儿。”

“他有两个孩子！”她尖叫道，“纳坦，他有两个孩子，现在他的孩子们怎么办？”

她指着警卫尸体的方向，身体不住地颤抖：“你们没有必要非杀他不可，你们这群混蛋。”

是啊，我也有两个孩子。而且我会活着回家，不管要干掉多少个叫纳坦的家伙，我都要活着回家。

多姆会快速捆缚、突袭，也会拧断人的脖子。但是对付平民——女性平民——这让他陷入了泥潭之中，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人，也不知道要不要欺负一个女孩子。在每一个瞬间，他都不知道在哪儿划出自己的行动界限。他试着把每个敌方的女性都想像成史陶德——那都是潜在的致命危险。

我们不是在突袭幼儿园，他们在这儿设计能毁灭一个城市的武器，千万别忘了这一点。

“OK，忘了她吧。”多姆说道，然后跳上楼梯，加入到上一层的清洗当中。

“假设备份服务器运行，也会有人注意到它现在并没有在运行。”

楼上一层是办公室，绝大部分区域都黑咕隆咚。两个机器人在肩膀的高度上飞来飞去，稍微飞一段就会停下来检查所经过的电脑终端，好像它们在被谁指引。当然他们确实也在被指引：机器人弗兰克就在下面的服务器房间，可以和这两个机器人通讯。弗兰克也许在告诉他们，服务器都连接了哪些电脑，每台电脑上又有什么内容。多姆发现，和机器人打交道还是不能像和战友打交道一样自如。

伙计，快点，快点……

多姆又看了看他的表。一股劲风在屋顶上肆虐，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脚下的地板也在移动。

是啊，我很失望。我本来准备迎接一场真正的战斗，但是我没有，这里只有一群科学家和一个安全守卫。

霍夫曼的声音把他拉了回来："清洁工呼叫绿组，已经在服务器房间和机床房间安好炸药，蓝组现在上楼去安装炸药。红组——在外面，守卫撤退路线。"

但是你催促不了机器人，即使你的措辞上有变化，你也不能让他们着急，或者让他们加速，他们只是按照编好的程序行事。这些机器人的指示灯在不断闪烁，相互之间还在交谈，而这时候，他们正在抢劫独立共和国联合体最具决定性的武器。

他们的电池模组能坚持下来么？我们可没法给他们充电，而且我们只杀了一个人。

但那只是教科书上的说法，教科书上只会讲应该是怎么样。特种兵的任务是切入，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对最关键目标造成最大的破坏，而不是一个个地增加尸体。

这次行动中最惊险的部分就是切入，因为海浪实在太大了。

但是如果你洋洋得意——那你就死定了，没错吧？

多姆和楼上的佩桑人一起又扫荡了一遍，他们打开每一个橱柜，每一个抽屉。他仍然在警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伏击，而且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第二名警卫，如果那家伙此时还在这栋房子里的话。

好吧，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个家伙的装备就像楼下的死纳坦一样可怜，而且除非他是活着的人中最幸运的那一个，不然他肯定会在有机会开枪之前就被打成肉酱。

战争中总是充满了愚蠢的运气和其他人累计下来的失败，也该秩序联合政府走一次运，来一次幸运的突破了。

多姆还能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不管情况多么糟糕，他总是能找到办法来搞定。

"船上单位呼叫所有单位。"他的耳机里响起了本贾菲尔德的声音，"离岸地区发现硬式橡皮艇，看上去有六到八个人，与海岸平行前进，一百米远。"

他们原先预计的是从陆地上遭到反击。见鬼，不过至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霍夫曼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背负着什么沉重的东西："待命，也许他们不会发现我们。"

但是如果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的部队和霍夫曼的手下一样优秀，他们一定会发现的。多姆也假设对方更有经验，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假设。除了霍夫曼和佩桑人，这

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刚从训练营里出来的。

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多姆不得不假设这意味着两边势均力敌，这也说明为什么黎明之锤如此重要。

他现在要去打他希望的战斗了。

阿斯弗原野：测量员行动，登陆之后二十分钟

卡洛斯坐在一挺机枪后面，紧盯着无尽的黑暗，等待奥斯特里醒过来，他闻到一些麻烦的味道。

“什么也没有。”在这样的大风里说话并不容易，能被听见和不能被听见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线。这儿离阿斯弗点只有一公里，差不多是一口吐沫的距离。“这儿什么也没有，没有交火，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特种部队。”马库斯说道，“杀进去，等别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到了，就又杀出来了。”

“你觉得未来的战争就是这种形式？”

“如果以后的战争就是这样的话，那很多士兵都要另外找活干了。”

但是多姆和他的哥们还没有出来。C连还在这儿等着，直到特种兵离开这个地方。

士兵们沿着水道的北岸一字排开，准备回击任何进攻，但是卡洛斯的眼睛一直瞄着桥，还有连接着桥的那条道路。只有傻瓜才会在这样的夜晚穿过沼泽地，他可以看到被抽干的地面上散布着片片树林，坚守在风中。

“这些树怎么能长在盐碱滩里？”他问道。

“他们先竖起堤坝，然后抽干水。土地非常肥沃，而且水中的盐分含量可能也没有那么大。”马库斯像是一个便携式科学手册。卡洛斯希望他的老爸非常开心，因为他的教育被没有白费，“不过，我对树木一点也不了解，说不定这些树本身就抗盐碱。”

“没错，十分满分的话，我至少可以给你九分。”

卡洛斯又看了看表。他可以看到东北边有零星的火光，那是梅瑞特号在持续不断地佯攻贝瑞福斯。肯能、玛塔琪和史陶德一起涉水穿过一道沟渠蹲下身来，然后仔细倾听无线电的声音。他们都举起右手到耳边，看起来就像是一套小泥人。三个人都一声不响，盯着前面的地面；有那么一个时刻，这幅场景就像是漫画，卡洛斯也听着频道里的声音。

“卡罗纳指挥室呼叫紧急制动。”安雅·史陶德说道。见鬼，想一想吧，必须在老妈鼻子底下正确行事，卡洛斯能够感觉到她身上渗透出来的紧张感。也许在战斗结束时，她要制作一张报告卡片。“清洁工已经准备好撤退，炸药已经就位，等待数据传输完毕。可能需要从海上方向与敌人遭遇，对方小型硬质橡皮艇，如有必要，清洁工准备交火。”

“卡罗纳号指挥室，如果清洁工需要支援，请通知我们。我们也可以把长矛式导

弹发射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完毕。”史陶德切换回到连队频道。“玛塔琪，让你的排退后两百米，看你能不能取得一条视线。”

长矛式地对空导弹颇对得起战士们把它们费劲运到战场上的力气。它们也可以轻松收拾硬式橡皮艇，就像对付装甲目标一样。他们能不能在海浪中干净利索地找到目标？卡洛斯觉得不妨一试。结果可能是一场空，每一个行动充满可能的接敌战斗，却对最后的成功无所助益。

但是我的弟弟在那儿，我的多姆。

这与多姆处在同一个战斗小队，可以照应他是不一样的。

“别为他担心了。”马库斯又来了一次读心术。他在使用长矛式导弹引导命令发射单元扫描北方的沼泽地，他单膝跪下，把设备放到另一个膝盖上。“印第人可以两个两个地增加人手，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警觉了。”

“你觉得他们需要多长时间？”

“他们需要传送多少数据？”

“我也不知道。”

“没错儿，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说要一个小时。”

“可能就像我老爸说的那样，根据他们用的是什么，阿斯弗点需要一定量的数据和存储。”

“去他的。”

“嗨，他们如果需要的话，就会赶快撤出来。这不是一个自杀任务，而是破坏行动。他们带不走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一堆垃圾。”

“安雅·史陶德一定感觉很狗屎。”卡洛斯说道，“老妈的一举一动都能听到，她自己也是。”

“别想侵入多姆的频道。”

“我可不擅长掩饰这个，是吧？”

“如果你听的话。”马库斯说道，“情况会更糟糕，因为你什么也做不了。多姆不会有事的，他是个职业高手，是个成年人。”

“但是他没有他妈的特种兵战斗经验。”

“他是名士兵。”马库斯说道，“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个。”

“我不在乎，这都是狗屎，我只是忍不住想要照看他。”

“等你有了小孩。”马库斯说道，眼睛仍然死死盯着望远镜，“你他妈的会是最操蛋的那个家伙。”

他停了一下，浑身僵直，调整了望远镜的放大率，视野范围已经超出了两公里的定位极限：“你能不能向左偏五度，看看那个树丛？就是跟桥梁平齐的那一片树林。”

卡洛斯抬头看了看。那一刻，他所能看见的也就是树枝在空中被狂风吹得弯下头来，还有就是前面有一片芦苇。之后看到了树丛在轻轻地摆动，于是他就全神贯注地

看是什么东西在动。红外视线中能捕捉到几个雾一样的影子——有人在移动。头部，三四个人，他们很快就消失了。

卡洛斯把手握成杯状放到耳机嘴边的麦克风上："接敌，一千米，树丛中，左侧四分之一处，四个人或者更多，步行。"

其他人抬头看之前，有一阵沉寂。卡洛斯把望远镜交还给马库斯，瞄准好。

"稳住。"史陶德说道。但是卡洛斯可以听到她冲锋枪的咔咔声。"目标确认，菲尼克斯——你把长矛导弹准备好，OK？"

另外一个声音；是肯能军士长："接敌，装甲运兵车或者轻装甲车辆，一千五百米，道路右边。"

马库斯已将导弹上膛，导弹发射器此时就扛在他的肩膀上。

"接敌，一千米，树丛当中，确认至少有六名敌方人员。"

"接敌，两千米，另外一辆装甲运兵车，不在路上，在路右边。"

"蹲着别动。"史陶德说道。她停了一下；卡洛斯看到她偏了一下脑袋，听另外一个频道里面的声音。

"收到——清洁工发现海上有敌人，所以我们现在是印第人的三明治了，先生们，不要开火……不要开火……"

喀喀喀喀喀。

卡洛斯身后很远的地方自动步枪射击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枪声是狂风送过来的；阿斯弗点的战斗已经打响。

他没有时间去想，自然的条件反射就接管了他的身体，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锁定在面前的威胁上。他的浑身一紧，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多姆。然后他头上的天空就变成了桔黄色——一束火焰在夜空中散开，迎风绽放。沼泽地被照亮了好几秒钟，这已经足够卡洛斯看到一群印第人士兵朝他们冲过来了。

马库斯长出了一口气。

"我已经锁定了领头的装甲运兵车，女士。"

"稳住……玛塔琪，你那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么？"

"没有，女士。"

"玛塔琪，你向右边去，掩护撤退路线。"

"是的，女士。"

这几秒钟真是漫长，之前十分安静的阿斯弗点突然之间被交火声所淹没。

"OK，"史陶德说道，"紧急制动呼叫指挥室，我们发现大量来自佩拉斯发的敌人，现在开始交火。"

她非常坚定，就是那种士兵们愿意信任和跟从的军官，卡洛斯就是这么干的。

"开火！"

GEARS OF WAR

第十四章

了解敌人的进攻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了解敌人为什么要进攻你。虫族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想把我们都灭掉？为什么他们选择那个特别的日子出现？如果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普瑞斯科特主席，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维克多·霍夫曼上校在聊天的时候如是说道。）

罗屯达地区，贾辛图市；现在，出现日之后的十四年。

“我看到他了。”伯尔妮探出头在天窗上看，有一米多高的优势。她一直不停地按耳机上的控制键，但这个该死的玩意就是一片嘈杂的声音。

“科尔，后退，后退！是不是蛆虫把通讯频道都阻塞了？”

“是啊，它们经常这么干。”科尔说道，踩下了刹车，轮胎吱吱作响，犰狳式运兵车几乎在自身的长度范围内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坚持住，怪物宝贝，我们来了……”

计划一直是跟住霍夫曼，但他们在无线电里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人。她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平板大卡车——呼叫代号245——载满了大桶，巴尔德蹲在一个巨型轮胎的后面向六只从罗屯达方向赶过来的虫族工蜂开火。

我想起这个地方来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伯尔妮没有看到司机，也没有看到护卫人员。她过了一会才开始为这个事情感到着急，巴尔德是个牢骚不停的混球，但他是一名士兵，而这个事实超越了任何个人的喜恶，因为成为士兵就意味着是一家人。你可以不喜欢家里的兄弟姐妹，但是外人绝没有权利动他们一根手指头。这种关系再一次像以前那样占据了她，一日为士兵，终生为士兵。这甚至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但事情本身就是这样。

科尔让装甲运兵车尖叫着停了下来，几乎把伯尔妮从车舱中甩了出去。科尔下车时，伯尔妮一直在扫射压制火力。科尔跳出装甲车，就好像是一个车位被人抢占了的愤怒司机，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中，然后举起了冲锋枪。

他立即从一个和蔼可亲的科尔切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似乎没有危险的意识，只是一味地向前走，就好像在除草，几乎把遇到的第一个蛆虫拦腰扫成两段。之后的一个蛆虫，所有的子弹都结结实实地射在其胸口。

伯尔妮——还被堵在车舱里，感觉却像是暴露了出来——把冲锋枪调整到半自动模式，逐个爆头。这些丑陋的虫子们现在腹背受敌，他们的速度减慢了，却正好成为精确射击的靶子。伯尔妮放倒了两只蛆虫。这让她很有满足感，感觉很不错。怪兽很容易就被杀死了，她知道自己永远不用在夜里醒来，为那些寡妇和孤儿担心。

“巴尔德！”她高声喊道，“巴尔德，司机在哪儿？”

“被击中了。”他喊了回来。“我把他推到一个桶后面了。”

“守卫呢？”

“已经死了。”

卡车无关紧要。在火力之下，伯尔妮的防御本能被激发出来，平时再有价值的东西也激发不了她的本能。她要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救出去，去他的卡车吧；他们可以过一阵再回来把卡车弄走，就算到时不得不把那些拆散卡车的游民的屎都从肚子里踢出来，把零件再一件件拿回去。

科尔躲到一个门道里掩护自己，装填子弹，然后探出身子开火。伯尔妮觉得现在就是那个要么立即做，要么永远都不做的时刻，她从舱顶挤出身体，跳到地上。她在行动时永远不会受伤，这真是有趣。她还没有站稳，科尔几乎已经到了卡车后面。但是蛆虫也从他的身后靠了上来，伯尔妮不得不封闭这个缺口。

不能是科尔，不，你们这群混蛋，别想干掉科尔。

就像以前一样，这是一场赌博。科尔在她的火力弧线之内，但是她别无选择。蛆虫从远处袭来，阻挡住她的视线，她开火把一梭子子弹打到一只蛆虫的身体里，然后又是一梭子消灭了另外一只，之后是第三只把脸转到她面前的蛆虫。蛆虫向她瞄准时，她还在向冲锋枪里压弹夹。每次她看到那张好像被硫酸泼过一样的脸，都希望时间能过得再快一些。

一个弹夹打完了。她举起枪，只看见一只蛆虫的胸口迸发出一滩血，然后是另外一滩，再一滩。蛆虫向前倒下。巴尔德单膝跪下瞄准，隔着一条街盯着他，二人之间再也没有还站着的蛆虫了。

伯尔妮又喘过气来，“多谢，时间把握得不错，金发小子。”

“没看见你在那儿……”巴尔德说道，“我只是在放倒蛆虫而已。”

他站起身来，走向科尔。科尔正在查看自己的左臂，不过立即回到了之前开心果的状态。巴尔德咕哝着回到蛆虫的身边，看看还有没有活的，然后把电锯插到一只蛆虫的身体里。

他向伯尔妮点头致意，伯尔妮决定和他开个玩笑。

“看，这就是为什么你这一次打得漂亮，玛塔琪。”他说道，“你是这么干的。”他蹲下身，拿出匕首，用刀尖刺破蛆虫的胸腔，就好像他在上一堂解剖课。“你锯下去的角度正好穿过肩膀，刀刃咬住了肉，然后沿着颈部肌肉向下，穿过大血管，进入第一根肋骨和锁骨，然后是气管、食道和主动脉。这样可以让他迅速失去行动能力。如果没有必要，就不用切他的背部或者内脏——肌肉太多，而且太慢。或者脖颈也行，腹股沟也不错，这也会让他失去行动能力，但不是特别快。”

巴尔德显然对组织很了解，无论是身体组织还是金属组织。如果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他说不定能成为一个可爱的小伙子。

伯尔妮低头看着蛆虫。他们也有家庭么？有未来的计划么？有梦想么？他们是怎样看待人类的呢？他们从哪儿来？不，伯尔妮不在乎这个。她坚决不会对蛆虫手软——为了她的兄弟米克，为了米克的孩子，也为了家乡镇子上的每一个人。

科尔还在盯着自己的胳膊，一条细细的血迹沿着皮肤蛇行流下，一直流到手腕。

“见鬼，是女火箭兵。”他展示了一下自己的二头肌，爆发出一阵笑声。一粒子弹浅浅刮过了他的皮肤，掀开了一块。“你在找一些黑色的毛皮把它们缝到猫皮靴子上，对吧？”

无论如何，她没有完全掩护好他。这让她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对不起，科尔，我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

“去他的，我不在乎。他们死了，我还活着。多谢你的好意，女士，你对我来说已经够利索的了。”

个人的目标是战斗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实，但是伯尔妮想到这里就非常不舒服。经过仔细计算的射击和让同志的生命陷入危险的境地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线，而且她也不知道自己将落到哪一边去。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说，这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想法。但是科尔是对的：他还活着。她拍了拍科尔的背。除了他是个大块头杀人机器这一事实，他身上还有些其他特点，让她想给科尔冲一杯牛奶，给他读一读睡觉前的故事。

“我们能把卡车开回去么？”

“没时间了，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个家伙的话，他很快就会死掉。”

“哦，很好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她希望司机昏迷程度重一些，这样就听不到她们在说些什么了。

“这肯定会给他很大的鼓舞。”

但是司机现在的情况一团糟，他的大腿和腹部都中了枪，只是出血的情况似乎没有伯尔妮料想的那么糟糕。也许子弹没有击中主血管，但是那个守卫的人只挨了一枪，从鼻子上面进去，后脑穿出来。

“见鬼。”科尔说道，“来吧，宝贝，送你回家。”

他弯下身，把死去的护卫扛上肩膀。每一个小队都需要一个科尔这样的人物。他能让你感觉到，只要他在身边就不会发生什么坏事。这不仅仅是他总是能安慰人心，而且身形庞大，让人有安全感，还因为他总是能辐射出一股自信，还有永不萎靡的慷慨激昂的精神，甚至队友牺牲这一事实也不能削弱科尔就是生存保障这个印象。

巴尔德和伯尔妮架着受伤的司机往回走，司机的情况很糟糕。他的名牌上写着他叫泰通·J。

“J是什么意思，甜心？”伯尔妮想要把对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来，一直让他说话，这样就能让他有意识，“我叫伯尔妮。”

“杰夫。”司机只是气若游丝，“卡车……怎么样了……”

“好的，杰夫，我要说去他的卡车，因为我们能以后再把卡车修好，但现在我们必须先把你完好地送回去，OK？不远了，来吧，这不是难事。”

“我会给他用止血药。”巴尔德说道，在他的腰带包里面摸索，“把他放在座位上，我来给他服药。”

“你终于决定加入人类阵营了么，金发小子？”

可能需要动外科手术才能把那股嘲笑的表情从他的脸上刮下去，他总是这个样儿：“这比听你整天教训我没有遵守标准操作程序容易多了。”

在别的什么地方肯定有个人就像这儿的其他人一样，伯尔妮只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耐心找到这样一个人。

离装甲运兵车还有三十米，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距离。但是伯尔妮把空着的那只手放到耳机旁边查看通讯是否恢复时，她突然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热浪掀到了空中。她看到夜空中翻腾起一阵烟雾，她的耳朵嗡嗡作响，杰夫在她身边倒下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把手指放到他的脖颈上，感觉一下还有没有脉搏。如果蛆虫把他们全队拼死拼活才救出来的人干掉了，她绝对要疯狂而盲目地来一场大破坏。不过杰夫的脉搏还在跳动，她能感觉到。

“他没事。”其实伯尔妮这句话也不是给哪个特别的人说的，“他没事。”

冲锋枪打出一长串子弹，巴尔德正在咬牙切齿地叫骂。她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热浪，还能看见黄色的光，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太阳突然出来了。

“这一枪是为了我的莳萝号。”巴尔德说道，他正在朝什么东西开火，“见鬼，我们正在往回走，见鬼！”

等伯尔妮终于能站起来了，她突然意识到装甲运兵车已经成了一堆不停喷发火焰和烟雾的废铜烂铁。科尔拉住她的双脚，把她拉了过来，拍拍她的脸。

“要走了，伯尔妮。”他说道。“你还行吧？”

如果伯尔妮不行的话，她就说不出话来了。她挣扎着架起杰夫的左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巴尔德架起了杰夫的右胳膊，血从他的脸上留下来，但是他的表情一点都没变。

科尔又一次把死去的警卫兵扛到肩膀上。

“我们要走回去，科尔。”巴尔德说道。“你不可能把他搬回家，把他放下吧。”

科尔掂了掂尸体，换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上：“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让蛆虫把他吃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玩意儿拿他怎么样，一个像模像样的葬礼才对得起这个人。”

他们还是没有任何无线电通讯，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倾听枪炮交火和车辆开动的声音。

“你就是他妈的心太软，科尔！”不过，巴尔德似乎承担绝大部分杰夫的体重。

“看看前面怎么样了。”

“是的，宝贝，我这就看。”

伯尔妮不知道自己的腿还能不能动，但是双腿似乎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伯尔妮干脆听之任之，走到哪儿算哪儿。

他们经过一个扛着榴弹发射器的蛆虫时，巴尔德停下来狠狠踢了它一脚。这一脚下去，蛆虫的尸体翻了个身，内脏流了出来。

“是啊，这一下子是为了我的莳萝号，混球。”他说道。

前缪斯剧院，罗屯达地区，几条街以外。

“火箭筒，”卡利索说道，脑袋偏到一边，“这就是说它们击中了我们的什么东西。”

爆炸声音很近，霍夫曼想，肯定是运送大桶的245号平板卡车或者是一辆装甲运兵车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他和卡利索都在废弃的剧院楼道中艰难前进，穿越剧院，前方就是格林大学的交叉路口。没有无线电通讯，他们只能亲自到现场去查看。

蛆虫已经停止了射击，但是他可以听到蛆虫们在废墟中悉悉索索地前进，而且越来越近。卡利索慢慢靠到跌落下来的扶手边，这倒是一个合适的掩体，他把枪口架在上边，查看面前的战况。霍夫曼停下来，看身后有没有什么情况。

“看到什么了？”

“他们就在外面等着，长官。”

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

如果蛆虫们击中了一辆装甲运兵车，这就是说有人员伤亡，这是诱饵。

霍夫曼停下来琢磨了一下，尽量不带个人感情。科尔、玛塔琪、巴尔德，我的那些天杀的士兵，最好的士兵。

为了把这些人都救出来而损失更多的人，这实在是没有意义。安雅是对的，蛆虫想要干掉士兵。没有了军队，虫族就可以在任何他们高兴的时候冲进贾辛图，而无需借助隧道。站在虫族和最后的人类之间的，只有这些士兵。而且蛆虫知道，士兵们永远都不会放弃他们的同志，他们利用这一点，并将之视为一个缺点。这一点在提醒霍夫曼，现在并不是美好的老钟摆战争。他和一些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的士兵们握了握手，不管他们是不是敌人，因为他们曾经英勇战斗过。他很遗憾，为了阻止他们，曾经射杀了其中一些人，他们都是人类。

但是虫族则只有腐化和令人作呕的感觉。

“他们靠强奸生育后代。”霍夫曼说道。

“什么，长官？”

“虫族。我听说女性——狂暴女兽人——必须要捆起来才能交配。实际上她们并不愿意。这样他们的人口数量才能增长。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只有奴役。他们没有任何值得尊敬之处。”

卡利索仍然在查看面前的废墟。“他们是有智能的。”

“杰克也有智能，你的意思是？”

“尊崇不代表赞同。”

卡利索是个典型的勇往直前的士兵，霍夫曼觉得他精神上的神秘感稍微有些令人不安。

“好吧，我觉得这些敌人很容易激起人们的憎恨，我觉得很不安。”霍夫曼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回味了一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深入思考复杂事情的好时刻。但是敌人如此卑劣，而你却无可奈何，这感觉很糟糕，或者说是耻辱——这让霍夫曼很揪心。战争让人失去了一切约束，它威胁每个男人和女人，使其释放出最原始的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把那些杂种，还有他们的孩子轰上天。”

“如果他们正在等候的话，那就说明有幸存者，而且他们也知道如何把我们的通讯频道堵死。”

“我同意你的分析，继续。”

霍夫曼的运气在他身穿军装的四十年里一直没有用完，他的每一点运气都被用在了战争中，但是运气不会永远这样持续下去。他现在觉得很为难，两个决定之中一是把卡利索送回到装甲运兵车那里——卡利索和运兵车都是秩序联合政府损失不起的宝贵资产，二是对现在手里尚有的东西负责，然后去搜寻幸存者。没有通讯手段，在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城市里，他也只是聋子和瞎子。随着每一天过去，这座城市都变得更加不可辨别，而且地图也要随着变化，但他有一个纽扣大小的机械罗盘。终究，在最基本的军事技术层面，技术还是不可取代的。

霍夫曼向左前方打了一个手势：“走。”

他们蹲下身，朝一个房子中的缺口跑过去，这个缺口应该通往一个沉落的露天竞技场，就在蛆虫们的道路的右边。众人随即开火，不过蛆虫们并没有还击，他们只是消失在了街道当中。随着策略的执行，情况很明显：霍夫曼开始调整，夹击，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诱惑朝着某个目标前进。

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正朝着自己认为犰狳式运兵车被攻击的地方前进，只是因为他不能在没有尽到自己最大努力去发现和拯救任何幸存者之前就自顾自地走开。

“你可以让我来干这个事情，大兵。”

卡利索缓缓朝他走了过来：“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还活着，怎么办？长官，我没有任何不敬之意，但是你现在腿受伤了……”

霍夫曼现在疼得要命，而且卡利索也看得出来：“我是个拖着一条伤腿的老家伙，但我还能走。”

距离通往格林大学的右转弯路口大概还有十米远，霍夫曼可以看到原来艺术品长廊已经变成了锋利的大理石石块，于是调整了一下脑子中这个地方的地图。

是啊，没错，他们准备走出掩体，这个掩体上次还是某人侦查的时候走过的大道。他做了个手势让卡利索停下，胳膊与肩膀平齐，笔直指向向前方。

“准备好了么？”

卡利索看过去，那儿原来是精美的马赛克走廊。

“那儿有根柱子，长官——你占领那个位置，我出去的时候你掩护我……”

突然之间，霍夫曼的耳机中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他听见了一个人在说话。

“指挥室呼叫霍夫曼……指挥室呼叫德尔塔小队……指挥室呼叫霍夫曼……指挥室呼叫德尔塔小队……指挥室……”

“霍夫曼收到，安雅。”现在至少不是聋子了，不过只是有些瞎。“科尔的莳萝号有什么情况？”

“所有的士兵都还活着，长官，有一个运输队的人被打死，还有一个人受伤了，但是科尔的装甲运兵车被击毁了。他们正在步行前往集结点，菲尼克斯军士长在护送他们。”

“运输队剩下的部分呢？”

“运输队尾正在由伽马小队守护，长官。”

卡利索握紧拳头，胜利一样地挥了挥：“就是说，我们这儿的事情搞定了，长官。”

“是啊，我们搞定了，大兵。”但是霍夫曼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蛆虫要玩这个游戏。

“安雅，杰克能不能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我们觉得蛆虫正在准备伏击我们，但是现在外面没有伤员，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等待一个杰克释放出来，重新定位杰克。”

霍夫曼看着卡利索，迷惑不解。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一定错失了什么东西，而且漫长的等待令人焦躁不安。他可以听到科尔和多姆·圣地亚哥的声音，所以至少小队剩下的人已经成功到达聚集点。

“长官，我什么也看不见。”安雅终于说道。“他们只是守在路边，朝你的方向看过去。”

霍夫曼抬起了头，想要看杰克在哪里。但是机器人可能是躲在什么楼的后面，或者是以潜入模式运行：“那我们真是非同寻常地慷慨，回到车辆的旁边，而不是把这些蛆虫都炸个稀巴烂。霍夫曼完毕。”

卡利索从开口处一路走回去，但是他们回去的路绕过露天竞技场的边上，回到他们发现莳萝号的地方，装甲运兵车停在一个拱顶的下面。

“霍夫曼呼叫菲尼克斯，我们准备撤出来，”他说道。通讯又恢复了，这真是天助我也。

霍夫曼仍然为佩桑人总是能在完全静默且没有无线电交流的情况下互相协作而吃惊不已，有些迷信的士兵认为他们会心灵感应术。

“你找到其他人了么？外面没有人了吧？”

“都上来了，长官。我们现在正在救治卡车司机，我建议等到天亮再离开卡车。”

“卡利索会在早上带一队医疗兵过去。”霍夫曼说道，“在回去的路上要更加小心。”

但是卡利索在离装甲运兵车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蹲下身，坐在脚后跟上，看着犰狳式运兵车。“不，长官，我们最好现在就要小心一些……”

霍夫曼也停了下来。他看了一会，终于明白了，然后为自己的愚蠢而愤怒不已。

现在谁迷信呢？

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要被分隔开，然后被干掉，所以他们才在丧失警惕的情况下离开莳萝车。仅有两个人就要运行莳萝式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最基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要在没有门票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后路堵死，这辆车本来就需要有人守卫。

“见鬼！”霍夫曼说道。

“我建议在上车之前快速检视一下车辆！”卡利索说道，“老习惯了，我的战友们在上次战争中用很残酷的办法学会的。”

蛆虫们非常聪明，没错，但是他们似乎有一些表演欲。霍夫曼蹲下身查看卡利索指着的东西，夹在莳萝式地盘下面的那个玩意并不难发现。

也许，无论如何，蛆虫们终于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愚蠢的人类上了车，然后被炸上了天，或者愚蠢的人类发现了这个玩意，然后只好步行，那就进到了他们的伏击圈。

“如果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话。”卡利索说道，“我来对付他们。”

“长官？”安雅仍然听得到他们说话。“长官，你还好吧？”

霍夫曼看了看卡利索，然后这两个人知道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个无声的协议。如果他们让安雅知道自己情况极为糟糕，会有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把他们两个救出去的。而霍夫曼和卡利索都不会让蛆虫们的计谋得逞。

“没事。”霍夫曼说道，“我很好，史陶德上尉。”

他把无线电调到单接收状态，然后重新装填了冲锋枪的子弹。

卡利索也照此办理。

领头装甲运输车，离开聚集点，前往贾辛图

“指挥室呼叫菲尼克斯。”安雅说道。

莳萝式在路上一堆堆的瓦砾中穿行，多姆竭力避免上下颠簸，杰夫·泰通已经够疼的了，他在到医院之前不要把内脏都震出来就好。马库斯坐在前面，偶尔扭过头，看到巴尔德正努力为司机止血。

“收到，安雅。”他看了看多姆，多姆眼皮微抬。安雅总是马上会说为什么她会呼叫他们，“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么？”

“是啊。霍夫曼的无线电切换到了单接收模式。”

多姆的思绪跑在了前面。多年以来，已经实践了无数次。安雅有一种真正的天赋，能从普通的事情当中嗅到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多年的打磨，只需要听听语气中的痕迹，看看数据显示就能让她面前呈现出一个战场的图景——或者，更准确地说，呈现出其中士兵的样子。

新的麻烦来了。

“解释一下，”马库斯说道，给多姆打了个手势，让他再开慢一些。“霍夫曼的无线电遇到了麻烦，还是怎么回事？”

“仅仅是纯粹的猜测，我觉得他和泰陷入了麻烦，但是又出于什么原因不希望他人增援，我要呼叫巨鸦直升机。”

“不！”马库斯说道。如果能避免的话，没人愿意看到巨鸦直升机晚上出动，晚上飞行比白天还危险。“我们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了，我们能搞定。”

巴尔德嘴里扑扑扑地出气：“除非你希望这里多一个死掉的司机，混球。你自己选，是一个把你扔到斯莱布监狱里发霉的混蛋，还是这个完全无辜的退役士兵……”

“你他妈的。”马库斯打了个响指，多姆缩了一下。这可不像是马库斯，巴尔德

狠狠撞击了马库斯的主神经。“多姆，停车。”

“菲尼克斯，你和霍夫曼一样都是彻底的混球。”巴尔德说道，“你们都会进恩布里奖章俱乐部的，也许你还想在他面前表现一把。”

“闭嘴，金发小子。”伯尔妮说道，她拍了拍多姆的肩膀，“我会回去找他，我还是新兵的时候就认识这个老家伙了，从技术上讲，他是我最老的朋友，这听起来可真够悲哀的。”

“不，没必要。”多姆停下了莳萝式。他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太了解马库斯了，这且这也意味这他将自己的行动路线已经定好了。

他转过身，伸出手捅了捅科尔：“你是被指定开车的司机，大火车科尔，别把车刮花了。”

马库斯打开舱门，跳了下去：“不能是你，多姆，伯尔妮，你留在这儿别走，我自己能搞定。”

多姆叹了口气，无视他。他也跳下车来，用大拇指指了指科尔，让他到前面来。

“不能一个人去，不行。”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走，所以我也走。”多姆已经沿着路向霍夫曼的位置前进了。他听见科尔开动莳萝式的发动机，今天没人听马库斯的话，但是如果他认为抗命令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话，那就太不够意思了，“你想不让我去？那就朝我开一枪。”

马库斯叹了口气，装甲运兵车朝贾辛图疾驰而去，而他们则调头向格林大学进发。

“安雅，你有霍夫曼的位置么？”

“有，马库斯，他在联合大街和博托大街的交叉口，就是在罗屯达的西边。我所能得到的最好位置就是通过无线电定位的，泰也在那里。”

“多谢，菲尼克斯完毕。”他赶上了多姆，“你又不欠我什么东西。”

见鬼，我发誓他是个读心术专家。“你在斯莱布监狱里呆了那么多年，我可没有给你帮上什么忙。”

“真是有趣，我以为你救了我的命。”

“我们会谈谈这件事情的，马库斯，或早或晚。”

“那就晚点谈。”

“什么东西让你不对劲？”

“多谢你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去救助霍夫曼。”

“我又不需要问，但我知道巴尔德说的话让你很紧张。”

“你跑步的时候还说话会不会喘不上气来？”

“不会的，我很好，别再纠缠这个问题了。”

马库斯陷入了沉寂。多姆只能听到他们跑动的时候护甲和靴子吭啷作响的声音。在这荒芜人际的街道里，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袋子铆钉被晃来晃去。

“好吧。”马库斯说道，“我过去有一次行动很迟疑，结果弟兄们死了不少。我

之后再也不会敢这种蠢事了。”

马库斯身上就没有一块会迟疑的骨头，而且多姆也不相信以前会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他在脑子里把这事存了个档，准备以后再拿出来讨论。不管这事是什么，对马库斯的刺激一定不小。

“好的。”多姆说道。他们距离罗屯达只有几个街区了，一些游民探头探脑地出现了，在暗弱的街灯下的角落闲逛，他们看到多姆和马库斯在跑，于是又融入到黑暗的门洞中。对他们来说，这种举动只能意味着虫族就在附近。

“好吧，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第一天起，我一直在努力想要把你搞出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么？”

“我一直在动员所有能上诉的人一起行动。部长、军官，所有的人。见鬼，我甚至想要找一伙人把你抢出来。”多姆为这事甚至把恩布里勋章也换出去了，即使是在出现日之后的贾辛图，收藏家们也在苦苦追寻恩布里勋章。不过多姆失去了所有他在乎的人，所以奖章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过一两封。”

“我每周都写。”

“我知道你会这么干的。”

“靠……”多姆忘了蛆虫。他所能想起来的只是马库斯被塞在那个茅房一样的地方，和一群不值得在他们身上撒尿的渣滓们呆在一起，从来就收不到任何外界的信息，这让他心碎。

“对不起。”

“是你把我救出来的，别再过意不去。”马库斯慢了下来，查看一个路标。步行前进导航并不总是易事，因为城市的样子总是在变，而且和在装甲运兵车的高度上看起来也不完全一致。“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

多姆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老习惯当中，卡洛斯死去之后，他紧紧依靠玛利亚和孩子们，甚至离开她们几个小时都会感到非常害怕。直到一年之后他才从这种恐慌当中走了出来。马库斯被关到监狱里之后，这就好像又一次失去了一位兄弟。现在，他不准备再因为任何原因而失去马库斯。

如果我和卡洛斯在一起……

多姆虽然对他哥哥的最后几个小时知之甚少，但还是第一千次地重放了这个镜头。

他知道，他数着呢。他也知道，如果他们在一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事情绝对不会这样结束。

是啊，他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马库斯要去救霍夫曼和卡利索，他完全理解了。

GEARS OF WAR

第十五章

枪炮杀不了几个人，聪明的科学家们想要研究出更好的方法更大规模地毁灭人类，这才是杀人——会杀死很多人。我手下的绝大多数士兵的威胁性并不比一把刀或者一支弓箭要来的大。所以，如果我觉得我的士兵拿着你的“小型杀器”这个狗屎玩意被人骂，你那些受过教育的同事们却得到了研究许可，这才真是件恶心的事情，你要原谅我。而且，你们一直在研究另外一个你们自己所控制不了的东西。

（维克多·霍夫曼少校，在拉克罗尼克斯大学职业发展日与一名学生开诚布公地说道，出现日之前四年。）

阿斯弗点，十六年前，突袭开始之后的半小时。

“我现在可以看到两个机枪位，两名敌方士兵，就在大门那里。”本贾菲尔德说道，“那儿还有六个人或更多，但是我看不见。卓，你那儿怎么样？”

“三个人朝大楼后面过去了，需要我跟上去么？”

霍夫曼切入到了通讯频道中：“不，不要去，你就呆在艇里面。摩根，白泰克，你们到后面去把他们干掉。卓，本贾菲尔德原地待命，如果遇到最糟糕的情况，就带着抓到的人质一起撤出来。机器人已经编好程序回到你们身边。找到关键人员和数据，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多姆弯腰蹲在主大楼的后面，倾听无线电中的声音，本贾菲尔德在海边一个临时找到的草丛里进行观察。在他夜视镜黑色和绿色组成的世界里，右边是霍夫曼和几个佩桑人，他们正在宿舍区的门边，而其他人只是耳机中支离破碎的声音，多姆试着把他们都放在脑海中的3D地图里面。

第一次交火非常短暂——就好像是反击部队突然间改变了突袭大楼主意，现在又是一片寂静。

也许印第人的特种部队知道他们的人数不够，但士兵们根本不在乎这一点。而且，从北部方向又传来了交火的声音。所以，印第人特种部队会不会撤退了？

惟一能听到的交火声来自他们身后，那里是腹地——阿斯弗原野。多姆从自己的位置上看不见天际线，但是他知道天正在亮起来。他想起了容易头脑发热的哥哥。

卡洛斯，按书上说的做，听马库斯的。

“他们知道我们手里有平民人质，这些人质非常管用。”霍夫曼说道，“所以他们不会冒险让这些人被干掉，这是我们的优势。”

提米欧在大楼前面的传达室里，任务是让阿斯弗点的工作人员安静地待着。如果他们不在这里的话，事情会非常好办，但他们现在至少是非常有用的人体盾牌。在这

个灰色区域中最灰色的地方，交战的明确法则已经被撕得稀巴烂。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让这些被吓坏了的平民在炸药爆炸、轰炸开始之前自己跑到战场上；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放他们走，不过这么做也有其自身的糟糕结果。

他们不是旁观者，记住，无论他们是否拥有武装，他们都不是无辜的旁观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呢？

"弗兰克机器人是最优先的事情。"霍夫曼说道，现在他似乎在执行情况最糟糕时的计划，"如果我们损失了另外两个机器人，服务器上数据的精华所在，那菲尼克斯教授就要从头开始修建他的锤子了。圣地亚哥，好好照看这部机器，就好像它是你的新孩子。"

他妈的。

我有一个小女孩，我都忘了，我真的忘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她了，我怎么能忘记她呢？

多姆看了看服务器房间，弗兰克机器人仍然在一排机器前一动不动，悬浮在一股淡淡的靛青色的雾气当中，双臂插进了两台服务器的接口。这个时候去打扰他，好像自己都觉得非常粗鲁。

"弗兰克，你一办完事情就别等我，去本贾菲尔德那里，明白了么？"

难道他能指望机器人说一声"是的"？至少他不用担心机器人抗议他丢下同志不管，多姆回到外面，霍夫曼向他招手，让他到大楼的前面去。

"圣地亚哥，把这些人赶到大厅里面去，"他说，"撤退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一起带到海边，然后在最后一刻把他们放走。"

"长官，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当作人体盾牌？"

"这个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不过如果情况需要，那就这么干。"

多姆飞快地跑回到宿舍区的传达室，科学家们都被捆在地上。提米欧把冲锋枪架在窗台上，随时准备在窗户上戳一个洞，向外开火。红外线穿不破玻璃，所以他不得不用目视瞄准来对付前面可能出现的袭击。但他同时还要照看地板上的这些人质，疑惑就写在他们脸上：我们准备拿他们怎么办？

阿斯弗点的工作人员无助地倒在地板上，脸朝下。多姆蹲下身并抽出匕首，一个个地割开捆在他们脚踝上的塑料绑带。他翻过第一个女人，把她的脚拉过来——女士优先，想都不用想——他看到了她脸上的恐惧。她看到的不是好好先生多姆·圣地亚哥，这个溺爱的父亲和尽责的丈夫；她看到的只是一个眼睛上戴着夜视镜的陌生人，身上挎着一支大型突击步枪，全身都裹着护甲，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机器，而不是一个人。

"我们会把你送到另外一幢楼去。"多姆说道。那女人的嘴巴被胶带封住了，手腕也依然被绑着，所以这个殷勤并没有回报。"如果情况很糟的话。"

"嗨。"提米欧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这个女人浑身一紧。他抬头看，向后退了

一步，举起冲锋枪，指着天花板，“就在上面，不是暴风的声音，我能听到什么东西在移动。”

多姆站在门和那个女人中间，防止她跑出去，这是为了那个女人的安全着想。他死死盯着与房间一样长的窗户，窗户面朝大海，海浪把咸水打到玻璃上，留下了盐的结晶，晶体闪闪发亮。如果有混蛋在屋顶上移动的话，他们就准备把囚犯都干掉，多姆又让女人坐了下来。

“把脑袋低下去，女士。”多姆说道，“印第人的子弹可不会先询问你的身分。”

“清洁工，我们发现传达室的屋顶上有敌人。”提米欧说，“准备好迎击各个方向的攻击。”

印第人会干多姆被训练做过的事情，他们会在大楼旁边布置好，然后同时突破进来，所有的方向都会有子弹横飞。

也许他们受过解救人质的训练，泰兰皇家特种兵没有训练过，不过现在也有些来不及了。不过，多姆觉得他们会即兴发挥解决问题的。

“有个家伙通过无线电的天线走到屋顶上。”摩根说道，在形势一团糟的时候，无线电通讯的规则也有些放松了。这毕竟是小队第一次以特种兵的角色进入战场，不过多姆相信，霍夫曼一定会原谅这点小小的失误，“白泰克准备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还有两个人朝我们走过来，他们在地面上，刚刚穿过发电机房的门。”

摩根的无线电沉寂了一刻，紧接着从大楼里传来交火的声音，各种噪音突然间同时回荡在通讯频道中。

“有两个人在外面，右边。”

“我靠！”

“屋顶上的人，现在已经倒下了。”

“西姆，你没事吧？说句话，哥们。”

“杨？”霍夫曼说道，“杨！到楼上去！别让任何人干扰到机器人。”

“遵命，长官。”

还有三个印第人没有找到。对特种兵来说，三个人已经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了，多姆听着屋顶上面的指示器的声音。

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没有人那么聪明，或者幸运，肯定是有人在房间里观察我们。

“长官，他们从内部得到了情报，他们一定是……”

砰的一声，传达室侧面的玻璃碎了，提米欧的冲锋枪也开了火。有一瞬间多姆觉得自己向外开火，窗户整块碎掉，破碎的玻璃渣泼洒到他的身上，但却是三名印第人士兵突破了玻璃窗，进来的时候还在开火，好像是他们从屋顶上荡下来的。多姆一下子把夜视镜、防毒面罩和负重绑带推掉。他向第一个触动他条件反射的人开了一梭

子，而他自己也中了一枪，就好像是肩膀上被人重重推了一下。一个印第人倒下了，两个印第人倒下了，第三个印第人扑向掩体时，多姆和提米欧的火力把他浑身都罩住了。尖叫声、枪口的火光，还有砸向墙面的子弹都突然之间静寂下来，就像是开关被关掉了。只有一秒钟，就这一秒钟，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多姆把弹夹里所有的子弹都打在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离犯人只有一步之遥。提米欧也是一样的动作，他们要保证这几个人都死掉了。

“有人受伤么？”多姆喊道。他沿着这一排人飞跑，摇晃每名犯人的身体，看他们有没有被子弹打中。

提米欧从另外一边开始检查：“有人中枪了么？蹲下去，别起来，不要动。”

“他们都活着。”提米欧说道，接着去查看印第人士兵，“士兵都死了。绿组二号呼叫清洁工，击毙敌军三人，我们出去了。”

还剩四个人，两个守在在机枪旁，另外两个正在外面交火，还有很多麻烦等着他们。

“我们会死的。”一个男人哭道，“我们会死掉的。”

是啊，这事儿真是讽刺啊。

多姆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目前的状况，但是好像看起来大家的确会死。他与提米欧一起回到房间，向主楼后面的交火声音那边赶去。

霍夫曼已经到了服务器房间，他想要查看弗兰克机器人的进度怎么样了。多姆朝提米欧挥了挥手，先去支援摩根，不要去打扰霍夫曼。

“长官，我非常确定这里面有人。”他说道，“对方知道我们在这里，而且知道我们手里有人质。也许是经验丰富的猜测，也许不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第二个警卫。”

“现在这个很重要么？圣地亚哥？”显而易见，霍夫曼已经对弗兰克的进度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咬牙切齿道：“印第人一旦意识到第一组反击失败，就会有增援突击队过来。”

“会有么？”

“是的，我们要挫败他们。”霍夫曼走向门口。“但是让我们找出来谁在里面捣鬼，再把他废了。”

阿斯弗原野

狂风开始减弱，而且风向也变了，转向了海面，卡洛斯可以感觉得到。

他还可以听到更多。在冲锋枪扫射和追击炮闷想的间隙，他听到很远的内陆那里传来了什么声音。声音的来源比标定地点的桥梁还远。这个地方是轻微下陷的盆地，从这里开始才有坚实的陆地。狂风送来齿轮吱吱咯咯的声音，声音每秒钟都变得更

响，这又是熟悉的坏消息。

“他们在那儿调来了装甲车。”卡洛斯失声喊道。士兵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印第人的战斗装甲车和自行导弹车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声音就像巨鸦直升机的发动机声一样容易分辨，但是带给他们的感觉却截然相反。

“女士，我们现在有装甲车从西北方向开过来。”

“真他妈的，所有倒霉的事情都遇上了。”史陶德也停了一下。卫星侦查现在没有用了，老旧的数据跟不上快速移动的打击力量，而且还是黑天，他们只能再次依靠基本的战斗技能，“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圣地亚哥。有人看见装甲车了么？有人看见了么？”

“自行导弹车用轮子，而且很重。”马库斯说道，“他们肯定搞不定这个地区，所以只能待在通往阿斯弗地区的路上。”

“他们一般会带来防空武器和需要发射架的导弹，还有大口径机枪。”卡洛斯说道。

“他们不需要来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不是首要的目标。”史陶德说道，“阿斯弗点才是。”

“他们在里面有重要的资产。”卡洛斯一说出口就知道这是个理想的说法，这只不过是和看不见的上帝讨价还价，让他把多姆活着带回来，“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设施炸个稀巴烂的。”

“他们有一个该死的备份。”史陶德说道，“除非我们解决掉奥斯格科，他们就可以把阿斯弗炸成粉末，而没有任何损失。”

“关键人员呢？”

“让我们看看在下定决心支付资料损失的代价之前，他们准备拖延多久。”

马库斯切换到坐姿，脚踝绷紧撑到松软的土地上，长矛式导弹在右肩上平衡好。

“那座桥，”他说道，“看地图，卡洛斯。他们必须通过这座桥，这是辎重所必须经过的地点。”

“他们是在增援阿斯弗，还是准备把阿斯弗点炸成粉末？他们可以……”

“关闭频道！他妈的，你们要用呼叫代码！”史陶德吼道，“交谈只能用于战术需要。他妈的，各位，我们就不能遵守无线电使用原则么？”

卡洛斯把麦克风从嘴边移开，觉得像是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史陶德的震怒让他心肝发颤，这比敌人的迫击炮还恐怖，“我从来就不擅长干这个。”

“是啊，他们正在等待什么。”马库斯低声说道，“你说的没错。”

C连在水渠、泥滩和芦苇地的迷宫里穿梭，现在被奥斯特里的迫击炮弹分成了两半。在平地上没有什么制高点来进行观察，而且移动所需要的掩体也很少，只有少数几块分隔得很开的林地，而敌方持续不断的进攻火力把每个人都钉在原地。

我们在这儿，多姆的小队就可以杀出来，就是这样，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问题在于，他们要在无法预料发展形势的战斗中决定最好应该如何行动。因为，

他们现在面对的敌军装备显然超过了情报告诉他们的范畴，要不然就是他们一意识到情况出了岔子就立即投入了很多装甲单位。

他们是怎么弄明白的？这是不是一个大的伏击圈套？

现在，远处又来了不少其他的装备，卡洛斯在他的夜视镜里看到了热点。

“轻型防空机枪。”他说道，这些装备是可以通过这个地区的，“史陶德少校，北部两公里发现移动防空装置，架在基座上面。”

史陶德的声音听起来沙哑了：“他们一定是神了。卡罗纳号指挥室，请通知梅瑞特号，他们的海燕式会遭到地对空导弹。我们会摧毁这些导弹，不过同时还需要巨鸦直升机来撤离伤员。”

迫击炮又从奥斯特里战线的后面发出钝响，听起来就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打一箱铆钉。卡洛斯觉得，这个声音太小了，在身后爆炸时震耳欲聋的声音相比就可以忽略不计。潮湿的泥土被炸飞到空中，冰冷的土块像下雨一样淋到他的身上。奥斯特里的火力越来越准，卡洛斯通过无线电中的喊叫声就能测量出来，呼叫医疗兵和报告士兵阵亡还有需要撤退伤员的喊声交织成一片。

如果他们的防空枪打过来，那我们的巨鸦直升机也会被打下来。

“他妈的。”马库斯瞄准了长矛式导弹，用顶级攻击模式把它打了出去。导弹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然后砸到土地上，飞行的最后化成了一团火球。“我们烧这些东西烧得太快了。”

现在卡洛斯听不到来自阿斯弗点的任何声音，C连在行动中的角色从为突袭筑起一堵防守墙变成了为自身的生存而战。

又有一颗迫击炮弹在卡洛斯左边爆炸了。

“紧急制动呼叫肯能。”史陶德喊道，“肯能中士！见鬼，肯能倒下了，医疗兵！”

“目光可见自行导弹车。”马库斯犹豫了一下，“女士，第二台自行导弹车和更多轻装甲车辆，在七五七零零一和七六一三三零的延长线上。七辆，哦不，八辆轻型装甲车。”

现在，有一面移动的火力墙向他们压了过来。一次空袭就可以把它们全部快速搞定，卡洛斯发现自己想得更多的是那座桥。

“他们准备包围阿斯弗点。”史陶德说道，“他们准备锁定阿斯弗点。”

史陶德切换频道的时候，无线电劈啪作响。“卡罗纳号指挥室，我们现在遇到装甲单位和防空机枪向阿斯弗点移动，总力量大概是十辆装甲车。我们的空中支援在哪儿？”

“紧急制动，两架海燕式战机，正向佩拉斯法内地飞过去。”安雅的信号中断了，然后又变得清晰可闻。“十到十五分钟。”

“首先干掉那个基地，这样印第人就有理由不摧毁阿斯弗点了。”

“紧急制动，你相信这是他们的目标么？”

“确认，首先摧毁基地，然后用地面力量帮我们撤出来。”

“收到，紧急制动。”

“玛塔琪呼叫紧急制动。”伯尔妮切了进来，她仍然有支援阿斯弗点本身的任务，“我看见阿斯弗设施有断断续续的信号灯光打给佩拉斯法，有个混蛋在使用信号灯。我读不懂灯光码，但是霍夫曼要知道他有对手过来了。看起来屋顶上有一处非常小的机舱空间，就在主楼的后面，不过看起来容不下一个人。”

史陶德满足地松了一口气：“紧急制动呼叫清洁工，你们那里有一个信号源在向印第人发送信号。在主建筑后面，屋顶的机舱空间中，这一次又是老式技术打败了高预算的防守计划。”

“清洁工呼叫紧急制动，谢谢你们，我们不用再去搜索了。”

“直升机。”是卡利索的声音，他非常平静，“不是巨鸦直升机。”

他们仍然在等待直升机撤出伤员，不过卡洛斯想不出现在还有哪个地方能安全降落。不管他们在哪儿着陆，就会立即陷入火力的包围。

“医疗兵，”史陶德说道，“肯能怎么样？”

“他死了，女士。”

卡洛斯听到的只有突然的沉寂。这一刻，似乎战场上的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停止了呼吸——没有人在无线电中说话，一个字也没有。甚至就在激烈交火的过程中，这个震撼的消息也让他们瘫痪了一下。这不仅仅是损失了一名同志，他们失去了连队里的定海神针。

史陶德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见鬼，见鬼。”她停下来，“玛塔琪，你现在是资深军士长，重新集结肯能的排，穿过水渠，绕开他们的轻型装甲车，把他们干掉。”

“是的，女士。”

“紧急制动，这是卡利索。我听到了印第人的直升机，从大海的方向开过来，现在还不能确定具体方位。”

肯能死了。他实际上让我们放弃了希望，我的士官长。

失去一个似乎是永生不死的人带来的冲击让卡洛斯抑郁了好一阵子。他意识到下一个倒下的人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于是他的意识又回到了战斗中，但是他心里的一角一直在念叨：肯能死了，丹·肯能死了……

卡洛斯费力地倾听着从风中传来的若隐若现的发动机声音，他希望卡利索无比准确的超级听力这一次能犯个错，其实是巨鸦直升机过来了，可惜卡利索是对的。马库斯调整了位置，伸手去拿另外一支长毛式导弹。

“我还剩两枚导弹。”他说道，“就算另外一个排还有几颗，我们现在要对付的目标也比导弹要多。”

“马库斯，肯能死了。”

“我听到了。”

“他妈的。”

“集中注意力。我们要拖住那该死的运兵车。”

卡洛斯不相信他对肯能的死不怎么在乎，但是马库斯只是简单地落下了滑门，就像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老妈而哭泣一样。卡洛斯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词语形容自己的悲伤，或者只是他也被吓坏了而不敢说出来，不然这会让自己也受不了。

所以现在他只是稍微扭了一下头，好像是准备摇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仅此而已。卡洛斯只是想，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让他为之哭泣。

“好吧，我们要穿过那个水渠，给他仍几颗手雷过去。”卡洛斯说道。水渠不够深，还不能称之为一条河，不过这里很宽，而且非常泥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硬碰硬干掉几辆装甲车，我现在就可以行动。”

“我们要等史陶德说可以才能行动。”

“是的，菲尼克斯军士长……”

这就是马库斯——模范士兵，一切按照操典行事。史陶德是最好的，但即便是最好的士兵也不能勾画出目前战场的图景——从平地上看，到处是高高的芦苇和草丛，黑暗一片。战场一直都和计划中的不一样，从来就不一样。

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事后才能有一天证明他们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动，那就肯定永远都是错的。

卡洛斯突然对两架自行导弹车产生了很大的怨念。它们仍然远远地站在长矛式导弹的射程之外，而且隔得很开，冲锋枪上的瞄准镜必须要分别瞄准才能跟上。

我可以穿过去，花几分钟就可以往乘员舱里扔一颗手雷……

“菲尼克斯呼叫紧急制动。”马库斯说道，“我可以干掉左边的自行导弹车，现在它在射程范围之内。”

“等一分钟，菲尼克斯……”

啜咔啜咔啜咔，卡洛斯现在终于可以听清了，那绝对不是巨鸦直升机，它们是基梅拉攻击直升机，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把C连切成碎块，要不就是救助运兵车里的人，再不然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阿斯弗点。用一枚长矛式导弹干掉一架直升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混球真吵。”马库斯低声说道，仍然在通过小小的望远镜屏幕聚精会神地看着绿色的战场。“加把劲儿，多姆，把该死的数据下载回来……”

风暴已经减弱了，代替自然风暴的，是人类制造的风暴。

阿斯弗点

“计划有个小小的改变。”霍夫曼低声说道，“有个内部敌方信息源一直在报告我们的行动，我会找到他的。白泰克，你把这两个大小王带到海边去。”

所以，第二名警卫肯定在屋顶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他知道士兵在大楼里的位置。现在这个人成了一个后援——如果他还没有就位的话——无意中在做第一队印第人士兵没有完成的事情。

“哎，准备好了。”

白泰克，西姆和四个佩桑人士兵又抄起了他们的大砍刀。海边高高的草丛在风中摇摆，霍夫曼可以看到两个机枪手各隔开了五米远。他也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无论直升机放下的是导弹还是特种兵，都不能算是什么好消息。

“所有单位——机器人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十分钟。”圣地亚哥说道。

“你在哪儿？”

“顶层，和机器人在一起。”

“我朝你的方向过来了。”

霍夫曼停顿了一下，因为突然之间，他找不到佩桑人了。

他们消失在莎草和芦苇之中，就算是戴上夜视镜也看不到他们，霍夫曼当然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机枪手也无影无踪。

他不应该再等下去，但是他却等了。接下来他看到右边的那个枪手稍微跳起来了一点，好像什么让人不喜欢的东西爬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一只手捂住他的脸。他使劲抽搐扑打一番，倒到一边去。霍夫曼又看左边的那个人，不过左边的人根本就看不见。两只枪被放在地上没人管，两个脑袋，两个凸轮一样的佩桑人的脸出现在草丛中，继而又消失了，两支机枪悄无声息地被拽回到草丛中去。

每次霍夫曼看到佩桑人作战时，他总是会目瞪口呆，这些家伙和士兵根本就不一样。

“干掉两个，哎。”

“干得不错，士官。”霍夫曼说道，“就在船旁边待命，看有没有直升机。”

“需要帮助么，长官？”本贾菲尔德的声音在耳机中响起，他听起来很沮丧，“你现在手腾不开。”

“你现在有船，也知道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到底该怎么办？带着机器人撤退！”

霍夫曼回到主楼，穿过双重门，迈上了关满不重要的阿斯弗点员工的房间地面。他们还都被绑着，嘴上贴了胶带。他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有的人盯着天花板，好像期待什么东西像下雨一样掉下来落到身上，或者是紧闭着嘴巴和双眼，或者是看着别人。至少他们没有疯狂地喊叫，把自己的脑袋都叫下来。

我本来应该把他们都干掉的，但我就是不能这么干。

摩根和佩桑人部队仍然在大楼的后面与两个印第人交火。

多姆也加入进来，但是霍夫曼抓住了他的胳膊，让他跟着自己走。

“这是牵制性火力佯攻，长官。”摩根说道，“他们动都不动，肯定会有第二波

进攻。”

“我知道。”霍夫曼跳上楼梯，和多姆一起蹲下来。“和他们应付几分钟。”

在顶层，杨正在查看布鲁斯机器人的状态。霍夫曼的注意力都在天花板和防火门上，试图寻找一个能上到顶层的路。塞蒂勒给他们的地图上没有显示这个地方，而且航拍图片当然也不会有任何隐藏夹层的信息，他把多姆拉到身边。

“警卫就在上面的机房或者其他什么房间里，发射信号。你找条路上去。”

杨拍了拍布鲁斯机器人的外壳：“它的事情办完了，长官。”

很好。杨发现管它叫杰克很不习惯：“好的，带到本贾菲尔德那里去，乔，机器人呢？”

“也完毕了。似乎主要的数据都被存储在这台服务器上，这只是一块本地硬盘，但是我们把它拆下来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霍夫曼向杨点头示意，打手势：在楼上，有敌人，我们要干掉他，准备上。杨点了点头。机器人本来是可以牺牲的物资，一开始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士兵从危险而耗时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现在却比血肉之躯更加重要，这真是个好玩的事情。多姆回来了，他指着一扇一开一合的门。

“旁门楼梯。”他说道。

两个人紧紧贴着墙直直站着。

“我们必须假设他知道我们要来。”霍夫曼确认了没有直升机的声音，他准备从屋顶上突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但是他一定在追踪我们的行踪。”

“你觉得他是特种兵么，长官？”

“好吧，他到现在还在和我们玩躲猫猫。”霍夫曼只有一个计划，“所以用最基本的战术——把门轰开，然后开火。”

等他们到达窄窄的一层楼梯的顶层时——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只看到一个小得可怕的小角门被插销插住——他们面前薄薄的门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孩玩具房的门。门后的空间非常小，更像是一个橱柜而不是一个房间，如果还有东西能穿过去的话，似乎是天花板的高度设计错了。

这也是一扇很薄的门。多姆用冲锋枪指着这扇门。

从这儿射一梭子子弹出去？霍夫曼摇了摇头，这么做并不能保证干掉里面的人。一个受伤严重的人仍然可以开火，或者触发什么机关陷阱。这个门有一个结构简单的杠杆手柄，还有一个传统的插芯式锁，但是霍夫曼不准备试试运气，看能不能打开。他指了指锁，举起一只手，多姆瞄准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地倒计时。

数到三的时候，多姆轰掉锁，霍夫曼冲了进去。他看到的景象仿佛是慢动作，而且伸展成更慢，细节清晰，支离破碎而且凝固不动的图像，这幅让人震惊的画面好像是让他的脑子绝对不会忘记他接下来做的事情，而且别想把这段记忆删掉。

他摔倒了，重重地摔倒了。

地板在哪儿？该死的地板在哪儿？

霍夫曼突然之间狼狈地趴在地上，浑身蜷曲，这根本就不是他预想的地方。霍夫曼想要站起来，多姆的战术照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那个家伙可能二十来岁，在一堆板条箱上竭力保持平衡，伸手去够墙上的通风道，一个重型照灯就塞在窄窄的风道口——一个查看黑暗角落的照灯，现在却是信号灯。

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他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被车头大灯罩住的小动物。他一只手里抓着手枪，然后成功地让灯发出了最后一次闪光，接着多姆和霍夫曼同时开火。

他的信号一直发到最后一刻。

霍夫曼和多姆停止了开火。这里突然安静下来，霍夫曼反应过来，这个小房间只不过是个被堵死的天井而已，他下落的距离肯定超过了一米，天花板与楼顶几乎平齐，只有窄窄的通风道骄傲地耸立在这里，怪不得航拍侦查根本显示不出来。

“嗯，这就是那个兔崽子。”多姆说道，喘了口气，看着警卫蜷缩的尸体。

“嗯，这就是那个英雄。”霍夫曼说道，这才发觉自己的膝盖疼得要命。

训练和磨练让一名士兵的身体能够不顾及缓慢且理性的思考而自由行动，肌肉记忆和肾上腺素让你活命，没时间废话，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去查战术手册，没时间闲逛——只需要做出反应。但是霍夫曼的脑子里还在争辩，他不能把这个人的尸体丢在这儿，去自己应该去的地方。

在秩序联合政府，这名年轻的警卫会得到一枚勋章，现在他只是一个死去的敌人。

霍夫曼发现自己脑海里立即形成了一个印象：一个足以在军队中服役的年轻人，却没有服役。一个可以使用信号灯的人，一个头脑冷静，在最糟糕，一切都崩溃的时候找到隐藏制高点的人，向奥斯特里军队发送出情报，组织起第一波反击。

多姆碰了碰霍夫曼的手肘：“我们走，长官。你没事吧？”

“是的，没事。”霍夫曼停了下来。他要看一看。他把这个人的身体翻过来，看了看他的脸，因为至少霍夫曼欠他一个人情。他接着搜查这个小房间，看有没有无线电和其他设备，于是，他们发现事实再简单不过了。这个家伙凭借一台大门被打开时会自动激发的防火系统，就能够得知哪些房间被占领了，因为防火系统的监视器还可以看得到人体的温度，在战场上干掉你的总是这种愚蠢的小东西。“他一直保持冷静，利用自己的直觉，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奥斯特里的陆军和空军。”

也许还有其他办法解释他是谁，但是我杀掉了一个英雄。

多姆查看了尸体，看有没有有用的文件和钥匙，但这家伙实在是个聪敏的小伙子，他和霍夫曼想的一样。“我们该撤退了，长官。”

“是啊。”我会起草一个报告，我会让印第人知道这个人做了些什么，我必须要活下去，把这件事情做完，“我们把炸药倒计时器打开，就撤走。”

印第人没有机会炸烂阿斯弗点，霍夫曼替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

GEARS OF WAR

第十六章

和你的老爸和解吧，马库斯，因为我们都会死很久。原谅他吧，也原谅你自己。等他死了，你会愿意为再和他多待一分钟而付出一切。

（卡洛斯·圣地亚哥，仍然试图在菲尼克斯家中取得和平）

阿斯弗点：秩序联合政府战斗前线，0145时。

卡洛斯的无线电又开始工作了。

“卡罗纳号指挥室，海燕式正向东北方向飞去，低头，各位，以防万一。”

他虽然还看不见海燕式，但是早早可以听到梅瑞特号上的两架飞机飞过来。它们正雷霆万钧地从东北方向飞往阿斯弗和佩拉斯法，在空中拉出一道漂亮的惊雷，仿佛在说一切都会搞定。

印第人要被收拾得很惨。

“把它们轰成粉末。”卡洛斯说道，“加油，加油。”

“不过他们说你不能用轰炸机去迎击战斗机。”马库斯低声说道，“见鬼，看那儿！”

他的声音淹没在一阵火光之中。不戴着夜视镜的时候，战场是一片喧嚣的原野，时不时有明亮的火光在漆黑土地上闪亮继而很快熄灭。只见右侧的天空中炸开一个巨大的火球，他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发出欢呼的声音，却发现那并不是秩序联合政府的火力，只是一次空中爆炸。火球散开，落到地上。无线电里大家都喘着粗气，这让卡洛斯头皮发紧，心肝直颤。

“被击中了！”有人说道，“见鬼，他们把海燕式打下来了。”

“自行导弹车。”马库斯说道。

“我们需要干掉这些混蛋，菲尼克斯。”史陶德说道，“不然我们每个人都要完蛋。”

另一架海燕式的咆哮还在继续，听起来好像是在爬升，大概是想要飞出自行导弹车和防空机枪的射程。又听到嘶嘶的气体燃烧声，一枚导弹笔直得射向夜空。让人屏住呼吸的几秒钟过去后，传来了一声爆炸，一个大火球又充满了天空中。

“见鬼，他们用的是什么？”这是玛塔琪的声音，“怎么锁定得那么准？”

“我也不知道。”史陶德说道，她现在离卡洛斯和马库斯只有几米远，“菲尼克斯，干掉第一辆自行导弹车，左边那个。加科夫斯，你的小队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长矛式？”

“还有两枚，女士。”

“要弹无虚发，干掉离你最近的第二台自行导弹车和防空机枪。”

长矛式导弹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发射，但是在马库斯瞄准、开火时，卡洛斯还是要

抱住他的后背，并单膝顶在地上。在马库斯扣扳机之前，自行导弹车已经开动了，但他是个神射手，然后……

“我靠！”他吐了口吐沫。自行导弹车本来恰好在长矛式的极限射程上，它一开动，导弹以半米之差击中了其他什么东西，只见一团火焰冲起……一棵树，或者也许只是掉到了地上——卡洛斯抓起最后一枚导弹替马库斯上好膛，“它现在离开射程了。”

另外一边，加科夫斯的运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自行导弹车现在知道了士兵们的射程极限。不过一辆轻型装甲车就不够聪明了，排气管的部位上吃了一颗长矛式。

卡洛斯能看到另外一辆装甲车朝自行导弹车开过去。马库斯开火时，一辆装甲车切到火线中间，车辆侧面结结实实地挨下了这颗导弹。卡洛斯看到装甲车的零件四散飞射，在任何其他时候，这次杀伤都会带来一阵欢呼，但是现在只能代表马库斯的最后一枚长矛式导弹也被浪费了。

“见鬼，对不起，女士。对不起。”

“很好，菲尼克斯，你做得很好。我们在战场上又少了一个威胁。”

“所以，不要有压力。”加科夫斯高兴地说。

最后一枚长毛式导弹飞射而出，卡洛斯甚至来不及看到它的喷射口。但是自行导弹车已经回撤到其他车辆的集结地点，导弹爆炸过后，一个机枪位随之消失了。

扭转战局与失败之间也许只有几厘米的差距，马库斯一直在暗暗咒骂自己，他用一只手捂住了麦克风，卡洛斯替他惋惜极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失败，他所能做的只是抓着马库斯的肩膀，让他不要感觉这场战斗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卡洛斯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他躺下来，将脑袋枕在胳膊上，仰望着天空，但是看不到任何航标灯。印第人的基梅拉直升机还在海岸线外的海面上盘旋等待。

“卡罗纳号呼叫紧急制动。”这是安雅·史陶德的声音，“梅瑞特号上剩下的海燕式正在紧急起飞，但是需要十二分钟。清洁工现在准备撤退，你们也待命撤退。”

“那如何撤回伤员？”史陶德少校问道，海燕式一靠近降落地点就会被自行导弹车击落，“我们现在没有地对空导弹了，现在只能依靠火箭筒。我们现在无法压制自行导弹车的的火力。”

马库斯觉得安雅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内疚：“我们正在想办法，女士。”

史陶德停了一分钟，她的声音完全变了，这一刻她好像是另外一个女人。

“你们做的非常好，我为你们感到自豪。”

接下来的好几秒钟非常漫长。如果大家都在倾听，卡洛斯总是能听出来，所有的背景噪音和交谈声都完全停了下来。史陶德从来不违反无线电通讯规则，说些无关的个人谈话，更不要说是在战斗中。这也让卡洛斯屏住了呼吸，这绝对是最后的道别。他能猜到史陶德在想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撤出去。

安雅迟疑的时间似乎有几年那么长。“还有你……少校，”她说道。

卡洛斯无法忍受了，他抢先说道：“女士，让我靠到自行导弹车边上去。如果我能靠近的话，就能废掉一辆。”

“还是我来吧。”马库斯说道，站起身来。

史陶德抓住他膝盖部位的裤子又把他按倒，她比卡洛斯想像得更近。

“我有个更加可行的办法，下士。你和圣地亚哥到右边去开火，尽量拖住他们。”她又切换了频道，“阿尔法、布拉沃和回声小队——在玛塔琪身边集合。玛塔琪，我要你手下的一半人保证滩头降落地区的安全，另外一半向印第人进行火力压制，让他们离我们越远越好，我们准备出发了。”

“女士。”玛塔琪说道，“如果你在考虑独自穿越整个地区，然后干我想你要干的事情，他们在半道上就会干掉你。”

“你可真了解我，中士。”史陶德说，“你只要吸引他们的火力，拖住他们就可以了。”

“那些直升机在等什么？”马库斯问道。基梅拉直升机还是不到陆地这一块来。如果他们过来了，可以很快把C连清光，“他们不是来找我们的，他们在这儿是为了其他的目标。”

“那好，我也不能无所事事，等着他们在菜单上挑挑拣拣，然后上菜。”史陶德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直升机只是小意思，然后在武装里多放了几枚手雷，“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救援直升机都要降落。盯着我们左边的自行导弹车，给我争取几分钟。”

她从草丛的掩护中冲了出去，卡洛斯听到她噗的一声冲到水渠中，马库斯还没有来得及拦，她就出去了。

“她疯了。”卡洛斯说道。

“她这么做也是有意义的。”

“如果她这么做有意义，那我也要这么干。”

卡洛斯在这个女人手下已经待了两年。从身体上来讲，她和男人一样强壮，但是在这个时候，看着一个妈妈辈的女人不得不在敌方火力压制下涉水爬过泥地，而自己却安坐在后面，这是不对的。她是军官这一事实与此无关，他的本能告诉他要尊敬并保护这个女人。

“来吧。”马库斯拉了拉他的袖子，开始在草丛中爬行，“你能听见这个女人。”

“是的，你能。”史陶德的声音响起，她的无线电还连在网络中，“而且我他妈的还能听见你们说什么。”

而且你的女儿也能听见你的声音。

卡洛斯可以不假思索地冒任何危险，但是袖手旁观——更糟的是，只能听着——其他人面临危险，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事情。他没有指望史陶德能成功，并觉得印第人在发现她之后会用重机枪向她射击，然后就能听到她的惨叫声。现在能从无线电中听到的只是她爬过水渠，偶尔击打水花的声音，还有沉重的呼吸声。

在这个鬼地方，想不把脑袋探到草丛上冒着被爆头的危险四处张望，就想弄清谁在哪儿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马库斯碰上了加科夫斯的火力小组，卡洛斯差点摔倒在他们身上。

“另外一辆自行导弹车怎么样了？”马库斯问道。

加科夫斯正在重新装填子弹，在口袋里四处摸索另外一个弹夹，“其他运兵车怎么样了？”

“是自行导弹车让巨鸦直升机无法降落。”

“我来搞定。”卡洛斯竭力与喉咙里要冲出来的话作斗争。就是这种不安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藏在草丛里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不应该这样。

“如果史陶德能过去，那我也行。”

战场的远处突然枪声大作，玛塔琪方向一阵火力齐射，冲着轻型装甲车而去，她显然已经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

“紧急制动呼叫所有单位。”史陶德说道，“我距离自行导弹车还有十米远，它现在没有运转，导弹车上的人也没有朝我的方向看。”

卡洛斯朝那边看了看，她能看见一个淡绿色的身形在地面上移动。

“女士，你……”

“稍等。”

卡洛斯能听见她喘气的声音，她甚至能听见靴子踩在潮湿的土里蹭蹭蹭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了一个单词，卡洛斯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随即就看到史陶德猛地跳上了自行导弹车的车顶，然后扔了什么东西——一个、两个、三个——到驾驶舱里。上面的那个男人缩回到了里面，而不是试着爬出来。可是她没能成功地关上舱门再跳下来，她的袋子被车勾住了。她就这么挂在导弹车上，两只脚都已经踩到了地面。导弹车发射架在旋转。

导弹车的寿命只有几秒钟了，史陶德也一样。

有那么一瞬间，她挣扎这去够匕首，想要把带子割断。

“他妈的。”她说道。

爆炸比卡洛斯预想的还要剧烈，导弹车被炸成了好几块，火焰冲上夜空，她一定扔进去了很多炸药。

“女士、女士！”无线电通讯规则再一次成了狗屎，“紧急制动，你没事吧？女士！”

这是他说过的最愚蠢的话，话一出口他就知道了。但是就像你一直希望的那样，一直知道的那样，士兵们能从不可能生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见过子弹从有的人脑子中间穿过去，人还活下来，他见过奇迹的发生。

可他根本看不见史陶德，自行导弹车被炸成了碎片，等他终于把视野移到更大的范围内——三十米开外——而且终于分辨出他看到了什么，他知道史陶德已经没救了。

“哦，见鬼……见鬼……”卡洛斯还在倾听，分辨有没有喘气的声音，但实际上他连通讯频道中的静电声都听不见。卡洛斯鼓足勇气想要看得再清楚一些，可是马库斯紧紧抓住他的腰带。卡洛斯正要跳出去穿过战场，他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印第人，“见鬼，我们不能扔下她不管。”

“别动！”马库斯安静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这次他把两只手都放在耳边，冷静地在无线电中说，“玛塔琪，现在看你的了。”

“我听见了。”他说道，“圣地亚哥，确认了么？她是T4状态么？”

T4就是探戈四——死了，或者有医疗救助也不管事。这是战场伤员的临床代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从最紧急的可治疗病例——T1到低优先级的T3——受了伤但是可以走路。但是T4根本就不需要治疗，而且安雅也在网络里听着。

卡洛斯挣扎着抓住自己，他绝不能在无线电里说史陶德被炸成了好几块。他这才慢慢意识到她的女儿听到了所有对话，而且意识到没有更加糟糕的事情了。他想起了多姆，感觉这实在太过分了。

“确认，她是探戈四状态。”他说道，“但是导弹车也完蛋了，她成功了。”

玛塔琪停了一下：“卡罗纳号指挥室，紧急制动倒下，T4状态。”

距离和冷静都是不必要的，卡洛斯知道。

“还有一辆自行导弹车。”马库斯说道，他走向玛塔琪。他们是这块战场上最后的军士长——最后的指挥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它可以把巨鸦直升机打下来。”

“你待在这儿别动，菲尼克斯。”玛塔琪说道，“原地待命。”

卡洛斯可以听到基梅拉发动机的声音，飞机依然在空中盘旋。他们必须等着霍夫曼的手下撤出来，他们不会摧毁阿斯弗点。

“他妈的，安雅真可怜。”马库斯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咽下这句话的声音太响了，卡洛斯也听见了。他在卡洛斯的眼里似乎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加科夫斯，听听这些混球们说些什么，我觉得把另外一辆导弹车干掉也还是不够。”

现在的安雅·史陶德会让她的母亲感到自豪：至少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很多人没有来得及说出他们最应该说的话。但是现在这个老女人听不见，这真糟糕。安雅的声音在颤抖，就好像是信号中断了，但是她做了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卡洛斯几乎不忍心听下去。

“卡罗纳号呼叫波米罗伊号。”她说道，“紧急制动倒下，探戈四。”

这里有一处轻轻的停顿，好像她咽下去了什么东西，但是也没有多长，不会让人以为信号中断：“重复一遍，紧急制动倒下，探戈四。”

阿斯弗点，十六年前，登陆之后的一小时十分钟。

霍夫曼赶着阿斯弗点的工作人员穿越泥泞的草地，地动山摇，他们现在自由了。

外面还有基梅拉直升机在盘旋，不停上上下下，不开火，什么也不做。基梅拉晚上出动当然不是为了兜风或者观光，他们在这儿的目的是阻截撤退。如果它们开火，这些小艇跑不了两百米远。

所以，霍夫曼最不需要的事情就是留着这一帮人在这里碍手碍脚。

“快滚！”霍夫曼吼叫道。“快走，跑，跑，滚得越远越好，这儿马上就要爆炸了。”他不得不在一个男人背后推了一把，提米欧也推了一个女人。“你在外面比这儿更加安全，快跑。”

这些科学家们还穿着睡衣，他们被吓得不轻，跑到了原野之中，一点掩护也没有。在士兵们看来，这是个避免被钉在死角里的机会，而且没有敌人，但是平民们只看到枪声的怒吼、爆炸和迫在眉睫的死亡。

这真是太讽刺了，真他妈的讽刺。武器就是干这个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成果。

只有一个女人就是不肯动，她大概三十岁，穿着条纹运动衫和短裤。恐惧让她几乎瘫痪，产生了留在这栋该死的房子里更加安全的幻觉，摩根和杨拼命向出口跑去。

“还有八分钟，长官。”杨抓住女人的胳膊，把她的身子拽过去。她不停地尖叫，但是杨一直拖着她走，不管她是否已经站立不稳。“定时器已经启动，你要不就在这儿，亲爱的，不然就出去……走！”

霍夫曼向小艇跑过去。他们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冲过了基梅拉直升机的封锁。也许是因为海浪太大，直升机很难瞄准攻击，但是风暴在最不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停止了。

优先级排序，应该干什么……

我们有自己的科学家，所以应该数据优先。

“清洁工，机器人在百分之六十电量的情况下最远能跑多远？”

那边停了一下，霍夫曼觉得身后计时器滴哒作响的时候还花这么长时间太不合理了。

“三公里，这个距离肯定能到。”迈克尔森回答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巨鸦直升机可以定位机器人，对吧？你能控制并且为它们提供导航么？”

“可以，只要你给飞行员一个搜索区域就行，这样他们就能到达机器人接收器的范围之内。”

“那我就让它们自己去一个盘旋点，离海岸两公里远，网格坐标五九零零六八，派一架直升机去把它们收回来。

“清洁工，只是因为史陶德没有……”

“我听到有几架基梅拉直升机在外面飞，昆汀。攻击型直升机对半充气式冲锋艇可不怎么友好。你就听我的吧，给这些天杀的机器人一个机会，然后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我们至少得到了我们来这里想要得到的绝大部分东西。”

机器人是很小的目标，他们可以在海岸附近盘旋而不引起基梅拉直升机的注意，但是小艇不行。测量员行动还没有被打上失败的标记，至少在霍夫曼看来还没有。

“收到，清洁工，这次不要再雄心万丈地想要搞定一切，好么？”

霍夫曼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迈克尔森祝他好运。

“我会努力的。”他说道。“提米欧，把机器人设定到自由飞行模式，然后待在我说的这个地方。”他在提米欧的手套背面草草写下刚才说的参考坐标，“现在就做！”

"时间很好，长官。"

"马上做。"他信任提米欧，机器人把胳膊和探针收到自己的机舱了，启动喷气引擎后冲到了黑暗中。"还有六分钟。"

艾沃就在本贾菲尔德的剑鱼式里面，被捆得严严实实，嘴巴也被封着。贝瑞福斯和梅瑞格的女儿在卓的小艇里，这是为了在只有一艘小艇回得去的情况下也不至于空手而归。交接货物总是要小心翼翼，多姆和霍夫曼一起用力把本贾菲尔德的小艇推出到海面上。

霍夫曼又听见直升机的声音。他知道自己不能指望C连赶来用一次精准的齐射把自己救出来。他们自己已经够麻烦的了，多姆的哥哥还在外面，他一定正急得发狂。

"大家都进来。"本贾菲尔德喊道。

"长官，我们还有地方放几个平民进来，因为现在弹药都空了。"

"不行，大兵，这不是拯救行动。"霍夫曼自己也跳上了剑鱼式登陆艇。他看到现在绝大多数阿斯弗点的工作人员都在海滩上踯躅不去，回头看着阿斯弗点，好像不愿意相信那个地方就要爆炸。但是每当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们就会趴下掩护自己，而不是跑开。"白泰克？你这个混球快点到这个小艇上来。"

本贾菲尔德在剑鱼式的艇尾紧紧握着方向盘，看了霍夫曼一眼，眼光好像在说——根本不用那样，那样很不好。

"去他的，本贾菲尔德。那你说我们要带哪些人走？你想选么？我们不可能把他们都带上来，你要挑最聪明的，还是最漂亮的，还是最绝望的？"

"你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官？"他回击道，"多姆，多姆，抓几个平民上来，前六个愿意和我们一起走的人。"

说完，他转过身背向霍夫曼："如果不碍事的话，我们就带愿意和我们一起走的人。"

白泰克涉水走出来，到了卓的小艇上。

"我和卓一起走。"他朝霍夫曼喊道，摩根和提米欧背上都背着受伤的佩桑人，"西姆和劳恩也需要医疗救助，我来做。"

"好的，士官。今天没有一个混球愿意听我的话，提米欧，那些机器人离开了么？"

"离开了，长官。"

多姆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凑齐了六名乘客——沙滩上的两个女人和四个男人。他们显然很怕水，但是多姆和另一个佩桑人士兵没耐心了，像行李一样抓着他们，几乎是把他们扔到了船上。

还有五分钟。

霍夫曼伸手把马库斯拉了进来，然后拍拍本贾菲尔德的后背说："我们走吧。"

剑鱼式吼叫着离开了海岸。霍夫曼回头望去，另一艘小艇正在缩短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二者之间只有一百米。

"清洁工呼叫波米罗伊号，机器人已经出发，我们现在远离爆炸区。"

可怜的史陶德，但她总是要这样行事的，我们也一样。

“波米罗伊号呼叫清洁工——收到。”

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近，霍夫曼摘下夜视镜，把冲锋枪架在船舷上。他看了看小艇里其他人的面孔，最终目光停在了佩桑人的脸上，他们还只是孩子——小男孩，生活还没有开始，而且在他看来以前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生活，多姆开始脱身上的护甲。

“大兵，你究竟在干什么？”

多姆还是冷冷地看着大海：“准备在这坨狗屎里游泳，长官。”

“如果你被击中了，你根本不需要关心这个问题。”

“反正基梅拉的机枪可以毫不费力地打穿护甲。”

没有人跟着多姆一起这样做，但是选择最好的方式去死纯属个人事务。

霍夫曼还看着岸边，不住地低头看手表。

在准确的时间，阿斯弗点爆炸了。

这不是那种电影里面看到的壮丽的爆炸。只是一连串干脆的爆炸，从右到左，就像是一架巨型机枪沿着海岸扫射了一遍。火光照亮了远处的水面——霍夫曼看到海岸上已经没有人，也就不再去想他做的是错还是对——水面倒映的火光很快就熄灭了，现在阿斯弗点就像一场普通的工厂大火。

“去找保险公司索赔吧，印第兔崽子。”提米欧说道。

他们笑了起来，不过笑声非常短暂。发动机转子的声音突然之间响了很多，近了很多，这告诉他们剑鱼式正在穿越船首，到达了他们的左舷。他们还没有看到基梅拉直升机的身影，就看到四周的海水被鞭子一样向下急冲的疾风溅开。直升机几乎就在他们头顶，闪着绿色的光。本贾菲尔德玩命把控制杆向前推，继续试图保持航向不变。

“没问题的。”多姆说道，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不会有问题的。”

明亮的探照灯刺破黑暗，在海浪上盘旋，好像在找什么。

是的，我们带走了机器人，混蛋们。

霍夫曼在想这几秒钟之内他们应该干些什么：“卓？卓，快跑，离开这儿。”

不止一架基梅拉，不过总比蹲在这儿不动让他们简单结果自己要好。

光柱直直照下来，找到了剑鱼式，到处都是飞溅的水花。霍夫曼除了上面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音，什么也听不见。

他向后一靠，举起冲锋枪开始射击，因为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即使是基梅拉也有弱点。

对不起，多姆，对不起你刚出生的孩子，还有你的一切。

在海面上，比霍夫曼想像的更近的距离上，另外一艘剑鱼式也被探照灯扫中了。飞行员正在寻找什么东西，他不需要探照灯就能瞄准。然后机枪火力扫向大海，把两艘剑鱼式登陆艇分隔开。卓的小艇被击中了。霍夫曼看到零件随着爆炸四散横飞，但是剑鱼式仍然漂在海面上。

“你们这群混蛋！”多姆喊道。他开火了，瞄准了最近一架基梅拉直升机的腹

部，“你们这群混蛋，他们是你们自己的平民！”

但这就是一切，霍夫曼现在也看到了。

我在阿斯弗点还在担心杀掉敌人的科学家是否道德。

道德去死吧，我感觉好多了……

多姆打光了弹夹，并开始重新装填子弹。霍夫曼和提米欧也加入进来，探照灯猛地歪向一边。霍夫曼可以听见发动机咯咯咯的声音，然后他就闻到了燃油的味道。他觉得什么油油的带着刺激味道的液体飞溅到脸上。

燃油？润滑油？不管是啥，总之可以烧起来。

“我靠，我们就要在海面上被活活烧死了！”多姆喊道。

提米欧一直猛烈开火：“我们击中那个混球了。”

霍夫曼看到基梅拉盘旋，飞低，然后机腹以一个教科书般的迫降动作贴到了一百米之外的海面上。他所能想到的就是朝直升机开火，重新装填，然后再开火。侧舱门打开了，如果他自己的手下被淹死的话，基梅拉的机组成员也要陪葬，生存的机会在于找到最近的飞机。

他甚至都没有去想卓的那艘小艇怎么样了，他知道自己应该去想想的。另外一架基梅拉停止了攻击，在她坠落的姊妹机上空不住地盘旋。

所有的直升机驾驶员都有自杀倾向，这事儿真是太神奇了。

我也会去死的，妈的。

“卓！”多姆吼道。

他扔下冲锋枪，脱下靴子，霍夫曼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多姆消失在船舷边上，冲到身边浩瀚漆黑的海面之中。

未完待续


负伤的里昂面对克雷巴姆的攻击……
呃……！！
克雷巴姆要开始追击了！少爷快闪开！
打开命运的一刻！！
Tales of Destiny
テイルズオブデスティニー
ディレクターズカット
转瞬即逝
第二十二回
春日部晶
译：ZEUS


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乖乖投降吧！
豪天碎破
可恶！天上有飞龙，前面又是克雷巴姆……根本找不到破绽！
克雷门提……难道说克雷巴姆也有持有者的资质？
不……恐怕他是通过神之眼的力量来强制使用伊肯迪诺斯的能力

游漫堂


里昂！快让我给你治疗！
现在哪有闲心管这个！别理我！
在逞什么强嘛，笨蛋……！
明明是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
敌人接二连三的攻击、没有队友的协力支援、右手动不了……
……该怎么办才好！？


那只龙……竟然在钟楼的屋顶上大肆破坏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游漫堂


……虽说是其他分队已经攻到克雷巴姆那边
但没想到是王子自己作为诱饵来引开我离开那些怪物
……什么诱饵
我是因为使命才会出现在这里
你说使命?
帮国王报仇，然后保护王家和国家不就是你的使命吗！
我的同志克雷巴姆不是已故国王伊扎克的仇人吗?
……这里我要借用你说过的话
你说过"国家是由人民建立的"
一个国家的兴亡最重要的不是取决于国王而是取决于民众


自从你说了那句话后，我开始不断摸索王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于是我终于在凡达利亚面临危机时做了一个决定
和民众平等地对话就是我的使命。
噢噢！！！
哪怕对方要通过剑来交谈！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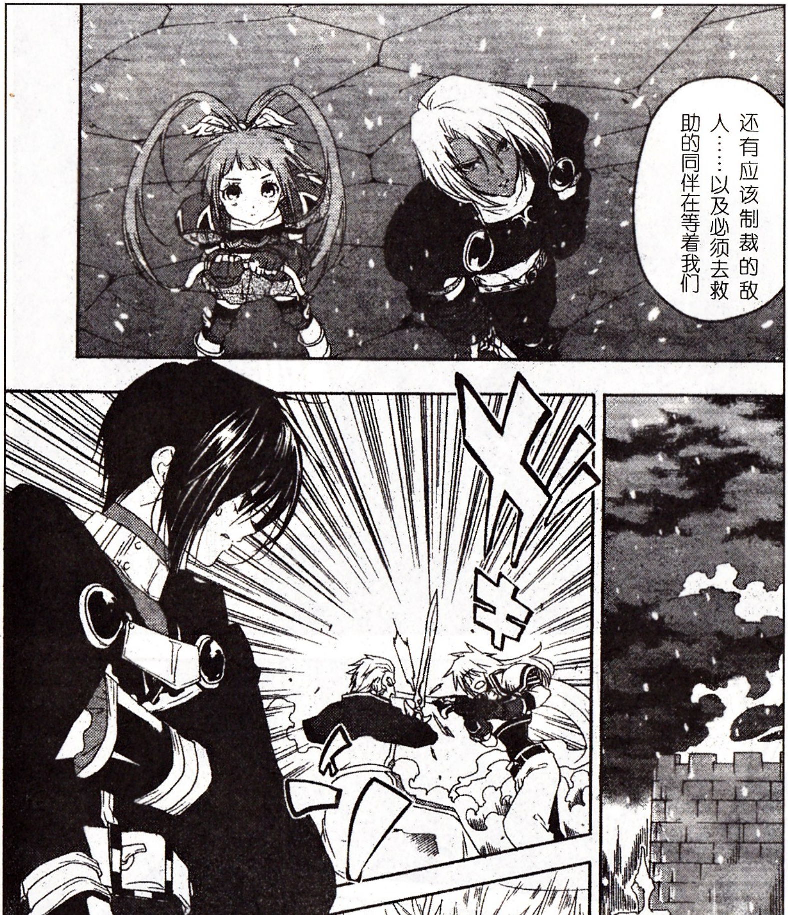

伍德隆殿下……！！
达利斯！！
……玛丽
这两年一直让你孤独一人，对不起……
不要再离开我了，达利斯
我岂舍得再离开你……！

游漫堂


看那只龙
那股恶魔之力不要说国家，就连我们的理想也彻底地被蹂躏
现在的义勇军已经失去了战意，跟害怕暴乱的平民没什么分别
……动乱已经结束了
触犯禁忌的革命没有未来
你是明知道会这样也坚持着要带领他们吗？
我不得不带领他们
当我出狱的时候，义勇军举旗反乱的心意已经因为克雷巴姆的谗言而高涨起来。


我是赛里尔义勇军的首领达利斯·文森特
我会背负起动乱的罪名——这就是一切
裁定我的罪行吧
凡达利亚王国的第一王子伍德隆·凯尔宾
……赛里尔义勇军可以说是代表了民众希望国家改变政体的呼声
我对此一直都很认同


让我们继续对话吧，达利斯
下一次不是通过剑而是语言……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国家的美好未来而共同前进吧
わあぁ
殿下！
殿下的英明决定实在是让达捷佩服不已。
达捷！协助义勇军去帮民众避难。
杰露西！你要跟我一起来吗？
……是！


还有应该制裁的敌人……以及必须去救助的同伴在等着我们
呜……!?

游漫堂


要来了斯坦，快躲开！
可恶！
这样的话就算再怎么逼近克雷巴姆也……！
最起码能牵制住那条龙的攻击的话……
连晶术也咏唱不了，根本没辙！
就连里昂那家伙也……


剧痛导致思维混乱，混乱将会招致死亡
冷静点，如果是忍耐痛苦的训练我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
少爷，振作点……！！
可恶……
为什么动不了
里昂！？
这只手为什么动不了……！？
里昂……！？


果然右手的动作还没习惯吧
……抱歉，菲廉将军
没事，用不着向我道歉
可以左右手自由挥剑就连我也办不到
幼年期
塞伊咯鲁特城中庭院
不能不这样做
塞伊咯鲁特王国的剑术基本上是以右手为基础
因此使用左手的剑士无论是在礼貌上还是典礼上都会让人觉得非常失礼
……啊，我也从休格殿下那里经常听到这个教诲。
没问题，你资质这么好，应该能很快学会


不过……就是因为资质好呢
？
我想教的并不是礼节或者仪式上的事情，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做你的导师也没意义了
剑身映照着使用者本身
虽然休格殿下曾经想纠正我这一看法
如果使用者连自己天生的本质也看不到的话，剑就不可以成为自己托付一切的对象
……塞伊咯鲁特王国的剑术我会不断地教你
但同时也希望能培育出你身为左撇子应有的个性
对了


虽然这只是官员配给的物品，但希望以后你通过左手使用这把短剑来保持用剑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你能以真正的自己生存下去
——里昂！！
斯坦！你就不能集中精神对付眼前的敌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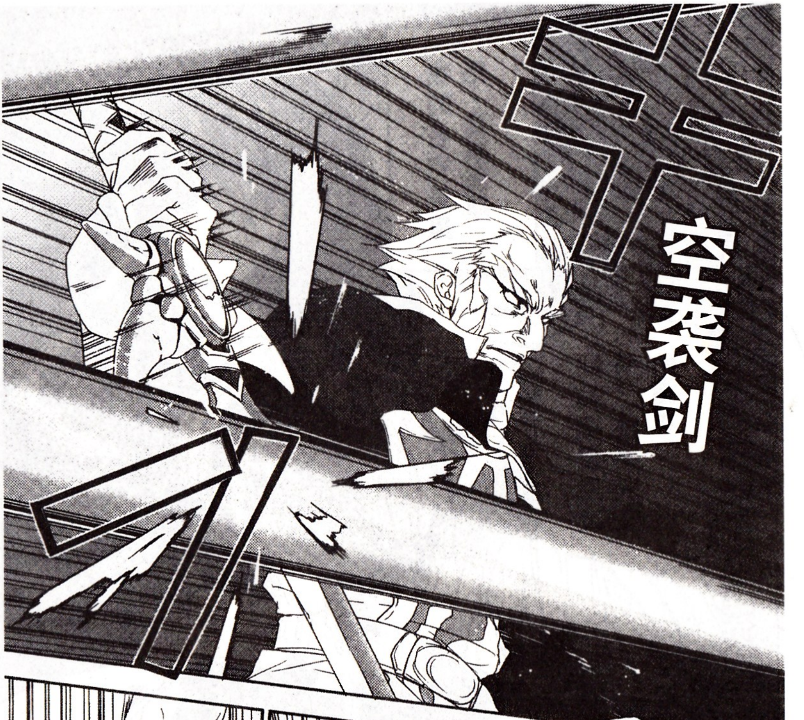

可……恶！！
在王城为了被其他人承认，休格纠正了我惯用的左手
拜那个所赐，我可以通过左手来使用护身剑术
现在是机会……！阿特怀特，快使用回复晶术！！
休想得逞！
右手用不了那又如何？
呀
仅仅是古老的戒律被消除了而已

游漫堂




与你相比，那些人甚至能让我把你忘掉
呜啊……
斯坦先生！！
站起来，斯坦！！
而我是能跟他们并肩作战的一名战士
结束了！！
斩廻灭冲

游漫堂





我的名字是里昂·马格那斯
无可代替、独当一面的战士
别站在那里发呆，快遵照我的指示
替代痛苦的誓言，擦亮内心与剑身——胜负现在才开始!!
开始反击!!
下一回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十胜石

——《魔兽世界》同人

文/抗坏血酸　编/夜蓝

夏雨·梧桐芽风

南丁初遇威廉·马歇尔的那一天，天空纷扬着八月突如其来的雨。

整个艾尔文森林弥漫在一片暮色中。从连成一片的高大的梧桐树上滴下的水珠很有规律地连成一条条直线，与远方逐帧的雾霭相交得错落有致。厚实的云层遮住了所有梧桐树平日无法延展开的空隙，天地间一片朦胧的感觉。

南丁坐在窗台前，冷不防打了一个喷嚏。尽管艾尔文森林四季如春，但是在暑气渐高的初夏骤然下的一场暴雨让她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寒颤。皮肤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突然改变的温差，南丁下意识地紧了紧肩上的衣服。

一阵敲门声，打破这种短暂的宁静。

一个全身湿透的男子站在门口，从头发上掉下来的水珠沿着肩胛骨缓缓勾勒出肌肉的弧度。被雨水弄湿的刘海自然下垂挡住了眼睛，深邃的眼神让人看不出瞳孔的颜色。慢慢打开了门，这位男子给南丁的第一个印象就像是曾在自己梦中出现过多次的白马王子，骑着高贵的骏马，嘴里衔着一支玫瑰花，从遥远的地方来寻找自己心目中同样高贵的白衣公主。

只是现在这名王子很不幸地被淋成了一只落汤鸡。

就在南丁还在胡思乱想时，男子开口说道："你好，我是暴风城禁卫队的士兵，能在你这里避会儿雨么？"

"好、好好。"南丁愣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站在门前，而男子依然淋着雨，不由地有些不好意思，两颊的温度也稍稍提高了些。

男子进屋后就独自坐在刚才南丁坐着的窗边，一个人默默地欣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景色。整个艾尔文森林仿佛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水彩，一笔笔未干的颜料泼墨般挥洒下来，渲染出满眼青绿色的告白。

雨整整倾洒了一个下午，南丁看着依然坐在窗边的沉默男子来打发无聊的时间。从前额，到胸膛，再到结实的手臂，她觉得自己有些轻浮，仿佛把眼前的男子当成展览厅里没有穿衣服的模特。她为自己有这样无耻的想法而感到无地自容，但是目光却总是不安分地把焦点往窗边移动。于是她干脆找了一把椅子坐在角落，闭上眼睛靠着墙什么也不看。

也许是无聊，也许是屋里闭塞的空气令人沉闷。于是浓重的睡意就这么悄悄袭上南丁的眼睑，在午后听着雨点打在屋顶发出如催眠曲般的节奏声中，于某一分某一刻不知名的时间里，她进入了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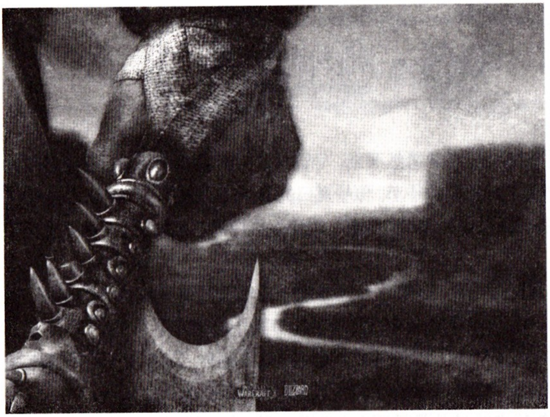
而当南丁再次睁开眼睛时，男子已经走了。

香气·夏日恋诗

夏日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明明前几天刚下过一场暴雨，当南丁以为可以悠闲的享受一段美好的阳光时，从南部荆棘谷飘来的乌云又悄无声息地遮住了这片宁静的森林。

不多时便吹起了风，森林中的梧桐树枝桠在狂风的威逼下呈现出一片摇曳的姿态。南丁抱着刚从斯通菲尔德农场的老大爷手中接过的南瓜，一个人风风火火地朝家的方向快步走去。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宁静温和的艾尔文森林就会显得有些阴森可怖。平日南丁最喜欢坐在闪金镇旁边池塘的某棵梧桐树下小憩一会儿，醒来时就会有许多叶子覆盖在自己的身上，从叶子的缝隙间撒下的细碎而温暖的阳光将她笼罩在一半明媚一半阴影里。而现在，仿佛整个艾尔文森林都隐藏在未知的危险中，由远及近的雷声轰隆隆碾过来，打下满地的落叶。一切声响都被无限放大，就连赶路的南丁踩在落叶上也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果不其然，刚抱着南瓜进了门，身后就传来哗哗的躁动，雨点尾随而至。透过窗户看着无数的雨珠敲击在玻璃上所盛开的水花，最后连成一片涌入地下。南丁在想，这些雨水会不会流进明镜湖，顺着小溪一路经过荒凉的西部，还有险胜的荆棘谷，最终一起扑向无尽



之海，然后消失其中。

其实南丁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她从书中看到了许多艾泽拉斯的神秘与魅力，那些伟大的矮人探险家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撰写出一本本记载着这个谜语一般的世界的书，成为她无数个闲暇午后的惟一消遣。

南丁知道在暴风城的北边还有一个终年积雪的矮人之城，再往北则是凶险异常的湿地沼泽。她还知道，越过高地丘陵蜿蜒而上过了冰风岗，就是一片瘟疫之地，而那里却生长着最美丽的瘟疫之花。

一边在厨房里清洗新鲜的南瓜，她一边在想，前几天来避雨的男子现在会在哪里呢？是不是今天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咚咚……

这一次，男子又是极为狼狈地跑过来避雨，这让南丁不由得有点儿忍俊不禁。

比起上次，男子稍微没有那么拘束，他和南丁面对面坐在火炉边在边缘跳动的火苗让两人的眼神都微微闪烁起来。男子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声音到了喉咙却又被硬生生咽了下去，除此之外再无进展，气氛不免有些尴尬。

南丁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收回还在烤火的手，起身走向厨房。不多时，一阵浓郁的南瓜香气悄然弥漫了整个小屋，让窗户玻璃上的水气仿佛又厚了一层。南丁端出了一碗冒着热气的南瓜汤，递到男子面前。

“来，这是刚煮好的南瓜汤，喝了暖暖身子。”

“呃，谢谢。”男子受宠若惊地接过碗。

随着热汤滑过喉咙，一阵清新的南瓜香气顺着食道一路暖向胃部，接着慢慢化开涌向全身。男子的眼睛仿佛起了一层浓厚的雾气，让人猜不透他当时的心情。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叫威廉·马歇尔，请问姑娘芳名？”

“南丁，南丁格尔。”她微笑着回应了眼前那位叫作“马歇尔”的男子。嘴角残留的语息带着丝毫颤抖的尾音分岔飘进滂沱的大雨中。

那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雨。

飞鸟·潮红韵律

转眼间，秋天就以漫不经心的步调悄然而至。尽管艾尔文森林四季常青，但还是可以从泥土上面那层落叶的厚度得知眼下的季节。似乎夏日的暑气仍然没有褪尽，秋意就钻了空子迅速攻城略地，嚎叫着占领了整片艾尔文森林。这让巡查中的马歇尔，也不得不披上了一件长衣。

距离上次见面也有一段时间了呢，马歇尔一边巡视一边缓步往暴风城的方向走去。在快进闪金镇的地方停顿了一下，以至于本来就已经很慢的节奏干脆就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马歇尔微微向左转头，视线掠过一棵茁壮的梧桐树，定格在不远处那座被落叶包围的小屋上。不久之前，他在那间小屋子里喝过了人生中最美味的南瓜汤。

自从上次以后，马歇尔每次路过总要朝那个方向看一眼。有时候可以隐约看到南丁坐在窗前一动不动仿佛化成了一座雕塑，而更多的时候，她会坐在铺满落叶的那棵梧桐树下，捧着一本镶嵌了金边的书在午后的暖阳中安静的小睡。每当这时，马歇尔总是忍不住想上前去帮南丁拨开身上的落叶，却又怕打扰了她的好梦而作罢。只要一想起那碗泛着香气的南瓜汤，他就会觉得口腔中仍然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仿佛只要轻轻呼气说话，就会带走一丝香气。

马歇尔在想，秋天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季节。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告白都会在这个季节里，随着空中细碎的风信子给予最恰如其分的传达。但是他同时也会想，秋天是一个悲伤的季节，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季节里有人笑有人哭，然后有更多的人陷入沉默。许多地方开始沦陷，尽管达纳苏斯那边已经派了最好的猎人来支援暴风城，但是西部荒野的迪菲亚盗贼，还有暮色森林的野兽依然把当地的居民搞得叫苦不迭。也只有自己一直默默守护的艾尔文森林，依然保持着一种特有的安宁与和平。

想到这，他朝小屋的方向轻轻迈出了脚步。

今天没有在树下小睡，应该是在屋子里忙吧。马歇尔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竟然对那个只见过两次的姑娘如此关心，以至于每次巡查总要过来看上几眼，犹如爱惜一个珍贵的宝物，只有发现对方一如既往地安然无恙，他才会放心转身离开。

而今天，他却没有看见南丁。

他突然觉得头顶似乎悬着无数的锋芒，尖锐但不刺人。秋天的气息犹如潮水般在不知不觉中淹没了脚背，夏日的影子已无处可寻。很多时候，马歇尔总天真地以为跳过悲秋伤冬以及来年更加苍翠的春天，从前那一幕的夏至就会再现于眼前，却忘记了当夏天再次驶离既定的轨道，他面对的将是来年更加悲伤的秋天。

马歇尔不由得感到有些懊恼，于是转身回到闪金镇，继续巡视路旁有无袭人的野兽。夏天过后，艾尔文森林仿佛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隔音罩，于是梧桐树的枝桠与枝桠

间显得越来越安静。不时有一阵冷风从上空抚过，在林子间停留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清澈明朗。

在路过明镜湖时，马歇尔眼角不经意地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转过身去，两道目光在刹那间不经意地对上。他突然觉得自己身后仿佛腾起了无数的飞鸟，叫嚣着间冲入云层，张开的翅膀在地下勾勒出阳光的背影。

南丁今天特意来明镜湖边看书，她必须要成功通过牧师学院的最后一次考试，然后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牧师，为世人赐予圣光的祝福。而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声尖厉的响声，她抬头时看见无数飞鸟越过头顶在湖面上撒下一片片细碎的阴影。再次低头时，马歇尔正在这片阴影下朝自己缓步走来。南丁忽然有一种错觉，她觉得在这位年轻的圣骑士身上有着与自己同样的圣光，而最终他将会高举起自己的双手，向全世界撒下耀眼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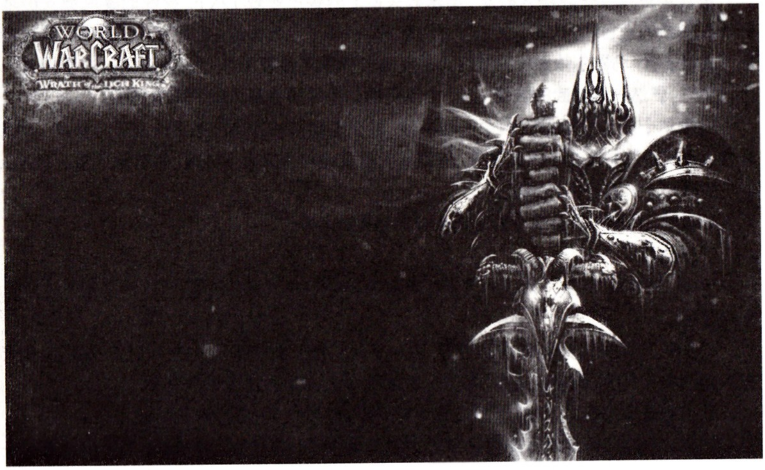
“还在复习考试的内容么？”马歇尔走到南丁身旁的草地上轻轻坐下。

“嗯，很快就要考试了。”

“当上牧师以后打算做什么？随军的牧师吗？”

“随军牧师？我的治疗量恐怕不够吧。”南丁微微抬起头，看着自己身旁的男子。长长的头发盘在脑后，腰间挂着一把锋利的长剑，暮前的斜阳沿着一边把男子勾勒得棱角分明，完全没有最初见面时的狼狈，“我打算以后去当暴风城孤儿院的老师，其实我很喜欢小孩子。”

他听了之后微微皱了皱眉，从暴风城方向撒下的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昏暗且悠长。马歇尔看着平静的湖水，其实他很奇怪为什么明镜湖的水永远都这么安详，平静得完全没有半点脾气。阳光洒在湖面上，强烈的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嗯，祝你考试成功。"

时间就这样在宁静的明镜湖边缓慢游走。

每当马歇尔执勤时，他都会绕过来看望那个在明镜湖旁看书的女子。有时会带上一点水果，有时是暴风城奶酪，而更多的时候，他会拿着钓竿安静地陪在南丁身旁，从上午一直到黄昏爬上树梢。而当天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明镜湖旁就会出现一道明亮的火光——马歇尔坐在篝火旁熟练地翻烤着白天钓上来的鱼，这比起南瓜汤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香味。而南丁则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火光照得两人的脸庞红红的。围绕在明镜湖旁的梧桐树的阴影交叠在一起成为无声的交响，来回地在二人的心中摆荡。

树影·月下圆舞

考试的那天正轮到马歇尔站岗。走出闪金镇的时候，南丁远远望向暴风城的城门，透过梧桐树的枝桠她看见马歇尔正如石像一般站在城墙边，从盔甲上反射过来的阳光照得她满眼明晃晃。其实南丁是第一次看见他的这副打扮，身披厚厚的战甲，手执象征圣光的长剑。圣骑士，真是一个会给人带来光明的职业。

考试出乎意料地简单，多亏了这段时间马歇尔每天都陪在自己身边。如果只有一个人，说不定早就躲在梧桐树的阴影下睡大觉了。

考试地点设立在风暴大教堂，出来时头顶上的钟正好敲了八下。夜晚的暴风城安静地沉睡在隐匿的夜色中，比起白天少了几分宏伟，而多了几分幽静。走到城门的时候，南丁特意上去看了看，马歇尔依然保持着白天的姿势安静地站在夜色中，他右手执剑、左手提着一盏长明灯，俨然一尊威武的雕像，以一个高贵的姿势守护着暴风城的所有居民。

马歇尔十分专注地站在风中一动不动，甚至连南丁站在自己身后也没有注意到。时间就这么在长明灯的火光中摇曳过去，直到从大教堂方向传来九下钟响，声音被无限放大，在空旷的城市上方显得格外悠长。

回过头，马歇尔看见南丁的时候眼神突然有点闪烁。

"成功了？"

"嗯，还挺简单的。"南丁的声音在灵寂的夜空下显得格外清晰，"还要多谢你这段时间陪我啊。"

"呵呵。"马歇尔把长剑别回腰间，活动了一下身子，关节咯咯作响。"工作结束了，今天在闪金镇举行舞会，我带你去参加吧，算是对你今天成功通过考试的奖励。"

还没有等南丁答应，他就用提着长明灯的手拉过对方一溜烟跑下城墙。

"唉，等等。"奔跑的声音在寂静的艾尔文森林里十分明显。两人牵着的手中摇晃着长

明灯光，经过森林的折射在远处看来带上了一点幽绿的渲染。两个人的影子像钟面的指针，齐刷刷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并快速转动着，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南丁觉得空气仿佛以一种看得见的速度快速向后涌去，眼睛几乎要被迎面而来的风吹得睁不开。从手心传来男子的温度沿着血管流进心脏，流向全身的细枝末梢。她忽然有了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仿佛只要牵着马歇尔的手奔跑，无论脚下的路是否颠簸，无论朝着哪个方向都像是在走向光明。

到了闪金镇旅馆的门口，南丁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马歇尔说“稍等一下”接着就消失进夜幕中。

再次出现时，南丁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穿着礼服的马歇尔，无法跟自己印象中的那个穿着联盟军装的男子重叠，更不可能和那个穿着休闲上衣被雨淋成落汤鸡的家伙重叠。然而却和自己梦中反复出现的白马王子不谋而合，高唱着凯歌从远方打马而至，再以一个华丽的转身走到自己面前。一半的眉毛飞扬起来隐藏在头发的阴影里，嘴角弯出优雅的弧度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来，我们进去吧，舞会开始了。”马歇尔牵起了南丁的手，缓缓走进旅馆。

南丁没有说话，以坚定的步伐和指缝间紧握的力度回应了对方。

该怎样形容这个画面呢？在众人的目光中，马歇尔牵起了南丁的手来到舞池中间恣意起舞。尽管周围的人群吵杂，但是身在中央的南丁觉得自己的世界仿佛从来没有如此安静过。什么大雨，什么考试，什么南瓜汤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随着马歇尔的舞步旋转。而自己的灵魂仿佛被抽离了肉体，像是旁观者般站在一旁，看着另一个自己和马歇尔一起轻舞飞扬。手心紧贴，肩膀贴上了男子的胸膛，于是一切都仿佛变了频率般，眼神有了温度，掌心有了潮湿。马歇尔的眼神明亮而又坚定，犹如夜空中两颗璀璨的启明星。

在如此喧闹却又如此安静的情景下，在这个只属于二人的舞池中。

送南丁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梧桐与梧桐的枝桠间变得越来越安静，二人的脚步将蓬松的落叶踩出一个又一个的痕迹。

到家了，南丁转过头来，给了马歇尔一个明朗的笑容，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遥远。马歇尔心头一热，突然抱住了她，双唇相贴的一刹那，整个世界被无限放大。从梧桐叶缝隙间投下的清冷月光，照耀了所有平凡而微茫的幸福。

于是在这个寒冷的秋天里，有了最温暖的告白。

钟声·残酷交响

“时间过得飞快。”南丁感叹道，昨日冬天的脚步还在艾尔文森林里徘徊，而今天暖春已经敲响了自己的房门。明镜湖在不断变换着颜色，从秋季的澄蓝，到冬天的深蓝，再到春

天的碧蓝。每时每刻都在带动素未谋面的时间向着未来缓缓流动。

艾尔文森林还是那样四季常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惟一能够看出的就是地上的落叶开始日渐稀少。南丁看向雾蒙蒙的窗外，这是今年春天的第一场雨。

这个冬天真是发生了很多愉快的事情，马歇尔带着她几乎走遍了艾尔文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在无数个没有结束的黄昏以及未曾到来的清晨，马歇尔牵着南丁的手不断走进一片又一片梧桐的阴影。他们去过农田捉弄一只叫“公主”的野猪，去过湖中的小岛看着渔人宝宝跳舞然后开心得前仰后合，去过被狗头人占据的废弃矿洞冒险。所有的记忆清晰得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那是所有快乐的源泉。

在人海茫茫的城市里，她发现了他，他也发现了他，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都很愿意去相信，故事就是如此温馨，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既定的轨迹缓慢而有力地行驶。暴风城依然是那么美好和平，路上穿行着络绎不绝的商人和穿着铠甲巡视的士兵，高塔里知识渊博的法师会在每每节日到来时对着天空释放出五彩斑斓的烟花。而大教堂的钟声会准时在清晨响起，太阳出现在地平线的尽头。晨风就会吹开那扇森林中小屋的门，男子手执长剑从屋里走出，女子睁着略带睡意的眼睛哼着小调煮一锅香喷喷的南瓜汤。时光如果永远定格在这一刻，那么它将会成为故事中最美丽的结局。

南丁从来不知道原来明镜湖旁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当马歇尔带着她翻越西泉要塞后侧的石山来到一处突起的石头前，她惊讶得差点叫出来。从这里俯视下去可以将整个明镜湖尽收眼底，她一直以为艾尔文森林里没有梧桐树到不了的地方，那些粗壮的枝干撑起的巨伞首尾相连地覆盖了整片森林的天空。

南丁顺着马歇尔手指的方向望去，可以看见宏伟的暴风城门、闪金镇，还有斯通菲尔德农场，而对面的另一个被树荫覆盖的地方，不用想，那是自己的家。

“送给你，作为请我喝南瓜汤的谢礼。”马歇尔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束五色的小花，上面还带有清晨的露珠。

“谢谢，好漂亮的花哦。”接过花的南丁突然心跳得飞快，于是脸颊立刻就红了起来。



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她连忙转换了话题："我在书上见过一种叫瘟疫花的植物，生长在遥远的瘟疫之地。初初看上去好像染了瘟疫一样，但是用心栽培它的话，也会和其他花一样美丽。"

"瘟疫花？"这显然超出了男子的知识范畴。

马歇尔站在南丁身后，微风吹过，他闻到了女子身上特有的青草香气和晨曦的味道。看来这不是一种容易找的花，它生长在遥远的瘟疫之地，那里被亡灵天灾的邪恶势力所控制。

如果……

思绪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钟声打断。两人同时惊讶地望向暴风城的方向，大教堂发出的是紧急命令。听着这陌生的声音，南丁觉得大教堂的钟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刺耳。

看到马歇尔紧绷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紧张，她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难道亡灵天灾要来攻打暴风城了吗？你也要出征作战吗？"

"嗯。"马歇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南丁的问题，"不用怕，暴风城很安全，我只是想保护……"

"保护什么？"

马歇尔急着往暴风城赶，转眼就跑开了一段距离，并没有听清楚南丁的问题。说话的尾音被奔跑的速度拖得绵长，消失在空气中。

"喂～！"南丁抬起头，看见马歇尔站在明镜湖的另一侧，举着手向自己呼喊，"我答应你，给你带回瘟疫花，等我回来吧～！"

话音未落，马歇尔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森林深处，一路上有不断被惊起的飞鸟叫嚣着冲向云霄。

声音经过枝叶间无数罅隙的来回摆荡，传入南丁耳朵的是一层又一层回声。

"等我回来！"

"我答应你！"

南丁突然发现阳光十分刺眼，闭上就满眼大片大片的血红色。再次睁开眼时，她发现自己脸上湿了一大片。

嗯，我会在这里，等着你。

画外音

历史上人类与亡灵最大的一场战役结束了，战争以人类的惨败告终。而那座曾经引以为傲的洛丹伦主城，也被亡灵们改造成了幽暗城。还有东边的斯坦索姆也已沦陷，整个北方不再拥有活物的气息。

那次战役中，暴风城部队无一人生还。

一切都结束了。

终章·血色绽花

当太阳在清晨升起时，绿光透过梧桐的缝隙撒下一条条光柱，于是整个艾尔文森林都沉浸在一片温暖中。空气中有数不清的细碎的风信子，从树枝的缝隙间走进再走出。一阵风吹过，地面扬起了尘土，数不清的树苗在某一处倒灌下来的天光中悄然拔节，顶出落叶，铺张出脉络透明的嫩芽。

而当艾尔文森林沐浴在一片晨光之中时，南丁就会穿上得体的长袍走出家门。

离那时已经多久了？南丁笑了笑，她已经从当初那个不知世事的新手牧师成长为今天暴风城孤儿院的院长。她经常感叹，原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可以把岩石风化成沙砾，可以把沧海变作桑田。人无时不刻地在跟着时间的步伐匆匆赶路，而当回过头去，记忆中的自己站在黄昏里微微抬头，以略带惊恐的神情看着眼前的陌生人。你不记得了么？你就是过去的我。

走出门的时候，南丁觉得今天的阳光比以往都要炙热，头顶仿佛有无数锋芒悬着，照得自己头皮发麻。难道梧桐的叶子都被昨晚的大风吹光了？抬头看去，阳光偶尔通过流动的缝隙灌注下来，像是有一个被巨网裹住的白炽灯在空中以最大的马力工作着。

每当经过明镜湖时，南丁总要放慢步伐，她怀念那里的气息。马歇尔曾在那里陪自己度过的许多快乐时光，他们曾经在那里练习魔法，一起看渔人宝宝跳舞，一起吃着香喷喷的烤鱼，一起喝过暖暖的南瓜汤。而如今，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南丁再次感叹，时间真的是能改变一切啊。

这是以往走过多次的路线，在南丁看来，每一次路过都像是翻开一本回忆的旧相簿，看一次就心痛得掉一次泪。

这里是暴风城的城门，抬头看去依然是那么宏伟肃穆。南丁想起马歇尔出征的那天，她就站在这里看着他骑着白马一路走远。当初走的时候太仓促以至于还来不及说声再见，而后来就真的没有再见面。南丁以为当初哭得太多太多，现在已经不会再流泪，可是每当想起那一幕往事还是忍不住要抽抽鼻子。从铁炉堡那边传过来全军阵亡的消息时，整个暴风城都笼罩在一片沉重的阴影中。南丁怎么也无法接受仿佛昨日还陪着自己看明镜湖的马歇尔、那个在梦中反覆出现的马歇尔、那个走在自己身旁的马歇尔在一夜之间突然凭空消失了。仿佛周身的空气突然被抽离般，她感到有些窒息。每当看到马歇尔送给自己的那一束五色小花，南丁就会再一次让泪水模糊了视线。

走过清晨永远是人山人海的集市，南丁又一次看见当初马歇尔送给自己的五色小花。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她好奇的问了问价格，听说是自己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后吓得赶紧放下，惹得一旁的人投来鄙夷的目光。

走过护城河，走过风暴大教堂，走到孤儿院，这是她现在固定的行程，将来也会每天

固定走下去，风雨无阻。

中午的时候南丁越发觉得空气变得十分憋闷，头顶上的锋芒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巨大的刺钉，挂在上方仿佛随时都要下坠一样。她突然觉得有点呼吸困难。

好不容易把孩子们都哄睡，她决定走出去透透风。

走到门口时，南丁惊讶得张大了嘴，但是午后的热风迅速倒灌进来，于是又赶紧闭上了嘴巴。她看见离自己十码远的位置站着一个穿着联盟军装的亡灵，右手拿着一把长剑，左手紧紧抓着一束早已蔫掉的花，眼珠干瘪但有力地看着自己。

那身军装，那把剑。

南丁突然觉得世界变得无限安静，安静得甚至能听到血液在血管中流淌一周，再次回到心脏时的那种咚咚声。所有的细枝末梢在这一刻仿佛被无限放慢，犹如光线被切分成无数小块打在测量器上画出的那种波纹，在一瞬间看清楚了流动的轮廓。南丁的脑袋突然有些发胀。

送给你，作为请我喝南瓜汤的谢礼。

今天在闪金镇举行舞会，我带你去参加吧，算是对你今天成功通过考试的奖励。

不用怕，暴风城很安全，我只是想保护……

我答应你，给你带回瘟疫花，等我回来吧！

记忆里，睡梦中，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在此刻再次苏醒过来。那些关于他，还有他们的全部，和眼前的亡灵形象竟然完全重叠。

"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故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寻找属于他们最完美的结局。其实我们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来让此刻的时间走得更加缓慢。

南丁看着亡灵手中的花，突然想起马歇尔曾经答应送给自己的瘟疫花。

亡灵看着南丁缓缓放下手中的长剑。

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亡灵身后的那个达纳苏斯的猎人，正举起手中的长弓，缓缓拉开箭弦。

射穿亡灵身体的一刹那，带着一丝殷红的血迹的弓箭直插入南丁身旁的石阶梯。

第一秒钟，南丁闻到了空气中散发出的细微血腥味。心中仿佛蓦地被硬生生镂空了一块，感觉有些发疼。

第二秒钟，南丁立刻冲到亡灵倒地的身躯前紧紧地将其搂住，对方握着瘟疫花的手浸溺在血泊中。不知名的潮水开始上涌，逐渐填补南丁心中的空洞。

第三秒钟，南丁大声呼喊马歇尔的名字，气流通过声带发生了不规则的抖动，以至于发出的声音变得嘶哑而颤抖。潮水继续上涌，漫过喉咙无情地卡在眼眶中。

第四秒钟，南丁知道自己哭了。

血中的瘟疫花变得无比的鲜红。

追忆·绯红传奇

你知道么，当我睁开眼睛时，让我震惊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是我竟然还活着，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场战役中，憎恶的斧头已经无情地贯穿了我的身体。而第二件另我惊讶的，则是我已经变成了不死的亡灵，永远成为了被遗忘者的一员。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左手仍然握着那朵行军在瘟疫之地时采摘的瘟疫花。我说过当我回去时，一定会带给你的。

我这算是死了么？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竟然变得畏惧阳光而选择躲在潮湿阴森的墓穴地底。这对于信仰圣光的圣骑士的我来说，似乎有点讽刺的意味。哦，不对，应该是，“曾经的圣骑士”。每天在我身边走过的家伙全都说着亡灵的语言，而我竟然能听懂什么意思。相反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懂人类的文字了，我凭着记忆努力在泥土上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南丁”“马歇尔”，写完之后我竟然完全不懂那些线条的含义。

我害怕自己会从此忘记你，忘记关于我们温暖而美好的故事。我决定回来找你，趁这朵瘟疫花枯萎之前。我向其他被遗忘者借来了一匹骷髅军马，然后毅然踏上通往暴风城的路。我凭着记忆一路向南，当时联盟的部队浩浩荡荡地从这里经过，而现在却只剩我一个人孤单地返回。在经过南海镇时，里面的卫兵发出奇怪的声音并不断追赶我。我很奇怪，还以为南海镇的人都患上了胡言乱语的怪病。而当意识到其实自己已经听不懂人类的语言时，我感到了莫大的悲伤。我终于想通了我已经不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马歇尔了，但是即便如此，依然不能阻止我前进的步伐，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能再见你一面，并亲手将瘟疫花交给你，哪怕让我再死一次也无妨。

当我翻过赤脊山，再次来到艾尔文森林的时候，这里的一切不禁让我留下了眼泪。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亡灵也是会流眼泪的。我看见了你经常靠着睡觉的那颗梧桐树，我看见了熟悉的明镜湖，我看见了我们一起跳过舞的闪金镇旅店，我还看见了你的小屋。

然而，你不在……

我欣慰的想，你现在一定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在暴风城孤儿院当老师了。我还记得当时你说过你很喜欢小孩子，但是这对我而言，无非是一场拿生命下注的赌博。

我最终还是赌赢了，当我躲避曾经战友的追杀跑到孤儿院前，你正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我。霎那间，我仿佛有无数的话想要对你说，我回来了，还给你带来了你想要的瘟疫花。然而我张大了嘴巴又把话语生生吞了回去，我生怕自己一开口发出的奇怪的亡灵语言会把你吓到。

你终于还是认出了我，缓步向我走来。是我手中那把象征圣光的长剑？还是那朵我一直紧握的瘟疫花？我当时在想，只要一下就好，让我好好再看你一眼，亲手把瘟疫花交在你的手中，我就会离开，回到我该去的地方。

我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我发现妄想从戒备森严的人类城市安然脱身是不可能的事

情。当利箭狠狠穿透了我的身体，在倒下的瞬间我看到了你惊恐的眼神。你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抱住了我，我感受到了你眼泪的热度，我闻到你身上那种特有的青草香气。原来你都记得，南丁和马歇尔，多么温馨的两个名字。

当我意识泯灭的最后时刻，我看见了我手中的瘟疫花，开出了鲜艳的红色。

它为你而开。

它为我们的传奇而开。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还是当年那个如梧桐树般年轻的圣骑士，你还是那个俏皮的小姑娘。

我还会一身狼狈地站在你家门前说：“你好，我是暴风城禁卫队的士兵，可以在你家避会儿雨么？”

我还能喝一碗你亲手做的南瓜汤么？

全文完



远方的来信

蛐蛐：

见字如面。你最近可好？我犹豫了很久才动笔给你写信，这封信涂涂改改，不知道这草稿上揉乱了多少思绪。最近几个月的忙碌让大学生活从喧嚣渐渐变为宁静，让人有更多时间去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和经历。我记得有个成功人士曾经说过，大学校园让你学会什么并非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它会给你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你去思考，去探索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我想你也许也有同感，对于未来你比我有更好的期许和打算，在这方面我依然要跟你学习。

新学校的生活和想像中没有太大出入，寝室教室的生活节奏和高中最后一年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我们寝室六个人，六台笔记本，每天联《魔兽争霸3》和《使命召唤4 现代战争》，别着牙打Dota等等。根据我几个朋友的描述，我国大学寝室生活这几年就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说自从有电脑开始就没有过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我在寝室的时候一个人玩模拟器，看那些老家伙们写的怀旧文章，偶尔跟同学联《魔兽》，感觉也不错。

你这一年应该会饱受煎熬吧？大学之前的生活最辛苦，我已有体验。面对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只能尽量适应。如同一个蹩脚的游戏，想要精通只能从熟悉系统下手。

如同之前所说的那样，我其实并不喜欢充满不确定因素的RPG。尤其像是那种永远概率随机的游戏。《梦幻之星 网络版》也好，《最终幻想XII》也好，这些游戏和人生不一样，它们可以一次次重复，直到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不同，它的轨迹很少有Retry。

说到游戏，《最终幻想XIII》应该已经发售了吧？按照一贯的偷跑惯例，十五号左右应该已经有人可以拿到游戏。我在寝室里弄了个电视盒，偶尔玩PS2。像是这种PS3的大作就不用想了，迄今为止我还没钱买PS3呢，Xbox360和Wii留给你之后，我跟这个世代的联系基本断绝。唯一的好处是现在各种大作都有人放出无数高清视频，可以看着解馋。你现在正在玩什么呢？《太鼓达人》或者《疯兔回家》？《猎天使魔女》还是《刺客信条2》？想一想现在的高三惨状，恐怕你能利用的时间也不多……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想起来要写这封信的缘由应该让你知道。我们认识四年，像兄弟或是朋友一样，一起玩游戏，一起看电影。我总以为，那些欢乐的时光用也用不光，过也过不完。

每当我们这么认为的时候，也就是这段时光将要结束的时候。

现实毕竟和希望差距很大。如今你我远隔两地，即使你上了大学，我们也未必会在同一所学校。生活的变化谁也说不清。这样强制剧情的RPG我也不喜欢，却不得不接受。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很糟糕，你应该能明白吧？

我不希望这样。

大概只有年底才能回去，很希望能尽快见到你。这几个月的生活虽然充实，却总觉得有些乏味。如果可以更多一些色彩的话，岂不是更好？

你可能也清楚，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我们的关系会有稍许改变。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这股勇气，我只能在这里靠猜测给自己勇气。无数次电话里和QQ上跟你说着无关痛痒的话题，改变究竟应该从哪一刻开始，我也很迷惑。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应该有一些变化了。就像游戏里的隐藏分支，我想要触发新的剧情。

如果你觉得赞同的话，就来车站接我吧。

如果你不认同我的想法，我们就像以前那样，先在网上联络……

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希望在自己没有完全放弃胡言乱语之前，把这封信送到你手上吧。

此致

敬礼

文/勤劳的拖稿魔　编/夜蓝

1.

我最恨春运。

从买票开始就是一场惨烈战役，在车站里，永远有些家伙比你更有时间排队。即使排上了，也未必有你想要的票。就算买到了，人潮汹涌的噩梦也才刚刚开始。

拖着行李上车，总有人比你先在车上坐好，行李架上摆满大包小裹，让你无处下手。

总算坐好了，对面不是抠着脚丫子吃泡面的，就是挖着鼻孔看地摊文学。偶尔有人跟你搭讪，谈起话来也是他做着几十万的生意，家里有七八个女人爱他，父母日进斗金云云，没一句实话。

就算这样，还是要跨过千山万水。就这样，还是要熬过二十几个小时。

因为你要回家。

家里有亲人，有朋友，有自己成长了十几二十年的大街小巷，有说不完的记忆，藏不住的眷恋。有开心，有难过，有希望，有失落。有乡音和家常菜，有安心和温暖——不管此时天气有多寒冷。

所以一定要回家，这是所有在外学子的心愿，我也不例外。

虽是大学第一年回家，我也得到不少前辈教训，加上自己也曾多次独行旅游，几经周折还是顺利上车。随后二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摇摇晃晃中PSP和NDSi成了最大精神支柱。充满刷刷刷要素的《梦幻之星　携带版2》和《光之四战士》都是杀时间利器，只恨电池有限，还有几个小时到站时就已耗光，唯有翻游戏杂志度日，把那些攻略看来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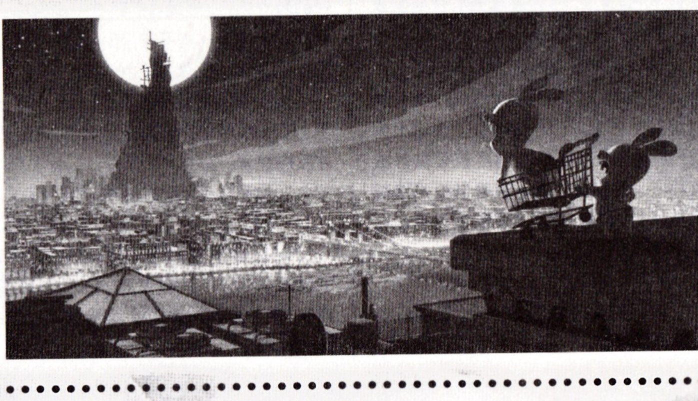
长长汽笛声中，我终于下了火车。惨绝人寰的零下二十一度，瑟瑟发抖的人群里，我终于见到蛐蛐的笑脸。

这张笑脸一直在我心中，她伴着我走过几千公里，跨过苦长春运。

2.

蛐蛐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笑脸是四年前，四年前那个漫长寒冷的冬天，我刚认识她。

四年前，无聊的2005年末，禽流感面目狰狞，巴金去世，麦当劳里的苏丹红绯闻，依然满大街街机禁令……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Xbox360全球同步发售。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在无聊的年月里依然可以有太多回忆，想起来就头皮一阵战栗。

回忆是不老的容颜，就像蛐蛐的笑容。

四年前的冬天，我在最无聊的日子里跨进最熟悉的游戏店。游戏店就在离我家不到五百米的小巷里，店里摆满《Game Wave》和《FAMI通》，摆满各种动画DVD的盒子，也摆满了正版和不是正版的游戏盘。老板是个看上去总也不会老的纤弱年轻人，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每天孜孜不倦更新各种资讯。我踏进游戏店的时候，他正在玩Xbox360版的《使命召唤2》。

还有多少人能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次世代画面时的感动呢？

就好像第一次看3D电影，第一次站在黄山眺望日出，第一次看钱塘江的海潮。那种冲动直达心头，无论多久都忘不掉。

我玩了很久的游戏了，从小家里就不反对我玩游戏。每一次游戏机换代，我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买一台。这样的经历我已经有过一次，当老爸把他的PS换成了PS2之后，我对着嘴角有痣的深水蓝发了半天呆。

这一次则是《使命召唤2》。

炮火纷飞的世界轰然降临，士兵坐在坦克上怒吼，子弹在墙壁上飞溅出火花，惨叫与血水在残破的建筑里被炸成碎片……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板用蹩脚的技术打过第一章，才想到该说点什么表示表示。

“Xbox360？”

老板回头对我露齿一笑，满嘴森森白牙异常嘹亮。

“是啊。”

我看着像准系统机箱一样的主机，就差过去猥琐地上下其手了：“真不错……画面真好。”

“没有盗版啊。”老板发出一声寂寞的叹息，“太贵了，这台也是别人定的。”

“有钱人真多，我恨有钱人……”

和老板毫无意义的交谈中，我已经没了兴致去看那些PS2的新游戏。《使命召唤2》和《山脊赛车6》让人心里痒痒的，我小心翼翼地想要打听Xbox360的首发价格，聚集在游戏店里的另外几个人也跃跃欲试。人在某些时候总会被气氛所迷惑，所以当门被推开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蛐蛐的出现对我来说是段全新剧情的开始，人生RPG的瑰丽与诡异之处就在这里。

“老板，《最终幻想Ⅻ》的正版现在预定要多少钱？”

我过了至少有五秒钟，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女孩在说话。

那时的蛐蛐戴着一顶毛线帽，脸蛋冻得红扑扑像个熟番茄，声音怯怯的又带着一股淡淡坚定，在我看来是从未有过的特立独行。蛐蛐身后跟着一个男孩，男孩脸上挂着一丝不安，双手不住交替，看上去像跟她交换了角色一样。

老板和我的反应差不多，也是愣了一下，直到屏幕上的苏军士兵被打成筛子才反应过来。

“你要定《太空战士Ⅻ》的正版？”

“对。”

老板看了我们这些围观Xbox360的看客一眼，一双眼睛眯起来，露出奸商特有的笑容，拿起计算器劈啪一阵乱打。

"按现在的日元汇率就当六算吧,五百八。"

五百八不算是小数目,我听见一声低低的惊呼,那个面带羞涩的小男生满脸通红看着蛐蛐,神色更加不安。

老板的报价没吓到蛐蛐,她再开口时声音里已没了怯意:"能便宜点吗?"

"不行,史克威尔的游戏就没便宜的。算下来我也不挣钱,就是白忙活。"

炮火隆隆的《使命召唤2》被老板按了暂停,游戏店里静悄悄只剩下女孩沉思的呼吸声。无聊的我带着好奇继续打量这个脸红红的女孩,她的身材纤细得像营养不良,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都市女孩大相径庭。

蛐蛐思索半天,终于还是摇头。

"真的太贵了……"

"你就拿一张,我也没赚头。"老板做出一脸诚实表情,"这价钱还要算上运费,不能再便宜了,除非还有人定。"

女孩用牙抵住自己的嘴唇,显然仍在挣扎。老板的话让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一个办法。我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漂亮的Xbox360,又看看其他几个跃跃欲试想要体验《使命召唤2》的发烧友,咬咬牙跺跺脚。

"我也订一张。"

话说出口,我已经开始后悔。五百八足够我买一年盗版PS2游戏,如果春节多跑几个亲戚,也许还能凑够一台Xbox360。一旦定了那个不断延期的著名游戏,接下来的预算很可能失衡,第一时间步入次世代的计划可能就这么搁浅。

老板吃惊地看着我,如果蛐蛐是一只熟番茄,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只烂番茄。

"你……也订一张?"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无数遍傻鸟，依然嘴硬："对，我也要一张。"

"那行……就先算你们五百四吧。"老板貌似仁慈的模样让我想打他，可惜我年纪不大，身材也不比蛐蛐强壮太多，这种事想想就算了。

蛐蛐的表情比老板还惊讶，看了我一会，也没说话，只是露出开心的笑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蛐蛐的笑，那个场景在很多年之后依然清晰。

3.

自从在游戏店里冲动无比地交了定金之后，我后悔了至少一个月。不是说我不喜欢《最终幻想XII》，而是这个价格实在很让人咬手指。

五百四，当初我最开始接触的PS2游戏正版也没有这么贵的。

更重要的是，我居然很缩卵地没去跟蛐蛐搭讪，只看了人家对我微微一笑，之后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也。游戏店老板对我和善无比，依然不能弥补我心中的不爽。

五百四……想起交的一百块定金，我就忍不住在家里捶床，守财奴如我怎么会冲动成这样？

无聊的2005年就在后悔中度过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第一批Xbox360做工有问题，竖放机器会严重划盘。正版用户哭天抢地却没处说理，后来又曝出三红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倒应该感谢蛐蛐，如果不是她，我也将成为这悲剧大军的一员。

对《最终幻想》系列我并不太感冒，第一次玩《最终幻想》就是偶像剧一样的八代，老爸最不喜欢偶像剧，受他影响我也不怎么喜欢张信哲一样的斯考尔。只有那个看似粗陋其实有点意思的系统还算不错。很多年之后，我跟不少人说起自己的启蒙RPG是《最终幻想VIII》，被大大鄙视了一番……我恨怀旧



党，也恨那些老头子一样的玩家。

不管怎么说，那之后虽然我无数次去游戏店里看老板打Xbox360，却再也没碰到蛐蛐。那天蛐蛐带着那个羞涩的小男生离开之后，就像幻觉一样消失在我们的面前，除了也和我留下一百元定金之外，没有任何她曾出现的证据。

“无聊啊……”

照例是周末，快到圣诞节的日子越发寒冷。我坐在店里看几个人联机PSP的《怪物猎人》，大家像是约好了一样不停呻吟。

老板看了我一眼，干笑两声：“你们是不是期待那个定《太空战士Ⅻ》的姑娘再出现？”

“废话，我花了钱的。”我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上放的游戏预告片，《最终幻想Ⅻ》的动画倒是足够精美，就是不知道游戏内容如何。

“她给我打过电话。”人老心不老的老板神秘兮兮地擦着二手GBA SP，压低声音说。

“啊？这有什么的？如果我花了五百四定一张盘，也会给你打电话啊。”

“你没打电话，你直接过来了。”

“这倒是……”

“重点在这里啊。”老板指了指电话，“我这里有来电显示，她用的是自己手机。”

“难道她那次来的时候没留电话？”我倒惊奇了，这也是个奇女子啊。

“没，只让我写了一张收条。”

“真是爽快人。”我矜持了不到一秒钟，还是放弃了，“给我她的号码吧。”

“为什么要给你？”老板笑得更老狐狸了，“因为你也定了游戏么？”

我也笑了：“你不用跟我装。这游戏在亚马逊订购是八八折，我那天没好意思戳破你。钱也赚了，总该为世界和平做点贡献是不？”

老板看了我一会，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让现在的小孩上网不是个好事……”

“安啦。”我继续奸笑，“如果有人在网上讨论你的店，我去给你吹捧几句就是。”

“……”

虽然顺利拿到了蛐蛐的电话，接下来我却不知所措。

到底怎样结识人家才算不唐突，我真不知道。长久以来只对游戏感兴趣的我，从来不知道女孩心里想到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只觉得，如果能认识一个也玩游戏的女孩，总是件好事。

可我忘了，好事时常多磨。

捏着号码完全不知该怎么做的我，在无聊和期待中迎来了圣诞。

中国人过圣诞傻里傻气，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则是另外一回事。无数游戏在圣诞前后发售，而这时正是期末考试的备战阶段。悲壮的生活和各种期待交织，组成让人绝望的镇魂歌。

我和蛐蛐第二次见面，就是在圣诞节当天。

圣诞节那天学校组织联欢，我们在班上闹到下午三点多才结束。当周的值日组可怜兮兮去收拾残局，其余的同学回家或者去其他地方继续爽。很多人忘了还有考试，心中盘算着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也好。我无处可去，又一次去了家附近的游戏店看老板打游戏。

就像影迷期待新片，小说爱好者等

候新连载，游戏玩家对新游戏的期待也超级热情。同样圣诞没什么事干的几个人聚在店里聊天，聊天的内容是最近发售的《银河游侠》，后来这个游戏因其史无前例不亲切的迷宫设定和别扭的武器合成系统被戏称为《银河流氓》。当时话题性的卡通渲染风格和上户彩的配音是一大亮点。几个老油子不断抨击着游戏各种没处理好的细节，我看老板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地纵马在忘却之地上驰骋，少年汪达的往昔之剑迎着阳光熠熠生辉。

“这画面太绝了。”老板啧啧称赞，“没想到PS2后期还能有这种飞跃。”

“美工强死了。”我附和道，“手柄震得爽不爽？我当初玩的时候感动坏了，没想到游戏还能做成这样。”

老板摇摇头：“不管怎么说，也是上个时代的事了。现在看PS3的消息和Xbox360的表现，我觉得PS2最后最强的游戏也就这样了……你们还定那个什么《太空战士XII》，玩完了真打算收藏啊？”

“哪儿啊，随便买一张。”

“我网上认识个朋友，以前专门收SQUARE的游戏，只要出就收。”老板放下手柄，笑嘻嘻地跟我布道，“后来SE合并了，他咬咬牙还是收……再后来你猜怎么了？”

“SE收购了Taito？”我想起那宗并购案，乐了。

“对啊，他当时就疯了……”老板幸灾乐祸，“你可不要变成这种人啊。”

“放心，我才没那个闲钱。”我对老板的担心倒是挺感激，看来这家伙不止是奸商而已。

我们说话间，厚厚的门帘被掀起来，脸蛋通红的姑娘又一次出现在这里。这次她是一个人，身后没有羞涩的小男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儿暗爽。

老板看见蛐蛐出现，笑着打个招呼。这次蛐蛐没有上次那么胆怯，很直接地指着屏幕上暂停的游戏问：“老板，这个游戏的中文版出了吗？”

“出了出了，还要什么，一起看看？”

蛐蛐点点头，搓了一下可能是被冻着的手指，坐在我旁边开始挑盘。

毕竟只是个普通的宅女，蛐蛐对很多冷僻游戏并不了解。我觉得她喜欢《最终幻想》可能只是受到杂志或者论坛的影响，自己并不算太了解。不断翻着各种游戏目录册的蛐蛐终于忍不住提问，老板带着坏笑示意让我帮忙回答，这是我跟蛐蛐第一次面对面交谈。

“这是什么游戏？”

“《爱与毁灭》，桂正和做人设的游戏，有点烂。”

“这个呢？”

“《杀戮都市》，漫画改编，也不怎么样。”

“这个……”

“《脑航员》，这个还不错。”

“……”

蛐蛐低头挑游戏的样子很认真，长长的睫毛低垂，眼睛里闪着新奇的光。我坐在一边随口回答她的问题，看着她的手指在那些塑料封面上流动，心中有些感慨。

当初我怎么就鬼迷心窍，也要跟她一起订完全不需要正版的游戏呢？

蛐蛐挑得很仔细，好像上一次只是匆匆而来，这次才认真找游戏一样。我

不知道这女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会这么仔细地看这些游戏。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脸颊红红的女孩不断挑游戏，一直到老板打完最后一个巨像，汪达的身体被多尔暝占领。

店里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看着《汪达与巨像》的结局动画，一直到结束。

静静地风吹过大地，我抬头看了一眼蛐蛐。女孩的眼睛里闪动着什么。

第一次是笑，第二次是哭。蛐蛐的表情打动了我，我决定跟这个女孩交朋友。

4.

值得高兴的是，蛐蛐终于认出了我是那个人，和她一样订了《最终幻想XII》的正版。在汪达片尾曲中，我们互相认识，留下了联系方式。蛐蛐拿着她挑好的游戏离去，我一个人又在店里坐了很久。

只是相约一起过来取游戏，这样蹩脚的借口。可是仔细想想，这样的结果也没什么不好。

一个只会跟游戏打交道的宅男，一个看上去不太擅长跟人交流的女孩。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有更多交集，显然太魔幻了一些。生活又不是日式RPG，哪有那么顺利的。

"于是接下来你就没主动联系人家？"

百无聊赖地过完元旦，我又去游戏店消磨时间。正从网上下载高清游戏预告片的老板扭头看了我一眼，开始八卦我和蛐蛐。

"是啊，难道真要去发各种短信骚扰？"

"听起来的确不像是好主意。"老



板摸下巴，从柜台里抽出一块记忆卡，“次世代主机都不用这玩意了，你看，这块记忆卡根本就是我的青春嘛。”

“你想说什么？”

“没啥。”老板摸了摸下巴，“真羡慕你们啊，这么年轻。不过我不明白，既然这么年轻，你怕什么呢？”

“你年轻的时候恐怕也一样。”我嗤笑老板，“一代又一代，大家不断重复嘛。”

“你对着人家女孩怎么不这么能说？”

“气场不同……你最多是个小BOSS，她能毁灭世界。”

“宅男的世界么？”老板冷笑，“不如打个电话，聊聊她最近玩游戏遇到什么难题之类的话。”

“你真是三流言情小说看多了。”我苦笑，“那是什么年代的伎俩了？现在有网络啊朋友……随便一搜，专题站漫山遍野，谁还用得着跟人请教这些？”

“时代的眼泪。”老板看着电脑上满速的下载进度条，有些唏嘘，“杂志都不太好卖了，网络啊……”老板的话给了我一丝灵光。

“再帮个忙吧。”

“啥？”

“帮我要个QQ号码。”

老板差点摔倒在柜台后面：“还是我啊？”

“你理由最充分了，网上发新游戏目录，多好的理由。”

“被你打败了……”

老板跟我脾气还是挺对路的，没过几天之后，我拿到了蛐蛐的QQ号。

情况开始逐渐变好，我和蛐蛐的联系因为有共同话题慢慢展开。网络时代的悲哀也可以变成庆幸。不管怎么说，在这之后我和蛐蛐总算熟起来，生活里内向的人在网络上大多表现不错，我们也是这种类型。

写评论，谈游戏，看论坛。时间哗啦啦过得飞快。过完春节之后，我和蛐蛐再碰头的时候，《最终幻想XII》已经到货了。

就算Xbox360的画面依旧具有话题性的冲击力，也挡不住日本最有影响力RPG的魅力。哪怕像是楼下这家以卖盗版为主的游戏店门口也贴满了《Final Fantasy XII》的海报。满脸坚毅的公主艾雪持剑迎风而立，看不出心中想的到底是什么。

正版盘的包装也就那么回事，我和蛐蛐拿到盘之后，交换了一个眼神。

“要一起玩么？”

没有问出口的话，是一个宅男和一个宅女的腼腆。当互相试探的眼神得到肯定回答之后，我去了蛐蛐家，这父母长期在外工作的蛐蛐家住得并不远。

朴素的装修，简洁到了极致，倒是跟蛐蛐这个人很像。蛐蛐穿了一件米白色的外套，依然手脚小小细细的样子，拿着装了《最终幻想XII》的袋子一直在笑。

“笑什么？”我被她笑得有点毛了。

蛐蛐去开PS2：“我觉得太奇怪了，我第一次带男孩子回来，居然是来打电子游戏。”

“不是吧？我记得你去订游戏的时候还有个保镖来着。”

“啊？”蛐蛐笑得更厉害了，“那是我表弟啊。”

“果然很像。”

“什么很像？”

“羞答答的样子很像。”

"哼……"

我不再说话，笑着按下START键，熟悉的升降调音乐之后，绚丽的CG开始了一个少年在历史洪流中的打酱油之旅。

那年冬天之后，我和蛐蛐都变得开朗了不少。我不知道是谁的功劳，我只觉得很高兴。

在那之后，我们一起玩，一起笑。

四年的时光，弹指一挥。

我读完了高中，读了一年大学，蛐蛐也面将临高考。我不知道自己心中到底被什么改变了，在学校的最后一个月，我每天晚上对着关灯的天花板沉思良久，最终决定给蛐蛐写一封信。

如果我想要答案，在踏上故乡的那一瞬间就将知道答案。

没有结局的游戏，怎样获得属于自己的结局？

我不知道，只有去努力试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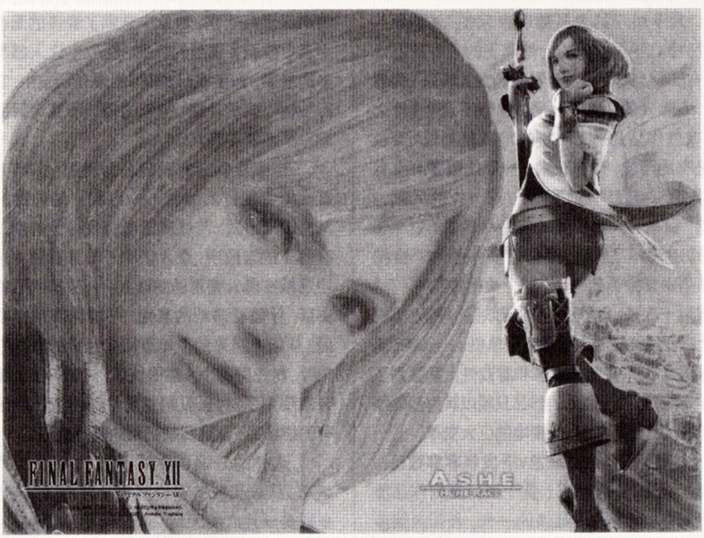
能不能打败BOSS，总要试试才知道。

以后的生活很长，还有很多游戏要玩，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很多年要过，还有很多朋友要认识。

越过茫茫人潮，蛐蛐的笑脸，就在眼前。

一个又一个四年，就在眼前。

全文完





勇者斗恶龙VI

机种：NDS	发售时间：2010年1月28日
制作公司：SQUARE ENIX	类型：RPG

对于如今的大多数玩家来说，《勇者斗恶龙VI》几乎可以算的上是真正的老古董游戏了。在ENIX当年的“《勇者斗恶龙》系列”列表里，2D时代的《勇者斗恶龙》除了这个6代之外，其他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复刻过，而且还是有的两次，有的三次……因此很多人没有从PS、PS2或是NDS上领略过这一作的风采。当然，如果有人想要听一句话概括《勇者斗恶龙VI》这部作品的话，相信很多系列FANS会把“系列中最完美的一作”这个头衔戴给它，7的流程过于冗长，8的系统有先天缺陷，9的无尽刷宝让它在网络趣味上远远高于单机……只有《勇者斗恶龙VI》，在剧情叙事和游戏性上都做到了竭尽所能，以至于之后的作品只能以其为基础慢慢扩展，而无法做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移植版《勇者斗恶龙VI》发售寥寥数日，销量已近百万，是NDS上整个系列复刻作品里销量最高，销售速度最快的一代。和国内很多玩家对《勇者斗恶龙》的理解不同，这一作的故事深沉而悲伤，欢乐中充满了淡淡的无奈，平淡中蓄积了强烈的热血，是一个让人感慨良多的故事。即使在日式RPG的漫长历史中，它也因独树一帜的风格，饱满的情节和荡气回肠的音乐长留在很多人心中。

游戏主角官方设定名为耐克，多年来一直在做着同样的噩梦——他和一些同伴们从某座山顶出发，前往魔王城讨伐可怕的魔王。在魔王的宫殿中，众人化作一尊尊石像并永远地沉默在黑云笼罩的岛屿上……压抑的噩梦过去后，伴随着清新的晨曲，一切仿佛被抛在脑后，从床上醒来的少年跟相依为命的妹妹打着招呼，村庄里每个人都很快乐，一年一度的精灵祭就要到了，村长派耐克前往邻村卖出村里特有的纺织品，以换回祭祀用的精灵之冠。

这样的开端再平常不过了，出山见得史莱姆，练级买装备慢慢腾腾向前挪动，走出故乡则是一片广阔天地，这永远是“《勇者斗恶龙》系列”展现出来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冒险

感觉。就在这样平淡的开端里，发生了奇妙的故事。耐克为了寻找制作精灵之冠的工匠前往裂谷，为了挽救这个差不多要失足跌下山崖的工匠，耐克摔了下去，他来到了一个看似熟悉又无比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看不到他的身体，听不见他的声音。犹如幽灵一样走在这个世界里，耐克渐渐明白，这个世界和自己所在的那个世界是一体之下的两种形态——一个代表现实，一个代表梦境。

事实上《勇者斗恶龙VI》采用了相当传统的叙事结构——重复千万次的梦，在无数次的重复中，这一次总有一些地方和以往不同，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因此变得波澜迭起。在故事开始后，耐克的旅行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是他无数次漫长梦境中的惊鸿一瞥。强烈的悬念一直持续到游戏中盘，合情合理的解释和略带伤感的情节让大家一阵唏嘘。

将这世界两面化是这部号称“天空三部曲”中最后一作为《勇者斗恶龙》带来的最好礼物，在随后的日本史上最高RPG单作销量冠军《勇者斗恶龙VII》中依然延续了这系统。梦世界的设定无疑是伟大的，每个人心中都怀揣一个梦想或是遗憾，从梦世界出发的主人公们看到了这些，也看到现实中的无奈。一个个或伤感、或温馨、或愉快的小故事被一条无形的主线串联，交织成一曲壮阔的歌。向来沉默不语的《勇者斗恶龙》主角依然一句话也没有，却用更为纯熟的表现手法表达了对各种人生的简单看法，许多问题在你心中，只有“是”和“否”两种回答，对于整个事件的走向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却能够让玩家切身感受到是在参与剧情，也是在左右角色，那种亲身融入游戏的投入感是其他日式RPG所没有的，纯熟的叙事和扎实的剧情表现也让这一作成为当年各种游戏奖项的赢家。

《勇者斗恶龙VI》无疑是深沉的，也是沧桑的。尽管说的是最传统的勇者挑战魔王这类故事，制作人对于叙事的理解依然超过了大多数日式RPG。耐克这个一言不发的角色在故事中承载了相当多的痛苦，从最初懵懂无知



地走进现实世界，到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别人梦境中的一个虚幻影子，这个过程最为绵长，超过了所有角色。最终耐克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所在的村庄，相依为命的妹妹，和蔼的村民，还有那些村里的朋友们，都不过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王子面对恐惧和压力所制造出来的梦境。现实世界里的王子被魔王石化，陷入永远轮回的梦境中，而自己只是那梦境中的一个幻影，最终他还是要和现实中的王子融为一体，去完成讨伐魔王的旅程。看着妹妹消失在眼前，当达成目的之后，最亲密的同伴也重回天界，这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力且悲伤，而正是这种悲伤冲淡了《勇者斗恶龙VI》的童话色彩，给它带来了一丝凛冽的现实风格。从这一点上来说，《勇者斗恶龙VI》无疑是那个时代乃至到现在并不多见的杰作，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系列晋身为国民RPG之后屹立不倒了。

为了某件事而付出各种代价在RPG中虽然常见，能够达到《勇者斗恶龙VI》这样高度的却并不多。它兼容并纳了无数小故事，这些故事中总有一些能够触动不同经历的人们，这也成为后来勇者斗恶龙的一个系列标志。除了《勇者斗恶龙VIII》之外，每一作的叙事都采用了这种主线上搭建起无数细节的方式，把故事娓娓道来。看似平淡却充满沧桑的剧情在“天空三部曲”之后渐渐成为《勇者斗恶龙》的故事核心，时至今日回头重看，我们依然要感慨并叹服，尽管日式RPG最近五年来几乎没有太多进步，这样的作品却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未来的某一天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更让人赞叹的剧情，寻得更多的感动。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最终幻想XIII	机种：PS3	发售时间：2009年12月17日
	制作公司：SQUARE ENIX	类型：RPG

《最终幻想XIII》在公布之初以其精美的画面让众多游戏玩家惊艳，在随后的三年制作周期内，各种媒体的通篇累牍报道一直未让这个背负了太多话题的作品脱离人们的视线。女性主角、跳票、拍肩、画质缩水……随便哪个话题都足以掀起一阵波澜。游戏在2009年12月17日准时发售，受尽了各种偷跑折磨的SQUARE ENIX这次把零售渠道控制得相当完美，大多数人都在当日上午或下午拿到了游戏，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它。

日媒《FAMI通》对于《最终幻想XIII》的评语赞赏中带着遗憾，认为整个游戏最大的优点是流畅优美的画面和战斗节奏，惟一的缺憾是故事流程缺乏自由度，整个过程几乎是一条路跑到黑。这对以往的日式RPG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最终幻想XIII》因此饱受争议，也让不少人对剧情有所质疑。但实际上从整个故事的叙事方式来看，这种缺乏自由度的流程反倒成了前后衔接剧情的最好方式。因为本身剧情演出的时长超过了9小时，《最终幻想XIII》与《合金装备4》一样选择了操作战斗——剧情演出这样的递进方式来推动故事发展。这种节奏控制在以往的沙盘式RPG里几乎无法想像，它有效地控制了因为闲逛而冲淡前后剧情衔接的问题，也让玩家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RPG的两个基本点上——战斗，还有剧情。

剧情方面，《最终幻想XIII》的剧本采取用了类似《最终幻想VI》的群像描绘方式，且为了强调“决意”这样纯粹的主题，把故事的整体氛围拉向了孤独和彷徨的角度。最开始大部分角色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只是下意识被命运卷入一个无法回避的旋涡，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带着不解和焦虑。和以往的“《最终幻想》系列”不同，这一次的故事显得孤单又充满了绝望，这样味道的《最终幻想》在整个系列中还是头一次出现。剧情一开始只是制造了闪电和塞兹是否能救回赛拉的悬念，而对于随后才开始缓缓展开的故事，那种抽丝剥茧叙事状态而言，强制单向的流程和章节设计也更有助于塑造角色。

在这个故事里，制作人采用了几乎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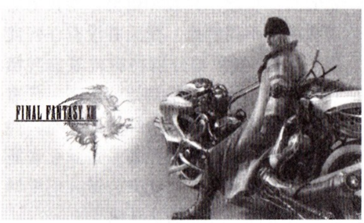
电影叙事所能想到的方式，蒙太奇、倒叙、插叙、正叙甚至还有对未来的闪回。这些片段犹如一张张拼图，让玩家在无数次的战斗与剧情交织中慢慢获悉整个事件的真相。尽管有人评价这一作《最终幻想》拥有强烈的美式游戏烙印，不过笔者认为这样的叙事方式却恰恰是最典型的东方风格。在大多数日式游戏里，宿命永远是最棒的话题，而隐藏在《最终幻想ⅩⅢ》表面事件之后的真相，则是对这种看上去几乎是强加给各个角色命运的无情嘲弄。游戏接近终盘的剧情中，由某个反派亲口说出了制造一切事端的真正理由，这个理由是如此可笑，然而当我们真的代入情感去揣摩，却又会觉得这简直是一定的。正如每个人的欲望不同，永不疲倦的机械生命体想要的也一定不是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以俯瞰的姿态利用人类的桥段虽然屡见不鲜，却无一例外地说明人们已经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在如今的日式RPG里，恶与善早就不是故事需要讨论的重点，哪一方的理由更温暖，哪一方才有获胜的可能。

在经历了《最终幻想Ⅵ》魔幻与现实交汇的史诗风格之后，《最终幻想ⅩⅢ》的剧情叙事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无奈、悲伤和绝望等等情绪压抑着的，是一股能够破茧而出的清流。剧情从逃亡和寻找开始，以回到原点为结束，整个过程犹如一场绕行某个光怪陆离世界的旅行，当看尽风景之后才知道，一切的一切答案都在最初之地。对于所有玩家来说，众所期待的奇迹一直没有发生，让人心中不免忐忑。这种忐忑一直延续到故事的最后十分钟，“《最终幻想》系列”那种从绝望到希望的光辉才湛然裂开，照亮了整个世界。

战斗方面，能够在指令中获得犹如动作游戏一般的快感，这是《最终幻想ⅩⅢ》所谓高速ATB战斗方式带来的崭新面貌。在这种系统下，战斗的爽快度和难度都被大幅加强，玩家会把更多心思放在战斗上，而那些冗余的RPG要素则能抛就抛，轻装上阵。简洁的系统，没有了以往RPG来回跑路的迂回，则给了叙事更多的发挥空间，如果非要比喻的话，《最终幻想ⅩⅢ》开始朝着更多倾诉情感的日本青春电影方向走去，无论表达和诉求都相当纯粹。对比美式RPG的人生百味杂陈，“《最终幻想》系列”依然是那个大家熟悉的，属于亚洲人情感表达方式的游戏。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终幻想ⅩⅢ》和其他日式RPG一样，采用了即时演算预渲染的方式表达过场剧情。在充满了幻想色彩的世界里，每一段过场都经过精心剪辑，镜头的平推、旋转和角度选择，长镜头的运用，特写的加注等方面都照上一个世代的“《最终幻想》系列”有很大提升。托次世代强悍机能之福，角色的表情表演也较之以往真实了许多，几乎达到了这类游戏的最高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最终幻想ⅩⅢ》的里程碑式作用功不可没。在这部游戏的预渲染即时演算的效果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新的RPG标准。

《最终幻想ⅩⅢ》固然有着不少的缺点，但它却是日式RPG在高清化道路上最为成功的一块路标。根据SQUARE ENIX的“《最终幻想ⅩⅢ》系列”战略，整个系列的故事才刚刚开头。且让我们拭目以待，静候着它所带来的又一次次世代RPG革命吧。



梵天

fán tiān

印度语：ब्रह्मा

属性：神

出自：印度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红莲之王》



游戏剧情描述

世间万物，全都是在冥想中生成的虚像。每日为情动而懊恼，为死亡而胆怯，为降生而恐惧且犹如蝼蚁般生活着的人类，那一切都是所谓的投影。当光芒消失掉的时候，一切都将融入黑暗，这同样也是虚幻无实的。放弃掉自己所期待的那些欲望，快乐地期待吧，期待着吧。

在印度神话中，梵天与毗湿奴、湿婆并称三相神，也是创造之神。根据印度文献书籍《往世书》中的记载，梵天是由毗湿奴肚脐上的莲花而生出的，因此并没有母亲。在宇宙创造初期，梵天创造了十一位生主，他们后来便成为了人类的祖先。此外梵天还创造了七位圣哲，用来辅佐他进行宇宙的创造工作。无论是生主还是圣哲，皆是从梵天的精神而非肉体生出来的，因此他们被称为“心灵之子”。

梵天长有4张脸和4只手臂，4张脸象征4部《吠陀经》，他的口中也在持续不断地诵读《吠陀经》，而4个手臂则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也喻示着心灵、智慧、自我和自信。与其他印度教神明不同的是，梵天并没有任何武器，他的4只手臂分别持有代表自我牺牲的权杖、代表万物初始的水壶、代表时间流逝的念珠和代表纯净的莲花。他的坐骑是一只美丽的孔雀，这只孔雀能够分离牛奶和水，以此来告诫人们要学会分辨善恶，进而扬善弃恶。

解说

虽然梵天是印度神话中的主神，但印度教徒对梵天的崇敬程度相对来说不高，反而较崇保护神毗湿奴以及敬畏破坏神湿婆，全印度4000多座印度教寺庙只有两座是专门供奉梵天的，印度的神话中也有不少关于梵天因遭受诅咒而在地球上乏人崇拜的故事。在这些传说中，梵天或因妄自尊大或因贪恋美色而被湿婆诅咒，所以人们相信梵天一直口中诵读着《吠陀经》是为了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梵天信仰在南传佛教的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得到很大的发挥。在泰国的梵天信仰，被华人称为四面佛信仰，据说有保佑人间富贵吉祥的功能，在东南亚地区有非常多信众。位于泰国曼谷的四面佛坛是最受信徒推崇之地，每年有甚多的佛教徒及印度教徒到此膜拜，其中香港人及新加坡人最多。信众相信四面佛极为灵验，如果祈求后愿望达成，信徒必须准备祭品再次到此酬神还愿，甚至自己或雇人表演歌舞。

sài rèn

塞壬

英文：Siren

属性：魔

出自：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红莲之王》



游戏剧情描述

歌曲本身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物，因此世界上有很多歌曲都是以爱为主题。它不单表现出对人的爱，其中还包括了对故乡的思念。文学类的媒体虽然并不限于此范围，但唯独歌曲方面拥有压倒性的爱情歌。那是因为相比起其他媒体，歌曲更容易打动人类的心灵，以爱为主题自然也是相当合适。

也因为如此，歌曲成为了她强力的武器，而对于人类而言，这相当于一种必杀武器。

解说

塞壬又译作西壬，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的魔物，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又被称为海妖。她们的别名是阿刻罗伊得斯，意即“阿刻罗俄斯的女儿们”。塞壬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从人鸟混合这点来看，塞壬与希腊神话中另一种魔物哈耳庇厄有些类似，不过哈耳庇厄外形丑陋异常，而且性格残忍、凶恶，虽然塞壬也同样属于残忍的妖魔，但至少她的容貌娇媚、体态性感优雅，因此也很轻易地就迷惑那些不明真相的水手们，可见塞壬要远远比哈耳庇厄更为可怕。

在希腊神话中，只有2位英雄曾经在塞壬的歌声中安然生还，他们分别是参与过特洛伊战争的奥德修斯和太阳神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便踏上了返航的旅途，但由于海神波塞冬诅咒奥德修斯不得好死，于是奥德修斯一路上历尽劫难，在海上又漂泊了10年。在路过塞壬居住的海域前，奥德修斯就曾听说过这位蛊惑人心的女妖的斑斑劣迹。于是他遵从女神喀耳斯的忠告，做足了预防措施。奥德修斯令人把他拴在桅杆上，并吩咐手下用蜡把他们的耳朵塞住。他还告诫他们通过死亡岛时不要理会他的命令和手势。果不其然，当船只抵达塞壬的领海时，女妖便唱起了天籁般的动听歌曲，没有堵住耳朵的奥德修斯不出意外地迷惑了。但无论他如果拼命想要挣脱束缚、并命令船员驶向塞壬所在的岛屿，船员们都熟视无睹，直到最终安全驶离那片危险区域。俄耳甫斯则是演奏起了竖琴，用其美妙的琴声盖住塞壬的歌声，因此并没有迷失心智。

在其它记载中，塞壬是冥界的引路人。相传塞壬是冥王所劫的冥后珀尔塞芬的女友，未能尽到保护珀尔塞芬的职责，被罚变怪形，为亡魂向冥界引路。鸟体女妖在某些传说中是勾魂的使者，进一步显示了两者间的可能关联。

xiè zhì
獬豸

属性：兽
出自：中国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红莲之王》



游戏剧情描述

有个以诡辩而闻名的男子，他翻转于舌尖的花言巧语令许多人被欺骗摆布。后来男子凭诡辩得来的钱财不再工作，并购入了大房子和佣人。当男子回忆起他那诡辩之舌以及被养得呆笨的脑袋，抚摩着他那被慵懒奢侈的生活撑圆的肚子时，庭院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只长角的奇异怪兽，他不慌不忙地问那受到惊吓的男子："你，疑有欺人，若未干坏事，就以你之身来证明吧。"男子慌忙张开口，那怪兽的角瞬间将其舌刺断，"此舌，不需要。"

解说

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上古神兽。根据《论衡》和《淮南子·修务篇》的说法，獬豸的身形或大如牛，或小如羊，体态与麒麟大致类似，全身覆盖着漆黑光泽的皮毛，双目炯炯有神，额头正中长有一枚长角，因此也被称为"独角兽"（中西方的独角兽在体型上存在着较大差别，西方的独角兽外形更接近于马）。如果角被折断的话，獬豸就会死去。另外，大多数描写中，獬豸都是没有翅膀的，不过偶尔也有例外。

獬豸是在古代神裁制度下产生的公正象征，它拥有极高的智慧，能听懂人语、明断是非、识善辩恶。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而又无法解决之时，通常会请獬豸前来裁决。獬豸会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如果对方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獬豸甚至会用角将其抵死后再将其吃到腹中，令犯法者不寒而栗。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公平正义的象征，獬豸一直受到历朝历代君王们的推崇。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曾获得一只獬豸，并照其形制成冠戴于头上，于是上行下效，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带着这种冠，汉承秦制也概莫能外。到了东汉时期，獬豸图更成为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了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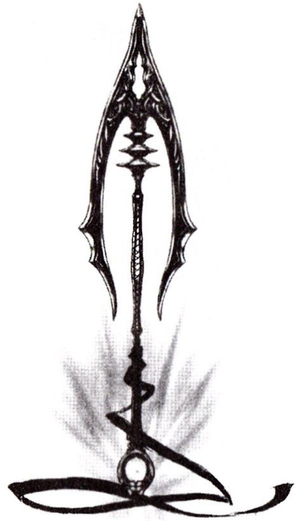
kūn gǔ ní ěr
昆古尼尔

英文：gungnir

属性：武器

出自：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红莲之王》



游戏剧情描述

无尽的夜色中，唯有昆古尼尔的苍色光芒映衬着战士的脸庞，使得少年看上去冰冷无机得宛如一座雕塑。他站在悬崖边上，静默地注视着弥漫于眼前的黑暗，如同孤傲的王者在审视自己的国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自己的鲜血也将染红手中这柄神矛，但战斗是少年所背负的惟一宿命，他无路可逃。

解说

昆古尼尔（又名永恒之枪）被誉作是“天界失落的神矛”，它是主神奥丁所使用的专属武器，传说昆古尼尔乃百发百中的神枪，可以击穿它击中的任何东西。“昆古尼尔”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想以声音表现出“贯穿”这个动作。

在北欧神话中，从世界诞生时开始，便存在着四件一直守护这个世界免受巨人族蹂躏的宝物：妖精之弓希尔文、烈焰之剑雷沃汀、龙之宝玉奥普，还有就是流星之枪昆古尼尔。传说昆古尼尔是由铁匠侏儒杜华林命令侏儒们所打造的，它的枪柄用的是世界树的枝干，枪尖上面刻有神圣的卢恩文字契约，持有者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邪神洛基捉弄希芙，趁她熟睡时剪断了她一头金色秀发，引得雷神索尔大怒。为了平息索尔的怒火，洛基跑去杜华林那里求他用金丝制成一顶黄金发作为弥补，杜华林一并打造了昆古尼尔和神船斯基德普拉特尼，并借由洛基之手献给了奥丁和弗雷。

昆古尼尔的能力虽然单纯但却无比强大，在战场上，只要将它脱手掷出，就必定命中敌人。再加上跨下的天马斯莱尼尔能在暴风中自由飞翔，所以主神奥丁是无敌的。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开战时，就是由奥丁拿着此枪投出第一击。相传维京人在作战时，会由指挥官先向敌人投掷长枪，就是承袭自此。当奥丁将昆古尼尔掷出时，它会发出划越空际的亮光，地上的人称之为“流星”，这也正是昆古尼尔的别名“流星之枪”的来历。这枪是神圣的，一但对着此枪发誓，便不能再反悔。

背负着的原罪

——御剑怜侍

登场作品

《逆转裁判》
《逆转裁判2》
《逆转裁判3》
《逆转检事》



俗话说主角是用来讲故事的，配角就是用来让人投以崇拜/花痴/仰慕等种种激越而奇特的感情而存在的。那么放在CAPCOM出品的《逆转裁判》系列中来说的话，显然相对于因为有着奇异发型的执着辩护律师主角成步堂龙一而言，御剑怜侍无疑就是这个获得“观众最爱配角”奖的角色了。

御剑怜侍在游戏中的首次出场，还是在《逆转裁判》第一作第二个案件《逆转姐妹》中。此刻的御剑怜侍作为玩家进行游戏伊始，在菜鸟检察官亚内武文丑态毕露的第一个案件之后的第二名检察官，以逼人的气势和英俊的外表震撼了一大堆玩家（不分男女）的心灵。然而说到御剑怜侍本身，我们还得从他的身世逐渐开始清理。

少年时代的御剑怜侍曾经与主角成步堂龙一、主角的朋友矢张政志同在一个学校，是至交好友。当时的御剑怜侍是一名受自己深深崇敬的父亲影响，性格正直的少年。小学时代的成步堂龙一曾经在蒙受不白之冤的事件中，得到过御剑的仗义执言与精妙推理，因此两人曾经的友谊本应该是牢不可破。然而再次见面时，二人却处于控辩双方的席位上争锋相对各执一词。甚至让人费解的是那个尊重事实真相的御剑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原告甚至不惜给出诱导性提示或者伪造证据，这师从狩魔豪的习性让人厌恶。这让所有人与主角成步堂一起陷入了困惑之中，然而，人性的变化自然是受外界影响而来，有关御剑怜侍的故事正是需要用一番事件去好好解读。

小小年纪的御剑怜侍原本于某个案件之中，一如既往地跟随自己作为律师的父亲成为旁听席中的一员。然而悲剧就在那时发生了，闭庭之后一齐乘坐电梯的御剑怜侍和父亲御剑信以及法警灰根高太郎三人在地震中陷入了电梯故障的困境里。由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密闭空间中氧气的越发稀薄，意识渐渐模糊混乱的三人中出现了攻击行为。灰根高太郎对御剑信采取的攻击行为，使得御剑怜侍将手枪扔向攻击父亲的灰根，手枪的走火成为御剑怜侍在那一刹那的最后记忆。然而昏迷之后再次醒来的御剑怜侍，却不得不去接受父亲被害身亡的事实。自责与懊恼还有那些痛苦的经历使他患上了心理疾病，在那样的情况下无法面对自己过去的御剑怜侍抛弃了曾经的向往，拜到了父亲的对手——以卑鄙伎俩著称的狩魔豪门下，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就这样带着伪装和强烈自我保护意识的御剑怜侍渐渐成长为一名和师傅狩魔豪

如出一辙的人物，也成为了在法律界颇有名气的青年俊才。而与曾经好友成步堂的再次接触，尽管让人感到丝丝违和，不过在那背后，御剑的良知并未因为成为狩魔豪的得意门生而泯灭。对于他而言，过去并不意味着就是永久封存，御剑怜侍终于在DL6相关事件里通过或者神棍或者事实的证明，渐渐发现事情的真相。原来自己并不是错手害死父亲的凶手，也并不是在数年后由于恼羞成怒再次犯下命案的卑鄙小人，而不过是一个受害者，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在此不得不提到御剑怜侍作为主角的作品《逆转检事》。相对于《逆转裁判》，我们显然一眼可以得知在这部作品中御剑的绝对主角地位。在这段填补正传中空白历史部分的作品中，御剑怜侍依旧因为海外飞行遭遇飞机颠簸触发恐惧症而晕倒，接着陷入了杀人的嫌疑中。在飞机上，御剑怜侍展开了自己高超的推理技巧为自己洗脱嫌疑，发现了事实真相。而在《逆转检事》剩下的故事里，御剑怜侍的魄力仍旧不减，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执着路线，对一个又一个遇到的奇特案件进行整理分析以及侦破，将自己的个人魅力进一步感染开来，让所有喜欢《逆转》系列的玩家对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律师的心是信赖的心，检察官的心是怀疑的心。"对于御剑怜侍来说，这种怀疑只是一种基调，却背负了深刻的意义与价值。



点评：

"儿时的好友，成年后的劲敌"，这也许是对于御剑怜侍和成步堂龙一两人关系的深刻写照。御剑怜侍的家庭与狩魔冥类似，都属于子女在父辈已经步入的业界中前行的类型。只不过一个走上了与父亲相反的道路，而另外一个与父亲有浓于血缘的师徒关系。

要说御剑怜侍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何处，那么特别对于女性玩家来说，那种精英气质与油然而生的绅士性格显然令人着迷。就像游戏中出现的那位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大婶对于他有着让人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的花痴一样，御剑怜侍这个人物显然拥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不然在作品第一部基本已经走完所有流程交待好他整个身世等来龙去脉的情况之后，我们都无法去解释为什么在二三代里他还会频繁高调出现并且仅仅作为线索人物的原因，更不可能理解《逆转检事》之于《逆转裁判》的意义。

背叛与杀戮，这两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事实。在御剑怜侍年轻的人生经历中，充斥着这种狗血却伤人的桥段。DL6事件也许对于绫里家来说同样是创痛，然而对于御剑来说则是努力揭开旧时疮疤的双重痛苦。

御剑怜侍自然是一个在命运的洪流中矛盾挣扎的人物，和成步堂龙一的人生不同，他背负的人生显然沉重许多。如果说成步堂龙一代表一种浑浑噩噩的天然系热血主角，那么御剑怜侍的象征则是即使深陷扭曲的黑暗中，却依旧努力坚持自我的斗士。有关父亲的过往历史是他不愿意提及的伤疤，然而属于父亲、属于律师的强烈正义感与信赖却从未从他的心中离去片刻。即使是在杀父仇人狩魔豪的教养之下，御剑怜侍依旧在最内核的部分爱护着那颗代表着正义的心灵。

对于这样一个角色而言，破而后立的人生如同破茧重生一般，尽管世人看到了它的绚丽，却无法理解背后的深沉痛苦。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御剑怜侍这四个字，才成为了一个无法取代的符号，为人深深铭记。



人民的保护者

地点 圣府首都伊甸 **出处** 《最终幻想ⅩⅢ》 文／玛娜

刚刚还沉醉在竞技的欢愉之中，首都伊甸瞬间便土崩瓦解，闪电一行人乘坐的飞空艇从天际降入繁华的闹市，正通过电视进行的新任圣府代表就职演讲被迫中断，惧怕路希的市民们则纷纷惊慌失措地逃跑。

然而，让PSICOM士兵感到震惊的并不光是路希，在茧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传送门，下界的巨大魔物与兵器通过传送门大摇大摆地冲进了居民生活区，肆意践踏着渺小的车辆与人群，虽然PSICOM立刻赶到了现场准备控制局势，但那些可怕的巨兽绝不是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的。



水晶粒子漫天飞舞，开始向茧的各处扩散，茧已渐渐走向崩坏，骑兵队和PSICOM的队员则在法尔希的影响下化为了一群群死骸。

目睹这一切的指挥官亚古·罗修终于放弃了与路希的战斗，颓靡地从战斗机器

中爬了出来。一直以来，他遵从着法尔希的指示，为满足对下界感到恐惧的人民的愿望，强迫许多人牺牲，直到现在，他才发现了自己的天真。但是已经迟了，昔日的战友与部下业已化为傀儡，而想要保护的市民则在巨兽的威胁下四处奔逃，茧的和平被巨大的力量在瞬间撕裂。

“我无法夺走完全依赖着法尔希的市民们的希望，就算那是虚伪的……”

罗修垂下头去，将视线从这么久以来的“敌人”身上移走。他并不是笨蛋，法尔希的真正意图，路希并不是敌人……这些事情他很清楚，但作为市民们的保护者，即便是明知错误的事，罗修也一定要做。

“那你知道人类是被法尔希饲养着的？”

“我相信茧总有一天会走向真正的繁荣，但是，扭曲只会带来更大的扭曲，如果这是报应的话……我接受。”

“别耍帅了，你要中途把烂摊子丢给我们吗？”芳不满地问道。

“说的也是，我还有事情可以做……”罗修站起来，将通讯器套入耳中。“是我……PSICOM指挥官罗修，敬告PSICOM各部队及全体警备军，中止讨伐路希。重复一次，中止讨伐路希，将居民避难作为最优先行动，只是这并不是命令，是我个人的……希望。”

话音落下，通讯器掉落在地面，罗修也精疲力竭地坐了下来，催促着迟疑的路希们：“走吧，你们是为保护茧而来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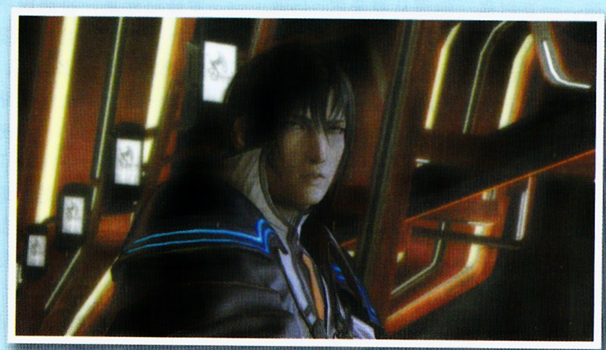
“活下去，看好吧。”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路希们望了罗修一眼，朝圣府的中枢冲去。

路希的身影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渐渐逼近、让整个地面不断震动的巨兽的脚步声。罗修苦笑着从怀中掏出炸弹，静静地等待巨兽们的到来，身体虽然沉重，呼吸也有些困难，但罗修还有力量为自己的最后一战吹响号角。

“我相信你们，就算没有看到，也会保护好的吧……”

罗修轻声对远去的路希说道，接着拉开了炸药的拉环。





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FF XIII》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关于“决意”的故事，一次绝望中透出一丝希望的旅程，还有两名在十字路口间犹豫的军人。

他们中的一名是骑兵队的高级军官希德·莱因斯。表面上反抗圣府、帮助路希的他实则却是一颗受法尔希操纵的棋子，法尔希赋予他的任务是帮助闪电等人，以达到最终破坏茧的目的，他希望和茧一起走向繁荣的梦想在法尔希的控制下日渐变为空想，但最终，他选择了忠于自我，为保护茧的人民而站出来，与路希对决。

另一名则是PSICOM指挥官亚古·罗修。一直以来作为圣府走狗、不惜一切代价抓捕路希的他冷酷而刚硬，如同一段黑铁，宁肯折断也不愿弯曲。然而，事实上他很清楚法尔希对人类的定义，之所以甘心为其所操纵，只不过是想以保护者的身分给人民予希望。罗修并不在乎法尔希或者路希，他真正关心的只有人民，在十字路口上，他选择了违背内心，无视真相，仅为描绘出一个虚假却美好的未来。

莱因斯和罗修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但是不管哪一方，都是为了茧与人民而战，他们的心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有的只是一个很大、很难实现的梦想——保护茧，保护人民。正因如此，我们说《FF XIII》是一个充满了绝望与无助的故事，即便人们拥有相同的目的与梦想，却仍在不同的立场与身分下被迫刀刃相见；即便选择充满了痛苦与不舍，但还是要咽下悲苦、毅然放弃；即便明知在遥远的未来没有自己的位置，甚至于所作所为都会被误解、扭曲，但仍然要坚持，因为他们必须作出选择，即便那条十字路往往没有正确也没有错误。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在经历了两员大将毅然抽身离去的惊人变故之后，原本面积不大偶尔还因为穷追猛跑等喧哗事件而显得更加局促的小游编辑部里，也开始空旷和冷清起来，君不见每天来上班时面对只剩两人的办公室，夜蓝和YULA都大眼瞪小眼，诡异的灰色空气在他们之间流转，远远望去犹如一个“冷”字。为了鼓舞士气，制造暖气，更为了给房间增加多一点人气，夜蓝同学终于擦干眼泪（喂！），狠心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担任客座主持但并没有正式加入小游队伍、以及有提供帮忙却干脆隐身幕后的小编拉出来充数！

YULA：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游戏机实用技术》、承包小游“名场面”栏目的玛娜姐姐，以及来自《游戏城寨》、从小游27辑改版开始便为我们提供新服务的雪风姐姐！

夜蓝：两位美女大驾光临前来救场，小生不胜感激！看这房间也顿时回复了春意盎然，连摆在角落的那盆昨天还无精打采的植物，今天都扬起了开心的笑脸……

YULA：夜蓝你不要一兴奋就忍不住又念你的小学作文……咳！大名鼎鼎的玛娜姐姐想必各位读者都不陌生了，除了“名场面”，过去还曾主持“玛娜影游秀”，至今也已在小游上发表数篇剧情小说；而小游后来新加的栏目“名人堂”和“神魔乱舞”的负责编辑实际上就是雪风姐姐，并且她一直坚持贯彻做好事不留名的原则。现在就请两位和我们的读者打声招呼，并顺道释放一下你们的光与热吧~

玛娜（微笑）：大家好。

雪风（抬手）：Hi。

夜蓝：等等……YULA你的介绍太无趣了，说的都不是读者想听的内容。你看玛娜姐姐现在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婀娜多姿了，还有雪风姐姐萝莉身御姐心的超萌特质，这些才是有价值的呀。另外两位小姐，我知道你们崇尚言简意赅，那不如摆个诱惑的POSE，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此刻的心情……

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夜蓝高大的身影骤然消失，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的收尾也似乎颇为生硬。

YULA：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欲了解两位姐姐的更多情况，请大家关注本辑小编寄语！

《游小说》第33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45%
满　意：37%
一　般：14%
不满意：3%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猎天使魔女
第二名：死生化危机　黑暗年代记
第三名：他们的圣诞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二名：五月槐花
第三名：孔雀——《斑鸠》同人

互动空间

（E-mail · 忧雨）本辑的残梦——《零 ZERO》同人实在是太好了，其实同人小说也有不错的啊，感谢作者和夜蓝(因为他是这篇文章的责编嘛)，一看作者就是《零》系列的FANS，冰室家的周围情况和游戏很吻合，《残梦》的原创主人公一平与阿素的结局也很凄凉，和"《零》系列"的主题很吻合，可怜的阿素也许在乱葬岗会成为下一个雾绘吧……也请平时一看是同人小说的就直接PASS的读者们好好认真读一下再作出评价，文章的意境很好地吸收了"《零》系列"的精华，作为《零》FAN的我看完感觉很亲切，很感动。

谢谢这位读者的好评，我们也希望这篇同人的质量届时会在调查表上有个不错的反馈。若真如此，那么热衷于同人写作的同学们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只要深入把握了作品的灵魂，或许不拘泥于原作中已有的角色，大胆地塑造几个原创的角色并展开全新的故事也是不错的想法呢。

（柳州 · 谢琦盛）有没有搞错？小编们也太不关心读者的心脏承受能力了吧？居然在两辑之内把组织人数精简到两人！上一辑才自我安慰：三个小编的《游》也可以挺下去，这辑就被"读编往来"干脆地抽了两巴掌！

（唱）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生命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

老实说我在得知清雨要离开的消息时也和这位读者一样震惊，震惊得也如同被抽了两巴掌，但在看了夜蓝同学的上述表现后……嗯，原来我的承受能力还算可以的OTZ

喂！我只是顺着这情境唱出了读者的心声而已，别会错意了！

我已经宽容地没有直接说你俩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了，当然如果你要傲娇一把想必读者们也是十分欢迎的。

……

（广州 · 囧儿）这次的话题俺又不会答了……没办法啦，俺很喜欢看游游的～但没时间嘛……俺玩游戏的时间也没有>皿<。我知道我不是个好读者T-T，一个好读者不仅要认真阅读好杂志，为了回报小编们的付出，填调查表就是一种对你们的精神报答！好嘛，我没怎么看也写一下报答报答～不过初三的暑假里我有埋头在游游堆里哦～虽然看的都是以前的短篇小说。我书架也摆满了游游>A<我也是老读者>-<我很老的！虽然我开始是为了看漫画才买的，但既然买了就看看其他的嘛，于是我就喜欢游游了～～o(∩_∩)o哈哈……看来那臭政治书说得对，生产决定消费；夜蓝MM说得对，既然清雨也想要那本小姐就辛苦一下再扔一扔吧～哈！清雨！看臭鸡蛋！！！啪！中！不能吃了……

（知音体）令人又爱又恨的离去者啊，你是否品出了臭鸡蛋中的香甜？

细心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最近几辑来信被刊登的读者大部分都是这里的常客了。各位能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真的非常感动，我代表因受打击而导致性情急剧变异的夜蓝对大家说一声：改天送点不臭的鸡蛋给他吃吃吧……

（乌鲁木齐 · 韩伟琪）哈哈哈，先笑一下，在医院关了5天之后，我终于又重获自由了！咳咳咳，不是四医院，是普通的医院啦。上星期不知被谁传染上了病毒性风疹，由于有传染性，不让去学校，而是被关在医院了。可是快把我闷死了，这不，这辑还是让同学先垫钱买的（钱还没还给他，他还在天天追着我要）。这说明了一件事，《游》卖得太好了，去晚了都抢不上了……设想一下，当我拿到2010年的新一辑《游小说》后，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取代暗星和清雨的小编寄语，出现的新面孔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比他们帅的帅哥呢？还是PLMM……

于是这一辑对您来说便是个Big Surprise吧？相信近期内您一定不会再踏入四医院……哦不，是普通的医院啦。

可不是吗，成员的男女比例瞬间由3:1变为1:3，如此的大逆转……我已经预见到下个月会有如雪片般的热情来信了～～

你错了，看看上面那封信就知道，在读者眼里其实是由2:2逆转为0:4。

……

（上海 · 王晨）子(云)→翔(月)→暗(星)→清(雨)。有个严重的巧合，走的都是天精地灵系的小编，而你们的光盘名称也是以自然名词为主，所以你们新任的小编索性也一定要做到三点才行！！！1）起名：勿起任何与天空有关的词汇！2）签合同，每位新上任的小编，必须签上至少干十年的合同，只要违约，给每位读者发

互动空间

一台Wii就行（PS3、X360太贵了嘛，考虑周到吧？）；3）如果一定要走，可以，向翔月学习，给每一位读者写张明信片，只要有一位读者声称没收到，想离职免谈！！

1）既然"天精地灵"不行，那以后如果有新加入的小编，就请瞄准"人杰"系吧！XD 2）呃……能再便宜点儿吗？3）OK，成交！

（E-mail·Kira）小编们好～　王晨同学曾经提过有个《游小说》的读者群，我是管理员之一。有读者发现在34辑的《游小说》交友栏里出现了错误，首先只有302和303页有交友栏，其次这交友栏是与33期重复的……还望小编们注意。这里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只是觉得虽然小编们有很多离开了，但是读者们还是依然在支持小游，我希望小编们能再接再厉，让小游能走得更远，更好……

管理员之一的同学你好，这个问题我在拿到本辑的时候也发现了，的确是很不该有的失误，因此先要向大家致以十二万分的歉意！然后请容我解释一下：基于某些原因，游游交友栏已决定从本辑开始暂时停办，敬请大家原谅，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踊跃自荐，相信有不少读者都借此交到了朋友。最后我再公布一下该读者群的QQ群号：22740172，祝愿各位能在这里结识更多的"有缘人"～

（成都·黄霄）希望《游小说》在新的一年里保持斗志不松劲，应对挑战不犹豫，攻坚克难不退缩，具有击鼓奋进的士气、跳起摸高的勇气、顺势而为的锐气，宁可把困难估计得更严重一些，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紧紧抓住新机遇，主动应对新挑战，群策群力，全力推动游戏事业全面发展。

这一则认识深刻、意见独到的强劲主旋律来信，用来当作咱们的办刊信条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呀。

接过黄霄同志的指示，我整个人都主旋律了……|||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游戏作品中的情侣，您最中意哪一对呢？请说明原因，或者YY一下和你理想的角色的相处，也来者不拒！

●有很多情侣都很不错呢，如果非要选的话我想选《ICO》里的两位主人公，虽然严格来说他们不算情侣关系，但就是那种不用多说只想静静地保护你的感觉让人很感动！！（男人保护女人，是千古不变的爱之真谛！）

●约修亚同艾丝蒂尔。原因：对《空轨》的热爱，特别是从FC延伸至SC的感人故事，两人的羁绊，是星星所在的方向！（把一个无口别扭的正太调教为体贴入微会干家务的好青年，女同胞们，这就是榜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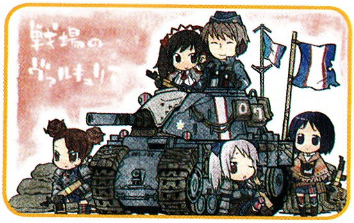
●里昂和艾达！全世界都知道他俩有这关系，但双方既不确定也不否定的态度是我最中意的（里昂与艾达：哈哈外人继续猜吧，我们就是半死不活的态度，折磨死你们玩家，哈哈）。如果是YY的话，本人最想和古河渚在一起了（冈崎朋也：敢和本人抢老婆，不想活了！），我也好喜欢渚啊，她的性格最适合娶回家做老婆了，哈哈。（想吸引渚这样散发着母爱光辉的女性，请努力展示出你的脆弱和彷徨吧OTZ）

●拉克丝，无聊时可点歌，心烦时又有哈罗。最重要的是过年开着高达当私家车，还带着这么漂亮的女生去拜年，想到这儿做梦都会流口水！（您想得真是太周到了～）

●这得好好想想……《战国BASARA》里织田信长两口子很不错，精神都不怎么正常。要是我会选《偶像大师》里的三浦梓，毕竟我是御姐控。或者《战国无双》里的阿国，很喜欢她的天真烂漫，不过有点担心她的花心。（精神都不正常……擦汗，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么？不过说到花心，作为已说到"或者"的您，是不是有点……|||）

●斯诺+塞拉，天造地设的一对呀！真让人羡慕。（嗯，除了让部分玩家诟病的面相年龄差距之外，两人的确很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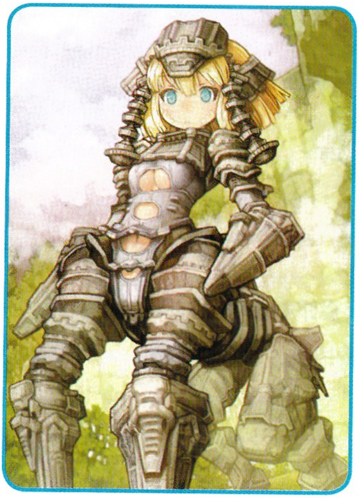
读图人生



（提交人：玛娜）《战场女武神》的同人图，可爱的画风让我们仿佛将战场上的硝烟抛到了脑后。



（提交人：YULA）假如有个这样的女孩当GF，宅男们一定舍不得和她抢手柄吧！



（提交人：夜蓝）居然连《汪达与巨像》中的巨像也被萌化了，试问这世上还有什么不萌的东西吗？



（提交人：雪风）虎年大吉！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总第31辑、总第32辑、总第33辑、总第34辑、总第35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33大奖

三明　张文勋

一等奖



《萝莉的时间》镜黑粘土手办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ACG精美周边

重庆　王梓臣
淄博　冯　佳

（请以下4名中奖者和我们联系，以确认详细地址）

南昌　小　绘
上海　腾　越
E-mail　孙　玮
E-mail　欅

《游小说》Tot.35 CD-ROM介绍

梦 剧 场：《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战神3》
《王国之心 梦中诞生》
《GT赛车5》

PV 地 带：AIKO《戻れない明日》
水樹奈奈《PHANTOM MINDS》

幻彩花园：《但丁神曲》《死亡空间2》等精美壁纸
《黑暗骑士》设定欣赏

游 音 盒：《最终幻想XIII》OST（上）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36辑 3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虽然本人不是球迷，甚至连体育迷都算不上，可是对于所谓的"奇迹"还是比较好奇的。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东亚四强赛中以3：0战胜韩国的当天，无数人向我传达了这一好消息。

▲不辱使命，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IMAX版《阿凡达》，很好很强大！不过更加强大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大叔竟然在电影开演十分钟之后就进入了梦乡，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人到底是什么心态！？

▲《战神3》即将发售，铺天盖地的相关报道让人心痒难耐，嗯，决定了，我要入手神机！！



※本来打算过年期间去电影院看IMAX版《阿凡达》的，结果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逛街时屡次看到卖盗版盘的，上网时也经常看到已经有了下载版，但我还是在忍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忍什么，要说本身怀着多热切的盼望，好像也没有，最近提起来的人也少了，可我就是不想用不够崇敬的方式去观赏它，或者还是做好等朋友买了蓝光后去蹭看的准备算了|||

※年后一回来就莫名地头痛起来，并且不是以往的用脑过度只要睡一觉就没事了的痛，而是那种受一只耳朵的某处所牵连、只有一侧发出的时而如针扎时而如头发被拉扯的痛。被折磨了几天后，我终于顿悟这很有可能是神经痛，朋友则调侃地说也许是我的身体在告诉我：假还没有休够！－－

※这不，刚一开工就连续两周没双休了，我的时间啊，我要染头发啊……OTZ



★春节以来，广东地区频发大降温的黄色警报，最低温度已几逼零度，在家里若不开暖风扇足以手脚冰凉鼻涕横飞，然而我偏偏还在如此虐人的天气下坐了3个小时的"冷空调"大巴车跑去惠州泡温泉……其实温泉也没泡成，哆哆嗦嗦又跑回来了orz。温泉本身还是挺不错的，可是交通极为不便，如果不是自驾游，根本到不了那个地方。我这种无车一族能去那边玩，也是全仰仗于"当地一霸"nekota的全力款待。看着那泥泞不堪的小路，坐着那据说是停了10站但我没看到一块站牌的巴士，我终于体会到了"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是何等地发人深省= =。

★香港海洋公园的确非常好玩，可惜这次只去了一天，好多地方都没有玩过来，下次再去一定要玩个够！特别推荐其中的海洋馆，拥有能治愈心灵的神奇能量，有机会去HK的读者千万别错过哦！

★3月就等着看3D版《爱丽丝梦游仙境》了！提姆·波顿X约翰尼·德普，神作！



1.利用过年把部分已经放下很久的漫画连载追看了一遍，简直就是再次找回了上学时的感觉，另外还追了几卷高桥留美子的新连载《境界之轮回》，只能用心潮澎湃来形容呀(T_T)！当然了，随着假期结束，相信我下次再有这个机会重温漫画就是一年之后了。

2.今年假期陪着爸妈去转了周围的各大游乐场，最大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变胆小了。以前每次去游乐场我都第一个直奔过山车和各种把人在空中甩来甩去的游乐设施，但这次看到过山车后居然有种完全不想上去的感觉，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因为上次被一个从80米高空垂直落下的过山车刺激到了的缘故，所以，如果大家身边有非常喜欢类似项目而且还坚持不懈拖人下水的可恶朋友的话，就报复性地带着他去蹦极吧！

3.按照惯例，最后还是要祝大家开学和开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当然了，最重要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用来自由支配。


N7
ASSEMBLY

责任编辑：高培林
封面设计：翟中阳



ISBN 7-89476-308-2
9 787894 763082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308-2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